

焚书 明 李贽 著

自序

李氏焚书序

卷一 书答

答周西岩 答周若庄 与焦弱侯 答邓石阳 又答石阳太守 答李
见罗先生

答焦漪园 复丘若泰 复邓石阳 复周南士 答邓明府 答耿中丞
又答耿中丞 与杨定见 复京中友朋 又答京友 复宋太守 答耿
中丞论淡

答刘宪长 答周友山 答周柳塘 与耿司寇告别 答耿司寇 答邓
明府

复周柳塘 寄答耿大中丞

卷二 书答

与庄纯夫 复焦弱侯 又与焦弱侯 复邓鼎石 寄答京友 与曾中
野

与曾继泉 答刘方伯书 答庄纯夫书 与周友山书 又与周友山书
与焦漪园

与刘晋川书 与友朋书 答刘晋川书 别刘肖川书 答友人书 答
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

复耿侗老书 与李惟清 与明因 与焦弱侯 与焦弱侯 与方伯雨
柬

与杨定见 与杨凤里 又与杨凤里 与梅衡湘答书二首附 复麻城人
书

与河南吴中丞书 答陆思山 与周友山 与友山 寄京友书 与焦
弱侯书

复士龙悲二母吟 复晋川翁书 书晋川翁寿卷后 会期小启 与友人
书

复顾冲庵翁书 又书 又书使通州诗后 复澹然大士 为黄安二上人
三首 复李渐老书

卷三 杂述

卓吾论略 论政篇 何心隐论 夫妇论 鬼神论 战国论 兵食
论

杂说 童心说 心经提纲 四勿说 虚实说 定林庵记 高洁说

三蠹记 三叛记 忠义水浒传序 子由解老序 高同知奖劝序
 送郑大姚序 李中丞奏议序 先行录序 时文后序 张横渠易说序
 龙溪先生文录抄序 关王告文 李中溪先生告文 王龙溪先生告文
 罗近溪先生告文 祭无祀文 篁山碑文 李生十交文 自赞 赞刘谐
 方竹图卷文 书黄安二上人手册 读律肤说
 卷四 杂述
 解经题 书决疑论前 解经文 念佛答问 征途与共后语 批下学上达语
 书方伯雨册叶 读若无母寄书 耿楚侗先生传 题关公小像 三大士像议
 代深有告文 又告 礼诵药师告文 移住上院边厦告文 礼诵药师经毕告文
 代常通病僧告文 安期告众文 告土地文 告佛约束偈 二十分识因记往事 四海 八物 五死篇 伤逝 戒众僧 六度解 观音问十七条
 预约小引并六条 寒灯小话计四段 玉合 昆仑奴 拜月 红拂
 卷五 读史
 曹公 杨修 反骚 史记屈原 渔父 招魂 诫子诗
 非有先生论 子虚 贾谊 晁错 绝交书 养生论 琴赋
 幽愤诗 酒德颂 思旧赋 杨升庵集 蜻蛉谣 唐贵梅传 茶夹铭
 李白诗题辞 伯夷传 岳王并施全 张千载 李涉赠盗 封使君
 宋统似晋 逸少经济 孔北海 经史相为表里 钟馗即终葵
 段善本琵琶 樊敏碑后 诗画 党籍碑 无所不佩 荀卿李斯吴公
 宋人讥荀卿 季文子三思 陈恒弑君 王半山 为赋而相灌输
 文公著书 闇然堂类纂引 朋友篇 阿寄传 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
 卷 六
 读书乐并引 富莫富于常知足 九日同袁中夫看菊寄谢主人 至日自讼谢主翁
 朔风谣 题绣佛精舍 十八罗汉漂海偈 十八罗汉游戏偈
 哭耿子庸四首 宿吴门二首 同深有上人看梅 又观梅
 郑楼 稚发四首 哭贵儿三首 哭黄宜人六首

夜半闻雁四首 庄纯夫还闽有忆四首 岁暮过胡南老四首 山寺夜坐
 慰郑子玄三首 寓武昌郡寄真定刘晋川先生八首 塞上吟 赋松梅二首
 赠何心隐高第弟子胡时中 偈二首答梅中丞 怀林答偈附
 云中僧舍芍药二首 士龙携二孙同弱侯过余解粽四首 南池二首
 太白楼二首 恨菊 哭陆仲鹤二首 九日坪上三首 除夕道场即事三
 首
 闭关 元宵 哭怀林四首 晋阳怀古 过雁门二首 渡桑间
 初至云中 赠两禅客 得上院信 重来山房赠马伯时 古道通三晋
 中州第一程 咏史三首 却寄四首 喜杨凤里到摄山二首
 山中得弱侯下第书 同周子观洞龙梅 湖上红白梅盛开戏题 赠周山人
 牡丹时二首 初到石湖 春宵燕集得空字 中秋刘近城携酒湖上
 秋前约近城凤里到周子竹园二首 环阳楼晚眺得棋字 重过曾家
 送郑子玄兼寄弱侯 丘长孺生日 谒关圣祠 观铸关圣提刀跃马像
 秋怀 闲步 立春喜常融二僧至二首 乾楼晚眺三首
 赠利西泰 六月访袁中夫摄山 薛萝园宴集赠鸥江词伯 望东平有感
 过聊城 过武城二首 自武昌渡江宿大别 晓行逢征东将士却寄梅中丞
 晚过居庸 九日至极乐寺闻袁中郎且至因喜而赋 元日极乐寺大雨雪
 雨中塔寺和袁小修韵 读羊叔子劝伐吴表 读刘禹锡金陵怀古
 琉璃寺 赴京留别云松上人 望鲁台礼谒二程祠
 增补
 答李如真 答何克斋尚书 与焦从吾 又与从吾 又与从吾孝廉
 复耿中丞 答周二鲁 答周柳塘 寄答留都 书常顺手卷呈顾冲庵
 与管登之书 复焦弱侯 寄答京友

自序

自有书四种：一曰《藏书》，上下数千年是非，未易肉眼视也，故欲藏之，言当藏于山中以待后世子云也。一曰《焚书》，则答知己书问，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焚书》之后又有别录，名为《老苦》，虽则《焚书》，而另为卷目，则欲焚者焚此矣。独《说书》四十四篇，真为可喜，发圣言之精蕴，阐日用之平常，可使读者一过目便知入圣无难，出世之非假也。信如传注，则是欲人而闭之门，非以诱人，实以绝人矣，乌乎可！其为说，原于看朋友作时文，故《说书》亦佑时文，然不佑者故多也。

今既刻《说书》，故再《焚书》亦刻，再《藏书》中一二论著亦刻，焚者不复焚，藏都不复矣，或曰：“诚如是，不宜复名《焚书》也，不几于名之不

可言，言之下顾行乎？”噫噫！余安能知，子又安能知。欲焚者，谓其逆人之耳也；欲刻者，谓其入人之心也。逆耳者必杀，是可惧也。然余年六十四矣，倘一入人之心，则知我者或庶几乎！余幸其庶几也，故刻之。卓吾老子题湖上之聚佛楼

李氏焚书序

李宏甫自集其与夷游书札，并答问论议诸文，而名曰《焚书》，自谓其书可焚也。宏甫快口直肠，目空一世，愤激过甚，不顾人有忤者；然犹虑人必忤，而托言于焚，亦可悲矣！

乃卒以笔舌杀身，诛求者竟以其所著付之烈焰，抑何虐也！岂遂成其讖乎？

宋元丰间，禁长公之笔墨，家藏墨妙抄割殆尽，见者若崇。不逾时而征求鼎沸，断管残沈，等于吉光片羽。焚不焚，何关于宏甫！且宏甫又何尝利人之不焚以为重者。今焚后而宏甫之传乃愈广。然则此书之焚，其布之有火浣哉！宏甫曾以是刻商之于余，其语具载此中。

余幸而后死，目击废兴，故识此于其端云。澹园閼

卷一书答

答周西岩

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者，但自不知耳，然又未尝不可使之知也。惟是土木瓦石不可使知者，以其无情，难告语也；贤智愚不肖不可使知者，以其有情，难告语也。除是二种，则虽牛马驴驼等，当其深愁痛苦之时，无不可告以生知，语以佛乘也。

据渠见处，恰似有人生知，又有人不生知。生知者便是佛，非生知者未便是佛。我不识渠半生以前所作所为，皆是谁主张乎？不几于日用而不知乎？不知尚可，更自谓目前不敢冒认作佛。既目前无佛，他日又安得有佛也？若他日作佛时，佛方真有，则今日不作佛时，佛又何处去也？或有或无，自是识心分别，妄为有无，非汝佛有有有无也明矣。

且既自谓不能成佛矣，亦可自谓此生不能成人乎？吾不知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间也。既无以自立，则无以自安。无以自安，则在家无以安家，在乡无以安乡，在朝廷无以安朝廷。吾又不知何以度日，何以面于人也。吾恐纵谦让，决不肯自谓我不成人也审矣。既成人矣，又何佛不成，而更等待他日乎？天下宁有人外之佛，佛外之人乎？若必待仕宦婚嫁事毕然后学佛，则是成佛必待无事，是事有碍于佛也。有事未得作佛，是佛无益于事也。佛无益于事，成佛何为乎？事有碍于佛，佛亦不中用矣，岂不深可笑哉？才等待，便千万亿劫，可畏也夫！

答周若庄

明德本也，亲民末也，故曰“物有本末”。又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苟不明德以修其身，是本乱而求末之治，胡可得也。人之至厚者莫如身，苟不能明德以修身，则所厚者薄无所不薄，而谓所薄者厚，无是理也。故曰“未之有也”。今之谈者，乃舍明德而直言亲民，何哉？不几于舍本而图末，薄所厚而欲厚所薄乎！意者亲民即明德事耶！

吾之德既明，然后推其所有者以明明德于天下，此大人成己、成物之道所当如是，非调亲民然后可以明吾之明德之谓也！且明德者吾之所本有，明明德于天下者，亦非强人之所本无。

故又示之曰“在止于至善”而已。无善无恶，是谓至善，于此而知所止，则明明德之能事毕矣。由是而推其馀者以及于人，于以亲民，不亦易易乎！

故终篇更不言民如何亲，而但曰明德；更不言德如何明，而但曰止至善；不曰善如何止，而但曰知止；不曰止如何知，而直曰格物以致其知而已。所格者何物？所致者何知？盖格物则自无物，无物则自无知。故既知所止，则所知亦止；苟所知未止，亦未为知止也。故知止其所不知，斯致矣。予观《大学》如此详悉开示，无非以德未易明，止未易知。故又赞之曰：“人能知止，则常寂而敞也，至静而无欲也，安安而不迁也，百虑而一致也。”今之谈者，切己自反，果能常寂而敞乎？至静而无欲乎？安固而不摇乎？百虑而致之一乎？是未可知耳。

奈之何遽以知止自许、明德自任，而欲上同于大人亲民之学也！然则颜子终身以好学称，曾子终身以守约名，而竟不敢言及亲民事者，果皆非邪，果皆偏而不全之学耶！

世固有终其身觅良师友、亲近善知识，而卒不得收宁止之功者，亦多有之，况未尝一日亲近善知识而遂以善知识自任，可乎！

与焦弱侯

人犹水也，豪杰犹巨鱼也。欲求巨鱼，必须异水；欲求豪杰，必须异人。此的然之理也。

今夫井，非不清洁也，味非不甘美也，日用饮食非不切切于人，若不可缺以旦夕也。然持任公之钓者，则未尝井焉之之矣。何也？以井不生鱼也。欲求三寸之鱼，亦了不可得矣。今夫海，未尝清洁也，未尝甘旨也。然非万斛之舟不可入，非生长于海者不可以履于海。盖能活人，亦能杀人，能富人，亦能贫人。其不可恃之以为安，倚之以为常也明矣。然而鲲鹏化焉，蛟龙藏焉，万宝之都，而吞舟之鱼所乐而游遨也。彼但一开口，而百丈风帆并流以入，曾无所于碍，则其腹中固已江、汉若矣。此其为物，岂豫且之所能制，网罟之所能牵

邪！自生自死，自去自来，水族千亿，惟有惊怪长太息而已，而况人未之见乎！

余家泉海，哼人谓余言：“有大鱼入港，潮去不得去。呼集数十百人，持刀斧，直上鱼背，恣意砍割，连数十百石，是鱼犹恬然如故也。而潮至，复乘之而去矣。”然此犹其小者也。乘潮入港，港可容身，则兹鱼亦苦不大也。余有友莫姓者，住雷海之滨，同官滇中，亲为我言：“有大鱼如山，初视，犹以为云若雾也。中午雾尽收，果见一山在海中，连亘若太行，自东徙西，直至半月日乃休。”则是鱼也，其长又奚啻三千馀里者哉！

嗟乎！豪杰之士，亦若此焉尔矣。今若索豪杰于乡人皆好之中，是犹钓鱼于井也，胡可得也！则其人可谓智者欤！何也？豪杰之士决非乡人之所好，而乡人之中亦决不生豪杰。古今贤圣皆豪杰为之，非豪杰而能为圣贤者，自古无之矣。今日夜汲汲，欲与天下之豪杰共为贤圣，而乃索豪杰于乡人，则非但失却豪杰，亦且失却贤圣之路矣。所谓北辕而南其辙，亦又安可得也！吾见其人决非豪杰，亦决非有为圣贤之真志者。何也？若是真豪杰，决无有不识豪杰之人，若是真志要为圣贤，决无有不知贤圣之路者。尚安有坐井钓鱼之理也！

答邓石阳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食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学者只宜于伦物上识真空，不当于伦物上辨伦物。故曰：“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于伦物上加明察，则可以达本而识真源；否则，只在伦物上计较忖度，终无自得之日矣。支离、易简之辨，正在于此。明察得真空，则为由仁义行，不明察，则为行仁义，入于支离而不知不觉矣。可不慎乎！

昨者复书“真空”十六字，已说得无渗漏矣。今复为注解以请正，何如？所谓“空不用空”者，谓是太虚空之性，本非人之所能空也。若人能空之，则不得谓之太虚空矣，有何奇妙，而欲学者专以见性为极则也耶！所谓“终不能空”者，谓若容得一毫人力，便是塞了一分真空，塞了一分真空，便是染了一点尘垢。此一点尘垢便是千劫系驴之橛，永不能出离矣，可不畏乎！世间荡平大路，千人共由，万人共履，我在此，兄亦在此，合邑上下俱在此。若自生分别，则反不如百姓日用矣，幸裁之！

弟老矣，作笔草草，甚非其意。兄倘有志易简之理，不愿虚生此一番，则弟虽吐肝胆之血以相究证，亦所甚愿；如依旧横此见解，不复以生死为念，千万勿劳赐教也！

又答石阳太守

兄所教者正朱夫子之学，非虞廷精一之学也。糟则一，一则不二，不二则

平，一则糟，精则不疏，不疏则实。如渠老所见甚的确，非虚也，正真实地位也；所造甚平易，非高也，正平等境界也。盖亲得赵老之传者。虽其东西南北，终身驰逐于外，不免遗弃之病，亦其贱，独不有所以迹者乎？迹则人人殊，有如面然。面则千万其人，亦千万其面矣。人果有千万者乎？渠惟知其人之无千万也，是以谓之知本也，是以谓之一也；又知其面之不容不千万而一听其自千自万也，是以谓之至一也，是以谓之大同也。

如其迹，则渠老之不同于大老，亦犹大老之不同于心老，心老之不同于阳明老也。若其人，则安有数老之别哉！知数老之不容分别，此数老之学历以能继千圣之绝，而同归于“一以贯之”之旨也。若概其面之不同而遂疑其人之有异，因疑其人之有异而遂疑其学之不同，则过矣！渠正充然满腹也，而我以画饼不充疑之；渠正安稳在彼岸也，而我以虚浮无归宿病之。是急人之急而不自急其急，故弟亦愿兄之加三思也。使兄之学真以朱子者为是，而以精一之传为非是，则弟更何说乎？若犹有疑于朱子，而尚未究于精一之宗，则兄于此当有不容以己者在。今据我二人论之：兄精切于人伦物理之间，一步不肯放过；我则从容于礼法之外，务以老而自佚。其不同者如此。兄试静听而细观之：我二人同乎，不同乎？一乎，不一乎？

若以不同看我，以不一看我，误矣。

但得一，万事毕，更无有许多物事及虚实高下等见解也。到此则诚意为真诚意，致知为真致知，格物为真格物。说诚意亦可，说致知亦可，说格物亦可，何如？何如？我二人老矣。

彼此同心，务共证盟千万古事业，勿徒为泛泛会聚也！

答李见罗先生

昔在京师时，多承诸公接引，而承先生接引尤勤、蒙启蔽，时或未省，而退实沉思。既久，稍通解耳。师友深恩，永矢不忘，非敢佞也。年来衰老非故矣，每念才弱质单，独力难就，恐遂为门下鄙弃，故往往极意参寻，多方选胜，冀或有以赞我者，而诂意学者之病又尽与某相类耶！但知为人，不知为己，惟务好名，不肯务实，夫某既如此矣，又复与此人处，是相随而入于陷阱也。

“无名，天地之始”，谁其能念之！以故闭户却扫，怡然独坐。或时饱后，散步凉天，箕踞行游，出从二三年少，听彼俚歌，聆此笑语，谑弄片时，亦足供醒脾之用，可以省却枳木丸子矣。及其饱闷已过，情景适可，则仍旧如前锁门独坐而读我书也。其踪迹如此，岂诚避人哉！若乐于避人，则山林而已矣，不城郭而居也，故土而可矣，不以他乡游也。公其以我为诚然否？然则此道也，非果有夕死之大惧，朝闻之真志，聪明盖世，刚健笃生，卓然不为千圣所

摇夺者，未可遽以与共学此也。盖必其人至聪至明，至刚至健，而又逼之以夕死，急之以朝闻，乃能退就实地，不惊不震，安稳而踞坐之耳。区区世名，且视为浼己也，肯耽之乎？

向时尚有贱累，今皆发回原籍，独身在耳。太和之游，未便卜期。年老力艰，非大得所不敢出门户。且山水以人为重，未有人而千里寻山水者也。闲适之余，著述颇有，尝自谓当藏名山，以俟后世子云。今者有公，则不啻玄晏先生也。计即呈览，未便以覆酒瓮，其如无力缮写何！

飘然一身，独往何难。从此东西南北，信无不可，但不肯入公府耳。此一点名心，终难脱却，然亦不须脱却也。世间人以此谓为学者不少矣。由此观之，求一真好名者，举世亦无，则某之闭户又宜矣。

答焦漪园

承谕，《李氏藏书》，谨抄录一通，专人呈览。年来有书三种，惟此一种系千百年是非，人更八百，简帙亦繁，计不止二千叶矣。更有一种，专与朋辈往来谈佛乘者，名曰《李氏焚书》，大抵多因缘语、忿激语，不比寻常套语。恐览者或生怪撼，故名曰《焚书》，言其当焚而弃之也。见在者百有余纸，陆续则不可知，今姑未暇录上。又一种则因学士等不明题中大旨，乘便写数句贻之，积久成帙，名曰《李氏说书》，中间亦甚可观。如得数年未死，将《语》、《孟》逐节发明，亦快人也。惟《藏书》宜闭秘之，而喜其论著稍可，亦欲与知音者一谈，是以呈去也。其中人数既多，不尽妥当，则《晋书》、《唐书》、《宋史》之罪，非余责也。

窃以魏、晋诸人标致殊甚，一经秽笔，反不标致。真英雄子，画作疲软汉矣；真风流名世者，画作俗士；真啖名不济事客，画作褻衣大冠，以堂堂巍巍自负。岂不真可笑！因知范曄尚为人杰，《后汉》尚有可观。今不敢谓此书诸传皆已妥当，但以其是非堪为前人出气而已，断断然不宜使俗士见之。望兄细阅一过，如以为无害，则题数句于前，发出编次本意可矣，不愿他人作半句文字于其间也。何也？今世想未有知卓吾子者也。然此亦惟兄斟酌行之。

弟既处远，势难遥度，但不至取怒于人，又不至污辱此书，即为爱我。中间差讹甚多，惟须细细一番乃可。若论著则不可改易，此吾精神心术所系，法家传爱之书，未易言也。

本欲与上人偕往，面承指教，闻白下荒甚，恐途次有馊，稍待麦熟，或可买舟来矣。生平慕西湖佳胜，便于舟航，且去白下密迩。又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何如？夫我既已出家矣，特余此种种耳，又何惜此种种而不以成此名耶！或一会兄而往，或不及会，皆不可知，第早晚有人往白下报曰，“西湖上有一白须老而无发者

”，必我也夫！必我也夫！从此未涅槃之日，皆以阅藏为事，不复以儒书为意也。

前书所云邓和尚者果何似？第一机即是第二机，月泉和尚以婢为夫人也。第一机不是第二机，豁渠和尚以为真有第二月在天上也。此二老宿，果致虚极而守静笃者乎？何也？盖惟其知实之为虚，是以虚不极，惟其知动之即静，是以静不笃。此是何等境界，而可以推测拟议之哉！故曰“亿则屡中”，非不屡中也，而亿焉则其害深矣。夫惟圣人不亿，不亿故不中，不中则几焉。何时聚首合并，共证斯事。

潘雪松闻已行取，《三经解》刻在金华，当必有相遗。遗者多，则分我一二部。我于《南华》已无稿矣，当时特为要删太繁，故于隆寒病中不四五日涂抹之。《老子解》亦以九日成，盖为苏注未惬，故就原本添改数行。《心经提纲》则为友人写《心经》毕，尚余一幅，遂续墨而填之，以还其人。皆草草了事，欲以自娱，不意遂成木灾也！若《藏书》则真实可喜。潘新安何如人乎？既已行取，便当居言路作诤臣矣，不肖何以受知此老也。其信我如是，岂真心以我为可信乎，抑亦从兄口头，便相随顺信我也？若不待取给他人口头便能自着眼睛，索我于牝牡骊黄之外，知卓吾子之为世外人也，则当今人才，必不能逃于潘氏藻鉴之外，可以称具眼矣。

复丘若泰

丘书云：“仆谓丹阳实病。”柳（塘）云“何有于病？且要反身默识。识默耶，识病耶？”

此时若纤念不起，方寸皆空，当是丹阳，但不得及此境界耳。”

苦海有八，病其一也。既有此身，即有此海；既有此病，即有此苦。丹阳安得而与人异邪！人知病之苦，不知乐之苦——乐者苦之因，乐极则苦生矣。人知病之苦，不知病之乐——苦者乐之因，苦极则乐至矣。苦乐相乘，是轮回种；因苦得乐，是因缘法。丹阳虽上仙，安能弃轮回，舍因缘，自脱于人世苦海之外邪？但未尝不与人同之中，而自然不与人同者，以行粮素具，路头素明也。此时正在病，只一心护病，岂容更有别念乎，岂容一毫默识工夫参于其间乎！是乃真第一念也，是乃真无二念也；是乃真空也，是乃真纤念不起，方寸皆空之实境也。非谓必如何空之而后可至丹阳境界也。若要如何，便非实际，便不空矣。

复邓石阳

昨承教言，对使裁谢，尚有未尽，谨复录而上之。盖老丈专为上上人说，恐其过高，或有遗弃之病；弟则真为了下人说，恐其沉溺而不能出，如今之所谓出家儿者、祇知有持钵糊口事耳。然世间惟下下人最多，所谓滔滔者天下

皆是也。若夫上上人，则举世绝少，非直少也，盖绝无之矣。如弟者，滔滔皆是人也。此其绝无者，举世既无之矣，又何说焉。

年来每深叹憾，光阴去矣，而一官三十余年，未尝分毫为国出力，徒窃俸余以自润。既幸双亲归土，弟妹七人婚嫁各毕。各幸而不缺衣食，各生儿孙。独余连生四男三女，惟留一女在耳。而年逼耳顺，体素羸弱，以为弟侄已满目，可以无歉矣，遂自安慰焉。盖所谓欲之而不能，非能之而自不欲也，惟此一件人生大事未能明了，心下时时烦懣；故遂弃官入楚，事善知识，以求少得。盖皆陷溺之久，老而始觉，绝未曾自弃于人伦之外者。

平生师友散在四方，不下十百，尽是仕宦忠烈丈夫，如兄辈等耳。弟初不敢以彼等为徇人，彼等亦不以我为绝世，各务以自得而已矣。故相期甚远，而形假遗。愿作圣者师圣，愿为佛者宗佛。不同在家出家，人知与否，随其资性，一任进道，故得相与共为学耳。然则所取于渠者，岂取其弃人伦哉，取其志道也。中间大略不过曰：“其为人倔强难化如此。始焉不肯低头，而终也遂尔禀服师事。”因其难化，故料其必能得道，又因其得道，而复喜其不负倔强初志。如此而已。然天下之倔强而不得道者多矣。若其不得道，则虽倔强何益，虽出家何用。虽至于断臂燃身，亦祇为丧身失命之夫耳，竟何补也！故苟有志于道，则在家可也，孔、孟不在家乎？出家可也，释迦佛不出家乎？今之学佛者，非学其弃净饭主之位而苦行于雪山之中也，学其能成佛之道而已。今之学孔子者，非学其能在家也，学其能成孔子之道而已。若以在家者为是，则今之在家学圣者多矣，而成圣者其谁耶？若以出家为非，则今之非释氏者亦不少矣，而终不敢谓其非佛，又何也？然则学佛者，要于成佛尔矣。渠既学佛矣，又何说乎？

承示云，赵老与胡氏书，极诋渠之非，曰：“云水瓢笠之中，作此乞墦登垆之态。”览教至此，不觉泫然！斯言毒害，实刺我心。我与彼得无尽堕其中而不自知者乎？当时胡氏必以致仕分高品，轻功名富贵为善学者，故此老痛责渠之非以晓之，所谓言不怒，则听者不入是也。今夫人人尽知求富贵利达者之为乞墦矣，而孰知云水瓢笠之众，皆乞墦耶！使胡氏思之，得无知斯道之大，而不专在于轻功名富贵之间乎？然使赵老而别与溺于富贵功名之人言之，则又不如此矣。所谓因病发药，因时治病，不得一概，此道之所以为大也。吾谓赵老真圣人也。渠当终身依归，而奈何其遽舍之而远去耶！然要之各从所好，不可以我之意而必渠之同此意也。独念乞墦之辱，心实耻之，而卒不得免者何居？意者或借闻见以为聪明，或藉耳目以为心腹欤！或凭册籍以为断案，或依孔、佛以为泰山欤！有一于此，我乃齐人，又安能笑彼渠也。此弟之所痛而苦也。兄其何以教之？

承谕欲弟便毁此文，此实无不可，但不必耳。何也？人各有心，不能皆合。喜者自喜，不喜者自然不喜；欲览者览，欲毁者毁，各不相碍，此学之所以为妙也。若以喜者为是，而必欲兄丈之同喜；又以毁者为是，而复责弟之不毁。则是各见其是，各私其学，学斯僻矣。

抑岂以此言为有累于赵老乎？夫赵老何人也，巍巍泰山，学贯千古，乃一和尚能累之，则亦无贵于赵老矣。夫惟陈相倍师，而后陈良之学始显，惟西河之人疑子夏于夫子，而后夫子之遭益尊。然则赵老固非人之所能累也。若曰吾谓渠，惜其以倍师之故，顿为后世嗤耳，则渠已绝弃人世，逃儒归佛，陷于大戮而不自爱惜矣，吾又何爱惜之有焉？吾以为渠之学若果非，则当以此暴其恶于天下后世，而与天下后世共改之；若果是，则当以此显其教于天下后世，而与天下后世共为之。此仁人君子之用心，所以为大同也。且观世之人，孰能不避名色而读异端之书者乎？堂堂天朝，行颁《四书》、《五经》于天下，欲其幼而学、，壮而行，以博高爵重禄，显荣家世，不然者，有黜有罚如此其详明也，然犹有束书面不肯读者，况佛教乎？

佛然且然，况邓和尚之语乎？况居上数句文字乎？吾恐虽欲拱手以奉之，彼即置而弃之矣，而何必代之毁与弃也。弟谓兄圣人之资也，且又圣人之徒也。弟异端者流也，本无足道者也。

自朱夫子以至今日，以老、佛为异端，相袭而排摈之者，不知其几百年矣。弟非不知，而敢以直犯众怒者，不得已也，老而怕死也。且国家以六经取士，而有《三藏》之收；六艺教人，而又有戒坛之设：则亦未尝以出家为禁矣。则如渠者，固国家之所不弃，而兄乃以为弃耶？

屡承接引之勤，苟非木石，能不动念。然谓弟欲使天下之人皆弃功名妻子而后从事于学，果若是，是为大蠢，弟不如是之愚也。然斯言也，吾谓兄亦太早计矣，非但未卵而求时夜者也。夫渠生长于内江矣，今观内江之人，更有一人效渠之为者乎？吾谓即使朝廷出令，前鼎镬而后白刃，驱而之出家，彼宁有守其妻孥以死者耳，必不愿也。而谓一邓和尚能变易天下之人乎？一无紧要居士，能以几句闲言语，能使天下人尽弃妻子功名，以从事于佛学乎？盖千古绝无之事，千万勿烦杞虑也。吾谓真正能接赵老之脉者，意者或有待于兄耳。异日者，必有端的同门，能共推尊老丈，以为师门颜、闵。区区异端之徒，自救不暇，安能并驱争先也？则此鄙陋之语，勿毁之亦可。

然我又尝推念之矣。夫黄面老瞿昙，少而出家者也，李耳厌薄衰周，亦遂西游不返；老而后出家者也，独孔子老在家耳。然终身周流，不暇暖席，则在家时亦无几矣，妻既卒矣，独一子耳，更不闻其娶谁女也，更不闻其复有几房妾媵也，则于室家之情，亦太微矣”时列国之主，尽知礼遇夫子，然而夫子不

仕也，最久者三月而已，不曰“接浙而行”，则自“明日遂行”，则于功名之念，亦太轻矣。居郴知叔梁纥葬处，乃葬其母于五父之衡，然后得合葬于防焉，则字扫墓之礼，亦太简矣。岂三圣人于此，顾为轻于功名妻子哉？恐亦未免遗弃之病哉！然则渠上人之罪过，亦未能遽定也。

然以余断之，上人之罪不在于后日之不归家，而在于其初之轻于出家也。何也？一出家即弃父母矣。所贵于有子者，谓其临老得力耳；盖人既老，便自有许多疾病。苟有子，则老来得力，病困时得力，卧床难移动时得力；奉侍药时得力、五内分割；痛苦难忍时得力，临终呜咽、分付诀别七声气垂绝对得力。若此时不得力，则与宠子等矣，文何在于奔丧守札，以为他人之观乎？往往见今世学道垒人，先觉士大夫，或父母八千有余，犹闻拜疾趋，全不念风中之烛，灭在俄顷。无他，急功名而忘其亲也。此之不责，而反责彼出家儿，是为大惑，足称颠倒见矣。

吁吁！二十余年倾盖之友，六七十岁皓皤之夫，万里相逢，聚首他县，誓吐肝胆，尽脱皮肤。苟一蔓衷赤不尽，尚有纤芥为名作诳之语，青霄白日，照耀我心，便当永堕无间，万劫力驴，与兄骑乘。此今日所以报答百泉上知己之感也。纵兄有憾，我终不敢有怨。

复周南士

公壮年雄才，抱璞未试者也。如仆本无才可用，故自不宜于用，岂诚与云与鹤相类者哉！

感愧甚矣！

夫世间惟才不易得，故曰“才难”。若无其才而虚有其名，如殷中军以竹马之好，欲与大司马抗衡，以自附于王、谢，是为不自忖度，则仆无是矣。仆惟早自揣量，故毅然告退。

又性刚不能委蛇，性疏稍好静僻，以此日就鹿豕，群无赖，盖适所宜。如公大才，际明世，正宜藏蓄待时，为时出力也。古有之矣：有大才而不见用于世者。世既不能用，而亦不求用，退而与无才者等，不使无才者疑，有才者忌。所谓容貌若愚，深藏若虚，老聃是也。今观渭滨之叟，年八十矣，犹把钓持竿不顾也。使八十而死，或不死而不遇西伯猎于渭，纵遇西伯而西伯不尊以为师，敬养之以为老，有子若发不武，不能善承父志，太公虽百万韬略，不用也。此皆所谓善藏其用者也。若夫严于陵、陈希夷，汲汲欲用之矣，而有必用之心，无必用之形，故被裘堕驴，终名隐士。虽不遁心，而能遁迹；虽不见用才，亦见隐才矣。黄、老而下，可多见耶！又若有大用之才，而能委曲以求其必用，时不必明良，道不论泰否，与世浮沉，因时升降，而用常在我，卒亦舍我不用而不可得，则管夷吾辈是也。此其最高矣乎！

若乃切切焉以求用，又不能委曲以济其用，操一己之绳墨，持前王之规矩，以方柄欲入圆凿，此岂用世才哉！徒负却切切欲用本心矣。吾儒是也。幸而见几明决，不俟终日，得勇退之道焉。然削讥木，饿陈畏匡，其得免者亦幸耳，非胜算也。公今亲遭明时，抱和壁，如前数子，皆所熟厌，当必有契诣者，仆特崖略之以俟择耳。不然，欲用而不能委曲以济其用，此儒之所以卒为天下后世非笑也。

答邓明府

何公死，不关江陵事。江陵为司业时，何公只与朋辈同往一会言耳。言虽不中，而杀之之心无有也。及何公出而独向朋辈道“此人有欲飞不得”之云，盖直不满之耳。何公闻之，遂有“此人必当国，当国必杀我”等语。则以何公平生自许太过，不意精神反为江陵所摄，于是怵然便有惧色，盖皆英雄莫肯相下之实，所谓两雄不并立于世者，此等心肠是也。自后江陵亦记不得何公，而何公终日有江陵在念。

偶攻江陵者，首吉安人。江陵遂怨吉安，日与吉安缙绅为仇。然亦未尝仇何公者，以何公不足仇也，特何公自力仇耳。何也，以何公“必为宰相，必杀我”之语，已传播于吉安及四方久矣。至是欲承奉江陵者，憾无缘，闻是，谁不甘心何公者乎？杀一布衣，本无难事，而可以取快江陵之胸腹，则又何惮而不敢为也？故巡抚缉访之于前，而继者踵其步。方其缉解至湖广也，湖广密进揭帖子江陵。江陵曰：“此事何须来问，轻则决罚，重则发遣（而）

已矣。”及差人出阁门，应城李义河遂授以意曰：“此江陵本意也，特不欲自发之耳。”吁吁！江陵何人也，胆如天大，而肯姑息此哉！应城之情状可知矣。应城于何公，素有论学之忤，其杀人之心自有。又其时势焰薰的，人之事应城者如事江陵，则何公虽欲不死，又安可得耶！

江陵此事甚错，其原起于憾吉安，而必欲杀吉安人（为）尤错。今日俱为谈往事矣！然何公布衣之杰也，故有杀身之祸，江陵宰相之杰也，故有身后之辱。不论其败而论其成，不追其鉴原其心，不责其过而赏其功，则二老者皆吾师也。非与世之局琐取容，埋头顾影，窃取圣人之名以自盖其贪位固宠之私者比也。是以复并论之，以裁正于大方焉。所论甚见中蕴，可为何公出气，恐犹未察江陵初心，故尔赘及。

答耿中丞

昨承教言，深中狂愚之病。夫以率性之真，推而扩之，与天下为公，乃谓之道。既欲与斯世斯民共由之，则其范围曲成之功大矣。“学其可无术欤”，此公至言也，此公所得于孔子而深信之以为家法者也。仆又何言之哉！然此乃孔氏之言也，非我也。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

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故为愿学孔子之说者，乃孟子之所以止于孟子，仆方痛撼其非夫，而公谓我愿之欤？

且孔子未尝教人之学孔子也。使孔子而教人以学孔子，何以颜渊问仁，而曰“为仁由己”

而不由人也欤哉！何以曰“古之学者为己”，又曰“君子求诸己”也欤哉！惟其由己，故诸子自不必问仁于孔子，惟其为己，故孔子自无学术以授门人。是无人无己之学也。无己，故学莫先于克己；无人，故教惟在于因人。试举一二言之。如仲弓，居敬行简人也，而问仁焉，夫子直指之曰敬恕而已。雍也聪明，故悟焉而请事。司马牛遭兄弟之难，常怀忧惧，是谨言慎行人也，而问仁焉，夫子亦直指之曰“其盲也”而已。牛也不聪，故疑焉而反以为未足。

由此观之，孔子亦何尝教人之学孔子也哉！夫孔子未尝教人之学孔子，而学孔子者务舍己而必以孔子为学，虽公亦必以为真可笑矣。

夫惟孔子未尝以孔子教人学，故其得志也，必不以身为教于天下。”是故圣人在上，万物得所，有由然也。夫天下之人得所也久矣，所以不得所者，贪暴者扰之，而“仁者”害之也。“仁者”天下之失所也而优之，而汲汲焉欲贻之以得所之域。于是有德礼以格其心，有政刑以絜其四体，而人始大失所矣。

夫天下之民物众矣，若必欲其皆如吾之条理，则天地亦且不能。是故寒能折胶，而不能折朝市之人；热能伏金，而不能伏竞奔之子。何也？富贵利达所以厚吾天生之五官，其势然也。是故圣人顺之，顺之则安之矣。是故贪财者与之以禄，趋势者与之以爵，强有力者与之以权，能者称事而官，懦者夹持而使。有德者隆之虚位，但取具瞻，高才者处以重任，不问出入。各从所好，各骋所长，无一人之不中用。何其事之易也？虽欲饰诈以投其好，我自无好之可投；虽欲掩丑以著其美，我自无丑之可掩，何其说之难也？是非真能明明德于天下，而坐致天下太平者欤！是非真能不见一丝作为之迹，而自享心逸日休之效者欤！然则孔氏之学术亦妙矣，则虽谓孔子有学有术以教人亦可也。然则无学无术者，其兹孔子之学术欤！

公既深信而笃行之，则虽谓公自己之学术亦可也，但不必人人皆如公耳故。凡公之所为自善，所用自广，所学自当。仆自敬公，不必仆之似公也，公自当爱仆，不必公之贤于仆也。

则公此行，人人有弹冠之庆矣；否则，同者少而异者多，贤者少而愚不肖者多，天下果何时而太平乎哉！

又答耿中丞

心之所欲为着，耳更不必闻于人之言，非不欲闻，自不闻也。若欲不闻，孰若不为。此两者从公决之而已。且世间好事甚多，又安能一一尽为之耶？

且夫吾身之所系于天下者大也。古之君子平居暇日，非但不能过人，亦且无以及人。一旦有大故，平居暇日表表焉欲以自见者，举千亿万莫敢当前，独此君子焉，稍出其绪馀者以整顿之，功成而众不知，则其过于人也远矣。譬之龙泉、太阿，非斩蚊断犀，不轻试也。盖小试则无味，小用则无馀，他日所就，皆可知矣。

阿世之语，市井之谈耳，何足复道之哉！然渠之所以知公者，其责望亦自颇厚。渠以人之相知，贵于知心，苟四海之内有知我者，则一钟子足矣，不在多也。以今观公，实未足为渠之知己。夫渠欲与公相从于形骸之外，而公乃索之于形骸之内，哓哓焉欲以口舌辩说渠之是非，以为足以厚相知，而答责望于我者之深意，则大谬矣！

夫世人之是非，其不足为渠之轻重也审矣。且渠初未尝以世人之是非为一己之是非也。

若以是非为是非，渠之行事，断必不如此矣。此尤其至易明焉者也。盖渠之学主乎出世，故每每直行而无讳；今公之学既主于用世，则尤宜韬藏固闭而深居。迹相反而意相成，以此厚之，不亦可乎？因公言之，故尔及之。然是亦哓哓者，知其无益也。

与杨定见

此事大不可。世间是非纷然，人在是非场中，安能免也。于是非上加起买好远怨等事，此亦细人常态，不足怪也。古人以真情与人，卒至自陷者，不知多少，祇有一笑为无事耳。

今彼讲是非，而我又与之讲是非，讲之不已，至于争辩。人之听者，反不以其初之讲是非者为可厌，而反厌彼争辩是非者矣。此事昭然，但迷在其中而不觉耳。既恶人讲是非矣，吾又自讲是非。讲之不已，至于争，争不已，至于失声，失声不已，至于为仇。失声则损气、多讲则损身，为仇则失亲，其不便宜甚矣。人生世间，一点便宜亦自不知求，岂得为智乎？

且我以信义与人交，已是不智矣，而又责人之背信背义，是不智上更加不智，愚上加愚，虽稍知爱身者不为，而我可为之乎？虽稍知便宜者必笑，而可坐令人笑我乎？此等去处，我素犯之，但能时时自反而克之，不肯让便宜以与人也。千万一笑，则当下安妥，精神复完，胸次复旧开爽。且不论读书作举业事，只一场安稳睡觉，便属自己受用矣。此大可叹事，大可耻事，彼所争与诬者，反不见可叹可耻也。

复京中友朋

来教云：“无求饱，无求安。此心无所系著，即便是学。”注云：“心有在而不暇及，若别有学在，非也。就有道则精神相感，此心自正，若谓别出所

知见相正，浅矣。”又云：“‘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恶当作去声，即侯明搃记，第欲并生，谗说殄行，犹不愤疾于顽。可见自古圣贤，原无恶也。曰‘举直错诸枉’，错非舍弃之，盖错置之错也。即诸枉者亦要错置之，使之得所，未忍终弃也。又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只此一亲字，便是孔门学脉。能亲便是生机。些子意思，人人俱有，但知体取，就是保任之扩充之耳。”

来示如此，敢以实对。

夫曰安饱不求，非其性与人殊也。人生世间，惟有学问一事，故时敏以求之，自不知安饱耳，非有心于不求也。若无时敏之学，而徒用心于安饱之间，则伪矣。既时敏于学，则自不得不慎于言。何也？吾之学未曾到手，则何敢言，亦非有意慎密其间，而故谨言以要誉于人也。今之敢为大言，便偃然高坐上，必欲为人之师者，皆不敏事之故耳。

夫惟真实敏事之人，岂但言不敢出，食不知饱，居不知安而已，自然奔走四方，求有道以就正。有道者，好学而自有得，大事到手之人也。此事虽大，而路径万千，有顿入者，有渐入者。渐者虽迂远费力，犹可望以深造；若北行而南其辙，入壶上太行，则何益矣！此事犹可，但无益耳，未有害也。苟一入邪途，岂非求益反损，所谓“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者乎？

是以不敢不就正也。如此就正，方谓好学，方能得道，方是大事到手，方谓不负时敏之勤矣。如此，则我能明明德。既能明德，则自然亲民。如向日四方有道，为我所就正者，我既真切向道，彼决无有厌恶之理，决无不相亲爱之事，决无不吐肝露胆与我共证明之意。何者？明明德者，自然之用固如是也。非认此为题目，为学脉，而作意以为之也。今无明明德之功，而遽日亲民，是未立而欲行，未走而欲飞，且使圣人“明明德”吃紧一言，全为虚说矣。故苟志于仁，则自无厌恶。何者？天下之人，本与仁者一般，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自不容有恶耳。所以有恶者，恶乡愿之乱德，恶久假之不归，名为好学而实不好学者耳。若世间之人，圣人与仁人胡为而恶之哉！盖已至于仁，则自然无厌恶，已能明德，则自能亲民。皆自然而然，不容思勉，此圣学之所以为妙也。故曰“学不厌，知也，教不倦，仁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何等自然，何等不容己。今人把“不厌”“不倦”

做题目，在乎里做，安能做得成，安能真不厌不倦也！

圣人只教人为学耳，实能好学，则自然到此。若不肯学，而但言“不厌”“不倦”，则孔门诸子，当尽能学之矣，何以独称颜子为好学者邪？既称颜子为学不厌，而不曾说颜子为教不倦者，可知明德亲民，教立而道行，独有孔子能任之，虽颜子不敢当乎此矣。今人未明德而便亲民，未能不厌而先学不倦

，未能慎言以敏于事，而自谓得道，肆口妄言之不耻，未能一日就有道以求正，而便以有道自居，欲以引正于人人。吾诚不知其何说也。

故未明德者，便不可说亲民；未能至仁者，便不可说无厌恶。故曰“毋友不如己者”。

以此慎交，犹恐有便辟之友，善柔之友，故曰“赐也日损”，以其悦与不若己者友耳。如之何其可以妄亲而自处于不闻过之地也乎？故欲敏事而自明己德，须如颜子终身以孔子为依归，庶无失身之悔，而得好学之实。若其他弟子，则不免学夫子之不厌而已，学夫子之不倦而已，毕竟不知夫子之所学为何物，自己之所当有事者为何事。虽同师圣人，而卒无得焉者，岂非以此之故欤！吁！当夫子时，而其及门之徒，已如此矣。何怪于今！何怪于今！吁！是亦余之过望也，深可恶也。

又答京友

善与恶对，犹阴与阳对，柔与刚对，男与女对。盖有两则有对。既有两矣，其势不得不立虚假之名以分别之，如张三、李四之类是也。若谓张三是人，而李四非人，可欤？不但是也，均此一人也，初生则有乳名，稍长则有正名，既冠而字，又有别号，是一人而三四名称之矣。然称其名，则以为犯讳，故长者咸讳其名而称字，同辈则以字为嫌而称号，是以号为非名也。若以为非名，则不特号为非名，字亦非名，讳亦非名。自此人初生，未尝有名字夹带将来矣，胡为乎而有许多名？又胡为乎而有可名与不可名之别也？若直曰名而已，则讳固名也，字亦名也，号亦名也，与此人原不相干也，又胡为而讳，胡为而不讳也乎？

甚矣，世人之迷也。然犹可委曰号之称美，而名或不美焉耳。然朱晦翁之号不美矣，朱熹之名美矣。熹者，光明之称，而晦者晦昧不明之象，朱子自谦之号也。今者称晦庵则学者皆喜，若称之曰朱熹，则必甚怒而按剑矣。是称其至美者则以为讳，而举其不美者反以为喜。

是不欲朱子于美而欲朱子不美也，岂不亦颠倒之甚欤！

近世又且以号为讳，而直称曰翁曰老矣。夫使翁而可以尊人，则曰爷曰爹，亦可以尊人也。若以为爷者奴隶之称，则今之子称爹，孙称爷者，非奴隶也。爷之极为翁，爹之极为老，称翁称老者，非奴隶事，独非儿孙事乎？又胡为而举世皆与我为儿孙也耶？近世稍知复古者，至或同侪相与呼字，以为不俗。吁！若真不俗，称字固不俗，称号亦未尝俗也。盖直曰名之而已，又何为乎独不可同于俗也？吾以为称爹与爷亦无不可也。

由是观之，则所谓善与恶之名，率若此矣。盖惟志于仁者，然后无恶之可名，此盖自善恶未分之前言之耳。此时善且无有，何有于恶也耶！噫！非苟志

于仁者，其孰能知之？苟者，诚也，仁者生之理也。学者欲知无恶乎？其如志仁之学，吾未之见也欤哉！

复宋太守

千圣同心，至言无二。纸上陈语，皆千圣苦心苦口，为后贤后人。公随机说法，有大小二乘，以待上下二根。苟是上士，则当究明圣人上语；若甘为下士，只作世间完人，则不但孔圣以及上古经籍为当服膺不失，虽近世有识名士一言一句，皆有切于身心，皆不可以陈语目之也。且无征不信久矣，苟不取陈语以相证，恐听者益以骇愕。故凡论说，必据经引传，亦不得已焉耳。今据经则以为陈语，漫出胸臆则以为无当，则言者亦难矣。凡言者，言乎其不得不言者也。为自己本分上事，未见亲切，故取陈语以自考验，庶几合符，非有闲心事、闲工夫，欲替古人担忧也。古人往矣，自无忧可担，所以有忧者，谓于古人上乘之谈，未见有契合处，是以日夜焦心，见朋友则共讨论。若只作一世完人，则千古格言尽足受用，半字无得说矣。所以但相见便相订征者，以心志颇大，不甘为一世人士也。兄若恕其罪而取其心，则弟犹得免于罪责；如以为大言不惭，贡高矜己，则终将缄默，亦容易耳。

答耿中丞论淡

世人白昼寐语，公独于寐中作白昼语，可谓常惺惺矣。“周子礼于此净业，亦见得分数明，但不知湔磨刷涤”之云，果何所指也。

夫古之圣人，盖尝用湔刷之功矣。公所谓湔磨者，乃湔磨其意识；所谓刷涤者，乃刷涤其闻见。若当下意识不行，闻见不立，则此皆为寐语，但有纤毫，便不是淡，非常惺惺法也。

盖必不厌，然后可以语淡。故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厌”。若苟有所忻羨，则必有所厌舍，非淡也。又惟淡则自然不厌，故曰“我学不厌”。若以不厌为学的，而务学之以至于不厌，则终不免有厌时矣，非淡也，非虞廷精上之旨也。盖精则一，一则纯；不精则不一，不一则杂，杂则不淡矣。

由此观之，淡岂可以易言乎？是以古之圣人，终其身于问学之场焉，讲习讨论，心解力行，以至于寝食俱废者，为淡也。淡又非可以智力求，淡又非可以有心得，而其所以不得者，有故矣。盖世之君子，厌常者必喜新，而恶异者则又不乐语怪。不知人能放开眼目，固无寻厨不奇怪，亦无奇怪而不寻常也。经世之外，宁别有出世之方乎？出世之旨，岂复有外于经世之事乎？故达人宏识，一见虞廷揖让，便与三杯酒齐观，巍巍尧、舜事业，便与太虚空浮云并寿。无他故也，其见大也。见大故心泰，心泰故无不足。既无不足矣，而又何羨耶。若祇以平日之所饫闻习见者为平常，而以其罕闻骤见者为怪异，则怪异平炽是两事，经世出世便是两心。勋、华之盛，揖逊之隆，比之三家村里瓮牖酒

人，真不啻几千万里矣。虽欲淡，得欤？虽欲“无然歆羨”，又将能欤？此无他，其见小也。

愿公更不必论湔磨刷涤之功，而惟直言问学开大之益；更不必虑虚见积习之深，而惟切究师友渊源之自。则康节所谓“玄酒味方淡，大音声正希”者，当自得之，不期淡而自淡矣，不亦庶乎契公作人之微旨，而不谬为“常惺惺”语也耶！

答刘宪长

自孔子后，学孔子者便以师道自任，未曾一日为人弟子，便去终身为人之师，以为此乃孔子家法，不如是不成孔子也。不知一为人师，便只有我教人，无人肯来教我矣。且孔子而前，岂无圣人，要皆遭际明时，得位行志。其不遇者，如太公八十已前，傅说版筑之先，使不遇文王、高宗，终身渭滨老叟，岩穴胥靡之徒而已，夫谁知之。此盖亦不求人知也，直至孔子而始有师生之名，非孔子乐为人之师也，亦以逼迫不过。如关令尹之遇老子，拦住当关，不肯放出，不得已而后授以五千言文字耳。公老子毕竟西游，不知去向。惟孔子随顺世间，周游既广，及门渐多，又得天生聪明颜子与之辩论。东西遨游既无好兴，有贤弟子亦足畅怀，遂成师弟名目，亦偶然也。然颜子没而好学遂亡，则虽有弟子之名，亦无有弟子之实矣。

弟每笑此等辈，是以情愿终身为人弟子，不肯一日为人师父。兹承远使童子前来出家，弟谓剃发朱易，且令观政数时，果发愿心，然后落发未晚。纵不落发，亦自不妨，在彼在此，可以任意，不必立定跟脚也。盖生死事大，非办铁石心肠，未易轻造。如果真怕生死，在家出家等，无有异。目令巍冠博带、多少肉身菩萨在于世上，何有弃家去发，然后成佛事乎？

如弟不才，资质鲁钝，又性僻懒，倦于应酬，故托此以逃，非为真实究竟当如是也。如丈朴实英发，非再来菩萨而何？若果必待功成名遂，乃去整顿手脚，晚矣。今不必论他人，即今友山见在西川，他何曾以做官做佛为两事哉？得则顿同诸佛，不理睬则当面错过，但不宜以空谈为事耳。

答周友山

所谕岂不是，第各人各自有过活物件。以酒为乐者，以酒为生，如某是也。以色为乐者，以色为命，如某是也。至如种种，或以博弈，或以妻子，或以功业，或以文章，或以富贵，随其一件，皆可度日。独余不知何说，专以良友为生。故有之则乐，舍之则忧，甚者驰神于数千里之外。明知不可必得，而神恩奔逸，不可得而制也。此岂非天之所独苦耶！无念已往南京，庵中甚清气。楚侗回，虽不曾相会，然觉有动移处，所憾不得细细商榷一番。此此俱老矣，县中一月间报赴阎王之召者遂至四五人，年皆未满五十，令我惊忧，又不免

重为楚侗老子忧也。盖今之道学，亦未有胜似楚侗老者。叔台想必过家，过家必到旧县，则得相聚也。

答周柳塘

伏中微泄，秋候自当清泰。弟苦不小泄，是以火盛，无之奈何。楼下仅容喘息，念上天降虐，祇为大地人作恶，故重谴之，若不勉受酷责，是愈重上帝之怒。有饭吃而受热，比空腹受热者何如？以此思之，故虽热不觉热也。且天灾时行，人亦难逃，人人亦自有过活良法。

所谓君子用智，小人用力，强者有搬运之能，弱者有就食之策，自然生出许多计智。最下者无力无策，又自有身任父母之忧者大为设法区处，非我辈并生并育之民所能与谋也。盖自有受命治水之禹，承命教稼之稷，自然当任己饥己溺之事，救焚拯溺之忧，我辈安能代大匠所哉！我辈惟是各亲其亲，各友其友。各自有亲友，各自相告诉，各各尽心量力相救助。若非吾亲友，非吾所能谋，亦非吾所宜谋也。何也？愿外之恩，出位之谄也。

与耿司寇告别

新邑明睿，唯公家二三子侄可以语上。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此则不肖之罪也。其余诸年少或聪明未启，或志向未专，所谓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则为失言，此则仆无是矣。虽然，宁可失言，不可失人。失言犹可，夫人岂可乎哉！盖人才自古为难也。夫以人才难得如此，苟幸一得焉，而又失之，岂不憾哉！

嗟夫！颜子没而未闻好学，在夫子时固已苦于人之难得矣，况今日乎！是以求之七十子之中而不得，乃求之于三千之众；求之三千而不得，乃不得已焉周流四方以求之。既而求之上下四方而卒无得也，于是动归予之叹曰：“归靡欤！吾党小子，亦有可裁者。”其切切焉唯恐失人如此，以是知中行真不可以必得也。狂者不蹈故袭，不践往迹，见识高矣，所谓如凤皇翔于千仞之上，谁能当之，而不信凡鸟之平常，与己均同于物类。是以见虽高而不实，不实则不中行矣。狷者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如夷、齐之伦，其守定矣，所谓虎豹在山，百兽震恐，谁敢犯之，而不信凡走之皆兽。是以守虽定而不虚，不虚则不中行矣。

是故曾点终于狂而不实，而曾参信道之后，遂能以中虚而不易终身之定夺者，则夫子来归而后得斯人也。不然，岂不以失此人为憾乎哉！

若夫贼德之乡愿，则虽过门而不欲其入室，盖拒绝之深矣，而肯遽以人类视之哉！而今事不得已，亦且与乡愿为侣，方且尽忠告之诚，欲以纳之于道，其为所仇疾，无足怪也，失言故耳。虽然，失言亦何害乎，所患惟恐失人耳。苟万分一有失人之悔，则终身抱痛，死且不瞑目矣。盖论好人极好相处，则

乡愿为第一；论载道而承千圣绝学，则舍狂狷将何之乎？

公今宦游半天下矣，两京又人物之渊，左顾右盼，招提接引，亦曾得斯人乎？抑求之而未得也，抑亦未尝求之者欤？抑求而得者皆非狂狷之士，纵有狂者，终以不实见弃，而清如伯夷，反以行之似廉洁者当之也？审如此，则公终不免有失人之悔矣。

夫夷、齐就养于西伯，而不忍幸生于武王，父为西伯，则千里就食，而甘为门下之客，以其能服事殷也，子为周王，则宁饿死而不肯一食其土之薇，为其以暴易暴也。曾元之告曾子曰：“夫子之病亟矣，幸而至于旦，更易之！”曾子曰：“君子之爱人以德，世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元起易箒，反席未安而没。此与伯夷饿死何异，而可遂以乡愿之廉洁当之也？故学道而非此辈，终不可以得道，传道而非此辈，终不可以语道。有狂狷而不闻道者有之，未有非狂狷而能闻道者也。

仆今将告别矣，复致意于狂狷与失人、失言之轻重者，亦谓惟此可以少答万一尔。贱眷思归，不得不遣；仆则行游四方，效古人之求友。盖孔子求友之胜己者，欲以传道，所谓智过于师，方堪传授是也。吾辈求友之胜己者，欲以证道，所谓三上洞山，九到投子是也。

答耿司寇

此来一番承教，方可称真讲学，方可称真朋友。公不知何故而必欲教我，我亦不知何故而必欲求教于公，方可称是不容己真机，自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

嗟夫！朋友道绝久矣。余尝谬谓千古有君臣，无朋友，岂过论欤！夫君犹龙也，下有逆鳞，犯者必死，然而以死谏者相踵也。何也？死而博死谏之名，则志士亦愿为之，况未必死而遂有巨福耶？避害之心不足以胜其名利之心，以故犯害而不顾，况无其害而且有大利乎！

若夫朋友则不然：幸而入，则分毫无我益；不幸而不相入，则小者必争，大者为仇。何心老至以此杀身，身杀而名又不成，此其昭昭可鉴也。故余谓千古无朋友者，谓无利也。是以犯颜敢谏之士，恒见于君臣之际，而绝不闻之友朋之间。今者何幸而见仆之于公耶！是可贵也。

又何幸而得公之教仆耶！真可羨也。快哉怡哉！居然复见惓惓切切景象矣。然则岂惟公爱依仿孔子，仆亦未尝不愿依仿之也。

惟公之所不容己者，在于泛爱人，而不欲其择人；我之所不容己者，在于为吾道得人，而不欲轻以与人，微觉不同耳。公之所不容己者，乃人生十五岁以前《弟子职》诸篇入孝出弟等事，我之所不容己者，乃十五成人以后为大人明《大学》，欲去明明德于天下等事。公之所不容己者博，而惟在于痛痒之未

；我之所不容己者专，而惟直收吾开眼之功。公之所不容己者，多雨露之滋润，是故不请而自至，如村学训蒙师然，以故取效寡而用力艰；我之所不容己者，多霜雪之凜冽，是故必待价而后沽，又如大将用兵，直先擒王，以故用力少而奏功大。虽各各手段不同，然其为不容己之本心一也。心苟一矣，则公不容己之论，固可以相忘于无言矣。若谓公之不容己者为是，我之不容己者为非；公之不容己者是圣学，我之不容己者是异学：则吾不能知之矣。公之不容己者是知其不可以已，而必欲其不已者，为真不容己；我之不容己者，是不知其不容己，而自然不容己者，非孔圣人之不容己：则吾又不能知之矣。恐公于此，尚有执己自是之病在。恐未可遽以人皆悦之，而遂自以为是，而遽非人之不是也。恐未可遽以在邦必闻，而遂居之不疑，而遂以人尽异学，通非孔、孟之正脉笑之也。

我谓公之不容己处若果是，则世人之不容己处总皆是；若世人之不容己处诚未是，则公之不容己处亦未必是也。此又我之真不容己处耳。未知是否，幸一教焉！

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某等肯上门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会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行虽不谨，而肯与人为善，某等行虽端谨，而好以佛法害人。以此而观，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以是谓非孔圣之训可乎？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

夫孔子所云言顾行者，何也？彼自谓于子臣弟友之道有未能，盖真未之能，非假谦也。

人生世间，惟是四者终身用之，安有尽期。若谓我能，则自止而不复有进矣。圣人知此最难尽，故自谓未能。已实未能，则说我不能，是言顾其行也。说我未能，实是不能，是行顾其言也。故为，故为有恒，故为主忠信，故为毋自欺，故为真圣人耳。不似今人全不知己之未能，而务以此四者责人教人。所求于人者重，而所自任者轻，人其肯信之乎？

圣人不责人之必能，是以人人皆可以为圣。故阳明先生曰：“满街皆圣人。”佛氏亦曰：“即心即佛，人人是佛。”夫惟人人之皆圣人也，是以圣人无别不容己道理可以示人也，故曰：“予欲无言”。夫惟人人之皆佛也，是以佛

未尝度众生也。无众生相，安有人相；无道理相，安有我相。无我相，故能舍己；无人相，故能从人。盖强之也，以亲见人人之皆佛而善与人同故也。善既与人同，何独于我而有善乎？人与我既同此善，何有一人之善而不可取乎？故曰：“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诸人者。”后人推而诵之曰：即此取人为善，便自与人为善矣。舜初未尝有欲与人为善之心也，使舜先存与善之心以取人，则其取善也必不诚。人心至神，亦遂不之与，舜亦必不能以与之矣。舜惟终身知善之在人，吾惟取之而已。

耕稼陶渔之人既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

夫人既无不可取之善，则我自无善可与，无道可言矣。然则子礼不许讲学之谈，亦太苦心矣，安在其为挫抑柳老，而必欲为柳老伸屈，为柳老遮护至此乎？又安见其为子礼之口过，而又欲为子礼掩盖之耶？公之用心，亦太琐细矣！既已长篇大篇书行世间，又令别人勿传，是何背戾也？反覆详玩，公之用心亦太不直矣！且于礼未尝自认以为己过，纵有过，渠亦不自盖覆，而公乃反为之覆，此诚何心也？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见而又皆仰；今之君子，岂徒顺之，而又为之辞。公其以为何如乎？柳老平生正坐冥然寂然，不以介怀，故不长进，公独以为柳老夸，又何也？岂公有所憾于柳老而不欲其长进耶？然则于礼之爱柳老者心髓，公之爱柳老者皮肤，又不言可知矣。柳老于子礼为兄，渠之兄弟尚多也，而独注意于柳老；柳老又不在仕途，又不与之邻舍与田，无可争者。其不为毁柳老以成其私，又可知矣。既无半点私意，则所云者纯是一片赤心，公固聪明，何独昧此乎？纵子礼之言不是，则当为子礼惜，而不当为柳老忧。若子礼之言是，则当为柳老惜，固宜将此平日自负孔圣正脉，不容己真机，直为柳老委曲开导。柳老惟知敬信公者也，所言未必不入也。今若此，则何益于柳老，柳老又何贵于与公相知哉！然则子礼口过之称，亦为无可奈何，姑为是言以逭责耳。设使柳老所造已深，未易窥见，则公当大力柳老喜，而又不必患其介意矣。何也？遁世不见知而不悔，此学的也。众人不知我之学，则吾为贤人矣，此可喜也。贤人不知我之学，则我为圣人矣，又不愈可喜乎？圣人不知我之学，则吾为神人矣，尤不愈可喜乎？当时知孔子者唯颜子，虽子贡之徒亦不之知，此真所以为孔子耳，又安在乎必于子礼之知之也？又安见其为挫抑柳老，使刘金吾诸公辈轻视我等也耶？我谓不患人之轻视我等，我等正自轻视耳。

区区护名，何时遮盖得完耶？

且吾闻金吾亦人杰也，公切切焉欲其讲学，是何主意？岂以公之行履，有加于金吾耶？

若有加，幸一一示我，我亦看得见也。若不能有加，而欲彼就我讲此无益之虚谈，是又何说也？吾恐不足以诳三尺之童子，而可以诳豪杰之士哉！然则孔子之讲学非欤？孔子直谓圣愚一律，不容加损，所谓麒麟与凡兽并走，凡鸟与凤皇齐飞，皆同类也。所谓万物皆吾同体是也。而独有出类之学，唯孔子知之，故孟子言之有味耳。然究其所以出类者，则在于巧中焉，巧处又不可容力。今不于不可用力处参究，而唯欲于致力处着脚，则已失孔、孟不传之秘矣，此为何等事，而又可轻以与人谈耶？

公闻此言，必以为异端人只宜以训蒙为事，而但借“明明德”以为题目可矣，何必说此虚无寂灭之教，以研人邪？夫所谓仙佛与儒，皆其名耳。孔子知人之好名也，故以名教诱之；大雄氏知人之怕死，故以死惧之；老氏知人之贪生也，故以长生引之；皆不得已权立名色以化诱后人，非真实也。唯颜子知之，故曰夫子善诱。今某之行事，有一不与公同者乎？亦好做官，亦好富贵，亦有妻孥，亦有庐舍，亦有朋友，亦会宾客，公岂能胜我乎？何为乎公独有学可讲，独有许多不容已处也？我既与公一同，则一切弃人伦、离妻室、削发披缁等语，公亦可以相忘于无言矣。何也？仆未尝有一件不与公同也，但公为大官耳。学问岂因大官长乎？学问如因大官长，则孔、孟当不敢开口矣。

且东郭先生，非公所得而拟也。公郭先生专发挥阳明先生“良知”之旨，以继往开来为己任，其妙处全在不避恶名以救同类之急，公其能此乎？我知公详矣，公其再勿说谎也！须如东郭先生，方可说是真不容已。近时唯龙溪先生足以继之，近溪先生稍能继之。公继东郭先生，终不得也。何也？名心太重也，回护太多也。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公看近溪有此乎？龙溪有此乎？

况东郭哉！此非强为尔也，诸老皆实实见得善与人同，不容分别故耳。既无分别，又何恶乎？

公今种种分别如此，举世道学无有当公心者，虽以心斋先生，亦在杂种不入公彀率矣，况其他乎！其同时所喜者，仅仅胡庐山耳。麻城周柳塘、新邑吴少虞，只此二公为特出，则公之取善亦太狭矣，何以能明明德于关下也？

我非不知敬顺公之为美也，以“齐人莫如我敬王”也。亦非不知顺公则公必爱我，公既爱我则合县士民俱礼敬我，吴少虞亦必敬我，官吏师生人等俱来敬我，何等好过日子，何等快活。公以众人俱来敬我，终不如公一人独知敬我；公一人敬我，终不如公之自敬也。

吁！公果能自敬，则余何说乎！自敬伊何？戒谨不睹，恐惧不闻，毋自欺，求自傲，慎其独。孔圣人之自傲者盖如此。若不能自敬，而能敬人，来之有也。所谓本乱而求未之治，无是理也。故曰“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此正脉也

，此至易至简之学，守约施博之道，故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又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又曰“上老老而民兴孝”，更不言如何去平天下，但只道修身二字而已。孔门之教，如此而已，吾不知何处更有不容己之说也。

公勿以修身为易，明明德为不难，恐人便不肯用工夫也。实欲明明德者，工夫正好艰难，在埋头二三十年，尚未得到手，如何可说无工夫也？龙溪先生年至九十，自二十岁为学，又得明师，所探讨者尽天下书，所求正者尽四方人，到末年方得实诣，可谓无工夫乎？公但用自己工夫，勿愁人无工夫用也。有志者自然来共学，无志者虽与之谈何益！近溪先生从幼闻道，一第十年乃官，至今七十二岁，犹历涉江湖各处访人，岂专为传法计欤！盖亦有不容己者。此其一生好名，近来稍知藏名之法，历江右、两浙、姑苏以至秣陵，无一道学不去参访，虽弟子之求师，未有若彼之切者，可谓致了良知，更无工夫乎？然则公第用起工夫耳，儒家书尽足参详，不必别观释典也。解释文字，终难契入；执定己见，终难空空；耘人之田，终荒家穰。愿公元以刍蕘陶渔之见而弃忽之也。古人甚好察此言耳。

名乃锢身之锁，闻近老一路无一人相知信者。柳塘初在家时，读其书便十分相信，到南昌则七分，至建昌又减二分，则得五分耳。及乎到南京，虽求一分相信，亦无有矣。柳塘之徒曾子，虽有一二分相信，大概亦多惊讶。焦弱侯自谓聪明特达，方子及亦以豪杰自负，皆弃置大法师不理睬之矣。乃知真具只眼者举世绝少，而坐令近老受遁世不见知之妙用也。至矣，近老之善藏其用也。曾子回，对我言曰：“近老无知者，唯先生一人知之。”吁！我若不知近老，则近老有何用乎！惟我一人知之足矣，何用多知乎！多知即不中用，犹是近名之累，曷足贵欤！故曰“知我者希，则我贵矣”。吾不甘近老之太尊贵也。近老于生，岂同调乎，正尔似公举动耳。乃生深信之，何也？五台与生稍相似，公又谓五台公心热，仆心太冷。

吁！何其相马于牝牡骊黄之间也！

展转千百言，略不识忌讳，又家贫无代书者，执笔草草，绝不成句；又不敢纵笔作大字，恐重取怒于公。书完，遂封上。极知当重病数十日矣，盖贱体尚未甚平，此劳遂难当。公得公一二相信，即刻死填沟壑，亦甚甘愿，公思仆此等何心也？仆佛学也，岂欲与公争名乎，抑争官乎？皆无之矣。公倘不信仆，试以仆此意质之五台，以为何如？以五台公所信也。若以五台亦佛学，试以问之近溪老何如？

公又云“前者《二鸟赋》原为子礼而发，不为公也”。夫《二鸟赋》若专为子礼而发，是何待子礼之厚，而视不肖之薄也！生非护惜人也，但能攻发吾

之过恶，便是吾之师。吾求公施大炉锤久矣。物不经锻炼，终难成器；人不得切琢，终不成人。吾来求友，非求名也；吾来求道，非求声称也。公其勿重为我盖覆可焉！我不喜吾之无过而喜吾过之在人，我不患吾之有过而患吾过之不显。此佛说也，非魔说也；此确论也，非戏论也。公试虚其心以观之，何如？

每思公之所以执迷不返者，其病在多欲。古人无他巧妙，直以寡欲为养心之功，诚有味也，公今既宗孔子矣，又欲兼通诸圣之长：又欲清，又欲任，又欲和。既于圣人之所以继往开来者，无日夜而不发挥，又于世人之所以光前裕后者，无时刻而不系念。又以世人之念为俗念，又欲时时盖覆，只单显出继往开来不容己本心以示于人。分明贪高位厚禄之足以尊显也，三品二品之足以褒宠父祖二亲也，此公之真不容己处也，是正念也。却回护之曰：“我为尧、舜君民而出也，吾以先知先觉自任而出也。”是又欲盖覆此欲也，非公不容己之真本心也。且此又是伊尹志，非孔子志也。孔、孟之志，公岂不闻之乎！孔孟之志曰：“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力也，”是以鲁缪公无人乎于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孔、孟之家法，其自重如此，其重道也又如此。公法仲尼者，何独于此而不法，而必以法伊尹为也！岂以此非孔圣人之真不容己处乎？吾谓孔、孟当时若徒随行逐队，施进旅退，以恋崇阶，则宁终身空室陋巷穷饿而不悔矣。此颜子之善学孔子处也。

不特是也。分明撼克明好超脱不肯注意生孙，却回护之曰：“吾家子侄好超脱，不以嗣续为念。”乃又错怪李卓老曰：“因他超脱，不以嗣续为重，故儿效之耳。”吁吁！生子生孙何事也，乃亦效人乎！且超脱又不当生子乎！即儿好超脱，故未有孙，而公不超脱者也，何故不见多男子乎？我连生四子俱不育，老来无力，故以命自安，实未尝超脱也。公何诬我之甚乎！

又不特是也。分明憾克明好超脱，不肯注意举子业，却回护之曰：“吾家子侄好超脱，不肯著实尽平持内事。”乃又错怪李卓老曰：“因他超脱，不以功名为重，故害我家儿子。”

吁吁！卓吾自二十九岁做官以至五十三岁乃休，何曾有半点超脱也！克明年年去北京进场，功名何曾轻乎！时运未至，渠亦未尝不坚忍以俟，而翁性急，乃归咎于举业之不工，是而翁欲心太急也。世间工此者何限，必皆一一中选，一一早中，则李、杜文章不当见遗，而我与公亦不可以侥幸目之矣。

夫所谓超脱者，如渊明之徒，官既懒做，家事又懒治，乃可耳。今公自谓不超脱者固能理家；而克明之超脱者亦未尝弃家不理也，又何可以超脱憾之也！既能超脱足追陶公，我能为公致贺，不必憾也，此皆多欲之故，故致背戾，故致错乱，故致昏蔽如此耳。且克明何如人也，筋骨如铁，而肯效顰学步从

人脚跟走乎！即依人便是优人，亦不得谓之克明矣。故使克明即不中举，即不中进士，即不作大官，亦当为天地间有数奇品，超类绝伦，而可以公眼前蹊径限之欤？

吴少虞曾对我言曰：“楚倥放肆无忌惮，皆尔教之。”我曰：“安得此无天理之谈乎？”

吴曰：“虽然，非尔亦由尔，故放肆方稳妥也。”吁吁！楚倥何曾放肆乎？且彼乃吾师，吾惟知师之而已。渠眼空四海，而又肯随人脚跟定乎？苟如此，亦不得谓之楚倥矣。大抵吴之一言一动，皆自公来，若出自公意，公亦太乖张矣。纵不具只眼，独可无眼乎！吾谓公且虚心以听贱子一言，勿蹉跎误了一生也。如欲专为光前裕后事，吾知公必不甘，吾知公决兼为继往开来之事者也。一身而二任，虽孔圣必不能。故鲤死则死矣，颜死则恸焉，妻出更不复再娶，鲤死更不闻再买妾以求复生子。无他，为重道也；为道既重，则其他自不入念矣。公于此亦可遽以超脱病之乎！

然吾观公，实未尝有传道之意，实未尝有重道之念。自公倡道以来，谁是接公道柄者乎？

他处我不知，新邑是谁继公之真脉者乎？面从而背违，身教自相与遵守，言教则半句不曾奉行之矣。以故，我绝不欲与此间人相接，他亦自不与我接。何者？我无可趋之势故耳。吁吁！

为师者忘其奔走承奉而来也，乃直任之而不辞曰，“吾道德之所感召也”；为弟子者亦忘其为趋势附热而至也，乃久假而不归曰，“吾师道也，吾友德也”。吁！以此为学道，即稍稍有志向着，亦不愿与之交，况如仆哉！其杜门不出，非简亢也，非绝人逃世也；若欲逃世，则入山之深矣。麻城去公稍远，人又颇多，公之言教亦颇未及，故其中亦自有真人稍可相与处耳。虽上智之资未可即得，然个个与语，自然不俗。黄陂祝先生旧曾屡会之于白下，生初谓此人质实可与共学，特气骨太弱耳。近会方知其能不昧自心，虽非肝胆尽露者，亦可谓能吐肝胆者矣。使其稍加健猛，亦足承载此事，愿公加意培植之也。

闻麻城新选邑侯初到，柳塘因之欲议立会，请父母为会主。余谓父母爱民，自有本分事，日夜不得闲空，何必另标门户，使合县分党也？与会者为贤，则不与会者为不肖矣。使人人有不肖之嫌，是我辈起之也。且父母在，谁不愿入会乎？既愿入会，则入会者必多不肖，既多不肖，则贤者必不肯来；是此会专为会不肖也。岂为会之初意则然哉，其势不得不至此耳。

况为会何益于父母，徒使小子乘此纷扰县公。县公贤则处置自妙，然犹未免分费精神，使之不得专理民事；设使聪明未必过人，则此会即为断性命之刀斧矣，有仁心者肯为此乎！盖县公若果以性命为重，则能自求师寻友，不必我

代之劳苦矣。何也？我思我学道时，正是高阁老、杨吏部、高礼部诸公禁忌之时，此时绝无有会，亦绝无有开口说此件者。我时欲此件切，自然寻得朋友，自能会了许多不言之师，安在必立会而后为学乎！此事易晓，乃柳塘亦不知，何也？若谓柳塘之道，举县门生无有一个接得者，今欲趁此传与县公，则宜自将此道指点县公，亦不宜将此不得悟入者尽数招集以乱聪听也，若谓县公得道，柳塘欲闻，则柳塘自与之商证可矣，且县公有道，县公自不容己，自能取人会人，亦不必我代之主赤帟也。反覆思惟，总是名心牵引，不得不颠倒耳。

答邓明府

某偶尔游方之外，略示形骸虚幻人世如此，且因以逃名避谴于一时所谓贤圣大人者。兹承过辱，勤恳慰谕，虽真肉骨不啻矣，何能谢，第日者奉教，尚有未尽请益者，谨略陈之。

夫舜之好察迩言者，余以为非至圣则不能察，非不自圣则亦不能察也。已至于圣，则自能知众言之非迩，无一迩言而非真圣人之言者。无一迩言而非真圣人之言，则天下无一人而不是真圣人之人明矣。盖强为也，彼盖曾实用知人之功，而真见本来面目无人故也；实从事为我之学，而亲见本来面目无我故也。本来无我，故本来无圣，本来无圣，又安得见己之为圣人，而天下之人之非圣人耶？本来无人，则本来无迩，本来无迩，又安见迩言之不可察，而更有圣人之言之可以察也耶？故曰“自耕稼陶渔，无非取诸入者”。居深山之中，木石居而鹿豕游，而所闻皆善言，所见皆善行也。此岂强为，法如是故。今试就生一人论之。生狷隘人也，所相与处，至无几也。间或见一二同参从入无门，不免生菩提心，就此百姓日用处提撕一番，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

于此果能反而求之，顿得此心，顿见一切贤圣佛祖大机大用，识得本来面目，则无始旷劫未明大事，当下了毕。此予之实证实得处也，而皆自于好察迩言得之。故不识讳忌，时时提唱此语。而令师反以我为害人，诳诱他后生小子，深痛恶我。不知他之所谓后生小子，即我之后生小子也，我又安忍害之。公我之所好察者，百姓日用之迩言也。则我亦与百姓同其迩言者，而奈何令师之不好察也？

生言及此，非自当于大舜也，亦以不自见圣，而能见人人之皆圣人者与舜同也；不知其言之为迩，而能好察此迩言者与舜同也。今试就正于门下：门下果以与舜同其好察者是乎，不与舜同其好察者是乎？自然好察者是乎，强以为迩言之中必有至理，然后从而加意以察之者为是乎？愚以为强而好察者，或可强于一时，必不免败缺于终身，可勉强于众人之前，必不免败露于余一人之后

也。此岂余好求胜，而务欲令师之必余察也哉？盖此正舜、跖之分，利与善之间，至甚可畏而至甚不可以不察也。既系友朋性命，真切甚于肉骨，容能自己而一任其不知察乎？俗人不知，谬谓生于令师有所言说，非公聪明，孰能遽信余之衷赤也哉！

然此好察迹言，原是要紧之事，亦原是最难之事。何者？能好察则得本心，然非实得本心者决必不能好察。故愚每每大言曰：“如今海内无人。”正谓此也。所以无人者，以世之学者但知欲做无我无人工夫，而不知原来无我无人自不容做也。若有做作，即有安排，便不能久，不免流入欺己欺人不能诚意之病。欲其自得，终无日矣。然愚虽以此好察，日望于令师，亦岂敢遂以此好察迹言取必于令师也哉！但念令师于此，未可遽以为害人，使人反笑令师耳。何也？若以为害人，则孔子“仁者人也”之说，孟氏“仁人心也”之说，达磨西来单传直指诸说，皆为欺世诬人，作诳语以惑乱天下后世矣。尚安得有周、程，尚安得有阳明、心斋、大洲诸先生及六祖、马祖、临济诸佛祖事耶？是以不得不为法辨耳。千语万语只是一语，千辩万辩不出一辩。恐令师或未能察，故因此附发于大智之前，冀有方便或为我转致之耳。

且愚之所好察者，迹言也。而吾身之所履者，则不贪财也，不好色也，不居权势也，不患失得也，不遗居积于后人也，不求风水以图福荫也。言虽迹而所为复不迹者何居？愚以为此特世之人不知学问者以为不迹耳，自大道观之，则皆迹也；未曾问学者以为迹耳，自大道视之，则皆不迹也。然则人人各自有一种方便法门，既不俟取法于余矣；况万物并育，原不相害者，而谓余能害之可欤？

吾且以迹言证之：凡今之人，自生至老，自一家以至万家，自一国以至天下，凡迹言中事，孰待教而后行乎？趋利避害，人人同心。是谓天成，是谓众巧，迹言之所以为妙也。大舜之所以好察而为古今之大智也，今令师之所以自为着，未尝有一厘自背于迹言，而所以诏学者，则必曰专志道德，无求功名，不可贪位慕禄也，不可患得患失也，不可贪货贪色、多买宠妾田宅为子孙业也。视一切迹言，皆如毒药利刃，非但不好察之矣。审如是，其谁听之！

若曰：“我亦知世之人惟迹言是耽，必不我听也，但为人宗师，不得不如此立论以教人耳。”

果如此自不妨，古昔皆然，皆以此教导愚人，免使法堂草加深三尺耳矣，但不应昧却此心，便说我客人也。世间未有以大舜望人，而乃以为害人者也；以大舜事令师，而乃以为慢令师者也，此皆至迹至浅至易晓之言，想令师必然听察，第此时作恶已深，未便翻然若江河决耳。

故敢直望门下，惟门下大力，自能握此旋转机权也。若曰：“居士向日儒

服而强谈佛，今居佛国矣，又强谈儒。”则于令师当绝望矣。

复周柳塘

弟早知兄不敢以此忠告进耿老也，弟向自通，此直试兄耳。乃知平生聚友讲学之举，迁善去恶之训，亦太欺人矣。欺人即自欺，更何说乎！夫彼专谈无善无恶之学，我则以无善无恶待之；若于彼前而又谈迁善去恶事，则我为无眼人矣。此专谈迁善去恶之学者，我则以迁善去恶望之；若于彼前而不责以迁善去恶事，则我亦为无眼人矣。世间学者原有此二种，弟安得不以此二种应之也耶！惟是一等无紧要人，一言之失不过自失，一行之差不过自差，于世无与，可勿论也。若特地出来，要扶纲常，立人极，继往古，开群蒙，有如许担荷，则一言之失，乃四海之所观听，一行之谬，乃后生小子辈之所效尤，岂易放过乎？

如弟，岂特于世上为无要紧人，息焉游焉，直与草木同腐，故自视其身亦遂为朽败不堪复用之器，任狂恣意，诚不足责也。若如二老，自负何如，关系何如，而可轻耶！弟是以效孔门之忠告，窃前贤之善道，卑善柔之贱态，附直谅之后列，直欲以完名全节付二老，故遂不自知其犯于不可则止之科耳。虽然，二老何如人耶，夫以我一无要紧之人，我二老犹时时以迁善改过望之，况如耿老，而犹不可以迁善去恶之说进乎？而安敢以不可则止之戒事二老也。

偶有匡庐之兴，且小楼不堪热毒，亦可因以避暑。秋凉归来，与兄当大讲，务欲成就世间要紧汉矣。

寄答耿大中丞

观二公论学，一者说得好听，而未必皆其所能行；一者说得未见好听，而皆其所能行。

盖但己能行，亦众人之所能行也。己能行而后言，是谓先行其言；己未能行而先言，则谓言不顾行。吾从其能行者而已，吾从众人之所能行者而已。

夫知己之可能，又知人之皆可能，是己之善与人同也，是无己而非人也，而何己之不能舍？既知人之可能，又知己之皆可能，是人之善与己同也，是无人而非己也，而何人之不可从？此无人无己之学，参赞位育之实，扶世立教之原，盖真有见于善与人同之极故也。今不知善与人同之学，而徒慕舍己从人之名，是有意于舍己也。有意舍己，即是有己；有意从人，即是有人。况未能舍己而徒言舍己以教人乎？若真能舍己，则二公皆当舍矣。今皆不能舍己以相从，又何日夜切切以舍己言也？教人以舍己，而自不能舍，则所云舍己从人者妄也，非大舜舍己从人之调也。言舍己者，可以反而思矣。

真舍己者，不见有己。不见有己，则无己可舍。无己可舍，故曰舍己。所以然者，学先知己故也。真从人者，不见有人。不见有人，则无人可从。无人

可从，故曰从人，所以然者，学先知人故也。今不知己而但言舍己，不知人而但言从人，毋怪其执吝不舍，坚拒不从，而又日夜言舍己从人以欺人也。人其可欺乎？徒自欺耳。毋他，扶世立教之念为之崇也。扶世立教之念，先知先觉之任为之先也。先知先觉之任，好臣所教之心为之驱也。以故终日言扶世，而未尝扶得一时，其与未尝以扶世为己任者等耳。终日言立教，未尝教得一人，其与未尝以立教为己任者均焉。此可耻之大者，所谓“耻其言而过其行”者非耶！所谓“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者又非耶！

吾谓欲得扶世，须如赫峰之悯世，方可称真扶世人矣，欲得立教，须如严寅所之宅身，方可称真立教人矣。然二老有扶世立教之实，而绝口不道扶世立教之言；虽绝口不过扶世立教之言，人亦未尝不以扶世立教之实归之。今无其实，而自高其名，可乎？

且所谓扶世立教，参赞位育者，虽聋瞽侏跛亦能之，则仲子之言，既已契于心矣，纵能扶得世教，成得参赞位育，亦不过能侏跛聋瞽之所共能者，有何奇巧而必欲以为天下之重而任之耶！若不信侏跛聋瞽之能参赞位育，而别求所谓参赞位育以胜之，以为今之学道者皆自私自利而不知此，则亦不得谓之参赞位育矣。是一己之位育参赞也，圣人不如是也。

卷二书答

与庄纯夫

日在到，知葬事毕，可喜可喜！人生一世，如此而已。相聚四十余年，情境甚熟，亦犹作客并州既多时，自同故乡，难遽离割也。夫妇之际，恩情尤甚，非但枕席之私，兼以辛勤拮据，有内助之益。若平日有如宾之敬，齐眉之诚，孝友忠信，损己利人，胜似今世称学道者，徒有名而无实，则临别犹难割舍也。何也？情爱之中兼有妇行妇功妇言妇德，更令人思念尔←岳母黄宜人是矣。独有讲学一事不信人言，稍稍可憾，余则皆今人所未有也。我虽铁石作肝，能不慨然！况临老各天，不及永诀耶！已矣，已矣！

自闻讣后，无一夜不入梦，但俱不知是死。岂真到此乎？抑吾念之，魂自相招也？想他平生谨慎，必不轻履僧堂。然僧堂一到亦有何妨。要之皆未脱洒耳。既单有魂灵，何男何女，何远何近，何拘何碍！若犹如旧日拘碍不通，则终无出头之期矣。即此魂灵犹在，便知此身不死，自然无所拘碍，而更自作拘碍，可乎？即此无拘无碍，便是西方净土，极乐世界，更无别有西方世界也。

纯夫可以此书焚告尔岳母之灵，俾知此意。勿贪托生之乐，一处胎中，便有隔阴之昏；勿贪人天之供，一生天上，便受供养，顿忘却前生自由自在夙念，报尽业现，还来六趣，无有穷时矣。

尔岳母平日为人如此，决生天上无疑。须记吾语，莫忘却，虽在天上，时

时不忘记取，等我寿终之时，一来迎接，则转转相依，可以无错矣。或暂寄念佛场中，尤妙。或见我平生交游，我平日所敬爱者，与相归依，以待我至亦可。幸勿贪受胎，再托生也。纯夫千万焚香化纸钱，苦读三五遍，对灵叮嘱，明白诵说，则宜人自能知之。

复焦弱侯

冲庵方履南京任，南北中外，尚未知税驾之处，而约我于明月楼。舍稳便，就跋涉，株守空山，为侍郎守院，则亦安用李卓老为哉！计且住此，与无念、凤里、近城数公朝夕龙湖之上，所望兄长尽心供职。

弟尝谓世间有三等人，致使世间不得太平，皆由两头照管。第一等，怕居官束缚，而心中又舍不得官。既苦其外，又苦其内。此其人颇高，而其心最苦；直至舍了官方得自在。弟等是也。又有一等，本为富贵，而外矫词以为不愿，实欲托此以为荣身之梯，又兼采道德仁义之事以自盖。此其人身心俱劳，无足言者。独有一等，怕作官便舍官，喜作官便作官；喜讲学便讲学，不喜讲学便不肯讲学。此一等人心身俱泰，手足轻安，既无两头照顾之患，又无掩盖表扬之丑，故可称也。赵文肃先生云：“我这个嘴，张子这个脸，也做了阁老，始信万事有前定。只得心闲一口，便是便宜一日。”世间功名富贵，与夫道德性命，何曾束缚人，人自束缚耳。

有《出门如见大宾篇说书》，附往请教。大抵圣言切实有用，不是空头，若如说者，则安用圣言为耶！世间讲学诸书，明快透髓，自古至今未有如龙溪先生者。弟旧收得颇全，今俱为人取去。诸朋友中读经既难，读大慧《法语》又难，惟读龙溪先生书无不喜者。以此知先生之功在天下后世不浅矣。杨复所《心如谷种论》及《惠迪从逆》作，是大作家，论首三五翻，透彻明甚可惜，末后作道理不称耳。然今人要未能作此。今之学者，官重于名，名重于学，以学起名，以名起官，循环相生，而卒归重于官。使学不足以起名，名不足以起官，则视弃名如敝帚矣。无怪乎有志者多不肯学，多以我辈为真光棍也。于此有耻，则羞恶之心自在。今于言不顾行处，不知羞恶，而恶人作要，所谓不能三年丧而小功是察是也’夫！

近有《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说书》一篇。世间人谁不说我能知人，然夫子独以为患，而帝尧独以为难，则世间自说能知人者，皆妄也。于同学上亲切，则能知人，能知人，则能自知。是知人为自知之要务，故曰“我知言”，又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于用世上亲切不虚，则自能知人，能知人则由于能自知。是自知为知人之要务，故曰“知人则哲，能官人”。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先务者，亲贤之谓也。亲贤者，知贤之谓也。自古明君贤相，孰不欲得贤而亲之，而卒所亲者皆不贤，则以不知其人之为不贤而妄以

为贤而亲之也。故又曰“不知其人可乎”。知人则不失人，不失人则天下安矣。此尧之所难，夫子大圣人之所深患者，而世人乃易视之。呜呼！亦何其猖狂不思之甚也！况乎以一时之喜怒，一人之爱憎，而欲视天下高蹈远引之士，混俗和光之徒，皮毛臭秽之夫，如周丘其人者哉！故得位非难，立位最难。若但取一概顺己之侣，尊己之辈，则天下之士不来矣。今诵诗读书者有矣，果知人论世否也！平日视孟柯若不足心服，及至临时，恐未能如彼“尚论”切实可用也。

极知世之学者以我此言为妄诞逆耳，然逆耳不受，将未免复蹈同心商证故辙矣，则亦安用此大官以诳朝廷，欺天下士为哉！毒药利病，刮骨刺血，非大勇如关云长者不能受也，不可以自负孔子、孟轲者而顾不如一关义勇武安王者也。

苏长公例如人，故其文章自然惊天动地。世人不知，祇以文章称之，不知文章直彼余事耳，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弟于全刻抄出作四册，俱世人所未取。世人所取者，世人所知耳，亦长公俯就世人而作也。至其真洪钟大吕，大扣大鸣，小扣小应，俱系精神髓骨所在，弟今尽数录出，时一披阅，心事宛然，如对长公披襟面语。憾不得再写一部，呈去请教尔。倘印出，令学生子置在案头，初场二场三场毕具矣。

龙溪先生全刻，千万记心遗我！若近溪先生刻，不足观也。盖《近溪语录》须领悟者乃能观于言语之外，不然，未免反加绳束，非如王先生字字皆解脱门，得者读之足以印心，未得者读之足以证人也。

又与焦弱侯

郑子玄者，丘长孺父子文会友也。文虽不如其父子，而质实有耻，不肯讲学，亦可喜，故喜之。盖彼全不曾亲见颜、曾、思、孟，又不曾亲见周、程、张、朱，但见今之讲周、程、张、朱者，以为周、程、张、朱实如是尔也，故耻而不肯讲。不讲虽是过，然使学者耻而不讲，以为周、程、张、朱卒如是而止，则今之讲周、程、张、朱者可诛也。此以为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又从而哓哓然语人曰：“我欲厉俗而风世”。此谓败俗伤世者，莫甚于讲周、程、张、朱者也，是以益不信。不信故不讲。然则不讲亦未过矣。

黄生过此，闻其自京师往长芦抽丰，复跟长芦长官别赴新任。至九江，遇一显者，乃舍旧从新，随转而北，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既到麻城，见我言曰：“我欲游嵩、少，彼显者亦欲游嵩、少，拉我同行，是以此至。然显者俟我于城中，势不能一宿。回日当复道此，道此则多聚三五日而别，兹卒卒诚难割舍云。”其言如此，其情何如？我揣其中实为林汝宁好一口食难割舍耳。

然林汝宁向者三任，彼无一任不往，往必满载而归，兹尚未厌足，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乃敢欺我以为游嵩、少。夫以游嵩、少藏林汝宁之抽丰来我，又恐林汝宁之疑其为再寻己也，复以舍不得李卓老，当再来访李卓老，以林汝宁：名利两得，身行俱全。

我与林汝宁皆在其术中而不悟矣，可不谓巧乎！今之道学，何以异此！

由此观之，今之所谓圣人者，其与今之所谓山人者一也，特有幸不幸之异耳。幸而能诗，则自称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诗，则辞却山人而以圣人名。幸而能讲良知，则自称曰圣人；不幸而不能讲良知，则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覆，以欺世获利，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夫名山人而心商贾，既已可鄙矣，乃反掩抽丰而显嵩、少，谓人可得而欺焉，尤可鄙也！今之讲道德性命者，皆游嵩、少者也；今之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者，皆其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者也。然则郑子玄之不讲学，信乎其不足怪矣。

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货，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未。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今山人者，名之为商贾，则其实不持一文：称之为山人，则非公卿之门不履，故可贱耳。虽然，我宁无有是乎？然安知我无商贾之行之心，而释迦其衣以欺世而盗名也耶？有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虽然，若其患得而又患失，买田宅，求风水等事，决知免矣。

复邓鼎石

杜甫非耒阳之贤，则不免于大水之厄；相如非临邛，则程郑、卓王孙辈当以粪壤视之矣。

势到逼迫时，一粒一金一青目，便高增十倍价，理势然也，第此时此际大难为区处耳。谨谢！

谨谢！

焦心劳思，虽知情不容已，然亦无可如何，祇得尽吾力之所能为者。闻长沙、衡、永间大熟，襄、汉亦好，但得官为余本，付托得人，不拘上流下流，或麦或米，令惯余上户，各赍银两，前去出产地面余买，流水不绝，运到水次，官复定为平价，贫民来余者，不拘银数多少，少者虽至二钱三钱亦与方便。公有银到，即流水收银给票，令其自赴水次搬取。出余者有利则乐于趋事，而余本自然不失；贫民来转余者既有粮有米，有谷有麦，亦自然不慌矣。

至于给票发谷之间，简便周至，使人不阻不滞，则自有仁慈父母在。且当此际，便一分，实受一分赐，其感戴父母，又自不同也。

仆谓在今日，其所当为，与所得为，所急急为者，不过如此。若曰“救荒无奇策”，此则俗儒之妄谈，何可听哉！世间何事不可处，何时不可救乎？尧无九年水，以有救水之奇策也。汤无七年旱，以有救旱之奇策也。此谓蓄积多而备先具者，特言其豫备之一事耳，非临时救之之策也。惟是世人无才无术，或有才术矣，又恐利害及身，百般趋避，故亦遂因循不理，安坐待毙。然虽自谓不能，而未敢遽谓人皆不能也。独有一等俗儒，已所不能为者，便谓人决不能为，而又敢猖为大言曰：“救荒无奇策。”呜呼！斯言出而阻天下之救荒者，必此人也。然则俗儒之为天下虐，其毒岂不甚哉！

寄答京友

“才难，不其然乎！”今人尽知才难，尽能言才难，然竟不知才之难，才到面前竟不知爱，幸而知爱，竟不见有若己有者，不啻若自其己出者。呜呼！无望之矣！

举春秋之天下，无有一人能惜圣人之才者，故圣人特发此叹，而深羨于唐、虞之隆也。

然则才固难矣，犹时时有之；而惜力者则千古未见其人焉。孔子惜才矣，又知人之才矣，而不当其位。入齐而知晏平仲，居著知郑子产，闻吴有季子，直往观其葬，其惜才也如此，使其得志，肯使之湮灭而不见哉！然则孔子之叹才难，非直叹才难也，直叹惜才者之难也；以为生才甚难，甚不可不爱惜也。

夫才有巨细。有巨才矣，而不得一第，则无凭，虽惜才，其如之何！幸而登上第，有凭据，可藉手以荐之矣，而年已过时，则虽才如张襄阳，亦安知听者不以过时而遂弃，其受荐者又安知其不以既老而自懈乎！

夫凡有大才者，其可以小知处必寡，其瑕疵处必多，非真具眼者与之言必不信”此数者，则虽大才又安所施乎？故非自己德望过人，才学冠世，为当事者所倚信，未易使人信而用之也。

与曾中野

昨见公，令我两个月心事，顿然冰消冻解也。乃知向之劝我者，祇为我添油炽薪耳。而公绝无一语，勤渠之意愈觉有加，故我不觉心醉矣。已矣已矣，自今以往，不复与柳老为怨矣。

夫世间是与不是，亦何常之有，乃群公劝我者不曾于是非之外有所发明，而欲我藏其宿怒，以外为好合，是以险侧小人事我也，苟得面交，即口蜜腹剑，皆不顾之矣，以故，所是愈坚而愈不可解耳。善乎朱仲晦之言曰：“隐者多是带性负气之人。”仆，隐者也，负气人也。路见不平，尚欲拔刀相助，况亲当其事哉！然其实乃痴人也，皆为鬼所迷者也。苟不遇良朋胜友，其迷何时

返乎？以此思胜己之友，一口不可离也。嗟乎！楚倥既逝，而切骨之谈罔闻，友山日疏，而苦口之言不至。仆之迷久矣，何特今日也耶。自今已矣，不复与柳老为怨矣。且两人皆六十四岁矣，纵多寿考，决不复有六十四年在人世上明矣。如仆者，非但月化，亦且日衰，其能久乎！死期已逼，而豪气尚在，可笑也已！

与曾继泉

闻公欲薙发，此甚不可。公有妻妾田宅，且未有子，未有子，则妻妾田宅何所寄托；有妻妾田宅，则无故割弃，非但不仁，亦甚不义也。果生死道念真切，在家方便，尤胜出家万倍。今试问公果能持钵沿门丐食乎？果能穷饿数日，不求一餐于人乎？若皆不能，而犹靠田作过活，则在家修行，不更方便乎？

我当初学道，非但有妻室，亦且为宰官，奔走四方，往来数万里，但觉学问日日得力耳。

后因寓楚，欲亲就良师友，而贱眷苦不肯留，故令小婿小女送之归。然有亲女外甥等朝夕伏侍，居官俸余又以尽数交与，只留我一身在外，则我黄宜人虽然回归，我实不用且，以故我得安心寓此，与朋友嬉游也。其所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实则以年纪老大，不多时居人世故耳。

如公壮年，正好生子，正好做人，正好向上。且田地不多，家业不大，又正好过日子，不似大富贵人，家计满目，无半点闲空也。何必落发出家，然后学道乎？我非落发出家始学道也。千万记取！

答刘方伯书

此事如饥渴然：饥定思食，渴定思饮。夫天下易尝有不思食饮之人哉！其所以不食饮者有故矣：病在杂食也。今观大地众生，谁不犯是杂食病者。杂食谓何？见小而欲速也，所见在形骸之内，而形骸之外则不见也，所欲在数十世之久，而万亿世数则不欲也。

夫功名富贵，大地众生所以奉此七尺之身者也，是形骸以内物也，其急宜也。是故终其身役役焉劳此心以奉此身，直至百岁而后止。是百岁之食饮也，凡在百岁之内者所共饥渴而求也。而不知止者犹笑之曰：“是奚足哉！男儿须为子孙立不拔之基，安可以身死而遂止乎？”

于是卜宅而求诸阳，卜地而求诸阴，务图吉地以履荫后人，是又数十世之食饮也。凡贪此数十世之食饮者所共饥渴而求也。故或积德于冥冥，或施报于昭昭，其用心至繁至密，其为类至赜至众。然皆贪此一口无穷茶饭以贻后人耳

。而贤者又笑之曰：“此安能久！此又安足云！”

且夫形骸外矣。劳其心以事形骸，智者不为也，况复劳其形骸，以为儿孙作牛马乎？男儿生世，要当立不朽之名。”是啖名者也。名既其所食啖之物，则饥渴以求之，亦自无所不至矣。

不知名虽长久，要与天壤相敝者也。故天地有尽，则此名亦尽，安得久乎？而达者又笑之曰：“名与身孰亲？夫役此心以奉此身，已谓之愚矣，况役此心以求身外之名乎？”然则名不亲于身审矣，而乃谓“疾没世而名不称”者，又何说也？盖众人之病病在好利，贤者之病病在好名。苟不以名诱之，则其言不入。夫惟渐次导之，使令归实，归实之后，名亦无有，故曰“夫子善诱”。然颜氏没而能知夫子之善诱者亡矣，故颜子没而夫子善诱之术遂穷。

吁！大地众生惟其见小而欲速，故其所食饮者尽若此止矣，而达者其谁乎？而欲其思孔、颜之食饮者，不亦难乎？故愚谓千载而下，虽有孔子出而善诱之，亦必不能易其所饥渴，以就吾之食饮也。计惟有自饱自歌自饮自舞而已。况如生者，方外托身，离群逃世，而敢呶呶哓哓，不知自止，以犯非徒无益而且有祸之戒乎！然则今之自以为孔子而欲诱人使从我者，可笑也。何也？孔子已不能得之于颜子之外也，其谁兴饥渴之怀，以与我共食饮乎此也耶！

纵满盘堆积，极山海之羞，尽龙凤之髓，跪而献纳，必遭怒遣而诃斥矣。纵或假相承奉，聊一举筋，即吐秽随之矣。何者？原非其所食饮之物，自不宜招呼而求以与之共也。然则生孔子之后者，讲学终无益矣，虽欲不落发出家，求方外之友以为伴侣，又可得耶！然则生乎今之世，果终莫与共食饮也欤？诚终莫与共食饮也已！

答庄纯夫书

学问须时时拈掇，乃时时受用，纵无人讲，亦须去寻人讲。盖日讲则日新，非为人也，乃专专为己也。龙溪、近溪二大老可以观矣。渠岂不知此事无巧法耶？佛祖真仙，大率没身于此不衰也。今人不知，皆以好度人目之，即差却题目矣。

与周友山书

不肖株守黄、麻一十二年矣，近日方得一览黄鹤之胜，尚未眺晴川、游九峰也，即蒙忧世者有左道惑众之逐。弟反覆思之，平生实未曾会得一人，不知所惑何人也。然左道之称，弟实不能逃焉。何也？孤居日久，善言罔闻，兼以衰朽，怖死念深，或恐犯此耳。不意忧世者乃肯垂大慈悲教我如此也！即日加冠畜发，复完本来面目，侍者，人与圆帽一顶，全不见有僧相矣。如此服善从教，不知可逭左道之诛否？想仲尼不为己甚，诸公遵守孔门家法，决知从宽发落，许其改过自新无疑。然事势难料，情理不常，若守其禁约，不肯轻恕，务

欲穷之于其所往，则大地皆其禁域，又安所逃死乎！弟于此进退维谷，将欲“明日遂行”，则故旧难舍；将遂“微服过宋”，则司城贞子未生。兄高明为我商之如何？

然弟之改过实出本心。盖一向以贪佛之故，不自知其陷于左道，非明知故犯者比也。既系误犯，则情理可恕；既肯速改，则更宜加奖，供其馈食，又不但直赦其过误已也。倘肯如此，弟当托兄先容，纳拜大宗师门下，从头指示孔门“亲民”学术，庶几行年六十有五，犹知六十四岁之非乎！

又与周友山书

承教塔事甚是，但念我既无眷属之乐，又无朋友之乐，茕然孤独，无与晤语，只有一塔墓室可以盾骸，可以娱老，幸随我意，勿见阻也！至于转身之后，或遂为登临之会，或遂为读书之所，或遂为瓦砾之场，则非智者所能逆为之图矣。古人所见至高，只是合下见得甚近，不能为子子孙孙万年图谋也。汾阳之宅为寺，马隧之第为园，可遂谓二老无见识乎？以禹之神智如此，八年勤劳如此，功德在民如此，而不能料其孙太康遂为羿所篡而失天下，则虽智之大且神者，亦只如此已矣。

元世祖初平江南，问刘秉忠曰：“自古无不败之家，无不亡之国。朕之天下，后当何人得之？”秉忠对曰：“西方之人得之。”及后定都燕京，筑城掘地，得一石匣，开视，乃一匣红头虫，复诏问秉忠，秉忠对曰：“异日得陛下天下者，即此物也。”

由此观之，世祖方得天下，而即问失天下之日；秉忠亦不以失天下为不样，侃然致对，视亡若存，真英雄豪杰，诚不同于时哉！秉忠自幼为僧，世祖至大都见之，乃以释服相从军旅间，末年始就冠服，为元朝开国元老，非偶然也。我塔事无经营之苦，又无抄化之劳，听其自至，任其同力，只依我规制耳。想兄闻此，必无疑矣。

与焦漪园

弟今文居武昌矣。江汉之上，独自遨游，道之难行，已可知也：“归欤”之叹，岂得已耶！然老人无归，以朋友为归，不知今者当归何所欤！汉阳城中，尚有论说到此者，若武昌则往来绝迹，而况谭学！写至此，一字一泪，不知当向何人道，当与何人读，想当照旧薙发归山去矣！

与刘晋川书

昨约其人来接，其人竟不来，是以不敢独自闯入衙门，恐人疑我无因自至，必有所干与也。今日暇否？暇则当堂遣人迎我，使衙门中人，尽知彼我相求，只有性命一事可矣。缘我平生素履未能取信于人，不得不谨防其谤我者，非尊贵相也。

与友朋书

顾虎头虽不通问学，而具只眼，是以可嘉；周公瑾既通学问，又具只眼，是以尤可嘉也。

二公皆盛有识见，有才料，有胆气，智仁勇三事皆备。周善藏，非万全不发，故人但见其巧于善刀，而不见其能于游刃。此善发，然发而人不见，故人但见其能于游刃，而不见其巧于善刀。周收敛之意多，平生唯知为己，以故相知少而其情似寡，然一相知而胶漆难并矣。此发扬意多，平生惟不私己，以故相爱甚博而其情似不专。然情之所专，爱固不能分也。何也？

以皆具只眼也。吾谓二公者，皆能知人而不为知所眩，能爱人而不为爱所蔽，能用人而不为人所用者也。周装聋作哑，得老子之体，是故与之语清静宁一之化，无为自然之用，加以石投水，不相逆也。所谓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此等是也，最上一乘之人也，何可得也！顾托孤寄命，有君子之风，是故半夜叩门，必不肯以亲为解，而况肩钜任大，扶沃颠，肯相辜负哉！是国家大可倚仗人也，抑又何可得也！顾通州人，周麻城人。

答刘晋川书

弟年近古稀矣，单身行游，只为死期日逼，阎君铁棒难支，且生世之苦目击又已如此，使我学道之念转转急迫也。既学道不得不资先觉；资先觉，不得不游四方；游四方，不得不独自而受孤苦。何者？眷属徒有家乡之念，童仆俱有妻儿之思，与我不同志也。志不同则难留，是以尽遣之归，非我不愿有亲随，乐于独自孤苦也。为道日急，虽孤苦亦自甘之，盖孤苦日短而极乐世界日长矣。

久已欲往南北二都为有道之就，二都朋友亦日望我。近闻二都朋友又胜矣，承示吴中丞札，知其爱我甚。然顾通州虽爱我，人品亦我所师，但通州实未尝以生死为念也。此间又有友山，又有公家父子，则舍此何之乎？今须友山北上，公别转，乃往南部一游。七十之年，有友我者，便当安心度日，以与之友，似又不必奔驰而自投苦海矣。吴中丞虽好意，弟谓不如分我俸资，使我盖得一所禅室于武昌城下。草草奉笑，可即以此转致之。

别刘肖川书

“大”字，公要药也。不大，则自身不能庇，而能庇人乎？且未有丈夫汉不能庇人而终身受庇于人者也。大人者，庇人者也；小人者，庇于人者也。凡大人见识力量与众不同者，皆从庇人而生，日充日长，日长日昌。若徒荫于人，则终其身无有见识力量之日矣。今之人皆受庇于人者也，初不知有庇人事也。居家则庇荫于父母，居官则庇荫于官长，立朝则求庇荫于宰臣，为边帅则求庇荫于中官，为圣贤则求庇荫于孔、孟，为文章则求庇荫于班、马，种种自视

，莫不皆自以为男儿，而其实则皆该子而不知也。豪杰凡民之分，只从庇人与庇荫于人处识取。

答友人书

或曰：“李卓吾谓暴怒是学，不亦异乎！”有友答曰：“卓老断不说暴怒是学，当说暴怒是性也。”或曰：“发而皆中节方是性，岂有暴怒是性之理！”曰：“怒亦是未发中有的。”

叮吁！夫谓暴怒是性，是诬性也；谓暴怒是学，是诬学也。既不是学，又不是性，吾真不知从何处而来也，或待因缘而来乎？每见世人欺天罔人之徒，便欲手刃直取其首，岂特暴哉！

纵遭反噬，亦所甘心，虽死不悔，暴何足云！然使其复见光明正大之夫，言行相顾之士，怒又不知向何处去，喜又不知从何处来矣。则虽谓吾暴怒可也，谓吾不迁怒亦可也。

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

昨闻大教，谓妇人见短，不堪学道诚然哉！诚然哉！夫妇人不出阃域，而男子则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见有长短，不待言也。公所谓短见者，谓所见不出闺阁之间；而远见者，则深察乎昭旷之原也。短见者只见得百年之内，或近而子孙，又近而一身而已；远见则超于形骸之外，出乎死生之表，极千百千万亿劫不可算数譬喻之域是已。短见者祇听得街谈巷议、市井小儿之语，而远见则能深畏乎大人，不敢侮于圣言，更不惑于流俗僧爱之口也。余窃谓欲论见之长短者当如此，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

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此盖孔圣人所以周流天下，庶几一遇而不可得者，今反视之为短见之人，不亦冤乎！冤不冤，与此人何与，但恐傍观者丑耳。

自今观之，邑姜以一妇人而足九人之数，不妨其与周、召、太公之流并列为十乱；文母以一圣女而正《二南》之《风》，不嫌其与散宜生、太颠之辈并称为四友。此区区者特世间法，一时太平之业耳，犹然不敢以男女分别，短长异视，而况学出世道，欲为释迦老佛、孔圣人朝闻夕死之人乎？此等若使闾巷小人闻之，尽当责以窥观之见，索以利女之贞，而以文母、邑姜为罪人矣，岂不冤甚也哉！故凡自负远见之士，须不为大人君子所笑，而莫汲汲欲为市井小儿所喜可也。若欲为市井小儿所喜，则亦市井小儿而已矣。其为远见乎，短见乎，当自辨也。余谓此等远见女子，正人家吉祥善瑞，非数百年积德未易生也

夫薛涛，蜀产也，无微之闻之，故求出使西川，与之相见。涛因定笔作《四友赞》以答其意，微之果大服。夫微之，贞元杰匠也，岂易服人者哉！吁！一文才如涛者，犹能使人倾千里慕之，况持黄面老于之道以行游斯世，苟得出世之人，有不心服者乎？未之有也。不闻庞公之事乎？庞公，尔楚之衡阳人也，与其妇庞婆、女灵照同师马祖，求出世道，卒致先后化去，作出世人，为今古快事。愿公师其远见可也。若曰“待吾与市井小儿辈商之”，则吾不能知矣。

复耿侗老书

世人厌平厨喜新奇，不知育天下之至新奇，莫过于平常也。日月厨千古常新；布帛菽粟厨寒能暖，饥能饱，又何其奇也！是新奇正在于平常，世人不察，反于平常之外觅新奇，是岂得谓之新奇乎？蜀之仙姑是已。众人咸谓其能知未来过去事，争神怪之。夫过去则予已知之矣，何待他说；未来则不必知，又何用他说耶！故曰“智者不惑”。不惑于新奇，以其不忧于未来之祸害也。故又曰“仁者不忧”。不忧祸于未来，则自不求先知于幻说而为新奇所惑矣。此非真能见利不趋，见害不避，如夫子所云“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孰能当之。故又曰“勇者不惧”。夫合智仁勇三德而后能不厌于平常，不惑于新奇，则世人之欲知未来，而以蜀仙为奇且新，又何足怪也。

何也？不智故也。不智故不仁，故无勇，而智实力之先矣。

与李惟清

昨领教，深觉有益，因知公之所造已到声闻佛矣。青州夫子之乡，居常未曾闻有佛号，陡然剧谈至此，真令人欢悦无量。

蒙劝谕同皈西方，甚善。公仆以西方是阿弥陀佛道场，是他一佛世界，若愿生彼世界者，即是他家儿孙。既是他家儿孙，即得暂免轮回，不为一切天堂地狱诸趣所摄是的。此上上品化生者，便是他家至亲儿孙，得近佛光，得闻佛语，至美矣。若上品之中，离佛稍远，上品之下，见面亦难，况中品与下品乎。是以虽生彼，亦有退堕者，以佛又难见，世间俗念又易起，一起世间念即堕矣。是以不患不生彼，正患生彼而不肯住彼耳。此又欲生四方者之所当知也。若仆则到处为客，不愿为主，随处生发，无定生处。既为客，即无常住之理，是以但可行游四方，而以西方佛为暂时主人足矣，非若公等发愿生彼，甘为彼家儿孙之比也。

且佛之世界亦甚多。公有世界，即便有佛，但有佛，即使是我行游之处，为客之场，佛常为主，而我常为客，此又吾因果之最著者也。故欲知仆千万

亿劫之果者，观仆今日之因即可知也。是故或时与西方佛坐谈，或时与十方佛共语，或客维摩净土，或客祇洹精舍，或游方丈、蓬莱，或到龙宫海藏。天堂有佛，即赴天堂，地狱有佛，即赴地狱。何必拘拘如白乐天之专往兜率内院，天台智者永明寿禅师之专一求生西方乎？此不肖之志也。盖薄西方而不生也，以西方特可以当吾今日之大同耳。若公自当生彼，何必相拘。

所谕禁杀生事，即当如命戒杀。又谓仆性气市者，此则仆膏肓之疾，从今闻教，即有瘳矣。第亦未可全戒，未可全瘳。若全戒全瘳，即不得入阿修罗之域，与毒龙魔王等为侣矣。

与明因

世上人总无甚差别，唯学出世法，非出格丈夫不能。今我等既为出格丈夫之事，而欲世人知我信我，不亦惑乎！既不知我，不信我，又与之辩，其为惑益甚。若我则直为无可奈何，只为汝等欲学出做法者或为魔所挠乱，不得自在，故不得不出头作魔王以驱逐之，若汝等何足与辩耶！况此等皆非同住同食饮之辈。我为出世人，光彩不到他头上，我不为出世人，羞辱不到他头上，如何敢来与我理论！对面唾出，亦自不妨，愿始终坚心此件大事。释迦佛出家时，净饭王是其亲爷，亦自不理，况他人哉！成佛是何事，作佛是何等人，而可以世间情量为之？

与焦弱侯

兄所见者，向年之卓吾耳，不知今日之卓吾固天渊之悬也。兄所喜者亦向日之卓吾耳，不知向日之卓吾甚是卑弱，若果以向日之卓吾为可喜，则必以今日之卓吾为可悲矣。夫向之卓吾且如彼，今日之卓吾又何以卒能如此也，此其故可知矣。人但知古亭之人时时憎我，而不知实时时成我。古人比之美疢药石，弟今实亲领之矣。

闻有欲杀我者，得兄分割乃止。此自感德，然弟则以为生在中国而不得中国半个知我之人，反不如出塞行行，死为胡地之白骨也。兄胡必劝我复反龙湖乎？龙湖未是我死所，有胜我之友，又真能知我者，乃我死所也。嗟嗟！以邓豁渠八十之老，尚能忍死于报慵夫之手，而不肯一食赵大洲之禾，况卓吾子哉！与其不得朋友而死，则牢狱之死、战场之死，固甘如饴也。兄何必救我也？死犹闻侠骨之香，死犹有烈士之名，岂龙湖之死所可比耶！大抵不肯死于妻孥之手者，必其决志欲死于朋友之手者也，此情理之易见者也。唯世无朋友，是以虽易见而卒不见耳。我岂贪风水之人耶！我岂坐枯禅，图寂灭，专一为守尸之鬼之人耶！何必龙湖而后死，认定龙湖以为冢舍也！

更可笑者：一生学孔子，不知孔夫子道德之重自然足以庇荫后人，乃谓孔林风水之好足以庇荫孔子，则是孔子反不如孔林矣。不知孔子教泽之远自然遍

及三千七十，以至万万世之同守斯文一脉者，乃学其讲道学，聚徒众，收门生，以博名高，图富贵，不知孔子何尝为求富贵而聚徒党乎？贫贱如此，患难如此，至不得已又欲浮海，又欲居九夷，而弟子欢然从之，不但饿陈、蔡，被匡围，乃见相随不舍也。若如今人，一同无官则弟子离矣，一口无财则弟子散矣，心悦诚服其谁乎？非无心悦诚服之人也，无可以使人心悦诚服之师也。若果有之，我愿为之死，莫劝我回龙湖也！

与弱侯

客生曾对我言：“我与公大略相同，但我事过便过，公则认真耳。”余时甚愧其言，以谓“世间戏场耳，戏文演得好和歹，一时总散，何必太认真乎。然性气带得来是个不知讨便宜的人，可奈何！时时得近左右，时时得闻此言，庶可渐消此不自爱重之积习也。”余时之答客生者如此。今兄之认真，未免与仆同病，故敢遂以此说进。

苏长公云：“世俗俚语亦有可取之处：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余又见觚笔亦有甚说得好者：“乐中有忧，忧中有乐。”夫当乐时，众人方以为乐，而至人独以为忧，正当忧时，众人皆以为忧，而至人乃以为乐。此非反人情之常也，盖祸福相倚伏，惟至人真见倚伏之机，故宁处忧而不肯处乐。人见以为愚，而不知至人得此微权，是以终身常乐而不忧耳，所谓落便宜处得便宜是也。又乱笔云：“乐时方乐，忧时方忧。”此世间一切庸俗人态耳，非大贤事也。仆以谓“乐时方乐，忧时方忧”，此八个字，说透世人心髓矣。世人所以敢相侮者，以我正乐此乐也，若知我正忧此乐，则彼亦悔矣。

此自古至人所以独操上人之柄，不使权柄落在他人手者。兄倘以为然否？仆何如人，敢吐舌于兄之傍乎？聊有上管之窥，是以不觉潦例如许。

与方伯雨柬

去年詹孝廉过湖，接公手教，乃知公大孝人也。以先公之故，犹能记忆老朽于龙湖之上，感念！汪本钶道公讲学，又道公好学。然好学可也，好讲学则不可以，好讲之于口尤不可也。

知公非口讲者，是以敢张言之。本钶与公同经，欲得公为之讲习，此讲即有益后学，不妨讲矣。呵冻草草。

与杨定见

世人之我爱者，非爱我为官也，非爱我为和尚也，爱我也。世人之欲我杀者，非敢杀官也，非敢杀和尚也，杀我也。我无可爱，则我劝直为无可爱之人耳，彼爱我者何妨乎！我不可杀，则我自当受天不杀之佑，杀我者不亦劳乎！然则我之加冠，非虑人之杀和尚而冠之也”

老原是长者，但未免偏听。故一切饮食耿氏之门者，不欲侗老与我如初，犹朝夕在武昌倡为无根言语，本欲甚我之过，而不知反以彰我之名。恐此老不知，终始为此辈败坏，须速达此意于古愚兄弟。不然，或生他变，而令侗老坐受主使之名，为耿氏累甚不少也。小人之流不可密迹，自古若是，特恨此老不觉，恐至觉时，噬脐又无及。此书览讫，即封寄友山，仍书一纸专寄古愚兄弟。

与杨凤里

医生不必来，尔亦不必来，我已分付取行李先归矣。我痢尚未止，其势必至十月初间方敢出门。方此时，可令道来取个的信。塔屋既当时胡乱做，如今独不可胡乱居乎？世间人有家小、田宅、禄位、名寿、子孙、牛马、猪羊、鸡犬等，性命非一，自宜十分稳当。我僧家清高出生之士，不见山寺尽在绝顶白云层乎？我只有一副老骨，不怕朽也，可依我规制速为之！

又与杨凤里

行李已至湖上，一途无雨，可谓顺利矣。我湖上屋低处就低处做，高处就高处做，可省十分气力，亦又方便。低处作佛殿等屋，以塑佛聚僧，我塔屋独一座，高出云表，又像西方妙喜世界矣。我回，只主张众人念佛，专修西方，不许一个闲说嘴。曾继泉可移住大楼下，怀捷令上大楼歇宿。

与梅衡湘答书二首附

承示系单于之颈，仆谓今日之颈不在夷狄，而在中国。中国有作梗者，朝廷之上自有公等诸贤圣在，即日可系也，若外夷，则外之耳。外之为言，非系之也。惟汉时冒顿最盛强，与汉结怨最深，白登之辱，慢书之辱，中行说之辱，嫁以公主，纳之岁市，与宋之献纳何殊也！故贾谊慨然任之，然文帝犹以为生事扰民，不听贾生之策，况今日四夷效顺如此哉！若我边彼边各相戕伐，则边境常态，万古如一，何足挂齿牙耶！

附衡湘答书

“佛高一尺，魔高一丈”。昔人此言，只要人知有佛即有魔，如形之有影，声之有响，必然不相离者。知其必然，便不因而生恐怖心，生退悔心矣。世但有魔而不佛者，未有佛而不魔者。人患不佛耳，毋患魔也。不佛而魔，宜佛以消之；佛而魔，愈见其佛矣，佛左右有四天王八金刚，各执刀溅杵拥护，无非为魔，终不若山鬼伎俩有限，老僧不答无穷也。自古英雄豪杰欲建一功，立一节，尚且屈耻忍辱以就其事，况欲成此一段大事耶！

又

丘长孺书来云，翁有老态，今人茫然。楨之于翁，虽心向之而未交一言，何可老也。及问家人，殊不尔。又读翁扇头细书，乃知转复精健耳。目病一

月，未大愈，急索《焚书》读之，笑语人曰：“如此老者，若与之有隙，只宜捧之莲花座上，朝夕率大众礼拜以消折其福；不宜妄意挫抑，反增其声价也！”

复麻城人书

谓身在是之外则可，谓身在非之外即不可，盖皆是见得恐有非于我，而后不敢为耳。谓身在害之外则可，谓身在利之外即不可，盖皆是见得无所利于我，而后不肯为耳。如此说话，方为正当，非漫语矣。

今之好饮者，动以高阳酒徒自拟，公知高阳之所以为高阳乎？若是真正高阳，能使西夏叛卒不敢逞，能使叛卒一起即扑灭，不至劳民动众，不必损兵费粮，无地无兵，无处无粮，亦不必以兵寡粮少为忧，必待募兵于他方，借粮于外境也。此为真正高阳酒徒矣。方亚夫之击吴、楚也，将兵至洛阳，得剧孟，大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得剧孟，吾知其无能为矣。”

一个博徒有何恒赫，能使真将军得之如得数千万雄兵猛将然？然得三十万猛将强兵，终不如得一剧孟，而吴、楚失之，其亡便可计日。是谓真正高阳酒徒矣。是以周侯情愿为之执杯而控马首也。汉淮阴费千金觅生左车，得即东向坐，西向侍，师事之。以此见真正高阳酒徒之能知人下士，识才尊贤又如此，故吾以谓真正高阳酒徒可敬也，彼盖真知此辈之为天下宝，又知此辈之为天下无价宝也，是以深宝惜之，纵然涓滴不入口，亦当以高阳酒徒目之矣。

曾闻李邢州之饮许赵州云：“白眼风尘一酒卮，吾徒犹足傲当时；城中年少空相慕，说着高阳总不知。”此诗俗子辈视之，便有褒贬，吾以为皆实语也，情可哀也。漫书到此，似太无谓，然亦因公言发起耳，非为公也。

时有麻城人旧最相爱，后两年不寄一书，偶寄书便自谓高阳酒徒，贪杯无暇，是以久旷。

又自谓置身于利害是非之外，故不欲问我于利害是非之内。其尊己卑人甚矣。吁！果若所云，岂不为余之良朋胜友哉！然其怕利害是非之实如此，则其沉溺利害是非为何如者，乃敢大言欺余，时间灵、夏兵变，因发愤感叹于高阳，遂有“二十分识”与“因记往事”之说。设早闻有梅监军之命，亦慰喜而不发愤矣。

与河南吴中丞书

仆自禄仕以来，未尝一日获罪于法禁；自为下僚以来，未尝一日获罪于上官。虽到处时与上官连，然上官终不以我为连己者，念我职员卑而能自立也。自知参禅以来，不敢一日触犯于师长，自四十岁以至今日，不敢一日触犯于友朋。虽时时与师友有诤有讲，然师友总不以我为嫌者，知我无诤心也，彼此各求以自得也。迺居武昌，甚得刘晋老之力。昨冬获读与晋老书，欲仆速离武昌

，感觉远地持至意。兹因晋老经过之便，谨付《焚书》四册，盖新刻也。能发人道心，故附请教。

答陆思山

承教方知西事，然倭奴水寇，不足为虑，盖此辈舍舟无能为也。特中原有好者，多引结之以肆其狼贪之欲，实非真奸雄也，特为高丽垂涎耳。诸老素食厚禄，抱负不少，卓异屡荐，自必能博此蜂蛰，似不必代为之虑矣。晋老此时想当抵任。此老胸中甚有奇抱，然亦不见有半个奇伟卓绝之士在其肺腑之间，则亦比今之食禄者聪明忠信，可敬而已。舍公练熟素养，置之家食，吾不知天下事诚付何人料理之也！些小变态，便仓惶失措，大抵今古一局耳，今日真令人益思张江陵也。热甚，寸丝不挂，故不敢出门。

与周友山

晋老初别，尚未觉别，别后真不堪矣。来示云云，然弟生平未尝见有与我绸缪者，但不见我触犯之过，免其积怒，即为幸事，安得绸缪也！刘晋老似稍绸缪矣，然皆以触犯致之。

以触犯致绸缪，此亦可也，然不可有二也。

与友山

疏中“且负知己”四字，甚妙。惟不负知己，故生杀不计，况毁誉荣辱得丧之小者哉！

江陵，兄知己也，何忍负之以自取名耶？不闻康德涵之救李献吉乎：但得脱献吉于狱，即终身废弃，受刘谨党诬而不悔，则以献吉知己也。士为知己死，死且甘焉，又何有于废弃欤！

但此语只可对死江陵与活温陵遭耳，持以语朝士，未有不笑我说谎者。今惟无江陵其人，故西夏叛卒至今负固，壮哉梅公之疏请也，莫谓秦遂无人也！令师想必因其弟高迁抵家，又因克念自省回去，大有醒悟，不复与我计较矣。我于初八夜，梦见与侗老聚，颜甚欢悦。我亦全然忘记近事，只觉如初时一般，谈说终日。此梦又不是思忆，若出思忆，即当略记近事，安得全无影响也。我想日月定有复圆之日，圆日即不见有蚀时迹矣←如此，即老汉有福，大是幸事，自当复回龙湖，约兄同至天台无疑也。若此老终始执拗，未能脱然，我亦不管，我只有尽我道理而已。谚曰：“冤仇可解不可结。”渠纵不解，我当自有以解之，刘伯伦有言：“鸡肋不足以当尊拳”，其人遂笑而止。吾知此老终当为我一笑而止也。世事如此，若似可虑，然在今日实力极盛之时，向中之日，而二三叛卒为梗，庙堂专阉竟无石画，是则深可愧者！兄可安坐围棋，收租筑室，自为长计耶？

寄京友书

弟今秋苦痢，一疾几废矣。乃知有身是苦，佛祖上仙所以孜孜学道，虽百般富贵，至于上登转轮圣王之位，终不足以易其一盼者，以为此分段之身，祸患甚大，虽转轮圣王不能自解免也。故穷苦极劳以求之。不然，佛乃是世间一个极拙痴人矣。舍此富贵好日子不会受用，而乃十二年雪山，一麻一麦，坐令鸟鹊巢其顶乎？想必有至富至贵，世间无一物可比尚者，故竭尽此生性命以图之。在世间顾目前者视之，似极痴拙，佛不痴拙也。今之学者，不必言矣。中有最号真切者，犹终日皇皇计利避害，离实绝根，以宝重此大患之身，是尚得力学道人乎？《坡仙集》我有披削旁注在内，每开看，便自欢喜，是我一件快心却疾之书，今已无底本矣，千万交付深有来还我！大凡我书，皆为求以快乐自己，非为人也。

与焦弱侯书

昨闲步清凉，瞻拜一拂郑先生之祠，知一拂，兄之乡先哲前贤也。一拂自少至老读书此山寺，后之人思慕遗风，祠而祀之。今兄亦读书寺中，祠既废而复立，不亦宜乎！归来读《江宁初志》，又知一拂于余，其先同为光州固始人氏，唐末随王审知入闽，遂为闽人，则余于先生为两地同乡，是亦余之乡先哲前贤也。且不独为兄有，而亦不必为兄羨矣。一拜祠下，便有清风，虽日闲步以往，反使余载璧而还，谁谓昨日之步竟是闲步乎？余实于此有荣耀焉！

夫先生，王半山门下高士也，受知最深，其平日敬信半山，亦实切至，盖其心俱以民政为急，国储为念。公半山过于自信，反以忧民爱国之实心，翻成毒民误国之大害。先生切于目击，乃不顾死亡诛灭之大祸，必欲成吾胡、越同舟之本心，卒以流离窜逐，年至八十，然后老此山寺。故予以为一拂先生可敬也。若但以其一拂而已，此不过乡党自好者之所歆羨，谁其肯以是而羨先生乎？今天下之平久矣，中下之士肥甘是急，全不知一拂为何物，无可言者。其中上士砥砺名行，一毫不敢自离于绳墨，而遂忘却盐梅相济之大义，则其视先生为何如哉！余以为一拂先生真可敬也。余之景行先哲，其以是哉！

今先生之祠既废而复立，吾知兄之敬先生者，亦必以是矣，断然不专专为一拂故也。吾乡有九我先生者，其于先哲，尤切景仰；其于爱民忧国一念尤独惓惓。使其知有一拂先生祠堂在此清凉间，慨然感怀，亦必以是，惜其未有以告之耳。闻之邻近故老，犹能道一拂先生事，而旧祠故址，废莫能考，则以当时无有记之者，记之者非兄与九我先生欤？先贤者，后贤之所资以亩；后贤者，先贤之所赖以表章。立碑于左，大书姓字，吾知兄与九老不能让矣。

吁！名垂万世，可让也哉！

复士龙悲二母吟

杨氏族孙，乃近从兄议，继嗣杨虚游先生之子之后，非继嗣李翰峰先生之后也。盖翰峰之后，安得住翰峰之宅？继杨姓而住李宅，非其义矣。杨氏族孙又是近议立为虚游先生之子之后，亦非是立为李翰峰先生守节之妹之后也。盖翰峰之妹之后，又安得朝夕李氏之宅，而以服事翰峰先生守节之妹为辞也？继杨虚游先生之子之后，而使服事翰峰先生守节之妹于李氏之门，尤非义矣。虽欲不窥窬强取节妹衣食之余，不可得矣。交构是非，诬加翰峰先生嗣孙以不孝罪逆恶名，又其势之所必至矣。是使之争也，我辈之罪也，亦非杨氏族孙之罪也。

幸公虚心以听，务以翰峰先生为念，翰峰在日，与公第一相爱，如仆旁人耳，仆知公必念之极矣。念翰峰则必念及其守节之妻顾氏，念及其守节之妹李氏，又念及其嗣孙无疑矣。

夫翰峰合族无一人可承继者，仅有安人顾氏生一女尔。翰峰先生没而后招赘姓张者，入赘其家，生两儿，长养成全，皆安人顾氏与其妹李氏鞠育提抱之力也。见今娶妻生子，改姓李，以奉翰峰先生香火矣。而婿与女又皆不幸早世，故两节妇咸以此孙朝夕奉养为安，而此孙亦藉以成立。弱侯与公等所处如此，盖不过为翰峰先生念，故弱侯又以其女所生女妻之也。

近闻此孙不爱读书，稍失色养于二大母，此则双节平日姑息太过，以致公之不说，而二大母实未尝不说之也。仆以公果念翰峰旧雅，只宜抒师教之，时时勤加考省，乃为正当。若遽为此儿孙病而别有区处，皆不是真能念翰峰矣。夫翰峰之妹，一嫁即寡，仍归李家。翰峰在日，使与其嫂顾氏同居南北两京，相随不离；翰峰没后，顾氏亦寡，以故仍与寡嫂同居。计二老母前后同居已四十余年，李氏妹又旌表著节，翕然称声于白门之下矣。近耿中丞又以“双节”

悬其庐，二母相安，为日已久，当不以此孙失孝敬而遂欲从杨氏族孙以去也。此言大为李节妇诬矣，稍有知者决不肯信，而况于公。大抵杨氏族孙贫甚，或同居，或时来往，未免垂涎李节妇衣簪之余，不知此皆李翰峰先生家物，杨家安得有也。且节妇尚在，尚不可缺乎？若皆为此族孙取去，李节妇一日在世，又复靠谁乎？种种诬谤，尽从此生。唯杨归杨，李归李，绝不相干，乃为妥当。

复晋川翁书

往来经过者颂声不辍，焦弱侯盖屡谈之矣。天下无不可为之时，以翁当其任，自然大力士民倚重，在道恃赖，但贵如肠之，勿作些见识也。有大力量，自然默默斡旋，人受其赐而不知。若未可动，未可信，决须忍耐以须时。《易》之蛊曰：“干母之蛊，不可贞。”言虽于蛊，而不可用正道，用正道必致

相忤，虽欲干办母事而不可得也。又曰：“干父用誉。”

而夫子传之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言父所为皆破家亡身之事，而子欲干之，反称誉其父，反以父为有德，如所云“母氏圣善，我无令人”者。如是则父亲喜悦，自然入其子孝敬之中，变蛊成治无难矣。倘其父终不肯变，亦只得随顺其间，相几而动。夫臣子之于君亲，一理也。天下之财皆其财，多用些亦不妨；天下民皆其民，多虐用些亦则得忍受。公有大贤在其间，必有调停之术，不至已甚足矣。只可调停于下，断不可拂逆于上。叔台相见，一诵疏稿，大快人！大快人！只此足矣，再不可多事也。阳明先生与杨邃庵书极可玩，幸置座右！

书晋川翁寿卷后

此余丙申中坪上笔也，今又四载矣，复见此于白下。览物思仁寿，意与之无穷。公今暂出至淮上，淮上何足烦公耶！然非公亦竟不可。夫世固未尝无才也，然亦不多才。唯不多才，故见才尤宜爱惜，而可令公卧理淮上邪！在公虽视中外如一，但居中制外，选贤择才，使布列有位，以辅主安民，则居中为便。吾见公之入矣，入即持此卷以请教当道。今天下多事如此，将何以辅佐圣主，择才图治？当事者皆公信友，吾知公决不难于一言也，是又余之所以为公寿也。余以昨戊戌初夏至，今又一载矣。时事如棋，转眼不同，公当系念。

会期小启

会期之不可改，犹号令之不可反，军令之不可二也。故重会期，是重道也，是重友也。

重友以故重会，重会以故重会期。仆所以屡推辞而不欲会者，正谓其无重道重友之人耳。若重道，则何事更重于道会也耶！故有事则请假不往可也，不可因一人而遂废众会也，况可遽改会期乎？若欲会照旧是十六，莫曰“众人皆未必以会为重，虽改以就我亦无妨。”噫！此何事也！众人皆然，我独不敢，亦望庶几有以友朋为重，以会为重者。今我亦如此，何以望众人之重道乎？我实不敢以为然，故以请教。

与友人书

古圣之言，今人多错会，是以不能以人治人，非恕也，非洁矩也。试举一二言之。

夫尧明知朱之嚣讼也，故不传以位；而心实痛之，故又未尝不封之以国。夫子明知鲤之痴顽也，故不传以道；而心实痛之，故又未尝不教以《礼》与《诗》。又明知《诗》、《礼》之言终不可入，然终不以不入而遽已，亦终不以不入而遽强。以此知圣人之真能爱子矣。乃孟氏谓舜之喜象非伪喜，则仆实未敢以谓然。夫舜明知象之欲已杀也，然非真心喜象则不可以解象之毒，纵象之

毒终不可解，然舍喜象无别解之法矣。故其喜象是伪也；其主意必欲喜象以得象之喜是真也，非伪也。若如轲言，则是舜不知象之杀己，是不智也。知其欲杀己而喜之，是喜杀也，是不诚也。是尧不知朱之嚣讼，孔不知鲤之痴顽也，不明甚矣。故仆谓舜为伪喜，非过也。以其情其势，虽欲不伪喜而不可得也。以中者养不中，才者养不才，其道当如是也。养者，养其体肤，饮食衣服宫室之而已也。如尧之于朱，舜之于象，孔之于伯鱼，但使之得所养而已也，此圣人所以为真能爱子与悌弟也。此其一也。

又观古之狂者，孟氏以为是其为人志大言大而已。解者以为志大故动以古人自期，言大故行与言或不相掩。如此，则狂者当无比数于天下矣，有何足贵而故思念之甚乎？盖狂者下视古人，高视一身，以为古人虽高，其迹往矣，何必践彼迹为也。是谓志大。以故放言高论，凡其身之所不能为，与其所不敢为者，亦率意妄言之。是谓大言，固宜其行之不掩耳。何也？

其情其势自不能以相掩故也。夫人生在天地间，既与人同生，又安能与人独异。是以往往徒能言之以自快耳，大言之以贡高耳，乱言之以愤世耳。渠见世之桎梏已甚，卑鄙可厌，益以肆其狂言。观者见其狂，遂指以为猛虎毒蛇，相率而远去之。渠见其狂言之得行也，则益以自幸，而唯恐其言之不狂矣。唯圣人视之若无有也，故彼以其狂言吓人而吾听之若不闻，则其狂将自歇矣。故唯圣人能医狂病。观其可子桑，友原壤，虽临丧而歌，非但言之，旦行之而自不掩，圣人绝不以为异也。是千古能医狂病者，莫圣人若也。故不见其狂，则狂病自息。

又爱其狂，思其狂，称之为善人，望之以中行，则其狂可以成章，可以入室。仆之所谓夫子之爱狂者此也。盖唯世间一等狂汉，乃能不掩于行。不掩者，不遮掩以自盖也，非行不掩其言之谓也。

若夫不中不才子弟，只可养，不可弃，只可顺，不可逆。逆则相反，顺则相成。是为千古要言。今人皆未知圣人之心者，是以不可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成栽培倾覆之常理。

复顾冲庵翁书

某非负心人也，况公盖世人豪；四海之内，凡有目能视，有足能行，有手能供奉，无不愿奔走追陪，藉一顾以为重，归依以终老也，况于不肖某哉！公于此可以信其心矣。自隐天中山以来，再卜龙湖，绝类逃虚近二十载，岂所愿哉！求师访友，未尝置怀，而第一念实在通海，但老人出门大难，诟谓公犹念之耶！适病暑，侵侵晏寂，一接翰诲，顿起矣。

又书

昔赵景真年十四，不远数千里佯狂出走，访叔夜于山阳，而其家竟不知去

向，天下至今传以为奇。某自幼读之，绝不以为奇也。以为四海求友，男儿常事，何奇之有。乃今视之，虽欲不谓之奇不得矣。向在龙湖，尚有长江一带为我限隔，今居白下，只隔江耳。往来十余月矣，而竟不能至，或一日而三四度发心，或一月而六七度欲发。可知发心容易，亲到实难，山阳之事未易当也。岂凡百尽然，不特此耶。抑少时或可勉强，乃至壮或不如少，老又决不如壮耶。抑景真若至今在，亦竟不能也？计不出春三月矣。先此报言，决不敢食。

又书使通州诗后

某奉别公近二十年矣，别后不复一致书问，而公念某犹昔也。推食解衣，至今犹然。然则某为小人，公为君子，已可知矣。方某之居哀牢也，尽弃交游，独身万里，戚戚无欢，谁是谅我者？其并时诸上官，又谁是不恶我者？非公则某为滇中人，终不复出矣。夫公提我于万里之外，而自忘其身之为上，故某亦因以获事公于青云之上，而自忘其身之为下也。则岂偶然之故哉！

嗟嗟！公天人也，而世莫知，公大人也，而世亦莫知。夫公为天人而世莫知，犹未害也；公为一世大人而世人不知，世人又将何赖耶？月今倭奴屯给釜山，自谓十年生聚，十年训练，可以安坐而制朝鲜矣。今者援之，中、边皆空，海陆并运，八年未已，公独鳌钩通海，视等乡邻，不一引手投足，又何其忍耶！非公能忍，世人固已忍舍公也。此非仇公，亦非仇国，未知公之为大人耳。知公之为大人也，即欲舍公，其又奚肯？

既已为诗四章，遂并述其语于此，亦以见某与公原非偶者。

附顾冲老送行序（顾养谦）

顾冲老《赠姚安守温陵李先生致仕去滇序》云：

温陵李先生为姚安府且三年，大治，恳乞致其仕去。初先生以南京刑部尚书郎来守姚安，难万里，不欲携其家，其室人强从之。盖先生居常游，每适意辄留，不肯归，故其室人患之，而强与偕行至姚安，无何即欲去，不得遂，乃强留。然先生为姚安，一切持简易，任自然，务以德化人，不贾世俗能声。其为人汪洋停蓄，深博无涯涘，人莫得其端倪。而其见先生也，不言而意自消。自僚属、士民、胥隶、夷酋，无不化先生者，而先生无有也。此所谓无事而事事，无为而无不为者耶。

谦之备员洱海也，先生守姚安已年余，每与先生谈，辄夜分不忍别去，而自是先生不复言去矣。万历八年庚辰之春，谦以入贺当行。是时先生历官且三年满矣，少需之，得上其绩，且加恩或上迁。而侍御刘公方按楚雄，先生一日谢簿书，封府库，携其家，去姚安而来楚雄，乞侍御公一言以去。侍御公曰：“姚安守，贤者也。贤者而去之，吾不忍——非所以为国，不可以为风，吾不敢以为言。即欲去，不两月所，为上其绩而以荣名终也，不其无恨于李君乎

？”先生曰：“非其任而居之，是旷官也，贄不敢也。需满以幸恩，是贪荣也，贄不为也。

名声闻于朝矣而去之，是钓名也，贄不能也。去即去耳，何能顾其他？”而两台皆勿许，于是先生还其家姚安，而走大理之鸡足。鸡足者，滇西名山也。两台知其意已决，不可留，乃为请于朝，得致其仕。

命下之日，谦方出都门还趋滇，恐不及一晤先生而别也，乃至楚之常、武而程程物色之，至贵竹而知先生尚留滇中遨游山水间，未言归，归当以明年春，则甚喜。或谓谦曰：“李姚安始求去时，唯恐不一日去，今又何迟迟也？何谓哉！”谦曰：“李先生之去，去其官耳。

去其官矣，何地而非家，又何迫迫于温陵者为？且温陵又无先生之家。”及至滇，而先生果欲便家滇中，则以其室人昼夜涕泣请，将归楚之黄安。盖先生女若婿皆在黄安依耿先生以居，故其室人第愿得归黄安云。先生别号曰卓吾居士。卓吾居士别有传，不具述，述其所以去滇者如此。

先生之行，取道西蜀，将穿三峡，览瞿塘、滟滪之胜，而时时过访其相知故人，则愿先生无复留，携其家人一意达黄安，使其母子得相共，终初念，而后东西南北，唯吾所适，不亦可乎？先生曰：“诺。”遂行。

复澹然大士

《易经》未三绝，今史方伊始，非三冬二夏未易就绪，计必至明夏四五月乃可。过暑毒，即回龙湖矣。回湖唯有主张净土，督课四方公案，更不作小学生钻故纸事也。参禅事大，量非根器浅弱者所能担。今时人最高者，唯有好名，无真实为生死苦恼怕欲求出脱也。日过一日，壮者老，少者壮，而老者又欲死矣。出来不觉就是四年，祇是怕死在方上，侍者不敢弃我尸，必欲装棺材赴土中埋尔。今幸未死，然病苦亦渐多，当知去死亦不远，但得回湖上葬于塔屋，即是幸事，不须劝我，我自然来也。来湖上化，则湖上即我归成之地，子子孙孙道场是依，未可谓龙湖蕞尔之地非西方极乐净土矣。

为黄安二上人三首

大孝一首

黄安上人，为有慈母照居在堂，念无以报母，乃割肉出血，书写愿文，对佛自誓，欲以此生成道，报答母慈。以为温清虽孝，终是小孝，未足以报答吾母也。即使勉强勤学，成就功名以致褒崇，亦是荣耀他人耳目，未可以拔吾慈母于苦海也。唯有勤精进，成佛道，庶可藉此以报答耳。若以吾家孔夫子报父报母之事观之，则虽武周继述之大孝，不觉眇乎小矣。

今观吾夫子之父母，至于今有耿光，则些小功名，真不足以成吾报母之业也。上人刺血书愿，其志盖如此而不敢笔之于文，则其志亦可悲矣！故余代书

其意，以告诸同事云。

余初见上人时，上人尚攻举子业，初亦曾以落发出家事告余，余甚不然之。今年过此，乃秃然一无发之僧，余一见之，不免惊讶，然亦知其有真志矣。是以不敢显言，但时时略示微意于语言之间，而上人心实志坚，终不可以说辞诤也。今复如此，则真出家儿矣，他人可得比耶！因叹古人称学道全要英灵汉子，如上人非真英灵汉子乎？当时阳明先生门徒遍天下，独有心斋为最英灵。心斋本一灶丁也，目不识丁，闻人读书，便自悟性，径往江西见王都堂，欲与之辩质所悟。此尚以朋友往也。后自知其不如，乃从而卒業焉。故心斋亦得闻圣人之道，此其气骨为何如者！心斋之后为徐波石，为颜山农。山农以布衣讲学，雄视一世而遭诬陷；波石以布政使清兵督战而死广南。云龙风虎，各从其类，然哉！盖心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波石之后为赵大洲，大洲之后为邓豁渠；山农之后为罗近溪，为何心隐，心隐之后为钱怀苏，为程后台：一代高似一代。所谓大海不宿死尸，龙门不点破额，岂不信乎！心隐以布衣出头倡道而遭横死，近溪虽得免于难，然亦幸耳，卒以一官不见容于张太岳。盖英雄之士，不可免于世而可以进于道。今上人以此进道，又谁能先之乎？故称之曰大孝。

真师二首

黄安二上人到此，时时言及师友之重。怀林曰：“据和尚平日所言师友，觉又是一样者。”

余谓师友原是一样，有两样耶？但世人不知友之即师，乃以四拜受业者谓之师；又不知师之即友，徒以结交亲密者谓之友。夫使友而不可以四拜受业也，则必不可以与之友矣。师而不可以心腹告语也，则亦不可以事之为师矣。古人知朋友所系之重，故特加师字于友之上，以见所友无不可师者，若不可师，即不可友。大概言之，总不过友之一字而已，故言友则师在其中矣。若此二上人，是友而即师者也。其师兄常恐师弟之牵于情而不能摆脱也，则携之远出以坚固其道心；其师弟亦知师兄之真爱己也，遂同之远出而对佛以发其弘愿。此以师兄为友，亦以师兄为师者也，非友而师者乎？其师弟恐师兄徒知皈依西方而不知自性西方也，故常述其师称赞邓豁渠之语于师兄之前，其师兄亦知师弟之托意婉也，亦信念佛即参禅而不可以徒为念佛之计。此以师弟为友，亦以师弟为师者也，又非友而师者乎？故吾谓二上人方可称真师友矣。若泛泛然群聚，何益耶，宁知师友之为重耶！

故吾因此时时论及邓豁渠，又推豁渠师友之所自，二上人喜甚，以谓我虽忝为豁渠之孙，而竟不知豁渠之所自，今得先生开示，宛然如在豁渠师祖之旁，又因以得闻阳明、心斋先生之所以授受，其快活无量何如也！今但不闻先生

师友所在耳。余谓学无常师，“夫子焉不学”，虽在今日不免套语，其实亦是实语。吾虽不曾四拜受业一个人以为师，亦不曾以四拜传受一个人以为友，然比世人之时时四拜人，与时时受人四拜者，真不可同日而语也。我问此受四拜人，此受四拜人非聋即哑，莫我告也。我又遍问此四拜于人者，此四拜于人者亦非聋即哑，不知所以我告也。然则师之下在四拜明矣。然孰知吾心中时时四拜百拜屈指不能举其多，沙数不能喻其众乎？吾河以言吾师友于二上人之前哉！

失言三首

余初会二上人时，见其念佛精勤，遂叙吾生平好高好洁之说以请教之。今相处日久，二上人之高洁比余当十百千倍，则高洁之说为不当矣。盖高洁之说，以对世之委靡浑浊者则为应病之药。余观世人恒无真志，要不过落在委靡浑浊之中，是故口是心非，言清行浊，了不见有好高好洁之实，而又反以高洁为余病，是以痛切而深念之。若二上人者，岂宜以高洁之说进乎？对高洁人谈高洁，已为止沸益薪，况高洁十倍哉！是余蠢也。“过犹不及”，孔夫子言之详矣。委靡浑浊而不进者，不及者也；好为高洁而不止者，大过者也：皆道之所不载也。二上人只宜如是而已矣。如是念佛，如是修行，如是持戒。如是可久，如是可大，如是自然登莲台而证真乘，成佛果，不可再多事也。念佛时但去念佛，欲见慈母时但去见慈母，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动，是为真佛。故念佛亦可，莫太高洁可矣。

复李渐老书

数千里外山泽无告之老，翁皆得而时时衣食之，则翁之禄，岂但仁九族，惠亲友已哉！

感德多矣，报施未也，可如何！承谕烦恼心，山野虽孤独，亦时时有之。即此衣食之赐，既深以为喜，则缺衣少食之烦恼不言可知已。身犹其易者，筹而上之，有国则烦恼一国，有家则烦恼一家，无家则烦恼一身，所任愈轻，则烦恼愈减。然则烦恼之增减，唯随所任之重轻耳。世固未闻有少烦恼之人也，唯无身乃可免矣。老子云：“若吾无身，更有何患？”无身则自无患，无患则自无恼。吁！安得闻出世之旨以免此后有之身哉！翁幸有以教之！此又山泽癯老晚年之第一烦恼处也。

卷三杂述

卓吾论略滇中作

孔若谷曰：吾犹及见卓吾居士，能论其大略云。居士别号非一，卓吾特其一号耳。卓又不一，居士自称曰卓，载在仕籍者曰笃，虽其乡之人，亦或言笃，或言卓，不一也。居士曰：“卓与笃，吾土音一也，故乡人不辨而两称之。

”余曰：“此易矣，但得五千丝付铁匠胡同样人，改正矣。”居士笑曰：“有是乎？子欲吾以有用易无用乎？且夫卓固我也，笃亦我也；称我以‘卓’，我未能也；称我以‘笃’，亦未能也。余安在以未能易未能乎？”故至于今并称卓、笃焉。

居士生大明嘉靖丁亥之岁，时维阳月，得全数焉。生而母太宜人徐氏没，幼而孤，莫知所长。长七岁，随父白斋公读书歌诗习礼文。年十二，试《老农老圃论》，居士曰：“吾时已知樊迟之问，在荷蕢丈人间。然而上大人丘乙己不忍也，故曰‘小人哉，樊须也。’则可知矣。”论成，遂为同学所称。众谓“白斋公有子矣”。居士曰：“吾时虽幼，早已知如此臆说未足为吾大人有子贺，且彼贺意亦太鄙浅，不合于理。此谓吾利口能言，至长大或能作文词，博夺人间富与贵，以救贱贫耳，不知吾大人不为也。吾大人何如人哉？身长七尺，目不苟视，虽至贫，辄时时脱吾董母太宜人簪珥以急朋友之婚，吾董母不禁也。此岂可以世俗胸腹窥测而预贺之哉！”

稍长，复愤愤，读传注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因自怪。欲弃置不事。而闲甚，无以消岁月。乃叹曰：“此直戏耳。但剽窃得滥目足矣，主司岂一一能通孔圣精蕴者耶！”因取时文尖新可爱玩者，日诵数篇，临场得五百。题旨下，但作缮写眷录生，即高中矣。居士曰：“吾此梓不可再饶也。且吾父老，弟妹婚嫁各及时。”遂就禄，迎养其父，婚嫁弟妹各毕。

居士曰：“吾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万里，反遗父忧。虽然，共城，宋李之才宦游地也，有邵尧夫安乐窝在焉。尧夫居洛，不远千里就之才问道。吾父子倘亦闻道于此，虽万里可也。且闻邵氏苦志参学，晚而有得，乃归洛，始婚娶，亦既四十矣。使其不闻道，则终身不娶也。余年二十九而丧长子，且甚戚。夫不戚戚于道之谋，而惟情是念，视康节不益愧乎！”安乐窝在苏门山百泉之上。居上生于泉，泉为温陵禅师肛。居士谓“吾温陵人，当号温陵居上。”至是日游遨百泉之上，曰：“吾泉而生，又泉而官，泉于吾有夙缘哉！”

故自谓百泉人，又号百泉居上云。在百泉五载，落落竟不闻道，卒迁南雍以去。

数月，闻白斋公没，守制东归。时倭夷窃肆，海上所在兵燹。居上间关夜行昼伏，除六月方抵家。分家又不暇试孝子事，墨衰率其弟若侄，昼夜登陴击柝为城守备。盖下矢石交，米斗斛十千无余处。居士家口零三十，几无以自活。三年服阕，尽室入京，盖庶几欲以免难云。

居京邸十阅月，不得缺，囊垂尽，乃假馆受徒。馆复十余月，乃得缺，称国子先生，如旧官。未几，竹轩大父讣又至。是日也，居士次男亦以病卒于京

邸。余闻之，叹曰：“嗟嗟！”

人生岂不苦，谁谓仕宦乐。仕宦若居士，不乃更苦耶！”吊之。入门，见居士无异也。居上曰：“吾有一言，与子商之：吾先大父大母歿五十多年矣，所以未归土者，为贫不能求葬地；又重违俗，恐取不孝讥。夫为人子孙者，以安亲为孝，未闻以卜吉自卫暴露为孝也。天道神明，吾恐决不肯留吉地以与不孝之人，吾不孝罪莫赎矣。此归必令三世依土。权置家室于河内，分贖金一半买田耕作自食，余以半归，即可得也。第恐室人不从耳。我入不听，请子继之！”居士入，反覆与语。黄宜人曰：“此非不是，但吾母老，孀居守我，我今幸在此，犹朝夕泣忆我，双眼盲矣。若见我不归，必死。”语未终，泪下如雨。居士正色不顾，宜人亦知终不能违也，收泪改容谢曰：“好好！第见吾母，道寻常无恙，莫太愁忆，他日自见吾也。”

勉行襄事，我不归，亦不敢怨。”遂收拾行李托室买田种作如其愿。

时有权墨吏吓富人财不遂，假借漕河名色，尽彻泉源入漕，不许留半滴沟洫间。居士时相见，虽竭情代请，不许。计自以数亩请，必可许也。居士曰：“嗟哉，天乎！吾安忍坐视全邑万顷，而令余数亩灌溉丰收哉！纵与，必不受，肯求之！”遂归。岁果大荒，居士所置田仅收数斛稗。长女随艰难日久，食稗如食粟。二女三女遂不能下咽，因病相继夭死。老嫗有告者曰：

“人尽饥，官欲发粟。闻其来者为邓石阳推官，与居士旧，可一请。”宜人曰：“妇人无外事，不可。且彼若有旧，又何待请耶！”邓君果拨己俸二星，并驰书与僚长各二两者二至，宜人以半糴粟，半买花纺为布。三年衣食无缺，邓君之力也。居士曰：“吾时过家毕葬，幸了三世业缘，无宦意矣。回首天涯，不胜万里妻孥之想，乃复抵共城。入门见室家，欢甚。问二女，又知归未数月，俱不育矣。”此时黄宜人，泪相随在目睫间，见居士色变，乃作礼，问葬事，及其母安乐。居上曰：“是夕也，吾与室人秉烛相对，真如梦寐矣。”

乃知妇人势逼情真。吾故矫情镇之，到此方觉‘履齿之折’也！”至京，补礼部司务。人或谓居士曰：“司务之穷，穷于国子，虽子能堪忍，独不闻‘焉往而不得贫贱’语乎？”盖讥其不知止也。居士曰：“吾所谓穷，非世穷也。穷莫穷于不闻道，乐莫乐于安汝止。吾十年余奔走南北，祇为家事，全忘却温陵、百泉安乐之想矣。吾闻京师人士所都，盖将访而学焉。”

人曰：“子性太窄，常自见过，亦时时见他人过，苟闻道，当自宏阔。”居士曰：“然，余实窄。”遂以宏父自命，故又为宏父居士焉。

居士五载春官，潜心道妙，憾不得起白斋公于九原，故其思白斋公也益甚，又自号思斋居士。一日告我曰：“子知我久，我死请以志嘱。虽然，余若死于朋友之手，一听朋友所为，若死于道路，必以水火葬，决不以我骨

貽累他方也。墓志可不作，作传其可。”余应曰：“余何足以知居士哉！他年有顾虎头知居士矣。”遂著论，论其大略。后余游四方，不见居士者久之，故自金陵已后，皆不撰述。或曰：“居士死于白下。”或曰：“尚在滇南未死也。”

论政篇为罗姚州作

先是杨东淇为郡，南充陈君实守是州，与别驾张马平、博士陈名山皆卓然一时，可谓盛矣。今三十余年，而君来为州守，余与周君、张君各以次先后并至。诸父老有从旁窃叹者曰：“此岂有似于曩时也乎？何其济济尤盛也！”未几，唐公下车，复尔相问，余乃骤张之曰：“此间官僚皆数十年而一再见者也，愿公加意培植于上，勿生疑贰足矣。惟余知府一人不类。”

虽然，有多贤足以上人，为余夹辅，虽不类，庸何伤！”唐公闻余言而壮之。是春，两台复命，君与诸君俱蒙礼待，虽余不类，亦窃滥及，前年之言迨合矣。余固因汇次其语以为君与诸君贺，而独言余之不类者以质于君焉。盖余尝闻于有道者而深有感于“因性牖民”之说焉。

夫道者，路也，不止一途；性者，心所生也，亦非止一种已也。有仕于土者，乃以身之所经历者而欲人之间往，以己之所种艺者而欲人之同灌溉。是以有方之治而驭无方之民也，不亦昧于理欤！且夫君子之治，本诸身者也；至人之治，因乎人者也。本诸身者取必于己，因乎人者恒顺于民，其治效固已异矣。夫人之与己不相若也。有诸己矣，而望人之间有；无诸己矣，而望人之同无。此其心非不恕也，然此乃一身之有无也，而非通于天下之有无也，而欲为一切有无之法以整齐之，惑也。于是有条教之繁，有刑法之施，而民日以多事矣。其智而贤者，相率而归吾之教，而愚不肖则远矣。于是有旌别淑慝之令，而君子小人从此分矣。

岂非别白太甚，而导之使争乎？至人则不然，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闻见熟矣，不欲求知新于耳目，恐其未寤而惊也’止安矣，不欲重之以桎梏，恐其繁而颠且仆也。

今余之治郡也，取善太恕，而疾恶也过严。夫取善太恕，似矣，而疾人之恶，安知己之无恶乎？其于反身之治且未之能也，况望其能因性以牖民乎？余是以益惧不类，而切倚仗于君焉。吾闻君生长剑门，既壮而仕，经太华，而独观昭旷于衡岳之巅，其中岂无至人可遇而不可求者欤！君谈说及此乎？不然，何以两宰疲邑，一判衡州，而民诵之至今也。意者君其或有所遇焉，则余言为赘；如其不然，则余之所闻于有道者详矣，君其果有当于心乎？否也？

夫君而果有当于心也，则余虽不类，庸何伤乎！

何心隐论

何心隐，即梁汝元也。余不识何心隐，又何以知梁汝元哉！姑以心隐论之。

世之论心隐者，高之者有三，其不满之者亦有三：心隐者曰：“凡世之人靡不自厚其生，公独不肯治生。公家世饶财者也，公独弃置不事，而直欲与一世贤圣共生于天地之间。是公之所以厚其生者与世异也。人莫不畏死，公独不畏，而直欲博一死以成名。以为人尽死也，百忧怵心，万事瘁形，以至五内分裂，求死不得者皆是也。人杀鬼杀，宁差别乎。且断头则死，断肠则死，孰快；百药成毒，一毒而药，孰毒；烈烈亦死，泯泯亦死，孰烈。公固审之熟矣，宜公之不畏死也。”

其又高之者曰：“公诵法孔子者也。世之法孔子者，法孔子之易法者耳。孔子之道，其难在以天下为家而不有其家，以群贤为命而不以田宅为命。故能为出类拔萃之人，为首出庶物之人，为鲁国之儒一人，天下之儒一人，万世之儒一人也。公既独为其难者，则其首出于人者以是，其首见怒于人者亦以是矣。公乌得免死哉！削讥木，绝陈畏匡，孔圣之几死者亦屡，其不死者幸也。幸而不死，人必以为得正而毙矣，不幸而死，独不曰‘仁人志士，有杀身以成仁’者乎？死得其死，公又何辞也！然则公非畏死也？非不畏死也，任之而已矣。且夫公既如是而生矣，又安得不如是而死乎？彼谓公欲求死以成名者非也，死则死矣，此有何名而公欲死之欤？”

其又高之者曰：“公独来独往，自我无前者也。然则仲尼虽圣，效之则为顰，学之则为步丑妇之贱态，公不尔为也。公以为世人闻吾之为，则反以为大怪，无不欲起而杀我者，而不知孔子已先为之矣。吾故援孔子以为法，则可免入室而操戈。然而贤者疑之，不贤者害之，同志终鲜，而公亦竟不幸为道以死也。夫忠孝节义，世之所以死也，以其有名也，所谓死有重于泰山者是也，未闻有为道而死者。独本无名，何以死为？公今已死矣，吾恐一死而遂湮灭无闻也。今观其时武昌上下，人几数万，无一人识公者，无不知公之为冤也。方其揭榜通衢，列公罪状，聚而观者咸指其诬，至有嘘呼叱咤不欲观焉者，则当日之人心可知矣。由祁门而江西，又由江西而南安而湖广，沿途三千余里，其不识公之面而知公之心者，三千余里皆然也。盖惟得罪于张相者有所憾于张相而云然，虽其深相信以为大有功于社稷者，亦犹然以此举为非是，而咸谓杀公以媚张相者之为非人也。则斯道之在人心，真如日月星辰，不可以盖覆矣。虽公之死无名可名，而人心如是，则斯道之为也，孰能遏之！然公岂诚不畏死者！”

时无张子房，谁为活项伯？时无鲁朱家，谁为脱季布？吾又因是而益信谈道者之假也。由今而观，彼其含怒称冤者，皆其未尝识面之夫，其坐视公之死，反从而下石者，则尽其聚徒讲学之人。然则匹夫无假，故不能掩其本心；谈

道无真，故必欲（划）其出类：又可知矣。夫惟世无真谈道者，故公死而斯文遂丧。公之死顾不重耶！而岂直泰山氏之比哉！”

此三者，皆世之贤人君子，犹能与匹夫同其真者之所以高心隐也。

其病心隐者曰：“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贤圣之间，则偏枯不可以为训。

与上阊阊，与下侃侃，委蛇之道也，公独危言危行，自貽厥咎，则明哲不可以保身。且夫道本人性，学贵平易。绳人以太难，则畔者必众；责人于道路，则居者不安；聚人以货财，则贪者竞起。亡固其自取矣。”此三者，又世之学者之所以为心隐病也。

吾以为此无足论矣。此不过世之庸夫俗子，衣食是耽，身口是急，全不知道为何物，学力何事者，而敢妄肆讥诋，则又安足置之齿颊间耶！独所谓高心隐者，似亦近之，而尚不能无过焉。然余未尝亲睹其仪容，面听其绪论，而窥所学之详，而遽以为过，抑亦未可。吾且以意论之，以俟世之万一有知公者可乎？

吾谓公以“见龙”自居者也，终日见而不知潜，则其势必至于亢矣，其及也宜也。然亢亦龙也，非他物比也。龙而不亢，则上九为虚位，位不可虚，则龙不容于不亢。公宜独当此一爻者，则谓公为上九之大人可也，是又余之所以论心隐也。

夫妇论因畜有感

夫妇，人之始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兄弟，有兄弟然后有上下。夫妇正，然后万事无不出于正。夫妇之为物始也如此。极而言之，天地一夫妇也，是故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然则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明矣。而又谓一能生二，迎能生气，太极能生两仪，何欤？夫厥初生人，惟是阴阳二气，男女二命，初无所谓一与理也，而何太极之有。以今观之，所谓一者果何物，所谓理者果何在，所谓太极者果何所指也？若谓二生于一，一又安从生也？一与二为二，理与气为二，阴阳与太极为二，太极与无极为二。反覆穷诘，无不是二，又乌睹所谓一者，而遽尔妄言之哉！故吾究物始，而见夫妇之为造端也。是故但言夫妇二者而已，更不言一，亦不言理。一尚不言，而况言无，无尚不言，而况言无无！何也？

恐天下惑也。夫惟多言数穷，而反以滋人之惑，则不如相忘于无言，而但与天地人物共造端于夫妇之间，于焉食息，于焉语语已矣。《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资始资生，变化无穷。合太和，各正性命。”夫性命之正，正于太和；太和之合，合于乾坤。乾为夫，坤为妇。故性命各正，自无有不正者。然则夫妇之所系为何如，而可以如此也夫！可以如

此也夫！

鬼神论

《生民之什》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祓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诞弥厥月，首生如达，不坼不副，无菑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诞寘之隘巷，牛羊腓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讐，厥声载路。”朱子曰：“姜嫄出祀郊媒，见大人鉴履其拇，遂欣欣然如有人道之感，于是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周公制祀典，尊后稷以配天，故作诗以推本其始生之样。”由此观之，后稷，鬼子也；周公而上，鬼孙也。周公非但不讳，且以为至祥极瑞，歌咏于郊谿而以享祀之，而自谓文子文孙焉。乃后世独讳言鬼；何哉？非讳之也，未尝通于幽明之故而知鬼神之情状也。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使天下之人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吾不与祭，如不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夫子之敬鬼神如此。使其诬之以为无，则将何所不至耶？小人之无忌惮，皆山于不敬鬼神，是以不能务民义以致昭事之勤，如临女以祈禱陟之飧。故又戒之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夫有鬼神而后有人，故鬼神不可以不敬；事人即所以事鬼，故人道不可以不务。则凡数而渎，求而媚，皆非敬之之道也。夫神道远，人道迹。远者敬而疏之，知其远之近也，是故惟务民义而不敢求人于远。近者亲而务之，知其迹之可远也，是故不事谄渎，而惟致吾小心之翼翼。今之不敬鬼神者皆是也，而未见有一人之能远鬼神者，何哉？揲蓍布卦，卜地选胜，择日请时，务索之冥冥之中，以徼未涯之福，欲以遗所不知何人，其谄渎甚矣。而犹故为大言以诳人曰：“佛、老为异端，鬼神乃淫祀。”慢侮不信，若靡有悔。一旦缓急，手脚忙乱，祷祀祈禳，则此等实先奔走，反甚于细民之敬鬼者，是可怪也！然则其不能远鬼神者，乃皆其不能敬鬼神者也。

若诚知鬼神之当敬，则其不能务民之事者鲜矣。

朱子曰：“天，即理也。”又曰：“鬼神者，二气之良能。”夫以天为理可也，而谓祭天所以祭理，可欤？以鬼神为良能可也，而谓祭鬼神是祭良能，可欤？且夫理，人人同具，若必天子而后祭大地，则是必天子而后可以祭理也，凡为臣庶人者，独不得与于有理之祭，又岂可欤？然则理之为理，亦大伤民财，劳民力，不若无理之为愈矣。圆丘方泽之设，牲币爵号之陈，大祀之典，亦太不经，骏奔执豆者，亦太无义矣。国之大事在祀，审如此，又安在其为国之大事也？”我将我享，维羊维牛。”不太可惜乎？”钟鼓喤喤，磬管将将。”又安见其能“降福穰穰，怀柔百神，及河乔岳”也？

《周颂》曰：“念兹皇祖，陟降庭止。”若衣服不神，则皇祖陟降，谁授之衣？昭事小心，然如在其上者，当从裸袒之形，文子文孙又安用对越为也？《商书》曰：“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予享之。”周公之告太王、王季、文王曰：“乃元孙，不若旦多对多艺，能事鬼神。”若非祖考之灵，赫然临女，则尔祖我祖，真同儿戏；《金縢》策祝，同符新室。

上诳武王，下诳召、毕，近诳元孙，远诳太王、王季、文王，“多才多艺”之云，真矫诬也

哉

《玄鸟》之颂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又曰：“睿哲维商，长发其祥。”而朱子又解曰：“春分玄鸟降，有戎氏女简狄，高辛氏之妃也，祈于郊媒，乙遗卵，简狄吞之而生契，其后遂（为）有商氏，而有天下。”呜呼！周有天下，历年八百，厚泽深仁，鬼之嗣也。商有天下，享祀六百，贤圣之王，六七继作，鸟之遗也。一则祖乙，一则祖敏，后之君子，敬鬼可矣。

战国论

余读《战国策》而知刘子政之陋也。夫春秋之后为战国。既为战国之时，则自有战国之策。盖与世推移，其道必尔。如此者，非可以春秋之治治之也明矣。况三王之世欤！

五霸者，春秋之事也。夫五霸何以独盛于春秋也？盖是时周室既衰，天子不能操礼乐征伐之权以号令诸侯，故诸侯有不令者，方伯、连帅率诸侯以讨之，相与尊天子而协同盟，然后天下之势复合于一。此如父母卧病不能事事，群小构争，莫可禁阻，中有贤子自力家督，遂起而身父母之任焉。是以名为兄弟，而其实则父母也。虽若侵父母之权，而实父母赖之以安，兄弟赖之以和，左右童仆诸人赖之以立，则有劳于厥家大矣。弟仲相桓，所谓首任其事者也。从此五霸迭兴，更相雄长，夹辅王室，以藩屏周。百足之虫，迟迟复至二百四十余年者，皆管仲之功，五霸之力也。诸侯又不能为五霸之事者，于是有志在吞周，心图混一，如齐宣之所欲为者焉。晋氏为三，吕氏为田，诸侯亦莫之正也。则安得不遂为战国而致谋臣策士于千里之外哉！其势不至混一，故不止矣。

刘子政当西汉之末造，感王室之将毁。徒知羨三王之盛，而不知战国之宜，其见固已左矣，彼鲍、吴者，生于宋、元之季，闻见塞胸，仁义盈耳，区区褒贬，何足齿及！乃曾子固自负不少者也，咸谓其文章本于《六经》矣，乃讥向自信之不笃，邪说之当正，则亦不知《六经》为何物，而但窃褒贬以绳世，则其视鲍与吴亦鲁、卫之人矣。

兵食论

民之初生，若禽兽然：穴居而野处，拾草木之实以为食。且又无爪牙以供搏噬，无羽毛以资翰蔽，其不为禽兽啖食者鲜矣。夫天之生人，以其贵于物也，而反遗之食，则不如勿生，则其势自不得不假物以为用，而弓矢戈矛甲冑杰之设备矣。盖有此生，则必有以养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则必有以卫此身者，兵也。食之急，故井田作；卫之急，故弓矢甲冑兴。是甲冑弓矢，所以代爪牙羽毛之用，以疾驱虎豹犀象而远之也。民之得安其居者，不以是欤！

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夫为人上而使民食足兵足，则其信而戴之也何惑焉。

至于不得已犹宁死而不离者，则以上之兵食素足也。其曰“去食”“去兵”，非欲去也，不得已也。势既出于不得已，则为下者自不忍以其不得已之故，而遂不信于其上。而儒者反谓信重于兵食，则亦不达圣人立言之旨矣。然则兵之与食，果有二乎？曰：苟为无兵，食固不可得而有也，然而兵者死地也，其名恶，而非是则无以自卫，其实美也。美者难见，而恶则非其所欲闻。惟下之人不欲闻，以故上之人亦不肯以出之于口，况三令而五申之耶！是故无事而教之兵，则谓时方无事，而奈何其扰我也。其谁曰以佚道使我，虽劳不怨乎？有事而调之兵，则谓时方多事，而奈何其杀我也。其谁曰以生道杀我，虽死不怨杀者乎？凡此皆矫诬之语，不过欲以粉饰王道耳。不知王者以道化民，其又能违道以干百姓之誉乎？要必有神而明之，使民宜之，不赏而自劝，不谋而同趋；嘿而成之，莫知其然：斯为圣人笃恭不显之至德矣。

夫三王之治，本于五帝，帝轩辕氏尚矣。轩辕氏之王也，七十战而有天下，杀蚩尤于涿鹿之野，战炎帝于阪泉之原，亦深苦卫生之难，而既竭心思以维之矣。以为民至愚也，而可以利诱；至神也，而不可以忠告。于是为之井而八分之，使民咸知上之养我也。然搜狩之礼不举，得无有伤吾之苗稼者乎？且何以祭田祖而告成岁也？是故四时有田，则四时有祭；四时有祭，则四时有猎。是猎也，所以田也，故其名曰田猎焉。是故国未尝有养兵之费，而家家收获禽之功；上之人未尝有治兵之名，而入人皆三驱之选，戈矛之利，甲冑之坚，不待上之与也。射疏及远，手轻足便，不待上之试也；杀击刺，童而习之，白首而不相代，不待上之操也。此其视搏猛兽如搏田兔然，又何有于即戎乎？是故入相友而出相呼，疾病相视，患难相守，不得上之教以人伦也。折中矩而旋中规，坐作进退，无不如志，不待上之教以礼也。

欢欣宴乐，鼓舞不倦，不待耀之以族旗，宣之以金鼓，献俘授域而后乐心生也。分而为八家，布而为八阵；其中为中军，八首八尾，同力相应，不待示之以六书，经之以算法，而后分数明也。此皆六艺之术，上之所以卫民之生者

，然而圣人初未尝教之以六艺也。文事武备，一齐具举，又何待庠序之设，孝弟之申，如孟氏画蛇添足之云乎？彼自十五岁以前，俱已熟试而闲习之矣，而实不知上之使也，以谓上者养我者也。至其家自为战，人自为兵，礼乐以明，人伦以兴，则至于今凡几千年矣而不知，而况当时之民欤！

至矣！圣人鼓舞万民之术也。盖可使之由者同井之田，而不可使之知者则六艺之精、孝弟忠信之行也。儒者不察，以谓圣人皆于农隙以讲武事。夫搜苗弥狩，四时皆田，安知田隙？

且自田耳，易尝以武名，易尝以武事讲耶？范仲淹乃谓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则已不知兵之急矣。张子厚复欲买田一方，自谓井田。则又不知井田为何事，而徒慕古以为名，抵益丑焉。商君知之，慨然请行，专务攻战，而决之以信赏必罚，非不顿令秦强，而车裂之惨，秦民莫哀。则以不可使知者而欲使之知，固不可也。故曰：“圣人之道，非以明民，将以愚之。鱼不可以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至哉深乎！历世宝之，太公望行之，管夷吾修之，柱下史明之。姬公而后，流而为儒，纷坛制作，务以明民，琐屑烦碎，信誓周章，而轩辕氏之政遂衰矣。

杂说

《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夫所谓画工者，以其能夺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无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长，百卉具在，人见而爱之矣，至觅其工，了不可得，岂其智固不能得之欤！要知造化无工，虽有神圣，亦不能识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谁能得之？由此观之，画工虽巧，已落二义矣。文章之事，寸心千古，可悲也夫！

且吾闻之：追风逐电之足，决不在于牝牡骊黄之间；声应气求之夫，决不在于寻行数墨之士，风行水上之文，决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若夫结构之密，偶对之切；依于理道，合乎法度；首尾相应，虚实相生：种种禅病皆所以语文，而皆不可以语于天下之至文也。杂剧院本，游戏之上乘也，《西厢》、《拜月》，何工之有！盖工莫工于《琵琶》矣。此高生者，固已殚其力之所能工，而极吾才于既竭。惟作者穷巧极工，不遗余力，是故语尽而意亦尽，词竭而味索然亦随以竭。吾尝揽《琵琶》而弹之矣：一弹而叹，再弹而怨，三弹而向之怨叹无复存者。此其故何耶？岂其似真非真，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耶！盖虽工巧之极，其气力限量只可达于皮肤骨血之间，则其感人仅仅如是，何足怪哉！《西厢》、《拜月》，乃不如是。

意者宇宙之内，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如化工之于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议尔。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

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

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余览斯记，想见其为人，当其时必有大不得意于君臣朋友之间者，故惜夫妇离合因缘以发其端。于是焉喜佳人之难得，羡张生之奇遇，比云雨之翻覆，叹今人之如土。其尤可笑者：小小风流一事耳，至比之张旭、张颠、羲之、献之而又过之。尧夫云：“唐、虞揖让三杯酒，汤、武征诛一局棋。”夫征诛揖让何等也；而一杯一局觑之，至眇小矣。

呜呼！今古豪杰，大抵皆然。小中见大，大中见小，举一毛端建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此自至理，非干戏论。倘尔不信，中庭月下，木落秋空，寂寞书斋，独自无赖，试取《琴心》一弹再鼓，其无尽藏不可思议，工巧固可思也。呜呼！若彼作者，吾安能见之欤！

童心说

龙洞山农叙《西厢》末语云：“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

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古之圣人，易尝不读书哉！

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抵；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盖内含以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

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

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有言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似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

；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再。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长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甚么《六经》，更说甚么《语》《孟》乎？

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蔽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呜呼！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

心经提纲

《心经》者，佛说心之径要也。心本无有，而世人妄以为有；亦无无，而学者执以为无。

有无分而能、所立，是自挂碍也，自恐怖也，自颠倒也，安得自在？独不观于自在菩萨乎？

彼其智慧行深，既到自在彼岸矣，斯时也，自然照见色、受、想、行、识五蕴皆空，本无生死可得，故能出离生死苦海，而度脱一切苦厄焉。此一经之总要也。下文重重说破，皆以明此，故遂呼而告之曰：“舍利子，勿谓吾说空，便即着空也！如我说色，不异于空也；如我说空，不异于色也。然但言不异，犹是二物有对，虽复合而为一，犹存一也。其实我所说色，即是说空，色之外无空矣；我所说空，即是说色，空之外无色矣。盖但无色，而亦无空，此真空也。故又呼而告之曰：“舍利子，是诸法空相。”无空可名，何况更有生灭、垢净、增减名相？是故色本不生，空本不灭，说色非垢，说空非净；在色不增，在空不减。盖亿之也，空中原无是耳。是故五蕴皆空，无色、受、想、行、识也；六根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也；六尘皆空，无色、声、香、味、触、法也；十八界皆空，无限界乃至无意识界也。

以至生老病死，明与无明，四谛智证等，皆无所得。此自在菩萨智慧观照到无所得之彼岸也。

如此所得既无，自然无挂碍恐怖与大颠倒梦想矣，现视生死而究竟涅槃矣。岂惟菩萨，虽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亦以此智慧得到彼岸，共成无上正等正觉焉耳，则信乎尽大地众生无有不是佛者。乃知此真空妙智，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出离生死苦海，度脱一切苦厄，真实不虚也。然则空之难言也久矣。执色者泥色，说空者滞空，及至两无所依，则又一切拨无因果。不信经中分明赞叹，空即是色，更有何空；色即是空，更有何色；无空无色，尚何有有有无，于我挂碍而不得自在耶？然则观者但以自家智慧时驰照，则彼岸当自得之矣。菩萨岂异人哉，但能一观照之焉耳。人人皆菩萨而不自见也，故言菩萨，则人人一矣，无圣愚也。言三世诸佛，则古今一矣，无先后也。奈之何可使由而不可使知者众也？可使知则为菩萨；不可使知则为凡民，为禽兽，为木石，卒归于泯泯尔矣！

四勿说

人所同者谓礼，我所独者谓己。学者多执一己定见，而不能大同于俗，是以入于非礼也。

盖礼之礼，大人勿为；真己无己，有己即克。此颜子之四勿也。是四勿也，即四绝也，即四无也，即四不也。四绝者，绝意、绝必、绝固、绝我是也。四无者，无适、无莫、无可、无不可是也。四不着，《中庸》卒章所谓不见、不动、不言、不显是也。颜子得之而不迁不贰，则即勿而不，由之而勿视勿听，则即不而勿。此千古绝学，惟颜子足以当之。颜子没而其学遂亡，故曰“未闻好学者”。虽曾子、孟子亦已不能得乎此矣，况濂、洛诸君子乎！未至乎此而轻谈四勿，多见其不知量也。聊且博为注解，以质正诸君何如？

盖由中而出者谓之礼，从外而入者谓之非礼；从天降者谓之礼，从人得者谓之非礼；由不学、不虑、不思、不勉、不识、不知而至者谓之礼，由耳目闻见、心思测度、前言往行、仿佛比拟而至者谓之非礼。语言道断，心行路绝，无蹊径可寻，无涂辙可由，无藩卫可守，无界量可限，无扃钥可启，则于四勿也当不言而喻矣。未至乎此而轻谈四勿，是以圣人谓之曰：“不好学”。

虚实说

学道贵虚，任道贵实。虚以受善，实焉固执。不虚则所择不精，不实则所执不固。虚而实，实而虚，真虚真实，真实真虚。此唯真人能有之，非真人则不能有也。盖真人亦自有虚实，但不可以语于真人之虚实矣。故有似虚而其中真不虚者，有似不虚而其中乃至虚者。有始虚而终实，始实而终虚者。又有众人皆信以为至虚，而君子独不谓之虚，此其人犯虚怯之病。有众人皆信以为实，而君子独不谓之实，此其人犯色取之症。真伪不同，虚实异用，虚实之端，可胜言哉！且试言之。

何谓始虚而终实？此加人没在大海之中，所望一救援耳。舵师怜之，以智慧眼，用无碍才，一举而援之，可谓幸矣。然其人庆幸虽深，魂魄尚未完也。闭目噤口，终不敢出一语，经月累日，唯舵师是听，抑何虚也！及到彼岸，摄衣先登，脚履实地，方无一死矣。纵舵师复诘之曰：“此去尚有大海，须还上船，与尔俱载别岸，乃可行也。”吾知其人，摇头摆手，径往直前，终不复舵师之是听矣，抑又何实乎！所谓始虚而终实行者如此。吁！千古贤圣，真佛真仙，大抵若此矣。

何谓始实而终虚？如张横渠已为关中夫子矣，非不实任先觉之重也，然一闻二程论《易》，而皋比永撤，遂不复坐。夹山和尚已登坛说法矣，非不实受法师之任也，然一见道吾拍手大笑，遂散众而来，别求船子说法。此二等者，虽不免始实之差，而能获终虚之益，盖千古大有力量人，若不得道，吾不信也。

何谓众人皆以为实，而君子独不谓之实？彼其于己，实未敢自信也，特因信人而后信己耳。此其于学，实未尝时习之而说也，特以易说之故，遂冒认以为能说兹心耳。是故人皆悦之，则自以为是。是其自是也，是于人之皆说也。在邦必闻，则居之不疑，是其不疑也，以其闻之于邦家也。设使不闻，则虽欲不疑，不可得矣。此其人宁有实得者耶？是可笑也。

何谓众人皆以为至虚，而君子独不谓之虚？彼其未尝一日不与人为善也，是以人皆谓之舜也，然不知其能舍己从人否也。未尝一日不拜昌言也，是以人皆谓之禹也，然不知其能过门不入，呱呱弗子否也。盖其始也，不过以虚受为美德而为之，其终也，习惯成僻，亦冒认以为战战兢兢，临深履薄，而安知其为怯弱而不能自起者哉！

然则虚实之端，未易言也。盖虚实之难言也，以真虚真实之难知也。故曰：“人不知而不愠。”夫人，众人也。众人不知，故可谓之君子。若众人而知，则吾亦众人而已，何足以为君子。众人不知，故可直任之而不愠。若君子而不知之，则又如之何而不愠也？是则大可惧也，虽欲勿愠，得乎？世间君子少而众人多，则知我者少，不知我者多，有举世而无一知者，而唯颜子一人独知之，所谓“遁世不见知而不悔”是也。夫唯遁世而不见知也，则虽有虚实之说，其谁听之！

定林庵记

余不出山久矣。万历戊戌，从焦弱侯至白下，诣定林庵，而庵犹然无恙者，以定林在日素信爱于弱侯也。林不受徒，今来住持者弱侯择僧守之，实不知定林作何面目，则此庵第属定林创建，名曰定林庵，不虚耶？定林创庵甫成，即舍去，之牛首，复创大华严阁，弱侯碑纪其事甚明也。大甫成，又舍去

，之楚，仿余于天中山，而遂化于天中山，塔于天中山。马伯时隐此山时，特置山居一所，度一僧，使专守其塔矣。今定林化去又十二年，余未死，又复来此，复得见定林庵。夫金陵多名刹，区区一定林庵安足为轻重，而旧椽败瓦，人不忍毁，则此庵虽小，实赖定林久存，名曰定林庵，岂虚耶！夫定林，白下人也，自幼不茹荤血，又不娶，日随其主周生赴讲，盖当时所谓周安其人者也。余未尝见周生，但见周安随杨君道南至京师。时李翰峰先生在京，告余曰：“周安知学。子欲学，幸毋下视周安！”盖周安本随周生执巾屨之任，乃周生不力学，而周安供茶设饌，时时窃听，或独立檐端，或拱身柱侧，不不倚，不退不倦，卒致斯道，又曰：“周安以周生病故，而道南乃东南名士，终岁读书破寺中，故周安复事道南。”夫以一周安，乃得身事道南，又得李先生叹羨，弱侯信爱，则周安可知矣。后二年，余来金陵，获接周安，而道南又不幸早死。周安因白弱侯曰：“吾欲为僧。夫吾迄岁山寺，只多此数茎发，不剃何为？”弱侯无以应，遂约余及管东溟诸公，送周安于云松禅师处披剃为弟子，改法名曰定林。此定林之所由名也。弱侯又于馆侧别为庵院，而余复书“定林庵”三字以匾之，此又定林庵之所由名也。

弱侯曰：“庵存人亡，见庵若见其人矣。其人虽亡，其庵尚存；庵存则人亦存。虽然，人今已亡，庵亦安得独存；惟有记庶几可久。”余谓庵已不足记也，定林之庵不可以不记也。

今不记，恐后我而生者且不知定林为何物，此庵为何等矣。夫从古以来，僧之有志行者亦多，独定林哉！子独怪其不辞卑贱，而有志于圣贤大道也。故曰：“贱莫贱于不闻道。”定林自视其身为何如者，故众人卑之以为贱，而定林不知也。今天下冠冕之士，俨然而登讲帷，口谈仁义，手挥尘尾，可谓尊且贵矣，而能自贵者谁欤！况其随从于讲次之末者欤！又况于仆厮之贱，鞭箠之辈，不以为我劳，则必以为无益于充囊饱腹，且相率攘袂而窃笑矣。肯俯首下心，“归礼穷士，日倚檐楹，欣乐而忘其身之贱，必欲为圣人然后已者耶！古无有矣。是宜记，遂为之记。不记庵，专记定林名庵之由。呜呼！道不虚谈，学务实效，则此定林庵真不虚矣。

高洁说

余性好高，好高则厢做而不能下。然所不能下者，不能下彼一等倚势仗富之人耳，否则稍有片长寸善，虽隶卒人奴，无不拜也。余性好洁，好洁则狷隘而不能容。然所不能容者，不能容彼一等趋势谄富之人耳，否则果有片善寸长，纵身为大人王公，无不宾也。能下人，故其心虚；其心虚，故所取广；所取广，故其人愈高。然则言天下之能下人者，固言天下之极好高人者也。余之好高，不亦宜乎！能取人，必无遗人；无遗人，则无人不容，无人不容，则无不

洁之行矣。然则言天下之能容人者，固言天下之极好洁人者也。余之好洁，不亦宜乎！

今世齷齪者皆以余狷隘而不能容，倨傲而不能下。谓余自至黄安，终日锁门，而使方丹山有好个四方求友之讥。自住龙湖，虽不锁门，然至门而不得见，或见而不接礼者，纵有一二加礼之人，亦不久即厌弃。是世俗之论我如此也。殊不知我终日闭门，终日有欲见胜己之心也。终年独坐，终年有不见知己之恨也。此难与尔辈道也！其颇说得话者，又以余无目而不能知人，故卒为所欺；偏爱而不公，故卒不能与人以终始。此自谓离毛见皮，吹毛见孔，所论确矣。其实视世之齷齪者仅五十步，安足道耶！

夫空谷足音，见似人犹喜，而谓我不欲见人，有是理乎？第恐尚未似人耳，苟其略似人形，当即下拜而忘其人之贱也，奔走而忘其人之贵也。是以往往见人之长而遂忘其短，非但忘其短也，方且隆礼而师事之，而况知吾之为偏爱耶！何也？好友难遇，若非吾礼敬之至，师事之诚，则彼聪明才贤之士，又曷肯为我友乎？必欲与之友，则不得不致吾礼数之隆。

然天下之真才真聪明者实少也。往往吾尽敬事之诚，而彼聪明者有才者终非其真，则其势又不得不与之疏。且不但真也，又且有奸耶焉，则其势又不得不日与之远。是故众人咸谓我为无目耳。夫使我而果无目也，则必不能以终远；使我而果偏爱不公也，则必护短以终身。故为偏爱无目之论者，皆似之而非也。

今黄安二上人到此，人又必且以我为偏爱矣。二上人其务与我始终之，无使我受无目之名可也。然二上人实余于之苦心也，实知余之孤单莫可告语也，实知余之求人甚于人之求余也。吾又非以二上人之才，实以二上人之德也；非以其聪明，实以其笃实也。故有德者必笃实，笃实者则必有德，二上人吾何患乎？二上人师事李寿庵，寿庵师事邓豁渠。此豁渠志如金刚，胆如天大，学从心悟，智过于师，故所取之徒如其师，其徒孙如其徒。吾以是卜之，而知二上人之必能为我出气无疑也，故作好高好洁之说以贻之。

三蠹记

刘翼性峭直，好骂人。李百药语人曰：“刘四虽复骂人，人亦不恨。”噫！若百药者，可谓真刘翼知己之人矣。余性亦好骂人，人亦未尝恨我。何也？以我口恶而心善，言恶而意善也。心善者欲人急于长进，意善者又恐其人之不肯急于长进也，是以知我而不恨也。然世人虽不我恨，亦终不与我亲。若能不恨我，又能亲我者，独有杨定见一人耳。所以不恨而益亲者又何也？盖我爱富贵，是以爱人之求富贵也。爱贵则必读书，而定见不肯读书，故骂之；爱富则必治家，而定见不做人家，故骂人。骂人不去取富贵，何恨之有？然定见又

实有可骂者：方我之困于鄂城也，定见冒犯暑雪，一年而三四至，则其气骨果有过人者。我知其可以成就，故往往骂詈之不休耳。然其奈终不可变化何哉？不读书，不勤学，不求生世之产，不事出世之谋，盖有气骨而无远志，则亦愚人焉耳，不足道也。深有虽稍有向道之意，然亦不是直向上去之人，往往认定死语，以辛勤日用为枷锁，以富贵受用为极安乐自在法门，则亦不免误人自误者。盖定见有气骨而欠灵利，深有稍灵利而无气骨，同是山中一蠢物而已。

夫既与蠢物为伍矣，只好将就随顺，度我残年，犹尔责骂不已，则定见一蠢物也，深有一蠢物也，我又一蠢物也，岂不成三蠢乎？作《三蠢记》。

三叛记

时在中伏，昼日苦热，夜间颇凉。湖水骤满，望月初上，和风拂面，有客来伴，此正老子耻殆时也。杨胖平日好磕睡，不知此夜何忽眼青，乃无上事，欣然而笑，惊蝴蝶之梦周，怪铁杵之啖广。和尚不觉矍然开眼而问曰：“子何笑？”曰：“吾笑此时有三叛人，欲作传而未果耳。”余谓三叛是谁？尔传又欲如何作？胖曰：“杨道自幼跟我，今年二十五矣，见我功名未就，年纪又长，无故而逃，是一叛也。怀喜本是杨道一类人，幸得湖僧与之落发，遂以此僧为师，以深为师祖。故深自有怀喜，东西游行，咸以为伴，饮食衣服，尽与喜同。

今亦一旦弃之而去，托言入县闭关诵经。夫县城喧杂，岂闭关地耶？明是背祖，反扬言祖可以背李老去上黄柏，吾独不可背之以闭关城下乎？虽祖涕泗交颐，再四苦留，亦不之顾，是三叛也。”余又问何者是三，不答，但笑，盖指祖也。

时有鱼目子、东方生、卯酉客并在座，鱼目子问曰：“虽是三叛，独无轻重不同科乎？”

东方生曰：“三者皆可死，有何轻重！盖天下唯忘恩背义之人不可以比于夷狄禽兽，以夷狄禽兽尚知守义报恩也。既名为叛，则一切无轻重皆杀！”鱼目子曰：“深之罪，不须再申明定夺矣，若喜受祖恩养日久，岂道所可同乎？使杨胖之待道有深万一，则道亦必守死而不肯叛杨以去矣。二子人物虽同，要当以平日情意厚薄为差，况道之灵利可使，犹有过喜者哉！”

故论人品则道为上，喜居中，深乃最下；论如法则祖服上刑，喜次之，道又次之。此论不可易也。”东方生终不然其说，鱼目子因与之反诘不已。公方生曰：“夫祖之痛喜，岂诚痛喜之聪明可以语道耶？抑痛喜之志气果不同于凡僧耶？抑又以人品气骨真足以继此段大事耶？”

同是道一样人，特利其能饮食供奉己也，寝处枕席之足以备冬温夏凉之快己也。此以有利于己而痛之，此以能利于彼而受其痛，报者施者，即时已毕

，无余剩矣，如今之雇工人是已，安得而使之不与道同科也？”

二子既争论不决，而杨又默默无言，于是卯酉客从旁持刀而立曰：“三者皆未可死，唯老和尚可死，速杀此老，贵图天下太平！本等是一个老实无志气的，乃过而爱之，至比之汾阳，比之布袋。夫有大志而不知，无目者也。盖有大志，而以爱大志之爱爱之，亦无目者也。

是可杀也。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不杀更又何待！”持刀直逼和尚。和尚跪而请曰：“此实正论，此实正论。且乞饶头，免做无头鬼！”呜呼！昔既无目，今又无头，人言祸不单行，谅哉！

忠义水浒传序

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盖自宋室不竞，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鹊，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真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

夫忠义何以归于《水浒》也？其故可知也。夫水浒之众何以一一皆忠义也？所以致之者可知也。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犹以小力缚人，而使大力者缚于人，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则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今观一百单八人者，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其忠义之心，犹之乎宋公明也。

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真足以服一百单八人者之心，故能结义梁山，为一百单八人之主。最后南征方腊，一百单八人者阵亡已过半矣；又智深坐化于六和，燕青涕泣而辞主，二童就计于“混江”。宋公明非不知也，以为见几明哲，不过小丈夫自完之计，决非忠于君义于友者所忍屑矣。是之谓宋公明也，是以谓之忠义也，传其可无作欤！传其可不读欤！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而部掌军国之枢，督府专阃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读也，苟一日而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否则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于城腹心，乌在乎

？在水浒。此传之所为发愤矣。若夫好事者资其谈柄，用兵者藉其谋画，要以各见所长，乌睹所谓忠义者哉！

子由解老序

食之于饱，一也。南人食稻而甘，北人食黍而甘，此一南一北者未始相羨也。然使两人者易地而食焉，则又未始相弃也。独之于孔、老，犹稻黍之于南北也，足乎此者，虽无羨于彼，而顾可弃之哉！何也？至饱者各足，而真饥者无择也。

盖尝北学而食于主人之家矣。天寒，大雨雪三日，绝粮七日，饥冻困碯，望主人而向往焉。主人怜我，炊黍饷我，信口大嚼，未暇辨也。撤案而后问曰：“岂稻粱也欤！奚其有此美也？”主人笑曰：“此黍稷也，与稻粱埒。且今之黍稷也，非有异于向之黍稷者也。惟甚饥，故甚美，惟甚美，故甚饱。子今以往，不作稻粱想，不作黍稷想矣。”

余闻之，慨然而叹，使余之于道若今之望食，则孔、老暇择乎！自此专治《老子》，而时获子由《老子解》读之。解《老子》者众矣，而子由称最，子由之引《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夫未发之中，万物之奥，宋儒自明道以后，递相传授，每令门弟子看其气象为例如者也。子由乃独得微言于残篇断简之中，宜其善发《老子》之蕴，使五千余言烂然如皎日，学者断断乎不可以一日去手也。解成，示道全，当道全意；寄予瞻，又当子瞻意。今去子由五百余年，不意复见此奇特。嗟夫！亦惟真饥而后能得之也。

高同知奖劝序高系土官父祖作逆

余尝语高于曰：“我国家统一寰宇，泽流区内，威制六合，不务广地面地自广，盖秦皇所不能臣，汉武所不能服者，悉入版图矣。若于羽之格，东渐西被，朔南暨及。以今视之，奚啻千百耶！然此人能言之矣，吾且言其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者，与子扬厉之可乎？”

“夫滇南迤西，流土并建，文教敷洽，二百余年矣。盖上采前王封建之盛制，下不失后王郡县之良规者也。夫前有封建，其德厚矣，而制未周；后有郡县，其制美矣，而德未厚。

惟是我朝，上下古今，俯仰六王，囊括并包，伦制兼尽，功德盛隆，诚自生民以来之圣之所未有也。故余谓若我圣朝卜世卜年，岂特丕若有夏，勿替有殷，且兼成周有道之长，衍汉、唐、宋无疆之历，万亿斯年，未有艾矣。此岂直为小臣祝愿之私哉！其根本盛者，其枝叶无穷，理固然耳。

“尔高氏之先，吾不知其详矣。自为内臣以来，我高皇帝怜其来归而不忍迁之也，则使之仍有土之业；因其助顺而不忍绝之也，则使之与于世及之典。又念其先世曾有功德于民，而吾兵初不血刃也，则授以大夫之秩，以延其子孙

而隆其眷。夫当混一廓清之日，摧枯拉朽之际，谋臣猛将，屯集如云，设使守汉、唐之故事，或因其来归也，而待以不死，可若何？

或因其效顺也，而遂迁之内地，使不得食其故上之毛，可若何？虽其先或有功德，而没世勿论也，其又若之何？故吾以谓我祖宗之恩德至厚也。

“且今之来此而为郡守州正县令者，岂易也哉？彼其读书曾破万卷，胸中兵甲亦且数十万：积累勤矣。苟万分一中选，亦必迟回郎署十余年，跋涉山川万余里。视子之爵不甚加，而亲戚坟墓则远矣。然犹日惶惶焉以不得称厥职是惧，一有愆尤，即论斥随之，与编户等矣。

其来远，其去速，其得之甚难，而失之甚易也。如此回视吾子安步而行，乘马而驰，足不下堂阶，而终身逸乐，累世富贵不绝，未尝稽颡厥廷，而子孙秩爵与流官埒。是可不知其故乎？

“且夫汗马之功臣，其殊勋懋伐载在盟府，尚矣。乃其后嗣不类，或以骄奢毁败，虽有八议，不少假借。外之卫所，其先世非与于拔城陷阵之勋，则未易以千户赏，况万户乎。今其存者无几矣。幸而存，非射命中，力搏虎，则不得以破格调；其平日非敬礼君子，爱恤军人，则不可以久安：亦既发炭矣。惟土官不然。若有细误，辄与盖覆；若有微劳，辄恐后时。

郡守言之监司，监司言之台院，而赏格下矣。

“夫同一臣子，同一世官也，乃今以郡守则不得比，以卫所世官则不得比，以功臣之子孙则又不得比，其故何哉？盖功臣之子孙，恐其恃功而骄也，则难制矣，故其法不得不详，非故薄之也。若郡守，则节制此者也，非大贤不可；卫所世官，则拥卫此者也，非强有力知礼义亦不可：故宜其责之备耳。夫有拥卫以防其蔓，有节制以杜其始，则无事矣，故吾子得以安意肆志焉以世受有爵之荣，是其可不知恩乎？知恩则思报，思报则能谨守礼而重犯法，将与我国家相为终始，无有穷时，其何幸如之！”

余既与高子时时作是语已。今年春，巡按刘公直指铁，大收群吏，乃高子亦与奖赏。然则高子岂不亦贤哉！高子年幼质美，深沉有智，循循雅饬，有儒生之风焉。其务世其家以求克盖前人者，尤可嘉也。于戏！余既直书奖语，悬之高门，以为高氏光宠矣，因同官之请，又仍次前语以贺之，其尚知恩报恩，以无弃余言，无负于我国家可也！

送郑大姚序

昔者曹参以三尺剑佐汉祖平天下，及为齐相，九年而齐国安集。严助谓汲长孺任职居官无以逾人，至出为东海，而东后治。今观其所以治齐治东海者，实大不然。史称汲黯戆，性倨少礼。初授为荥阳令，不受，耻之；后为东海，病卧闺阁内，岁余不出。参日夜饮醇酒，不事事。吏舍日饮歌呼，参闻之

，亦取酒张坐饮歌呼；与相应和。此岂有轨辙蹊径哉！要何与于治而能令郡国以理也？

《语》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庄以莅之”之不以礼，未善也。”以余所闻，则二子者，将不免以其不正之身，肆于民上。不庄不正，得罪名教甚矣。而卒为汉名相，古之社稷臣者，何也？岂其所以致理者或自有在，彼一切观美之具有不屑欤？抑苟可以成治，于此有不计欤？将民实自治，无容别有治之之方欤？是故恬焉以嬉，遨焉以游，而民自理也？

夫黄帝远矣，虽老于之学，亦概乎其未之闻也。岂二子者或别有黄、老之术，未可以其畔于吾之教而非诋之欤？吾闻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虽赐也，亦自谓不可得闻矣，岂其于此实未有闻，而遂不知求之绳墨之外也？余甚疑焉，而未敢以告人。属郑君为大姚令，乃以余平昔之所疑者质之。夫大姚，滇下邑也，僻小而陋，吾知君久矣其不受也。观君魁然其容，充然其气，洞然不设城府。其与上大夫言，如对群吏，处大庭如在燕私，偃偃似汲黯，酣畅似曹参。此岂儒者耳目所尝睹记哉！君独神色自若，饮啖不辍，醉后耳热，或歌诗作大字以自娱，陶陶然若不以邑事为意，而邑中亦自无事。嗟夫！君岂亦学黄、老而有得者耶！

抑天资冥契，与道合真，不自知其至于斯也！不然，将俱儒者窃笑而共指之矣，而宁能遽尔也耶！

吾与君相聚二载余矣，亦知君之为人矣，今其归也，其有不得者乎？夫渊明辞彭泽而赋“归去”，采菊东篱，有深意矣。刺史王弘，一旦二十千掷付酒家，可遂谓世无若人焉一知陶令之贤乎？阮嗣宗旷达不仕，闻步兵厨有酒，求为校尉。君既耻为令矣，纵有步兵之达，莫可告语，况望有知而大用君者，亦惟有归去而已。行李萧条，童仆无欢，直云穷矣，能无恸乎！如君作达，皆可勿恤也。君第行，吾为君屈指而数之，计过家之期，正菊花之候，饮而无资，当必有白衣送酒如贤刺史王公者，能令君一醉尔也。

李中丞奏议序代作

传曰：“识时务者在于俊杰。”夫时务亦易识耳，何以独许俊杰为也？且夫俊杰之生，世不常有，而事之当务，则一时不无，若必待俊杰而后识，则世之所谓时务皆非时务者欤？

抑俊杰之所识者，必俊杰而后识，非俊杰则终不能识欤？吾是以知时务之大也。

奏议者，议一时之务，而奏之朝廷，行之邦国，断断乎不容以时刻缓焉者也。奏议多矣，而庸独称陆宣公者，则以此公之学有本，其于人情物理，靡不周知，其言词温厚和平，深得告君之体，使人读其言便自心开目明，惟恐其言

之易尽也。则真所谓奏议矣，然亦不过德宗皇帝时一时之务耳。盖德宗时既多艰，又好以猜忌为聪明，故公宛曲及之，长短疾徐，务中其肯綮，以达乎膏肓，直欲穷之于其受病之处，蠹弊之源，令人主读之，不觉不知入其中而不怒，则奏议之最也。若非德宗之时，则又乌用此哉？

汉有晁、贾：晁错有论，贾谊有策。今观谊之策，如改正朔，易服色，早辅教等，皆依仿《周官》而言之。此但可与俗儒道，安可向孝文神圣之主谈也。然三表、五饵之策，推恩分王之策，以梁为齐、赵、吴、楚之边，剖淮南诸国以益梁而分工其子。梁地二千余里，卒之灭七国者，梁王力也。孰谓洛阳年少，通达国体，识时知务如此哉！至今读其书，犹想见其为人，欲不谓之千古之俊杰，不可得矣。若错之论兵事，与夫募民徙边，屯田塞下，削平七国等，皆一时急务，千载石画，未可以成败论人，妄生褒贬也。盖时者如鸷鸟之趋时，务者如易子之交务，稍缓其时，不知其务则殆，孰谓时务可易言哉！其势非天下之俊杰，固不能以识此矣。

宋人议论太多，虽谓之无奏议可也，然苏文忠公实推陆忠宣奏议矣。今观其上皇帝诸书与其他奏议，真忠肝义胆，读之自然恸哭流涕，又不待以痛哭流涕自言也。然亦在坡公时当务之急耳，过此而徽、钦，则无用矣。亦犹晁、贾之言，只可对文、景、武三帝道耳，过此则时非其时，又易其务，不中用也。

余读先贤奏议，其所以尚论之者如此。今得中丞李公奏议读之，虽未知其于晁、贾何如，然陆敬舆、苏子瞻不能过也。故因书昔日之言以请教于公，公其信不妄否？如不妄，则愿载之未简。

先行录序代作

言一也，有先行之言，有可行之言，又有当行之言。吾尝以此三言者定君子之是非，而益以见立言者之难矣。何谓先行之言？则夫子之告子贡是已。既已先行其言矣，安有言过其行之失乎？何谓可行之言？则《易》也，《中庸》也，皆是也。《易》曰“以言乎远则不御”，是远言皆可行也：“以言乎迩则静而正”，是迩言皆可行也：“以言天地之间则备”，是天地之间之言皆可行也。《中庸》曰：“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夫夫妇能行，则愚不肖者自谓不及，贤智者自谓过之，皆不可得矣，其斯以为可行之言乎？既曰可行之言，则言之千百世之上不为先，行之千百世之下不为后；则以言行合一，先后并时，虽圣人亦不能置先后于其间故也。

若夫当行之言，则虽今日言之，而明日有不当行之者，而况千百世之上下哉！不独此也，举一人而言，在仲由则为当行，而在冉求则为不当行矣，盖时异势殊，则言者变矣。故行随事迁，则言焉人殊，安得据往行以为典要，守前言以效尾生耶？是又当行之言不可以执一也。

夫当行而后言，非通于道者不能，可行而后言，非深于学者不能。若中丞李公，真所谓通于道、深于学者也，故能洁己裕人，公恕并用，其言之而当行而可行者乎！乃今又幸而获读所为《从政集》者，则又见其在朝在邑，处乡处家，已往之迹皆如是也，所谓先行其言者也。某是以知公之学，实学也，其政，实政也，谓之曰《先行录》，不亦宜乎！然既先行其言矣，又何不当行之有？又何不可行之有？

时文后序代作

时文者，今时取士之文也，非古也。然以今视古，古固非今；由后观今，今复为古。故曰文章与时高下：下者，权衡之谓也。权衡定乎一时，精光流于后世，易可苟也！夫千古同伦，则千古同文，所不同者一时之制耳。故五言兴，则四言为古；唐律兴，则五言又为古。

今之近体既以唐为古，则知万世而下当复以我为唐无疑也，而况取士之文乎？彼谓时文可以取士，不可以行远，非但不知文，亦且不知时矣。夫文不可以行远而可以取士，未之有也→家名臣辈出，道德功业，文章气节，于今烂然，非时文之选欤？故棘闱三日之言，即为其人终身定论。苟行之不远，必言之无文，不可选也，然则大中丞李公所选时文，要以期于行远耳矣。吾愿诸士留意观之。

张横渠易说序代作

横渠先生与学者论《易》久矣，后见二程论《易》，乃谓其弟子曰：“二程深明《易》道，吾不如。”勇撤皋比，变易而从之，其勇也如此。吾谓先生即此是《易》矣。晋人论《易》，每括之以三言：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是易简，一《易》也。又曰不易乎世。是不易，一《易》也。又曰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是变易，又一《易》也。至简故易，不易故深，变易故神。虽曰三言，其实一理。深则无有不神，神则无有不易矣。先生变易之速，易如反掌，何其神乎！故吾谓先生即此是《易》矣。作《易说序》。

龙溪先生文录抄序

《龙溪王先生集》共二十卷，无一卷不是谈学之书；卷凡数十篇，无一篇不是论学之言。

夫学问之道，一言可蔽，卷若积至二十，篇或累至数十，能无赘乎？然读之忘倦，卷卷若不相袭，览者唯恐易尽，何也？盖先生学问融贯，温故知新，若沧洲瀛海，根于心，发于言，自时出而不可穷，自然不厌而文且理也。而其谁能赘之欤！故余尝谓先生此书，前无往古，今无将来，后有学者可以无复著书矣，盖逆料其决不能条达明显一过于斯也。而刻板贮于绍兴官署，印行者

少，人亦罕读。又先生少壮至老，一味和柔，大同无我，无新奇可喜之行，故俗士亦多不悦先生之为人，而又肯读先生之书乎？学无真志，皮相相矜，卒以自误，虽先生万语千言，亦且奈之何哉！

今春，余偕焦弱侯放舟南迈，过沧洲，见何泰宁。泰宁视龙溪为乡先生，其平日厌饫先生之教为深，熟读先生之书已久矣，意欲复梓行之，以嘉惠山东、河北数十郡人士，即索先生全集于弱侯所。弱侯载两船书，一时何处觅索。泰宁乃约是秋专人来取，而命余圈点其尤精且要者，曰：“吾先刻其精者以诱之令读，然后粹其全以付天下后世。夫先生之书，一字不可轻掷，不刻其全则有沧海遗珠之恨；然简帙浩繁，将学者未览先厌，又不免有束书不观之叹。必先后两梓，不惜所费，然后先生之教大行。盖先生之学具在此书，若苟得其意，则一言可毕，何用二十卷；苟不肯读，则终篇亦难，又何必二十卷也。公在我后人，不得不冀其如此而读，如此而终篇，又如此而得意于一言之下也。”泰宁之言如此，其用意如之何？

秋九月，沧洲使者持泰宁手札，果来索书白下。适余与弱侯咸在馆。弱侯遂付书，又命余书数语述泰宁初志并付之。计新春二三月，余可以览新刻矣。将见泰宁学问从此日新而不能已，断断乎其必有在于是！断断乎其必有在于是！

关王告文

惟神，忠义贯金石，勇烈冠古今。方其镇荆州，下襄阳也，虎视中原，夺老瞞之精魄，孙吴犹鼠，藐割据之英雄，目无魏、吴久矣。使其不死，则其吞吴并曹，岂但使魏欲徙都已哉！其不幸而不成混一之业，复卯金之鼎者，天也。然公虽死，而吕蒙小丑亦随吐血亡矣。

盖公以正大之气压狐媚之孤，虽不逆料其诈，而呼风震霆，犹足破权奸之党；驾雾鞭雷，犹足裂谗贼之肝。固宜其千秋万祀，不同海内外足迹至与不至，无不仰公之为烈。盖至于今日，虽男妇老少，有识无识，无不拜公之像，畏公之灵，而知公之为正直，俨然如在宇宙之间也。

某等来守兹土，慕公如生，欲使君臣劝忠，朋友效义，固因对公之灵，反复而致意焉。此不知者，谓秉烛达旦为公大节。噫！此特硁硁小丈夫之所易为，而以此颂公，公其享之乎？

李中溪先生告文

公从幼嗜学，到老不倦；人无微不收，言无诞而下录；诞言靡信，公意弥笃。盖众川合流，务欲以成其大；土石并砌，务欲以实其坚，是故人智若愚焉耳，公之向道，其笃也如此。

平生禄入，尽归梵宫；交际间遗，总资贫乞，六度所称布施忍辱精进者

，公诚有之。

李贄曰：“公踔倜傥非常人也，某见其人，又闻其语矣。世庙时，驾幸承天，公为荊州。

惟时有司不能承宣德意，以致纤夫走渴，疫死无数。公先期市药材，煮参蓍，令置水次，役无病者。后筑堤障江，人感公，争出力，至于今赖焉。夫其所市药费，不过四五百金耳，而令全活者以万计，又卒致其力筑堤，为荊人世赖。公之仁心盖若此矣。

公初第，由翰林出为县令，又由侍御史复出为郡守。盖慈祥恺悌，虽于人无不爱，然其刚毅正直之气，终不可以非法屈挠，故未四十而挂冠以老。又能以其余年肆力于问学，勇猛坚固，转不退轮，为海内贤豪驱先，非常人明矣。

余等或见而知，或闻而慕。今其死矣，云谁之依！地阻宫羈，生刍曷致？为位而告，魂其听之。且余等与公同道为朋，生时何须识面；同气相应，来时自遍十方。惟愿我公照临法会，降此华山，钟鼓齐鸣，俨然其间。不贵荣名，无谓可乐，此但请客时一场筵席耳，薄暮则散去矣。生年满百，未足为寿，以今视昔，诚然一呼吸之间也。平昔文章，咸谓过人，不知愚者得之，徒增口业，智者比之，好音过耳，达人大观，视之犹土直也。“有子万事足”，俗有是言也。不曰扬子云《法言》，白乐天《长庆》，人至于今传乎？使待嗣而后传，则古今有子者何限也。须知孔子不以孔鲤传，释迦不以罗喉传，老聃不以子宗传，则公可以抚掌大笑矣。勿谓道家法力胜禅家，道家固不能离道而为法也。勿谓服食长生可冀，公固不死矣，何用长生乎？勿谓灌顶阳神可出，公固精神在天矣，又何用劳神求出乎？公但直信本心，勿顾影，勿疑形，则道力固自在也，法力固自在也，神力亦自在也。

再致我公：为我传语李维明。维明者，自下人，名逢阳，别号翰峰，仕为礼部郎。于贄为同曹友，于沆为同年友，皆同道雅相爱慕者。故并设位，俾得与公会云。

王龙溪先生告文

圣代儒宗，人天法眼；白玉无瑕，黄金百炼。今其没矣，后将何仰！吾闻先生少游阳明先生之门，既以一往而超诣；中升西河夫子之坐，遂至殁身而不替。要以朋来为乐兮，不以不知而愠也，真得乎不迁不贰之宗。正欲人知而信兮，不以未信而懈也，允合乎不厌不倦之理。盖修身行道者将九十岁，而随地雨法者已六十纪矣。以故四域之内，或皓首而执经，五陵之间，多继世以传业。遂令良知密藏，昭然揭日月而行中天；顿令洙、泗渊源，沛乎决江、河而达四海。盖直斯文之未丧，实见吾道之大明。先生之功，于斯为盛。

忆昔淮南儿孙布地，猗欤盛欤，不可及矣。今观先生渊流更长，悠也久也

，何可当哉！

所怪学道者病在爱身而不爱道，是以不知前人付托之重，而徒为自私自利之计，病在尊名而不尊己，是以不念儿孙陷溺之苦，而务为远嫌远谤之图。嗟夫！以此设心，是灭道也，非传道也；是失己也，非成己也。先生其忍之乎？嗟我先生，唯以世人之聋瞽为念，是故苟可以坐进此道，不敢解嘲也；唯以子孙之陷溺为忧，是故同舟而遇风，则胡、越必相救，不自知其丧身而失命也。此先生付托之重所不能已也。此余小子所以一面先生而遂信其为非常人也。

虽生也晚，居非近，其所为凝眸而注神，倾心而悚听者，独先生尔矣。先生今既没矣，余小子将何仰乎！嗟乎！“嘿而成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先生以言教天下，而学者每咕哗其语言，以为先生之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糟粕也，先生不贵也。先生以行示天下，而学者每惊疑其所行，以为先生之不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精神也，是先生之所重也。我思古人实未有如先生者也，故因闻先生之讣也，独反覆而致意焉。先生神游八极，道冠终古；夭寿不二，生死若一。吾知先生虽亡，固存者也。其必以我为知言也夫！其必以我知先生也夫！

罗近溪先生告文

戊子冬月二十四日，南城罗先生之讣至矣，而先生之没，实九月二日也。夫南城，一水间耳，往往至者不能十日余，而先生之讣直至八十余日而后得闻，何其缓也！岂龙湖处僻，往来者寡耶？而往来者非寡，直知先生者寡也？然吾闻先生之门，如仲尼而又过之，盖不啻中分鲁矣。其知先生者，宜若非寡，将实未闻好学者，以故虽及门，而终不知先生之所系于天下万世者如此其甚重也耶？夫惟其视先生也不甚重，则其闻先生之讣也，自不容于不缓矣。

余是以痛恨先生之没，而益值先生之未可以死也。

有告我者曰：“先生欲以是九月朔辞世长往，故作别语以示多士。士苦不忍先生别，于是先生复勉留一日与多士谈，谈竟矣，而后往耳。今先生往矣，无可奈何矣，于是多士始乃拭泪含哀，共梓先生别语以告四方之士。若曰得正而毙，吾师无忝曾参矣；扶杖逍遥，吾师不愧夫子矣。岂惟不惜死，又善吾死，吾师至是，真有得矣。大力其师喜，故欲梓而传之。”

嗟乎！先生之寿七十而又四矣，其视仲尼有加矣，夫人生七十，古来所希。寿跻古希，虽恒人能不惜死，而谓先生惜死乎？何以不惜死为先生喜也？且夫市井小儿，辛勤一世，赢得几贯钱钞，至无几也。然及其将终也，已死而复苏，既瞑而复视，犹恐未得所托然者。使有托也，则亦甘心瞑目已矣。先生生平之谓何，顾此历代衣钵，竟不思欲置何地乎？其所为勉留一日者何故？或者亦恐未得所托矣。如使有托，虽不善死，亦善也。使未有托也，则虽善死，先

生不善也，又何可以善死称先生也？吾谓先生正当垂绝之际，欲恸不敢恸之时，思欲忍死一再见焉，而卒不可得者，千载而下，闻之犹堪断肠，望之犹堪堕泪，此自是其至痛不可甘忍，而谓先生忍死而不惜可乎？盖惜死莫甚于先生者，吾恐更有甚于多士之惜先生之死也。

何也？天既丧余，余亦丧天；无父则望孤，无子而望绝矣，其为可悲可痛皆一也。若如所云，则千圣之衣钵，反不如庸夫之一贯。市井小儿犹不忍于无托也，而先生能忍之矣，又何以为先生也！

方闻讣时，无念僧深有从旁赞曰：“宜即为位以告先生之灵。”余时盖默不应云。既而腊至矣，岁又暮矣；既而改岁，复为万历己丑，又元月，又二月，春又且分也。深有曰：“某自从公游，于今九年矣，每一听公谈，谈必首及王先生也，以及先生癸未之冬，王公讣至，公即为文告之，礼数加焉，不待诏也。忆公告某曰：‘我于南都得见王先生者再，罗先生者一。及入滇，复于龙里得再见罗先生焉。’然此丁丑以前事也。自后无岁不读二先生之书，无口不谈二先生之腹。令某听之，亲切而有味，详明而不可厌，使有善书者执管侍侧，当疾呼手腕脱矣，当不止十纸百纸，虽千纸且有余矣。今一何默默也？且丙戌之春，某将杖锡南游，公又告某曰：‘急宜上吁江见罗先生。’于时龙溪王先生死矣，戊子之夏，某复自南部来至，传道罗先生有书欲抵南都，云‘趁此大比之秋，四方士大和会，一入秣陵城，为群聚得朋计，’公即为书往焦弱侯所：“罗先生今兹来，慎勿更磋过！恐此老老矣，后会难可再也。”

嗟乎！余默不应，不知所以应也。盖余自闻先生讣来，似在梦寐中过日耳。乃知真哀不哀，真哭无涕，非虚言也。我今痛定思痛，回想前事，又似大可笑者。夫谓余不思先生耶？

而余实思先生。谓余不知先生耶？而余实知先生深也。谓余不能言先生耶？而能言先生者实莫如余。乃竟口不言，心不思，笔不能下，虽余亦自不知其问说矣。岂所谓天丧余，余丧天；无父何怙，无子而望孤者耶！

今余亦既老矣，虽不曾亲受业于先生之门，而愿买田筑室盾骸于先生之旁者，念无时而置也，而奈何遂闻先生死也！然惟其不曾受业于先生之门也，故亦不能遍友先生之门下士而知其孰为先生上首弟子也。意者宁无其人，特恨未

见之耳。言念先生束发从师，舍身从道；一上春官，蜚声锁院。而出世夙念，真结肺肠；有道之思，恐孤师友。于是上下四方，靡足不聘，咨询既竭，步趋遂正。饮河知足，空手归来。越又十年，岁当癸丑，乃对明庭，释褐从政。公庭讼简，委蛇乐多，口舌代呿，论心无兢。胥徒令史，浑如其家。即仕而学，不以仕废；即学称仕，何必仕优。在朝如此，居方可知。自公既然，家食何如：堂前击鼓，堂下唱歌；少长相随，班荆共坐。此则先生七十四岁以前之日恒如此也。

若夫大江之南，长河之北，招提梵刹，巨浸名区，携手同游，在在成聚，百粤、东瓯，罗施、鬼国，南越、闽越，滇越、腾越，穷发鸟语，人迹罕至，而先生墨汁淋漓，周遍乡县矣。至若牧童樵竖，“钓老渔翁，市井少年，公门将健，行商坐贾，织妇耕夫，窃屨名儒，衣冠大盗，此但心至则受，不同所由也。况夫布衣韦带，水宿岩栖，白面书生，青衿子弟，黄冠白羽，缁衣大士、缙绅先生，象笏朱履者哉！是以车辙所至，奔走逢迎，先生抵掌其间，坐而谈笑。人望丰采，士乐简易，解带披襟，八风时至。有柳士师之宽和，而不见其不恭；有大雄氏之慈悲，而不闻其无当。同流合污，狂简斐然；良贾深藏，难识易见。居柔处下，非乡愿也。泛爱容众，真平等也。力而至，巧而中，是以难及；大而化，圣而神，夫谁则知。

盖先生以是自度，亦以是度人。七十余年之间，东西南北无虚地，雪夜花朝无虚日，贤愚老幼贫病贵富无虚人，矧伊及门若此其专且久，有不能得先生之传者乎？吾不信也。先生幸自慰意焉！余虽老，尚能驱驰，当不辞跋涉，为先生访求门下士谁是真实造诣得者：即焚香以告，以妥先生之灵曰：“余今而后，而知先生之可以死也，真可以不惜死，真非徒自善其死者之比也。”而余痛恨先生之死之心可以释矣。若孔子之与鲁君言也，直曰“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是谓无子而望绝也，先生不如是也。

祭无祀文代作

窃以生而为人，不得所依，则不免冻馁而疾病作。是故圣帝明王知而重之，仁人君子见而矜之，于是设养济之院，建义社之仓，以至邻里乡党之相周，车马轻裘之共敝，皆圣帝明王所谓独之哀，仁人君子之所以周急也。而后四海始免怨号之夫矣，而岂徒然也哉！死而为鬼，不得所依，则谁为享奠而废疴作。是故圣帝明王哀而普度，仁人君子怜而设飧。于是乎上元必祭，中元必祭，以至清明之节，霜降之夕，无不有祭。盖我太祖高皇帝之所谆切，更列圣而不敢替者，又不独古圣昔王相循已也。而后天下始无幽愁之鬼矣，而岂无谓也哉！

何也？圣帝明王与仁人君子，皆神人之主也。不有主，将何所控诉乎？又

何以谐神人而协上帝，通幽明而承天休也？生人之无依者，又是何等？若文王所称四民，其大概也。死人之无依者，又是何等？若我太祖高皇帝所录死亡，至详悉也。是故京则祭以上卿，郡则祭以大夫，邑则祭以百里之侯，至于乡祭、里祭、村祭、社祭，以及十家之都，咸皆有祭。而唯官祭则必以城隍之神主之。前此一日，本官先行牒告，临期诣坛躬请，祭毕，乃敢送神以归而后妥焉。此岂无义而圣人为之哉！此岂谄黷于无祀之鬼，空费牲币以享无用，而太祖高皇帝肯为之哉！

今兹万历丁酉之清明，是夕也，自京国郡国，以至穷乡下里，莫敢不钦依令典，相随赴坛而祭，或设位而祭矣。况我沁水坪上，仁人君子比屋可封，生人无依，尚仰衣食，鬼苟乏祀，能不望祭乎？所恨羁守一官，重违乡井，幸兹读《礼》先庐，念君蒿之悽沧，因思亲以及亲，为位比郭，情僧讽经，自今夕始矣。凡百无主鬼神，有饭一饱，无痛乏宗；有钱分授，无争人我：是所愿也。

抑余更有说焉：凡为人必思出苦，更于苦中求乐；凡为鬼必愁鬼趣，更于趣中望生乃可。

若但得饱便足，得钱便欢，则志在钱饱耳，何时得离此苦趣耶！醉饱有时，幽愁长在，吾甚为诸鬼虑之。窃闻《阿弥陀经》等，《金刚经》等，诸佛真言等，众僧为尔宣言，再三再四，皆欲尔等度脱鬼伦，即生人天，或趣佛乘，或皈西方者，诚可听也，非但欲尔等一饱已也。

又闻地藏王菩萨发愿欲代一切地狱众生之苦，此夕随缘在会，有话须听。又闻面然大士统领三千大千神鬼，与尔等相依日久，非不欲尽数超拔尔等，第亦无奈尔等自家不肯何耳。今尔等日夜守着大士，瞻仰地藏菩萨，可谓最得所主矣。幸时时听其开导，毋终沉迷，则我此坛场，其为诸鬼成圣成贤，生人生天之处，大非偶也。若是，则不但我坪上以及四境之无祀者所当敬听，即我宗亲并内外姻亲，诸凡有人奉祀者，亦当听信余言，必求早早度脱也。虽有祀与无祀不同，有嗣与无嗣不同，然无嗣者呼为无祀之鬼，有嗣者亦呼为有祀之鬼，总不出鬼域耳。总皆鬼也，我愿一听此言也。我若狂言无稽，面然大士必罚我，地藏王菩萨必罚我，诸佛诸大圣众必罚我，诸古昔圣君贤相仁人君子必罚我。兼我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以及列圣皆当罚我矣。不敢不敢，不虚不虚。谨告。

篁山碑文代作

篁山庵在江西饶州德兴县界万山中，其来旧矣，而人莫知。山有灵气。唐元和间，有张庵孙者修真得道于此。造胜国至元，里人胡一真又于此山修真得道去。相传至今，山盖有二真人焉。嗣后山缺住持，庵院几废，失今不修，将

不免为瓦砾之场矣。一兴一废，理固常然；既废复兴，宁独无待。此僧真空之所为作也。

真空少修戒律，行游京师，从兴圣禅师说戒。比还故里，才到舟次，忽感异梦：仿然若见观音大士指引入篁山修行者。归而问人，人莫晓也。真空遂发愿：愿此生必见大士乃已。

拨草穷源，寻至其地，果见大士俨然在于废院之中，真空不觉进前拜礼，伏地大哭。于是复失心誓天，务毕此生之力修整旧刹，复还故物。苦行斋心，戒律愈厉。居民长者感其至诚，协赞募化，小者输木石，大者供粮米。未及数年而庵院鼎新，圣像金灿；朝钟暮鼓，灯火荧煌。盖但大士出现，僧众有皈，旦与山陬野叟、岩畔樵夫同依佛日，获大光明。向之闷然莫晓其处者，今日共登道场，皆得同游于净土矣。向非真空严持有素，则大士必不肯见梦以相招；又非发愿勤渠，礼拜诚笃，则居民又安有肯捐身割爱，以成就此大事乎？固知僧律之所系者重也。

佛说六波罗蜜，以布施为第一，持戒为第二。真空之所以能劝修者，戒也；众居士之所以布施者，为其能持戒也。真空守其第二，以获其第一；而众居士出其第一，以成其第二。

可知持戒固重，而布施尤重也。布施者比持戒为益重，所谓青于蓝也。众居士可以踊跃赞叹，同登极乐之乡矣，千千万万劫，宁复是此等乡里之常人耶！持戒者宁为第二，而使世人尽居第二布施波罗蜜极乐道场，所谓青出蓝也。僧真空虽居众人后，实居众人前，盖引人以皈西方，其功德益无比也，余是以益为真空喜也，向两真人已去，今戒真人复继之，千余年间，成三真人。然戒真人念佛勤，皈依切，定生西方无疑。它日如见向者两真人，幸一招之，毋使其或迷于小道，则戒真人之功德益溥矣。

兹因其不远数千里乞言京师，欲将勒石以记，余以此得与西方之缘。戒真人见今度余也，余其可以不记乎？若其中随力散财之多寡，随分出力之广狭，兴工于某年月，讫工于某时日，殿宇之宏敞，僧房之幽邃，以至斋堂厨舍井灶之散处，其中最肯协赞之僧众，最肯竭力之檀越，各细书名实于碑之阴矣。

李生十交文

或问李生曰：“子好友，今两年所矣，而不见子之交一人何？”曰：“此非君所知也。

余交最广，盖举一世之人，毋有如余之广交者矣。余交有十。十交，则尽天下之交矣。“何谓十？其最切为酒食之交，其次为市井之交。如和氏交易平心，闵氏油价不二，汝交之，我亦交之，汝今久矣日用而不知也。其三为遨游之交，其次为坐谈之交。遨游者，远则资舟，近则谭笑，谑而不为虐，亿而多

奇中。虽未必其人何如，亦可以乐而忘返，去而见思矣。技能可人，则有若琴师、射士、棋局、画工其人焉。术数相将，则有若天文、地理、星历、占卜其人焉。其中达士高人，未可即得，但其技精，则其神王，决非拘牵齷齪，卑卑琐琐之徒所能到也。聊以与之游，不令人心神俱爽，贤于按籍索古，谈道德，说仁义乎？以至文墨之交，骨肉之交，心胆之交，生死之交：所交不一人而足也。何可谓余无交？又何可遽以一人索余之交也哉？”

夫所交真可以托生死者，余行游天下二十多年，未之见也。若夫剖心析肝相信，意者其唯古亭周子礼乎！肉骨相亲，期于无，余于死友李维明盖庶几焉。诗有李，书有文，是矣，然亦何必至是。苟能游心于翰墨，蜚声于文苑，能自驰骋，不落蹊径，亦可玩适以共老也。

唯是酒食之交，有则往，无则止不往。然亦必爱贤好客，贫而整，富而洁者，乃可往耳‘客为上，好贤次之，整而洁又次之。然是酒食也，最日用之第一义也。余唯酒食是需，饮食宴乐是困，则其人亦以饮食为媒，而他可勿论之矣。故爱客可也，好贤可也，整而洁亦可也。

无所不可，故无所不友。而况倾盖交欢，饮水可肥，无所用媒者哉！已矣！故今直道饮食之事，以识余交游之最切者。饮食之人，则人贱之，余愿交汝，幸勿弃也。

自赞

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其与人也，好求其过，前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藉口；分明豪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与物连，口与心违。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矣。昔子贡问夫子曰：“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若居士，其可乎哉！

赞刘谐

有一道学，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纲常之冠，人伦之衣，拾纸墨之一二，窃唇吻之三四，自谓真仲尼之徒焉。时遇刘谐。刘谐者，聪明士，见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刘谐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其人默然自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李生闻而善曰：“斯言也，简而当，约而有余，可以破疑网而昭中天矣。其言如此，其人可知也。盖虽出于一时调笑之语，然其至者百世不能易。”

方竹图卷文

昔之爱竹者，以爱故，称之曰“君”。盖谓其有似于有斐之君子而君之也

，直怫悒无与谁语，以为可以与我者唯竹耳，是故倘相约而谩相呼，不自知其至此也。或曰：“王子以竹为此君，则竹必以王子为彼君矣。此君有方有圆，彼君亦有方有圆。圆者常有，而方者不常有。不常异矣，而彼此君之，则其类同也，同则亲矣。”然则王子非爱竹也，竹自爱王子耳。

夫以王子其人，山川土石，一经顾盼，咸自生色，况此君哉！且天地之间，凡物皆有神，况以此君虚中直上，而独不神乎！传曰：“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此君亦然。此其一遇王子，则节奇气，自尔神王，平生挺直凌霜之操，尽成箫韶鸾凤之音，而务欲以为悦己者之容矣，彼又安能孑然独立，穷年瑟瑟，长抱知己之恨乎？由此观之，鹤飞翩翩，以王子晋也。紫芝烨烨，为四皓饥也。宁独是，龙马负图，洛龟呈瑞，仪于舜，鸣于文，获于鲁叟，物之爱人，自古而然矣，而其谁能堪之。

今之爱竹者，吾惑焉。此其于王子，不类也。其视放傲不屑，至恶也，而唯爱其所爱之竹以似之。则虽爱竹，竹固不之爱矣。夫使若人而不为竹所爱也，又何以爱竹为也？以故余绝不爱夫若而人者之爱竹也。何也？以其似而不类也。然则石阳之爱竹也，类也，此爱彼君者也。石阳习静庐山，山有方竹，石阳爱之，特绘而图之，以方竹世不常有也。石阳将归，难与余别，持是示余，何为者哉？余谓子之此君已相随入蜀去矣，何曾别。

书黄安二上人手册

出家者终不顾家，若出家而复顾家，则不必出家矣。出家为何？为求出世也。出世则与世隔，故能成出世事；出家则与家绝，故乃称真出家儿。今观释迦佛岂不是见身为净饭王之子，转身即居转轮圣王之位乎？其为富贵人家，孰与比也？内有耶输女之贤为之妻，又有罗喉罗之聪明为之儿，一旦弃去，入穷山，忍饥冻，何为而自苦乃尔也？为求出世之事也。出世方能度世。夫此世间人，犹欲度之使成佛，况至亲父母妻儿哉！故释迦成道而诸人同证妙乐，其视保守一家之人何如耶？

人谓佛氏戒贪，我谓佛乃真大贪者。唯所贪者大，故能一刀两断，不贪恋人世之乐也。

盖但释迦，即孔子亦然。孔子之于鲤，死也久矣，是孔子未尝为子牵也。鲤未死而鲤之母已卒，是孔子亦未尝为妻系也。三桓荐之，而孔子不仕，非人不用孔子，乃孔子自不欲用也。

视富贵如浮云，唯与三千七十游行四方，西至晋，南走楚，日夜皇皇以求出世知己。是虽名为在家，实终身出家者矣。故余谓释迦佛辞家出家者也，孔夫子在家出家者也，非诞也。

今我自视聪明力量既远不逮二老矣，而欲以悠悠之念证佛祖大事，多见其

不自量也，上人又何为而远来乎？所幸双亲归土，妻宜人黄氏又亡。虽有一女嫁与庄纯夫，纯夫亦是肯向前努力者。今黄安二上人来此，欲以求出世大事，余何以告之？第为书释迦事，又因其从幼业儒，复书孔子生平事以为譬。欲其知往古，勉将来，以不负此初志而已也。

读律肤说

淡则无味，直则无情。宛转有态，则容冶而不雅；沉着可思，则神伤而易弱。欲浅不得，欲深不得。拘于律则为律所制，是诗奴也，其失也卑，而五音不克谐；不受律则不成律，是诗魔也，其失也亢，而五音相夺伦。不克谐则无色，相夺伦则无声，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故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情性自然之谓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然则所谓自然者，非有意为自然而遂以谓自然也。若有意为自然，则与矫强何异。故自然之道，未易言也。

卷四杂述

解经题

《大佛顶》者，至大而无外，故曰大；至高而莫能上，故曰顶。至大至高，唯佛为然，故曰《大佛顶》也。夫自古自今，谁不从是《大佛顶》如如而来乎？但鲜有知其因者耳。能知其因，如是至大，如是至高，则佛顶在我矣。然何以谓之至大？以无大之可见，故曰至大也。何以谓之至高，以无高之可象，故曰至高也。不可见，不可象，非密而何？人唯不知其因甚密，故不能以密修，不能以密证，而欲其决了难矣。岂知此经为了义之密经，此修为证明之密修，此佛为至大至高，不可见，不可象，密密之佛乎？此密密也，诸菩萨万行悉从此中流出，无不可见，无不可象，非顽空无用之比也。是以谓之《首楞严》。《首楞严》者，唐言究竟坚固也。究竟坚固不坏，则无死无生，无了不了之人矣。

书决疑论前

经可解，不可解。解则通于意表，解则落于言诠。解则不执一定，不执一定即是无定，无定则如走盘之珠，何所不可。解则执定一说，执定一说即是死语，死语则如印印泥，欲以何用也？

此书千言万语，只解得《心经》中“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两句经耳。经中又不曰“是故空中无色”乎？是故无色者众色之母，众色者无色之色，谓众

色即是无色则可，谓众色之外别无无色岂可哉！由此观之，真空者众苦之母，众苦者真空之苦，谓真空能生众苦则可，谓真空不能除灭众苦又岂可哉！盖既能生众苦，则必定能除灭众苦无疑也。众苦炽然生，而真空未尝生，众苦卒然灭，而真空未尝灭。是以谓之极乐法界，证人此者，谓之自在菩萨耳。

今以厌苦求乐者谓之三乘，则《心经》所云“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又云“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者，皆诳语矣。

十法界以佛界与九界并称，岂可即以娑婆世界为佛界，离此娑婆世界遂无佛界耶？故谓娑婆世界即佛世界可也，谓佛世界不即此娑婆世界亦可也。盖厌苦，谁肯发心求乐？非喜于得乐，又谁肯发心以求极乐乎？极乐则自无乐，无乐则自无苦，无挂碍，无恐怖，无颠倒梦想。盖有苦，有挂碍，有恐怖，有颠倒，而见以为无也。盖有智有得，而见以为无得也。盖有因有缘，有苦有集，有灭有道，而强以为无苦、集、灭、道也。盖有空有色，有眼耳鼻舌身意，而强以为空中无色，无眼耳鼻舌身意也。故曰：“但有言说，皆无实义。”

夫经，言教也。圣人不得已而有言，故随言随扫，亦恐人执之耳。苟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则愿力慈悲尤相之大者，生死之甚者，而可藉之以为安，执之以为成佛之根本乎？凡有佛，即便有愿，即便有慈悲。今但恐其不见佛耳，不患其无佛愿，无慈悲心也。有佛而无慈悲大愿者，我未之见也。故有佛，即便有菩萨。佛是体，菩萨是用，佛是主人翁，菩萨是管家人；佛，是圣天子，菩萨是百执事。谁能离得？若未见佛而徒兴假慈悲，殆矣！

解经文

晦昧者，不明也。不明即无明。世间有一种不明自己心地者，以为吾之真心如太虚空，无相可得，祇缘色想交杂，昏扰不宁，是以不空耳。必尽空诸所有，然后完吾无相之初，是为空也。夫使空而可为，又安得谓之真空哉！纵然为得空来，亦即是掘地出生之空，如今人所共见太虚空耳，与真空总无交涉也。夫其初也，本以晦昧不明之故而为空；其既也，反以为空之故，益晦暗以不明。所谓晦暗，即是晦昧，非有二也。然是真空也，遇明白晓了之人，真空即在此明白之中，而真空未始明白也。苟遇晦暗不明之者，真空亦即在此晦暗之中，而真空未始晦暗也。故曰“空晦暗中。”唯是否心真空，特地结起一朵晦暗不明之色，本欲为空，而反为色，是以空未及为而色已暗结矣。故曰“结暗为色。”于是即以吾晦暗不明之妄色，杂吾特地为空之妄想，而身相宛然遂具，盖吾此身原从色想交杂而后有也。

既以妄色妄想相交杂而为身，于是攀缘摇动之妄心日夕屯聚于身内，望尘奔逸之妄相日夕奔趣于身外，如冲破逐浪，无有停止，其为昏扰扰相，殆不容以言语形状之矣。是谓心相，非真心也，而以相为心可欤！是自迷也。既迷为

心，则必决定以为心在色身之内，必须空却诸扰扰相，而为空之念复起矣。复从为空结色杂想以成吾身，展转受生，无有终极，皆成于为空之一念，始于晦昧之无明故耳。夫既迷为心，是一迷也。复迷谬以为吾之本心即在色身之内，必须空却此等心相乃可。嗟嗟！心相其可空乎！是迷而又迷者也。故曰“迷中倍人。”

岂知吾之色身泊外而山河，遍而大地，并所见之太虚空等，皆是吾妙明真心中一点物相耳。

是皆心相自然，谁能空之耶？心相既总是真心中所现物，真心岂果在色身之内耶？夫诸相总是吾真心中一点物，即浮沤总是大海中一点泡也。使大海可以空却一点泡，则真心亦可以空却一点相矣，何自迷乎？

比类以观，则晦昧为空之迷惑，可破也已。且真心既已包却色身，泊一切山河虚空大地诸有为相矣，则以相为心，以心为在色身之内，其迷惑又可破也。

念佛答问

小大相形，是续鹞短鹤之论也。天地与我同根，谁是胜我者；万物与我为一体，又谁是不如我者。我谓念佛即是第一佛，更不容于念佛之外复觅第一义谛也。如谓念佛乃释迦权宜接引之法，则所谓最上一乘者，亦均之为权宜接引之言耳。古人谓佛有悟门，曾奈落在第二义，正仰山小释迦吐心吐胆之语。后来中峰和尚谓学道真有悟门，教人百计搜寻，是误人也。

故知此事在人真实怕死与不耳、念苟真，则悟与不悟皆为戏论，念佛参禅总归大海，无容着唇吻处也。

征途与共后语

弱侯之言，盖为未得谓得者发耳。若方子及犹为勇往之时，岂宜以此言进之哉！然吾闻学者未得谓得真不少也，则即进之以此言亦宜。夫世间功名富贵，最易埋没人。余老矣，死在旦夕，犹不免近名之累，况当热闹之场，擦粉涂额以悦于人，而肯究心生死，视人世繁华极乐以为极苦，不容加乎其身，余又安所求于世也？盖生死念头尚未萌动，故世间参禅学道之夫，亦只如此而止矣。则有鼻孔辽天者，亦足奇也我愿弱侯勿太责之备也：置勿论，且摘弱侯叙中语，以与侯商何如？

侯谓声音之道可与禅通，似矣。而引伯牙以为证，谓古不必图谱，今不必硕师，傲然遂自信者，适足以为笑，则余实不然之。夫伯牙于成连，可谓得师矣，按图指授，可谓有谱有法，有古有今矣‘牙何以终不得也？且使成连而果以图语硕师为必不可已，则宜穷日夜以教之操，何可移之乎无人之境，寂寞不见之地，直与世之矇者等，则又乌用成连先生为也？此道又何与于海，而必之

于海然后可得也？尤足怪矣！盖成连有成连之音，虽成连不能授之于弟子，伯牙有伯牙之音，虽伯牙不能必得之于成连。所谓音在于是，偶触而即得者，不可以学人为也者唯未尝学，故触之即契，伯牙唯学，故至于无所触而后为妙也。设伯牙不至于海，设至壶成连先生犹与之偕，亦终不能得矣。唯至于绝海之滨，空洞之野，渺无人迹，而后向之图谱无存，指授无所，硕师无见，几昔之一切可得而传者，今皆不可复得矣，故乃自得之也。此其道盖出于丝桐之表，指授之外者，而又乌用成连先生为耶？然则学道者可知矣。

明有所不见，一见影而知渠；聪有所不闻，一击竹而成偈：大都皆然，何独矇师之与伯牙耶！

吾愿子及如矇师，弱侯如居海上者，于是焉敬以书其后，而题曰“征途与共”以归之。与共者，与共学也。子及以纯甫为可与，故征途日与之共学。倘真可与共，则愿并以此语与之可。

批下学上达语

“学以求达”，此语甚不当。既说离下学无上达，则即学即达，即下即上，更无有求达之理矣，而复曰“求达”，何耶？然下学自是下学，上达自是上达，若即下学便以为上达，亦不可也。而乃曰“学以求达”，是果即下学以求达耶，抑别有求达之学耶？若即学求达，当如前诘；若别有求达之学，则剜肉作疮，尤为揠苗之甚矣。故程伯子曰：“洒扫应对，便是精义入神。”曰：“便是。”则是即学即达也。然又曰：“人须是识其真心。”夫真心不可以识识，而可以学求乎？不可以学求，则又是离学而后有达也，故谓学以求达者非也。离学者亦非，即学者亦非，然则夫子何自而上达乎，此颜子所以终身苦孔之达矣。不曰“即学即达”，不曰“离学而达”，亦不曰“学以求达”，而但曰“下学而上达”，何其意圆请圆，令人心领神会而自默识于言意之中也。今观洒扫应对，虽下愚之人亦能之，唯不能达乎其上，是以谓之下学也，是以谓之百姓也，是以谓谓之鄙夫也，是以谓之凡民也，是以谓之但可使由也。

至于精义入神，则自然上达矣。上达，则为聪明圣智，达天德之人矣。是以谓之曰“形而上”也，谓之曰“可以语上”也，谓之曰“君子上达”也。虽颜子大贤，犹曰“未达一间”，曰“其殆庶几”，况他人哉！则夫子之自谓莫我知，自谓唯天知者，信痛悼之极矣。

盖世之学者，不是日用而不知，则便是见之为仁智，而能上达者其谁也？夫学至上达，虽圣人有所不知，而凡民又可使知之乎？故曰“吾有知乎哉”。虽圣人有所不能，而凡民又可使能之乎？故曰“民鲜能久矣”。民之所以鲜能者，以中庸之不可能也，非弃之也。然则下学者，圣凡之所同。夫凡民既与圣人同其学矣，则谓满街皆是圣人，何不可也？上达者，圣人之所独，则凡

见之为仁智，与日用而不知者，总是不达，则总是凡民明矣。然则自颜子而下，皆凡民也。可畏也夫！先圣虽欲不慨叹于由、赐之前可得耶？

书方伯雨册叶

楞严，唐言究竟坚固也。究竟坚固者是何物？此身非究竟不坏也，败则归土矣。此心非究竟不坏也，散则如风矣。声名非究竟不坏也，天地数终，乾坤易位，古圣昔贤，载籍无存矣，名于何有，声于何寄乎？切须记取此一着子：何物是坚固？何年当究竟？究竟坚固不坏是真实语，是虚谬语？是诳人语，是不诳人语？若诳人，是佛自诳也，安能诳人。千万参取！

读若无母寄书

若无母书云：“我一年老一年，八岁守你，你既舍我出家也罢，而今又要远去。你师当日出家，亦待终了父母，才出家去。你今要远去，等我死了还不迟。”若无答云：“近处住一毫也不曾替得母亲。”母云：“三病两痛自是方便，我自不欠挂你，你也安心，亦不久挂我。两不欠挂，彼此俱安。凡处就是静处，如何只要远去以求静耶？况秦苏哥从买寺与你以来，待你亦不薄，你想道情，我想世情。世情过得，就是道情。莫说我年老，就你二小孩子亦当看顾他。你师昔日出家，遇荒年也顾儿子，必是他心打不过，才如此做。设使不顾，使他流落不肖，为人笑耻”此之时，你要修静，果动心耶，不动心耶？若不动心，未有此理；若要动心，又怕人笑，又只隐忍过日。似此不曾而不动心，与今管他而动心，孰真孰假，孰优孰劣？如此看来，今时管他，迹若动心，然中心安安稳妥，却是不动心；若不管他，迹若不动，然中心隐隐痛痛，却是动心。你试密查你心：安得他好，就是常住，就是金刚。如此只听人言？只听人言，不查人心，就是被境转了。不境转了，就是你不会安心处。你到不去住心地，只要去住境地。吾恐龙潭不静，要住金刚；金刚不静，更住何处耶？你终日要讲道，我今日与你讲心。你若不信，又且证之你师，如果在境，当住金刚；如果在心，当不必远去矣。你心不静，莫说到金刚，纵到海外，益不静也。”

卓吾子读而感曰：恭喜家有圣母，膝下有真佛。夙夜有心师，所矢皆罕音，所命皆心髓至言，颠扑不可破。回视我辈傍人隔靴搔痒之言，不中理也。又如说食示人，安能饱人，徒令傍人又笑傍人，而自不知耻也。反思向者与公数纸，皆是虚张声势，恐吓愚人，与真情实意何关乎！乞速投之水火，无令圣母看见，说我平生尽是说道理害人去也。又愿若无张挂尔圣母所示一纸，时时令念佛学道人观看，则人人皆晓然去念真佛，不肯念假佛矣。能念真佛，即是真弥陀，纵然不念一句“弥陀佛”，阿弥陀佛亦必接引。何也？念佛者必修行，孝则百行之先。若念佛名而孝行先缺，岂阿弥陀亦少孝行之佛乎？决无是理

也。我以念假佛而求见阿弥陀佛，彼佛当初亦念何佛而成阿弥陀佛乎？必定亦只是寻常孝慈之人而已。言出至情，自然刺心，自然动人，自然令人痛哭，想若无必然与我同也，未有闻母此言而不痛哭者也。

耿楚侗先生传

先生讳定理，字子庸，别号楚侗，诸学士所称八先生是也。诸学士咸知有八先生，先生初不自知也。而此称《楚侗先生传》，何也？夫传者，所以传也。先生初不待传，而此复为传以传之，又何也？盖先生初不待传，而余实不容不为先生传者。按先生有德不耀，是不欲耀其德也；有才无官，是不欲官其才也。不耀德，斯成大德矣；不用才，始称真才矣。人又乌能为先生传乎？且先生始终以学道为事者也。虽学道，人亦不见其有学道之处，故终日口不论道，然目击而道斯存也。所谓虽不湿衣，时时有润者也。

庄纯夫曾告我曰：“八先生云：“吾始事方湛一。湛一本不知学，而好虚名，故去之。”

最后得一切平实之旨于太湖，复能收视返听，得黑漆无人无门之旨于心隐，乃始充然自足，深信而不复疑也。唯世人莫可告语者，故遂终身不谈，唯与吾兄天台先生讲论于家庭之间而已。’故亦遂以天台为师，天台亦自谓吾之间学虽有所契，然赖吾八弟之力为多。子庸曾问天台云：“《学》《庸》、《语》、《孟》，虽同是论学之书，未审何语最切？”天台云：‘圣人人伦之至一语最切。’子庸谓终不若未发之中之一言也。”余当时闻之，似若两件然者。夫人伦之至，即未发之中，苟不知未发之中，则又安能至乎？盖道至于中，斯至矣。故曰：“中庸其至矣乎。”又曰：“无声无臭至矣。”

岁壬申，楚侗游白下，余时懵然无知，而好谈说。先生默默无言，但问余曰：“学贵自信，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又怕自是，故又曰‘自以为是，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试看自信与自是有何分别？”余时骤应之曰：“自以为是，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不自以为是，亦不可与人尧舜之道。”楚侗遂大笑而别，盖深喜余之终可入道也。余自是而后，思念楚侗不置，又以未得见天台为恨。丑入滇，道经团风，遂舍舟登岸，直抵黄安见楚侗，并睹天台，便有弃官留住之意。二侗见余萧然，劝余复入，余乃留吾女并吾婿庄纯夫于黄安，而因与之约曰：“待吾三年满，收拾得正四品禄俸归来为居食计，即与先生同登斯岸矣。”楚侗牢记吾言，教戒纯夫学道甚紧；吾女吾婿，天台先生亦一以己女己婿视之矣。

嗟嗟！余敢一日而忘天台之恩乎！既三年，余果来归，奈之何聚首未数载，天台即有内召，楚侗亦遂终天也！既已戚戚无欢，而天台先生亦终守定“人伦之至”一语在心，时时恐余有遗弃之病。余亦守定“未发之中”一言，恐天

台或未窥物始，未察伦物之原。故往来论辩，未有休时，遂成捍格，直至今日耳。今幸天诱我衷，使余舍会“未发之中”，而天台亦遂顿忘“人伦之至”。乃知学问之道，两相舍则两相从，两相守则两相病，势固然也。两舍则两忘，两忘则浑然一体，无复事矣。于是以不避老，不畏寒，直走黄安会天台于山中。天台闻余至，亦遂喜之若狂。志同道合，岂偶然耶！然使楚倥先生而在，则片言可以折狱，一言可以回天，又何至苦余十有余年，彼此不化而后乃觉耶！设使未十年而余遂死，余终可以不化耶，余终可以不与天台合耶！故至次日，遂同其子汝念往拜先生之墓，而先生之墓木拱矣。余既痛九原之不可作，故特为此传，而连书三纸以贻之：第一纸以呈天台，志余喜也。

第二纸付汝念、汝思，使告而焚之先生之坟，志余恨也。第三纸特寄子健于京，志余喜而且恨，恨而又喜也，盖子健推爱兄之心以及我，可谓无所不至矣。故为传，传余意以告先生云。

敬少时多病，贪生无术，藉楚倥兄介绍，得受业于耿天台先生之门。先生虽知余学沉于二氏，然爱余犹子也。继因往来耿宅，得与李卓吾先生游，心切师事之。两先生以论道相左，今十余年矣。敬居其间，不能赞一辞，口含黄药，能以气向人乎？唯恨楚倥兄早逝耳。三日前，得楚倥长郎汝念书。汝念以送庄纯夫到九江，专人驰书白下，报喜于余云：“两先生已聚首，语甚欢契。”越三日，则为十二月二十九，余初度辰也，得卓吾先生寄所著《楚倥先生传》，述两先生契合本末且悉。余读之，不觉泪下曰：“两先生大而化矣，乃适以今日至，岂非余更生辰耶，抑楚倥先生复作也！”因手书而梓之板成，以付汝念及余婿汝思，周思敬跋。

附周友山为僧明玉书法语周思敬

万寿寺僧明玉，事温陵李长者日久矣。长者本为出世故来此，然世人方履人间世，月夜整顿人事尚无休时，而暇求出世之旨以事出世之人乎？虽出家儿犹然，何况在家者。且长者性方行独，身世孤单，生平不爱见俗人，闻俗语，以故身世亦孤。唯爱读书。读书每见古忠烈士，辄自感慨流涕，故亦时时喜闻人世忠义事。不但以出世故来见长者，长者方喜之；若或有以真正的实忠义事来告，长者亦无不喜也。是故明玉和尚喜以兴福寺开山第一祖无用事告长者云：“兴福寺，古刹也。无用，方僧也。无用游方来至其寺，悯寺僧之衰残，忿居民之侵害，持竹枪连结果一十七条性命，然后走县自明，诣狱请死。县令怜之，欲为出脱，无用不从，遂即自刎。寺僧感其至性，能以身护法，以死卫众，遂以此僧为开山第一祖。至今直寺者守其规程，不敢少犯。”长者闻之，欢喜无量，叫明玉而言曰：“尔莫轻易说此僧也。此僧若在家，即真孝子矣，若在国，则真忠臣矣；若在朋友，则真义士矣；若肯学道参禅，则真出世丈

夫，为天人师佛矣，可轻易也耶！盖天地间只有此一副真骨头耳。不问在世出世，但有此，百事无不成办也。”

明玉之告长者，并长者之语明玉如此。今年春，明玉为兴福寺直岁僧来求法语于余，余因以得问长者之语，遂语明玉曰：“即此是法语矣，又何求乎？苟直岁僧闻此语，则能念祖德也，继继绳绳，山门不坠矣，苟合寺僧闻此语、则毋忘祖功也，岁岁年年，规程一如矣。

况因此得闻长者之风，顿明出世大事乎？明玉可即以此语登之于轴，悬之于直寺方丈之室，庶几合寺僧众，云游道侣，过而读焉。或有真正骨头者，急来报我，我将携以见长者，俾长者不至孤单也。”

题关公小像

古称三杰，吾不曰萧何、韩信、张良，而曰刘备、张飞、关公。古称三友，吾不曰直、谅与多闻，而曰桃源三结义。呜呼！唯义不朽，故天地同久，况公皈依三宝，于金仙氏为护法伽蓝，万亿斯年，作吾辈导师哉！某也四方行游，敢曰以公为逮。唯其义之，是以仪之，唯其尚之，是以像之。

三大士像议

观世音像高一尺四寸，文殊像高一尺二寸，面俱向南，而意思实时时照观世音。独普贤像高一尺二寸，面正向如观世音然，而呖坐磐石则如文殊。普贤与文殊二大菩萨所坐石崖，比观世音坐，俱稍下三四寸，俱相去一尺九寸。罗汉等像俱高六七寸，有行立起伏不同。观音坐出石崖一尺三寸，文殊普贤坐，出石崖一尺一寸。佛有玲珑山石覆盖其顶，俱出崖三尺四寸，直至横断崖遂止，高处直顶穿山穴，石崖自东来，至正中亦遂止。观世音旁有善财执花奉献。崖又稍断，复起一陡崖，转向正中坐，坐文殊师利。又自西斜向东，连生两崖：一崖建塔，一崖坐普贤。即此三坐。上方，迢递逶迤，或隐或现，或续或绝，俱峻险古怪，则罗汉等往来其间。用心如意塑出，用上好颜料装成，即有赏；不则明告佛菩萨，即汝罚也。

时有众僧共见，曰：“崖上菩萨，法身莫太小么？”和尚曰：“只有山藏人，未有人包山。”后菩萨像出，和尚立视良久，教处士曰：“三大士总名菩萨，用处亦各不同。观音表慈，须面带慈容，有怜悯众生没在苦海之意。文殊表智，凡事以智为先，智最初生，如少男然，面可悦泽丰满，若喜慰无尽者。普贤表行，须有辛勤之色，恰似诸行未能满足其愿。若知此意，则菩萨真身自然出现，可使往来瞻仰者顿发菩提心矣。岂不大有功德哉！不但尔也，即汝平生塑像以来，一切欺天诳人之罪，皆得销陨矣。”时有一僧对曰：“也要他先必有求忏悔之心乃可。”和尚呵之曰：“此等腐话，再不须道！”处士金姓，眇一目，视瞻不甚便，而心实平稳可教。像之面目有些平整，和尚每见

，辄叹以为好，岂非以其人乎，抑所叹在骊黄之外也？众僧实不知故。因和尚归方丈，即指令改正。和尚大叫曰：“叫汝不必改，如何又添改也？”金处士牙颤手摇，即答云：“非某甲意，诸人教戒某也。”林时亦在傍，代启和尚曰：“比如菩萨鼻不对嘴，面不端正，亦可不改正乎？”和尚欣然笑曰：“尔等怎解此个道理，尔试定睛一看：当时未改动时，何等神气，何等精采。公有神则自活动，便是善像佛菩萨者矣，何必添补令好看也。好看是形，世间庸俗人也。活动是神，出世间菩萨乘也。

好看者，致饰于外，务以悦人，今之假名道学是也。活动者，真意实心，自能照物，非可以肉眼取也。”

适居士杨定见携宝石至，和尚呼侍者取水净洗，因置一茎草于净几之上，取石吸草，以辨真不。盖必真，乃可以安佛菩萨面顶肉髻也。乃石竟不吸草。和尚乃觉曰：“宝石不吸腐草，磁石不引曲针，自古记之矣。快取一茎新草来投之！”一投即吸。和尚喜甚，曰：“石果真矣！此非我喜真也，佛是一团真者，故世有真人，然后知有真佛；有真佛，故自然爱此真人也。唯真识真，唯真逼真，唯真念真，宜哉！然则不但佛爱此真石，我亦爱此真石也。

不但我爱此真石，即此一粒真石，亦惓惓欲人知其为真，而不欲人以腐草诬之以为不真也。

使此真石遇腐人投腐草，不知其性，则此石虽真，毕竟死于腐人之手决矣。”

佛像菩萨坯胎已就，处士长跪合掌而言曰：“请和尚看安五脏！”和尚笑曰：“且住！”

我且问尔，尔曾留有后门不？若无门，即有腹脏，屎从何出？所以你们愚顽，未达古人立像之意。古人立像，以众生心散乱，欲使之睹佛皈依耳。佛之心肝五脏，非佛罔知，岂是尔等做得出也！且夫世之塑神者，必安五脏，穿七孔，何也？为求其灵而应也，庶几祈该福，祈免祸得免祸也。此世人塑神事神之本意也。若我与诸佛菩萨则不然。若我以诸佛菩萨为心，则吾心灵，众僧若以诸佛菩萨为心，则众僧心灵。借佛菩萨像以时时考验自己心灵不灵而已。

灵则生，不灵则死。是佛菩萨之腹脏常在吾也。”处士又曰：“某日开光，须用活鸡一只刺血点目睛，和尚曰：“我这里佛自解放光，不似世上一等魍魉匠、魍魉僧巧立名色，诳人钱财也。且去用心妆出，令一切人见之无不生渴仰心，顿舍深重恩爱苦海，立地欲求安乐解脱、大光明彼岸，即尔塑事毕矣，我愿亦毕矣。无多言！再无多言！”故至今未安五脏，未开光。

然虽未开光，而佛光重重照耀，众僧见之，无不渴仰。

至五月五日，和尚闲步廊下，见庄严诸佛菩萨及韦驮尊者像，叹曰：“只

这一块泥巴，塑佛成佛，塑菩萨成菩萨，塑尊者成尊者，欲威则威，欲慈则慈，种种变化成就俱可。孰知人为万物之灵，反不如一泥巴土块乎！任尔千言万语，千劝万谕，非聋即哑，不听之矣。然哉，人之不如一土木也！”怀林时侍和尚，请曰：“和尚以人为止，人闻之必怒；以土比人，人闻之必以为太过。今乃反以人为不如土木，则其以和尚为胡说乱道，又当何如也？然其实，真不如也，非太过之论也。记得和尚曾叹人之不如狗矣，谓狗终身不肯背主人也。又读孙坚《义马传》、曾叹人之不如马矣，以马犹知报恩，而人则反面无情，不可信也。今又谓人更土木之不如，则凡有情之禽兽，无情之上木，皆在人上者，然则天亦何故而生人乎？”“噫！”

此非尔所知也。人之下者，禽兽土木不若，固也；人之上者，且将咸若禽兽，生长草木，又岂禽兽草木可得同乎？我为下下人说，不为上上人说。”林复请曰：“上下亦何常之有？记得六祖大师有云：“下下人有上上智’，有上智则虽下亦上，‘上上人有没意智’，没意智，则虽上亦下。上下之位，固无定也。”“噫！以此观之，人决不可以不慎矣。一不慎即至此极，顿使上下易位。我与子从今日始，可不时时警惕乎！”沙弥怀林记。

代深有告文时深有游方在外

龙潭湖芝佛院奉佛弟子深有，谨以是年月日，礼拜梁皇经忏以祈赦过宥愆事。念本院诸僧虽居山林旷野，而将就度日，不免懒散苟延，心虽不敢以遂非，性或偏护而祇悔。夫出家修行者，必日乾而夕惕，庶檀越修供者，俱履给有功。早夜恩惟，实成虚度。纵此心凜凜，不敢有犯；而众念纷纷，能无罔知。公一毫放过，即罪同丘山；况万端起灭，便祸在旦夕乎？

深有等为此率其徒若孙，敬告慈严，慈以悯众生之愚，愿弃小过而不录；严以待后日之谴，姑准自改而停威。则万历二十一年十月以前，已蒙湔刷；而从今二十一年十月以后，不敢有违矣。

又告

切以诵经者，所以明心见性，礼忏者，所以革旧鼎新。此僧家遵行久矣。皆以岁之冬十月十五日始，以次年春正月十五日终。自有芝佛院以来，龙潭僧到今，不知凡几诵而凡几忏矣，而心地竟不明，罪过竟不免，何哉？今卓吾和尚为塔屋于兹院之山，以为他年归成之所，又欲安期动众，礼忏诵经。以为非痛加忏悔，则诵念为虚文；非专精念诵，则礼忏为徒说。

故此两事僧所兼修，则此会期僧家常事也。若以两者目为希奇，则是常仪翻成旷典，如何可责以寡过省愆之道，望以明心见性之理乎？谓宜于每岁十月，通以为常。否则每一期会，必先起念；先起念已，然后举事；既举事已，然后募化，既募化已，然后成就。如此艰辛，谓之旷典，不亦宜乎！从今以后

，不如先期募化有缘菩萨，随其多寡，以为资粮。公得二时无饥，即可百日聚首。于是有僧常觉，慨然任之。不辞酷烈之暑，时游有道之门；不惮跋涉之勤，日履上圣之室。升合不问，随其愿力，无不顿发菩提妙心；担荷而来，因其斋粮，可使随获菩提妙果。诵经者明心，而施主以安坐自收善报；礼佛者忏罪，而施主以粒米遂广福田。

不唯众僧不致虚度，虽众施主亦免唐捐。觉之功，不既溥乎！但如此岁岁年年，则众僧有福，施主有福，常觉亦有福。恐以我为妄语，故告佛使明知之。

礼诵药师告文

余两年来，病苦甚多，通计人生大数，如我之年，已是死期。既是死期，便与以死，乃为正理，如何不赐我死，反赐我病乎？夫所以赐之病苦者，谓其数未至死，尚欲留之在世，故假病以苦之，使之不得过于自在快活也。若我则该死之人：寿至古稀，一可死也；无益于世，二可死也；凡人在世，或有未了业缘，如我则绝无可了，三可死也。有此三可死，乃不即我死，而更苦我病，何也？闻东方有药师琉璃光王佛发大弘愿，救拔病苦众生，使之疾病涅槃。卓吾和尚于是普告大众，趁此一百二十日期会，讽经拜忏道场，就此十月十五日起，先讽《药师经》一部四十九卷，为我祈求免病。想佛愿弘深，决不虚妄也。夫以佛愿力而我不求，是我罪也。求佛而佛不理，是不慈也；求佛而佛或未必知，是不聪也：非佛也。吾知其决无是事也。愿大众为我诚心念诵，每月以朔望日念此经，共九朔望，念经九部。呜呼！

诵经至九部，不可谓不多矣；大众之殷勤，不可谓不虔矣。如是而不应焉，未之有也。公可死，不可病。苦口丁宁、至三再三，愿佛听之！

移住上院边厦告文

龙湖芝佛院佛殿之后，因山盖屋，以为卓吾藏骨之室。盖是屋时，卓吾和尚往湖广会城，居士杨定见及常住僧常中、常通等告神为之。二和尚归，又告神添盖两厢，及前廊边两厦。

草草成屋，可居矣，和尚但念力出众人，成此大屋，宴然居之，不特心神不安，面貌且有厚颜也。屋成，遂题扁悬其额曰：“阿弥陀佛殿”。中塑西方接引佛一尊，高一丈二尺，以为院僧三时念佛、瞻像皈依之地。南向厢房三间，塑起普陀悬崖，坐观世音菩萨于崖石波涛之上，以显急苦难大慈悲之力，使众僧有所依怙，不生怖畏。前廊五间，中间塑韦驮尊者金像一区，连座高九尺，专赖其拥护僧众，使精勤者获利益，怠昏者用一杵，故扁其额曰“护法尊者之殿”，而观音则直书“南无观世音菩萨”七字而已。殿之东西，供养达磨、伽蓝二像。

门楼北上，其神在上，南向则为执金刚神，专听护法尊者主使。有此种慈悲威严佛菩萨真容，则和尚借佛背后半间丈室以藏骨，心亦安矣。今尚未塑佛，未敢入居正室，且亦未敢谢土。何也？土木之功未得止，则动土之事尚有劳也。公欲择日入居边厦，不得不告。

礼诵药师经毕告文

和尚为幸免病喘，结经谢佛事。念今日是正月十五之望日，九朔望至今日是为已足，九部经于今日是为已完。诵经方至两部，我喘病即减九分；再诵未及四部，我忍口便能斋素。

斋素既久，喘病愈痊；喘病既痊，斋素益喜。此非佛力，我安能然？虽讽经众僧虔恪无比，实药王菩萨怜悯重深，和尚不胜礼谢祷告之至。和尚再告：有小僧常通见药师如来即愈我疾，亦便发心，随坛接讽，祈疮口之速合。乃肃躬而致虔，以此月十六之朝，请大众讽经一部。

呜呼！佛乃三界之大父，岂以僧无可取而遂弃之；况我实诸佛之的嗣，又岂忍不以我故而不理也！念此僧虽非克肖，在僧中亦无大愆。钟磬齐臻，鼓钵动响。经声昭彻，佛力随施。两年未愈之疮，药王一旦加被，何幸如之。为此代恳，不胜瞻依！

代常通病僧告文

龙湖僧常通，为因病疮苦恼，礼拜水忏，祈佛慈悲事。重念常通自从出家，即依三宝。

叵耐两年以来，痰瘤作祟，疮疼久缠，医药徒施，岁月靡效。咸谓必有冤业，恐非肉眼能医；倘求一时解除，须对法王忏悔。第顾微末，何缘上达于彼苍，纵出至诚，未必降临于下地。

历观前劫，想不能如悟达师之戒律精勤，重重十世以为高僧；俯念微躯，又不如歌利王之割截身体，节节支解而无嗔恨，举足下足，罔非愆尤；日增月增，无可比喻。因忍痛以追思，或明知而故犯。此已往其奈之何，恐将来当堕无间，所赖众弟兄等：同心一意，顿兴灸艾分痛之真情；因病生怜，遂起借花献佛之妄念。以是吉日，礼拜忏文。仗诸佛为证明，一忏更不再忏；对大众而发誓，此身即非旧身。若已灭罪而更生，何异禽兽；倘再悔罪而复忏，甘受诛夷。伏愿大慈大悲，曲加湔刷；大雄大力，直为洗除，法水暗消，疮口自合。此盖佛菩萨怜悯念敝之恩，与众弟兄殷勤礼拜之致也。

安期告众文

一常住中所有事务，皆是道场；所作不苟，尽属修行。唯愚人不信，不肖者苟且，须赖师长教督之耳。今师不知教督，其徒又不畏慎，则所有事务令谁为之？必至于废弛荒散而已。

尚赖一二徒子徒孙之贤者自相协力，故龙湖僧院得以维持到今。然中间不无偷惰成性，必待呼唤而后作者；或恃顽不理，虽呼唤之而亦不为者。未免有三等僧众在内，则虽欲不荒散，终不可得矣。夫此间僧众约有四十余人，各人又受徒子，徒子又收徒孙，日益月增，渐久遂成大丛林，而皆相看不肯作务，则虽有一二贤者，其奈之何！况今正当一百二十日长期，大众云集，十方檀越，四海龙象，共来瞻礼者乎？

为此，将本院僧众分为二等，开列于后，庶勤惰昭然，务化惰为勤，以成善事，报施主之德，助师长之化，结将来之果，咸在于兹矣。勤者，龙象也。懒者，无志也。若安坐而食十方之食，虽呼唤亦不作者，无耻也，皆赖贤师长委曲劝诱之。故有师长则责师长，若师长亦无之奈何，则责韦驮尊者。尊者轻则一杵，重则三杵毕矣，尊者勿谓我太严也。唯佛至细至严，所以谓之大慈大悲。故经曰《楞严》，又曰《华严》。严者所以成悲也，尔韦驮又不可不知也。勿太酸涩，佛法不是腐烂之物。第一等勤行僧有八。此八众，余所亲见者，其敝作务，不避寒暑劳苦极矣，第二等躲懒僧众三名，第三等奸顽僧众一名。此二等三等之众，据我目见如此耳。若懒而能勤，顽而能顺，即为贤僧矣。公常住徒有人食饭，无人作务，且人数虽多，皆非是作重务之人，则此十余众者，可不加勤哉！努力向前，毋受尊者之杵可也。

告土地文

自庚寅动工以来，无日不动尔土，无岁不劳尔神。唯尔有神，凡百有相，遂使群工竭力，众僧尽心，以致佛殿告成，塔屋亦就。同令趺坐直上，则西方阿弥陀佛一躯也，金碧辉煌，宛有大人贵相矣。瞻仰而来者能无顿兴念佛念法之心乎？卓立在前，则护法韦驮尊者威容也，金甲耀光，已手降魔宝杵矣。专修净业者能无更坚不懈不退之志乎？又况观音、势至咸唱导于吾前，更有文殊、普贤同启迪于吾后。悬崖千丈，友罗汉直抵上方；少室无余，面达磨犹在东壁。谁无缓急，大士即是救苦天尊；孰识平生，云长尤是护法伽蓝。黑海有门，唯法无门，现普陀于眼底；上天有路，唯道无路，睹灵山在目中。十界同虚，判念便分龙虎；六总寂静，一棒打杀猢猻。从兹继继绳绳，咸愿师师济济。务同一念，莫有二心。则卓吾之庐，即是极乐净土；龙湖上院，遍是华严道场矣。此虽仗佛之赐，实亦尔相之能。故特塑尔之神，使与司命并列。虔恭致斋，不酒不肉；殷勤设素，匪荤匪腥。唯茶果是陈，只蔬饭以供。名香必艺，愿与司命齐意；好花用献，当听韦驮指麾。有恶则书，见过速录。细微毕举，毋曰我供汝也而有阿私；小大同登，毋曰众汝敬也而有偏党。幽明协赞，人神同钦。则尔土有力，帝将加升，长守此湖，永相依附矣。

告佛约束偈

龙湖芝佛上院，从新创立道场，上殿弥陀佛，下殿韦驮尊者。特地接引众生，不是等闲作伴。观音文殊普贤，悲智行愿交参。从今皈依得地，皆赖信女善男。韦驮尊者何为？宝杵当头立断。毫发分明可畏，尤勿容易等闲！为此与众约束，不紧不严不慢。四时不须起蚤，黎明报钟方好。清早《金刚》一卷，春夏秋冬一样。二鼓念佛一千，冬春二时为然。休夏依时自恣，不是仿古模贤。公记诵经念佛，紧闭门户莫忽！恐若闲人杂沓，致使诵念闲歇。早晨报钟甫毕，便入诸殿上香。上香必须鸣磬，磬动知是行香。失磬定是失香，面佛夫半晌，大众闻钟齐起，急忙整顿衣裳。嗽洗诸事各讫，沙弥如前撞钟。首众即便领众，以次合掌致恭。前后不得参差，先行拜礼韦驮，然后观音上殿，虔恭礼拜一遍。上殿铺设经卷，高声跪诵《金刚》。诵罢斋毕何为？依旧讽读《法华》。每岁三冬无事，日日《华严》一卷。不许安期抄化，扰害菩萨善良。公得二时粥饭，便当吃紧思量。如果粥饮不继，沿门持钵可也。

公知听其自至，便知为僧便宜。为僧不须富贵，富贵不须为僧。为僧为己生死，人死于己何与！何必哀死吊丧，替人庆生喜旺，无故遨游街市，及自上门上户。不许赴请诵经，不许包揽经诵。不许讽诵《玉经》。公夺道人衣钵。不许私习应付，侵占万寿僧饭。不许放债生利，不许买贱卖贵。一切富贵心肠，尽付龙湖流水。须知回头无多，纵使忍饥不久。不闻衣禄分定，非人智力能求。何况一身一口，何必过计私忧！自谓是佛弟子，却学市井下流，自谓禅僧无比，独坐高贵上头。犹然蝇营狗苟，无人替代尔羞。我劝诸人莫错，快急念佛修福。公移此心念佛，便是清凉极乐。

二十分识

有二十分见识，便能成就得十分才，盖有此见识，则虽只有五六分才料，便成十分矣。

有二十分见识，便能使发得十分胆，盖识见既大，虽只有四五分胆，亦成十分去矣。是才与胆皆因识见而后充者也。空有其才而无其胆，则有所怯而不敢；空有其胆而无其才，则不过冥行妄作之人耳。盖才胆实由识而济，故天下唯识为难。有其识，则虽四五分才与胆，皆可建立而成事也。然天下又有因才而生胆者，有因胆而发才者，又未可以一概也。然则识也、才也、胆也，非但学道为然，举凡出世处世，治国治家，以至于平治天下，总不能舍此矣，故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智即识，仁即才，勇即胆。蜀之谯周，以识胜者也。姜伯约以胆胜，而无识，故事不成而身死；费伟以才胜而识次之，故事亦未成而身死，此可以观英杰作用之大略矣。三者俱全，学道则有三教大圣人在，经世则有吕尚、管夷吾、张子房在。空山岑寂，长夜无声，偶论及此，亦一快也。怀林在旁，起而问曰：“和尚于此三者何缺？”余谓我有五

分胆，三分才，二十分识，故处世仅仅得免于祸。若在参禅学道之辈，我有二十分胆，十分才，五分识，不敢比于释迦老子明矣。若出词为经，落笔惊人，我有二十分识，二十分才，二十分胆。呜呼！足矣，我安得不快乐！虽无可语者，而林能以是为问，亦是空谷足音也，安得而不快也！

因记往事

向在黄安时，吴少虞大头巾曾戏余曰：“公可识林道乾否？”盖道乾居闽、广之间，故凡戏闽人者，必曰林道乾云。余谓尔此言是骂我耶，是赞我耶？若说是赞，则彼为巨盗，我为清官，我知尔这大头巾决不会如此称赞人矣。若说是骂，则余是何人，敢望道乾之万一乎？

夫道乾横行海上，三十余年矣。自浙江、南直隶以及广东、福建数省近海之处，皆号称财赋之产，人物奥区者，连年遭其荼毒，攻城陷邑，杀戮官吏，朝廷为之旰食↓正刑、都总统诸文武大吏外，其发遣囚系，逮至道路而死者，又不知其几也，而林道乾固横行自若也。

今幸圣明在上，刑访中，倭夷远遁，民人安枕，然林道乾犹然无恙如故矣。称王称霸，众愿归之，不肯背离。其才识过人，胆气压乎群类，不言可知也。设使以林道乾当郡守二千石之任，则虽海上再出一林道乾，亦决不敢肆。设以李卓老权替海上之林道乾，吾知此为郡守林道乾者，可不数日而即擒杀李卓老，不用损一兵费一矢为也。又使卓老为郡守时，正当林道乾横行无当之日，国家能保卓老决能以计诛擒林道乾，以扫清海上数十年之通寇乎？此皆事之可见者，何可不自量也？

嗟乎！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能明哲。盖因国家专用此等辈，故临时无人可用，又弃置此等辈有才有胆有识之者而不录，又从而弥缝禁锢之，以为必乱天下，则虽欲不作贼，其势自不可尔。

设国家能用之为郡守令尹，又何止足当胜兵三十万人已耶！又设用之为虎臣武将，则阉外之事可得专之，朝廷自然无四顾之忧矣。唯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余方以为痛恨，而大头巾乃以为戏；余方以为惭愧，而大头巾乃以为讥：天下何时太平乎？故因论及才识胆，遂复记忆前十余年之语。吁！必如林道乾，乃可谓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者也。

某曰：“如此则林道乾无识乎？无识安能运才胆而决胜也？”夫古之有见识者，世不我知，时不我容，故或隐身于陶钓，或混迹于屠沽，不则深山旷野，绝人逃世而已，安肯以身试不测之渊也？纵多能足以集事，然惊怕亦不少矣

。吾调当此时，正好学出世法，直与诸佛诸祖同游戏也。虽然，彼亦直以是为戏焉耳。以彼识见，视世间一切太头巾人，举无足以当于怀者，盖逆料其必不能如我何也，则谓之日二十分识亦可也。

四海

丘文庄谓自南越入中国始确南海，而西海竟不知所在。余谓《禹贡》言“声教讫于四海”

者，亦只是据见在经历统理之地而纪其四至耳。所云四海，即四方也。故又曰“四方风动”，则可见矣，岂真有东西南北之海，如今南越之耗然可睹者哉！

今据见在四方论之：四川，天下之正西也，云南则天下之西南，陕西则天下之西北。一正西，一西北，一西南，皆不见有海也。由陕西而山西，据大势则山西似直正北之域矣，而正北亦无海也，唯今蓟、辽邻山东，始有海。从此则山东为东方之海，山东抵淮、扬、苏、松以至钱塘、宁、绍等处，始为正东之海。公瓿至福建，则古闽越地也，稍可称东南海矣。东即南越地，今其治为南海郡，尽以为正南之海矣，不知闽、广壤接，亦仅可谓之东南胡。

由此观之，正西元海也，正北无海也，正南无海也，西北、西南以至东北皆无海，则仅仅正东与东南角一带胡，又岂但不知西海所在耶！

且今天下之水皆从西出，西水莫大于江、汉。江有四：有从岷来者，有从沱来者，有从黑、白二水来者。汉有二：有从蟠冢来者，有从西和徼外来者。此皆川中之水，今之所指以谓正西是也。水又莫大于黄河，黄河经过昆仑。昆仑乃西蕃地，是亦西也。虽云南之地，今皆指以为西南，然云南之水尽流从川中出，则其地高于川中可知矣。者水之所泻，流之所始，而东西一海咸受之，则海决在下流之处，云南、四川、山、陕等去海甚远，皆可知也。云南、川、陕之外，其地更高，又可知也。不然，何以不顺流而西，往彼西海，而乃迢递逶迤尽向东南行耶？则知以四川为正西者，亦就四方之势概言之耳。今云南三宣府之外，有过洋阔机大布，道自海上来者，此布我闽中趁之，则云南旋绕而东，又与福建同海。则云南只可谓之东南，而不得谓之西南，又可知矣。吾以是观之，正南之地尚未载之舆图，况西南耶？故余谓据今人所历之地势而论之，尚少正南与西南、正西与西北、正北与北东诸处者，以不见有荷卜之也。以天下三大水皆从川中出卜之，而知其难以复寻西海于今之世也。西海既不可寻，则又何名何从而祀海也？然则丘文庄欲祀北海于京之东北，杨升庵欲祀西海于滇之西南，皆无义矣，其谁享之？呜呼！观于四海之说，而后知世人之所见者小也，况四海之外哉！

八物

尝谓君子无怨，唯小人有之；君子有德必报德，而小人无之。夫君子非无怨也，不报怨也；非不报怨也，以直报怨也。苟其人可恶而可去，则报之以可恶可去之道焉；苟其人可好而可用，则报之以可好可用之道焉。其恶而去之也，好而用之也，直也，合天下之公是也。

其或天下不知恶而去之、好而用之也，而君子亦必去之、必用之，是亦直也，合天下之公理也。夫是之谓“以直”。既谓之直，则虽无怨于我者，亦必如是报之矣，则虽谓圣人未尝报怨焉亦可也。若曰“以德报怨”，则有心矣，作伪矣，圣人不为也。至于人之有德于我者，则志在必报，虽以圣人为有心，为私厚，不计矣。何也？圣人义重者也。义重故可以托孤，而况托知己之孤乎？义重故可以寄命，而况寄有德之命乎？故曰“以德报德”。唯其人有必报之德，此世道所以攸赖，国家所以有托，纲常所以不坠，人伦所以不灭也。若小人非不报德也，可报则报，不可报则亦已而勿报，顾他日所值何如耳。苟祸患及身，则百计推托，逃避无影矣，虽有德，将安知乎？唯有报怨一念，则始终不替。然苟势盛于我，财多于我，我又可藉之以行立，则怨反为德，又其常也。盖十百千万咸如斯也。此君子小人界限之所以判也。故观君子小人者，唯观其报怨报德之间而已。故余尝以此定古今君子小人，而时时对人言之不省也。除此之外，君子小人有何分别乎？吾见在小人者更为伶俐而可用也。

或曰：“先生既如此说矣，何先生之待小人也过严，而恶恶执怨也反过甚乎？”余曰：“不然，我之恶恶虽严，然非实察其心术之微，则不敢有恶也。纵已恶其人，苟其人或又出半言之善焉，或又有片行之当焉，则我之旧怨尽除，而亲爱又随之矣。若其人果贤，则初未尝不称道其贤，而欲其亟用之也。何也？天之生才实难，故我心唯恐其才之不得用也，易敢怨也？是以人虽怨我，而欲害我报我者终少，则以我心之直故也。”

或曰：“先生之爱才诚然矣，然其始也取人太广，爱人太骤，其既也弃人太急，而终之收录入也亦太狭。曷不论定而后赏，勿以始广而终狭乎？”吁！不然也。夫人实难知，故吾不敢以其疑似而遂忽之，是故则见以为广，而真才难得，故吾又不敢以疑似而遂信之，是故则见以为狭耳。若其人眼即得，无复疑似，则终身不贰，（始）（如）丘长孺、周友山、梅衡湘者，固一见而遂定终身之交，不待再试也。如杨定见，如刘近城，非至今相随不舍，吾犹未敢信也。直至今日患难如一，利害如一，毁谤如一，然后知其终不肯畔我以去。夫如是，则余之广取也固宜。设余不广取，今日又安得有此二士乎？夫近城笃实人也，自不容以有二心；杨定见有气人也，故眼中亦槲可一世之士。夫此二人，皆麻城人也。友山麻城人，而麻城人不知之也。衡湘麻城人，而麻城人不知之也。若丘长孺之在麻城，则麻城诸俗恶辈直视之为败家之子矣。吾谓周友

山则世之所称布帛菽粟是也，其不知也宜也。梅衡湘则古今所称伯乐之千里马，王武子之八百骏是也，其不知也亦宜也。若丘长孺虽无益于世，然不可不谓之麒麟凤凰、瑞兰芝草也。据长孺之为人，非但父母兄弟靠不得，虽至痛之妻儿亦靠他不得也。盖但妻儿靠不得，虽自己之身亦终靠他不得。其为无用极矣。然其人固上帝之所笃生，未易材者也。观其不可得而亲疏敬慢也，是岂寻橙伦可比耶！故余每以麟凤芝兰拟之，非过也。若杨定见二子者，譬则楼台殿阁，未易动摇，有足贵者。且高明之家，吉人之都，是非好恶，又自明白。

或曰：“公之知梅衡湘似矣，然人之所以下知者，以其权智太审也。夫人而专任权智，则可以生人，亦可以杀人，如江淮河海之水然矣。”余谓衡湘虽大样，然心实细谨，非曹孟德等比也，必如曹孟德等，方可称之为江淮河海之水，如之何而遂遽以誉衡湘也哉！呜呼！

此数公者，我固知之，而数公固各不相知也。盖有日月星辰洞然皎然，如郭林宗、许于将、司马德操者出，安能兼收而并用之耶？

或曰：“如先生言，必如此数者，然后可以用于世耶？”曰：“不然也。此其可大用者也，最难得者也，未易多有者也。子但见麻城一时有此数人，便以为易易矣，不知我费了多少心力方得此数人乎？若其他则在在皆有，时时可用，自不待费力以求之矣。犹之鸟兽草木之生，周遍大地，任人选取也。”余既与诸侍者夜谈至此，次日偶读升庵《风赋》，遂感而论之曰：“《书》称麟凤，称其出类也。夫麟凤之希奇，实出鸟兽之类，亦犹芝草之秀异，实出草木之类也。虽曰希奇秀异，然亦何益于世哉！意者天地之间，本自有一种无益于世而可贵者，如世之所称古董是耶！今观古董之为物，于世何益也？夫圣贤之生，小大不同，未有无益于世者。苟有益，则虽服箱之牛，司晨之鸡，以至一草一木，皆可珍也。”故曰《风赋》而推广之，列为八物，而鸟兽草木与焉。吁！八物具而古今人物尽于是矣。此物伊何？曰鸟兽草木，曰楼台殿阁，曰芝草瑞兰，曰杉松栝柏，曰布帛菽粟，曰千里八百，曰江淮河海，曰日月星辰。

夫鸟兽草木之类伙矣，然无有一羽毛一草木而不堪人世之用者。既已堪用矣，则随所取择，总无弃物也。是一物也。夫宫寺楼阁，山舍茅庐，基址一也，而高低异；本植一也，而小大异，屈处一也，而广狭异。同是乡人而乡不如，则以宫室业产之良矣。譬之于鸟则宾鸿，于兽则猎犬，于草则国老，于木则从绳。同于鸟兽草木，而又不同于鸟兽草木，则以其为鸟兽草木本类之独著耳。是一物也。

夫芝草非常，瑞兰馨香，小人所弃，君子所喜，设于世无君子亦已。譬之玩物，过目则已，何取于温？譬之好音，过耳则已，何取于饱？然虽无取于温

饱，而不可不谓之希奇也。

是一物也。

夫青松翠柏，在在常有，经历岁时，栋梁遂就。噫！安可以其常有而忽之！与果木斗春，则花不如，与果木斗秋，则实不如。吁！安可以其不如而易之！世有清节之士，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如世之万年青草，何其滔滔也。吁！又安可以其滔滔而拟之！此赫峰之徒也。是亦一物也。夫智者好奇，以布帛菽粟为不足珍，贤者好异，以布帛菽粟为无异于人。

唯大智大贤反是，故以其易饱易暖者自过吾之身，又以其同饱同暖者同过人之日。所谓易简而得理，无为而成化，非若人之徒欤？真若人之徒也。是亦一物也。夫马牛麟凤，俗眼视之，相去故甚远也。然千里之驹，一日而致；八百之牛，一日而程。麟乎凤乎，虽至奇且异，亦奚以异为也？士之任重致远者，大率类此。而世无伯乐，祇谓之马砮不知其能千里也，真可慨也！是又一物也。夫能生人又能杀人，能贫人又能富人，江淮河海是也。利者十五，而害者亦十五。利害相半，而趋者不倦。今世用人者知其害不察其利，是欲堙塞天下之江河而不用之也。宋王介甫欲决梁山泊以为良田，而思无置水之处。刘贡父大声叫曰：“再凿一梁山泊则可置此水矣！”然则今日江淮河海之士，既以有害而不用矣，将安所置之哉？是亦一物也，今未见其人也。

夫智如日月，皎若辰星，照见大地，物物赋成，布帛菽粟者，决不责以霜杉雪柏之操；八百千里者，决不索以异香奇卉之呈。名川巨浸，时或泛滥崩冲；长江大河，实藉其舟楫榆灌；楼凉殿，巍然焕然，谁不欲也，独不有鸟兽鱼鳖与之咸若，山川草木亦令多识乎？器使之下，可使无不获之夫。则知日月星辰的然兼照，真可贵矣。此一物者，实用八物，要当以此物为最也。今亦未见其人也。

呜呼！此八物汤也，以为药则气血兼补，皆有益于身；以救世则百工效用，皆有益于治。

用人者其尚知此八物哉！毋曰：“彼有怨于我也，彼无德于我也。虽有千金不传之秘，长生不老之方，吾只知媚嫉以恶之，而唯恐其胜己也已。”吁！观于八物之说，而后知世之用人者狭也，况加以媚嫉之人欤！

五死篇

人有五死，唯是程婴、公孙杵臼之死，纪信、奕布之死，聂政之死，屈平之死，乃为天下第一等好死。其次临阵而死，其次不屈而死。临阵而死勇也，未免有不量敌之进，同乎季路。不屈而死义也，未免有制于人之恨，同乎睢阳。虽曰次之，其实亦皆烈丈夫之死也，非凡流也。又其次则为尽忠被谗而死，如楚之伍子胥，汉之晁错是矣。是为不知其君，其名曰不智。又其次则为功

成名遂而死，如秦之商君、楚之吴起、越之大夫种是矣。是为不知止足，其名亦曰不智。虽又次于前两者，然既忠于君矣，虽死有荣也；既成天下之大功矣，立万世之荣名矣，虽死何伤乎？故智者欲审处死，不可不选择于五者之间也。纵有优劣，均为善死。

若夫卧病房榻之间，徘徊妻孥之侧，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此庸夫俗子之所习惯，非死所矣，岂丈夫之所甘死乎？虽然，犹胜于临终扶病歌诗，杖策辞别，自以为不怖死，无顾恋者。

盖在世俗观之，未免夸之为美谈，呼之为考终。然其好名说谎，反不如庸夫俗子之为顺受其正，自然而死也，等死于牖下耳，何以见其节，又何以见其烈，而徒务此虚声为耶！

丈夫之生，原非无故而生，则其死也又岂容无故而死乎？其生也有由，则其死也必有所为，未有岑岑寂寂，卧病床褥间，扶柩推輶，埋于北邙之下，然后为得所死矣。苍梧殡虞，会稽尸夏，圣帝明王亦必由之，何况人士欤！第余老矣，欲如以前五者，又不可得矣。夫如此而死，既已不可得，如彼而死又非英雄汉子之所为，然则将何以死乎？计唯有做些小买卖耳。大买卖如公孙杵臼、聂政者，既不见买主来到，则岂可徒死而死于床褥之间乎？且我已离乡井，捐童仆，直来求买主于此矣，此间既无知己，无知己又何死也？大买卖我知其做不成也，英雄汉子，无所泄怒，既无知己可死，吾将死于不知己者以泄怒也。谨书此以告诸貌称相知者，闻死来视我，切勿收我尸！是嘱。

伤逝

生之必有死也，犹昼之必有夜也一死之不可复生，犹逝之不可复返也。人莫不欲生，然卒不能使之久生；人莫不伤逝，然卒不能止之使勿逝。既不能使之久生，则生可以不欲矣。

既不能使之勿逝，则逝可以无伤矣。故吾直谓死不必伤，唯有生乃可伤耳。勿伤逝，愿伤生也！

戒众僧

佛说波罗蜜，波罗蜜有六，而持戒其一也。佛说戒、定、慧。戒、定、慧有三，而戒行其先也。戒之一字，诚未易言。戒生定，定生慧。慧复生戒，非慧离戒，慧出于戒，非慧灭戒。然则定、慧者成佛之因，戒者又定、慧之因。我释迦老子未成佛之先，前后苦行一十二年，其戒也如此，汝大众所知也。我释迦老子既成佛之后，前后说法四十九年，其戒也如此，亦汝大众所知也。若谓佛是戒空，戒是佛缚，既已得道成佛，不妨毁冲破戒，则含糊舍，归王宫，有何不可，而仍衣破袖，重持钵，何为者哉？须知父母乳哺之恩难报，必须精进以报之。所谓一子成道，九族生天，非妄言也。十方颗粒之施难消，必须

精进以消之，所谓披毛戴角，酬还信施，岂诳语耶！

然则戒之一字，众妙之门，破戒一言，众祸之本。戒之一字，如临三军，须臾不戒，丧败而奔；戒之一字，如履深谷，须臾不戒，失足而殒。故知三千威仪，重于山岳；八万细行，密如牛毛。盖是多事强为，于法不得不尔故也。毋曰“莫予觐也”，便可闲居而纵恣。一时不戒，人便已知，正目而视者，非但一目十目，盖千亿目共视之矣。毋曰“莫予指也”，便可掩耳而偷铃。一念不戒，鬼将诛之，旁观而嗔者，非但一手十手，盖千亿手共指之矣。

严而又严，戒之又戒。自今以往，作如是观：坐受斋供，如吞热铁之丸，若不胆颤心寒，与犬豕其何异！行觅戒珠，如入清凉之阁，若复魂飞魄散，等乞丐以何殊！如此用心，始称衲子。如水行舟，风浪便覆；如车行地，敬斜即败，风浪谁作？覆没自当。敬斜谁为？颠仆自受。凡我大众，其慎之哉！除年长久参者无容赘示，间有新到比丘未知惭愧，不得不更与申明之耳。凡此大众，幸各策厉，庶称芝佛道场；猛著精神，共成龙谭胜会可矣。

六度解

我所喜者学道之人，汝肯向道，吾又何说？道从六度入。六度之中，持戒禅定其一也。

戒如田地，有田地方有根基，可以为屋种田。然须忍辱。忍辱者，谦下以自持，虚心以受善，不敢以贡高为也。如有田地，须时时浇粪灌水，方得有秋之获。不然，虽有田地何益？精进则进此持戒忍辱两者而已。此两者日进不已，则自然得入禅定真法门矣，既禅定，不愁不生智慧而得解脱也。故知布施、持戒、忍辱真禅定之本，而禅定又为智慧解脱之本。六者始终不舍，如济渡然，故曰六度。此六度也，总以解脱为究竟，然必须持戒忍辱以入禅定，而后解脱可得。及其得解脱也，又岂离此持戒忍辱而别有解脱哉！依旧即是前此禅定之人耳。如离禅定而说解脱，非唯不知禅定，而亦不知解脱矣。以此见生死事大，决非浅薄轻浮之人所能造诣也。试看他灵山等会，四十九年犹如一日，持戒忍辱常如一年。今世远教衰，后生小子拾得一言半句，便自猖狂，不敬十方，不礼晚末，说道何佛可成。此与无为教何异乎？非吾类也。

观音问

答澹然师

昨来书，谓：“观世音大士发大弘愿，我亦欲如是发愿：愿得如大士圆通无障碍。闻庵僧欲塑大士像，我愿为之，以致皈依，祇望卓公为我作记也。”余时作笔走答云：“观音大士发大弘愿，似矣。公大士之愿，慈悲为主，以救苦救难为悲，以接引念佛众生皈依西方佛为慈。此一切圆通无障碍，则佛佛皆然，不独观音大士也。此塑像，直布施功德耳，何必问余。或可或否，我不

敢与。”余时作答之语如此，然尚未明成佛发愿事，故复言之。

盖言成佛者，佛本自成，若言成佛，已是不中理之谈矣，况欲发愿以成之哉！成佛者，成无佛可成之佛，此千佛万佛之所同也、愿者，发佛佛各所欲为之愿，此千佛万佛之所不能同也。故有佛而后有愿，佛同而愿各异，是谓同中有异也、愿尽出于佛，故愿异而佛本同，是谓异中有同也。然则谓愿由于佛可也，而谓欲发愿以成佛可乎？是岂中理之谈哉！虽然，此亦未易言也。大乘圣人尚欲留惑润生，发愿度人，况新发意菩萨哉！然大乘菩萨实不及新发意菩萨，大愿众生实不及大心众生，观之龙女、善财可见矣。故单言菩萨，则虽上乘，犹不免借愿力以为重。何者？见谛未圆而信心未化也。唯有佛菩萨如观音、大势至、文殊、普贤等，始为诸神发愿矣。故有释迦佛则必有文殊、普贤，释迦为佛而文殊、普贤为愿也。有阿弥陀佛则必有观音、势至，弥陀是佛而观音、势至是愿也。此为佛愿，我愿澹师似之！

又

佛之心法，尽载之经。经中一字透不得，即是自家生死透不得，唯不识字者无可奈何耳。

若谓经不必读，则是经亦不必留，佛亦不用有经矣。昔人谓读经有三益：有起发之益，有开悟之益，又有印证之益。其益如此，曷可不读也！世人忙忙不暇读，愚人懵懵不能读，今幸生此闲身，得为世间读经之人流不肯读，比前二辈反在其后矣。快刻期定志立限读之，务俾此身真实可以死乃得。

又

世人贪生怕死，蝇营狗苟，无所不至，若见此僧端坐烈焰之中，无一毫恐怖，或遂顿生念佛念法之想，未可知也。其有益于尘世之人甚大，若欲湖僧为之津送则不可。盖凡津送亡僧者，皆缘亡者神识飞扬，莫知去向，故藉平时持戒僧众诵念经咒以助之。今此火化之僧，必是了然自知去向者，又何用湖僧为之津送耶？且湖上僧虽能守戒行，然其贪生怕死，远出亡僧之下，有何力量可以资送此僧？若我则又贪生怕死之尤者，虽死后犹怕焚化，故特地为塔屋于龙湖之上，敢以未死之身自入于红炉乎？其不如此僧又已甚远。自信、明因向往俱切，皆因尔澹师倡导，火力甚大，故众菩萨不觉不知自努力向前也。此其火力比今火化之僧又大矣。何也？火化之僧只能化得自己，若澹师则无所不化。火化僧纵能化人，亦只化得众人念佛而已，若澹师则可以化人立地成佛，故其人力自然不同。

又

学道人，大抵要跟脚真耳，若始初以怕死为跟脚，则必以得脱生死、离苦海、免恐怕为究竟。虽迟速不同，决无有不证涅槃到彼岸者。若始初只以好名

为跟脚，则终其身只成就得一个虚名而已，虚名于我何与也？此事在各人自查考，别人无能为也。今人纵十分学道，亦多不是怕死。夫佛以生死为苦海，而今学者反以生死为极乐，是北辕而南其辙，去彼岸愈远矣。世间功名富贵之人，以生为乐也，不待言也。欲学出世之法，而唯在于好名，名只在于一生而已，是亦以生为乐也，非以生为苦海也。苦海有八，生其一也。即今上亦不得，下又不得，学亦不得，不学亦不得，便可以见有生之苦矣。佛为此故，大生恐怖。试看我辈今日何曾以此生身为苦为患，而决求以出离之也。寻常亦会说此身是苦，其实亦只是一句说话耳，非真真见得此身在陷阱坑坎之中，不能一朝屈者也。试验之自见。

又

闻师又得了道，道岂时时可得耶？然真正学者亦自然如此。杨慈湖先生谓大悟一十八遍，小悟不记其数，故慈湖于宋儒中独谓第一了手好汉，以屡疑而屡悟也。学人不疑，是谓大病。

唯其疑而屡破，故破疑即是悟。自信菩萨于此事信得及否？彼以谈诗谈佛为二事，不知谈诗即是谈佛。若悟谈诗即是谈佛人，则虽终日谈诗何妨。我所引“白雪阳春”之语，不过自谦之辞，欲以激励彼，俾知非佛不能谈诗也，而谈诗之外亦别无佛可谈。自信失余之意，反以谈诗为不美，岂不误哉！历观传灯诸祖，其作诗说偈，超逸绝尘不可当，亦可以谈诗病之乎！

唯本不能诗而强作，则不必，若真实能诗，则因谈佛而其诗益工者又何多也，何必以谈诗为病也？

与澄然

认不得字胜似认得字，何必认得字也？只要成佛，莫问认得字与否，认得字亦是一尊佛，认不得字亦是一尊佛”初无认字佛，亦无不认得字佛。无认字佛，何必认字；无不认字佛，何必不认字也？大要只要自家生死切耳。我昨与丘但之寿诗有云：“劬劳虽谢父母恩，扶持自出世中尊。”今人但见得父母生我身，不知日夜承世尊恩力，盖千生万劫以来，作忘恩背义之人久矣。今幸世尊开我愚顽，顿能发起一念无上菩提之心，欲求见初生爷娘本面，是为万幸，当生大惭大愧乃可。故古人亲证亲闻者，对法师前高叫大哭，非漫然也。千万劫相失爷娘，一旦得之，虽欲不恸哭，不可得矣。慎莫草草作语言戏论，反成大罪过也！世间戏论甚多，惟此事是戏论不得者。

答自信

既自信，如何又说放不下；既放不下，如何又说自信也？试问自信者是信个甚么？放不下者又是放不下个甚么？于此最好参取。信者自也，不信者亦自也，放得下者自也，放不下者亦自也。古不下是生，放下是死；信不及是死

，值得及是生。信不信，放下不放下，总属生死，总属生死，则总属自也，非人能使之不信不放下，又信又放下也。于此着实参取，便自得之。然自得亦是自，来来去去，生生死死，皆是自，可信也矣。来书“原无生死”四字，虽是诸佛现成语，然真实是第一等要紧语也。既说原无生死，则亦原无自信，亦原无不自信也；原无放下，亦原无不放下也。“原无”二字，甚不可不理：既说原无，则非人能使之无可知矣，亦非今日方始无又可知矣。若待今日方始无，则亦不得谓之原无矣。若人能使之无，则亦不得谓之原无矣。“原无”二字，总说不通也。故知原无生者，则虽千生总不妨也，何者？虽千生终不能生，此原无生也。使原无生而可生，则亦不得谓之原无生矣。故知原无死者，则虽万死总无碍也。何者？虽万死终不能死，此原无死也。使原无死而可死，则亦不得谓之原无死矣，故“原无生死”四字，不可只恁么草草读过，急着精彩，便见四字下落。

又

一动一静，原不是我，莫错认好。父母已生后，即父母未生前，无别有未来前消息也。

见得未生前，则佛道、外道、邪道、魔道总无有，何必怕落外道乎？总无死，何必怕死乎？

然此不怕死总自十分怕死中来。世人唯不怕死，故贪此血肉之身，卒至流浪生死而不歇；圣人唯万分怕死，故穷究生死之因，直证无生而后已。无生则无死，无死则无怕，非有死而强说不怕也。自古唯佛、圣人怕死为甚，故曰

“子之所慎：斋战疾”，又曰“临事而惧，若死而无悔者吾不与”，其怕死何如也？但记者不知圣人怕死之大耳，怕死之大者，必朝闻而后免于夕死之怕也，故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曰可者，言可以死而不怕也；再不复死，亦再不复怕也。我老矣，冻手冻笔，作字甚难，慎勿草草，须时时与明因确实理会。我于诗学无分，祇缘孤苦无朋，用之以发叫号，少泄胸中之气，无《白雪阳春》事也。举世无真学道者，今幸有尔列位真心向道，我喜何如！若悠悠然唯借之以过日子，又何必乎？

又

若无山河大地，不成清净本原矣，故谓山河大地即清净本原可也。若无山河大地，则清净本原为顽空无用之物，为断灭空不能生化之物，非万物之母矣，可值半文钱乎？然则无时无处无不是山河大地之生者，岂可以山河大地为作障碍而欲去之也？清净本原，即所谓本地风光也。视不见，听不闻，欲闻无声，欲嗅无臭，此所谓龟毛兔角，原无有也。原无有，是以谓之清净也。清净者，本原清净，是以谓之清净本原也，岂待人清净之而后清净耶？是以谓之盐味

在水，唯食者自知，不食则终身不得知也。又谓之色里胶青。盖谓之曰胶青，则又是色，谓之曰色，则又是胶青。胶青与色合而为一，不可取也。是犹欲取清浄本原于山河大地之中，而清浄本原已合于山河大地，不可得而取矣；欲舍山河大地于清浄本原之外，而山河大地已合成清浄本原，又不可得而舍矣。故曰取不得，舍不得，虽欲不放下不可得也。£毛兔角，我所说与佛不同：佛所说以证断灭空耳。

又

念佛是便宜一条路，昨火化僧只是念佛得力。人人能念佛，人人得往西方，不但此僧为然，亦不必似此火化乃见念佛功效也。古今念佛而承佛接引者，俱以无疾而化为妙。故或坐脱，或立亡，或吉祥而逝。故佛上称十号，只曰“善逝”而已。善逝者，如今人所言好死是也。此僧火化，虽非正法，但其所言得念佛力，实是正言，不可因其不是正法而遂不信其为正言也，但人不必学之耳。念佛须以见佛为愿，火化非所愿也。

又

无相、无形、无国土，与有相、有形、有国土，成佛之人当自知之，已证涅槃之人亦自知之，岂劳问人也？今但有念佛一路最端的。念佛者，念阿弥陀佛也”时释迦金口称赞有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国土，专一接引念佛众生。以此观之，是为有国土乎，无国土乎？若无国土，则阿弥陀佛为假名，莲华为假相，接引为假说。互相欺诳，佛当受弥天大罪，如今之衙门口光棍，当即时败露，即受诛夷矣，安能引万亿劫聪明豪杰同登金莲胜会乎？何以问我无形、相、国土力也？且夫佛有三身：一者清浄法身，即今问佛问法与问有无形、相、国土者也，是无形而不可见，无相而不可知者也。是一身也。二者千百亿化身，即今问佛问法间有无形、相、国土，又欲参禅，又欲念佛，又不敢自信，如此者一日十二时，有千百亿化现，故谓之化身。是又一身也。即法身之动念起意，变化施为，可得而见，可得而知，可得而状者也。三者圆满报身，即今念佛之人满即报以极乐，参禅之人满即报以净土，修善之满即报以天堂，作业之人满即报以地狱，慳贪者报以饿狗，毒害者报以虎狼，分厘不差，毫发不爽，是报身也。〃身即应身，报其所应得之身也。是又一身也。今但念佛，莫愁不到西方，加入但读书，莫愁不取富贵，一理耳。但有因，即有果。公得本，莫愁末不相当；但成佛，莫愁佛不解语，不有相，不有形，不有国土也。又须知我所说三身，与佛不同。佛说三身，一时具足，如大慧引儒书云：

“‘天命之谓性’，清浄法身也。‘率性之谓道’，圆满报身也。

‘修道之谓教’，千百亿化身也。”最答得三身之义明白。然果能知三身即一身，则知三世即一时，我与佛说总无二矣。

答明因

昨有客在，未及裁答。记得尔言“若是自己，又何须要认”。我谓此是套语，未可便说不要认也。急写“要认”数字去！夫自己亲生爷娘认不得，如何是好，如何过得日子，如何便放得下，自不容不认得去也。天下岂有亲生爷娘认不得，而肯丢手不去认乎？决无此理，亦决无此等人。故我作寿丘坦之诗有云：“劬劳虽谢父母恩，扶持自出世中尊。”尊莫尊于爷娘，而人却认不得者，无始以来认他人作父母，而不自知其非我亲生父母也。一旦从佛世尊指示，认得我本生至亲父母，岂不畅快！又岂不痛恨昔者之不见而自哀鸣与流涕也耶！故临济以之筑大愚，非筑大愚也，喜之极也。夫既认得自己爷娘，则天来大事当时成办，当时结绝矣，盖此爷娘是真爷娘，非一向假爷娘可比也。假爷娘怕事，真爷娘不怕事：入火便入火，烧之不得；入水便入水，溺之不得。故唯亲爷娘为至尊无与对，唯亲爷娘能入于生死，而不可以生死；唯亲爷娘能生生而实无生，能死死而实无死。有此好爷娘，可不早亲识认之乎？然认得时，爷娘自在也；认不得时，爷娘亦自在也。唯此爷娘情性大好，不肯强人耳。

因复走笔潦倒如此，甚不当。

又

无明“实性即佛性”二句，亦未易会。夫既说实性，便不可说空身；既说空身，便不宜说实性矣。参参！“但得本，莫愁末。”我道但有本可得，即便有未可愁，难说莫愁末也。

“自利利他”亦然；若有他可利，便是未能自利的矣。既说“父母未生前”，则我身尚无有；我身既无有，则我心亦无有；我心尚无有，如何又说有佛？苟有佛，即使有魔，即便有生有死矣，又安得谓之父母未生前乎？然则所谓真爷娘者，亦是假立名字耳，莫太认真也！真爷娘不会说话，乃谓能度阿难，有是理乎？佛未尝度阿难，而阿难自迷，谓必待佛以度之，故愈迷愈远，直至迦叶时方得度为第二祖”迦叶时，迦叶力摈阿难，不与话语，故大众每见阿难便即星散，视之如仇人然。故阿难慌忙无措，及至无可奈何之极，然后舍却从前悟解，不留半点见闻于藏识之中，一如父母未生阿难之前然，迦叶方乃印可传法为第二祖也。设使阿难犹有一豪聪明可倚，尚贪着不肯放下，至极干净，迦叶亦必不传之矣。盖因阿难是极聪明者，故难舍也。然则凡看经看教者，只要舍我所不能舍，方是善看经教之人，方是真聪明大善知识之人。莫说看经看教为不可，只要看得瞥脱乃可。

明因曰：诸相原非相，只因种种差别，自落诸相中，不见一相能转诸相。

诸相原非相，是也，然怎见得原非相乎？世间凡可得而见者，皆相也，今若见得非相，则见在而相不在，去相存见，是又生一相也。何也？见即是相耳

。今且勿论。经云“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既见了如来，诸相又向何处去乎？抑诸相宛尔在前，而我心自不见之耶，抑我眼不见之也？眼可见而强以为不见，心可见而谬以为不见，是又平地生波，无风起浪，去了见复存不见，岂不大错！

明因曰：豁达空是落断灭见，着空弃有是着无见，都是有造作。见得真爷娘，自无比等见识。然即此见识，便是真空妙智。

弃有着空，则成顽空矣，即所谓断灭空也，即今人所共见太虚空是也。此太虚空不能生万有。既不能生万有，安得不谓之断灭空，安得不谓之顽空？顽者，言其顽状如一物然也。

然则今人所共见之空，亦物也，与万物同矣，安足贵乎！六祖当时特借之以喻不碍耳。其实我之真空岂若是耶！唯豁达空，须细加理会，学遭到此，已大段好了，愿更加火候，疾证此大涅槃之乐。

明因曰：名为豁达空者是谁，怕落豁达空者是谁，能参取豁达空者是谁。我之真空能生万法，自无莽荡。曾有偈云：“三界与万法，匪归何有乡，若只便恁么，此事大乖张。”此是空病，今人有执着诸祖一语修行者，不知诸祖教人，多是因病下药，如达磨见二祖种种说心说性，故教他外息诸缘，心如墙壁。若执此一语，即成断灭空。

真空既能生万法，则真空亦自能生罪福矣。罪盖万法中之一法乎？须是真难得自无罪福乃可，不可只恁么说去也。二祖当时说心说性，亦只为不曾认得本心本性耳。认得本心本性者，又肯说心说性乎？故凡说心说性者，皆是不知心性者也。何以故？心性本来空也。本来空，又安得有心更有性乎？又安得有心更有性可说乎？故二祖直至会得本来空，乃得心如墙壁去耳。既如墙壁，则种种说心说性诸缘，不求息而自息矣。诸缘既自息，则外缘自不入，内心自不惛，此真空实际之境界也，大涅槃之极乐也，大寂灭之藏海也，诸佛诸祖之所以相续慧命于不断者也，可以轻易而错下注脚乎？参参！

明因云：那火化僧说话亦通，只疑他临化时叫人诵《弥陀经》，又说凡见过他的都是他的徒弟。

临化念《弥陀经》，此僧家常仪也。见过即是徒弟，何疑乎？能做人徒弟，方是真佛，我一生做人徒弟到老。

豫约

小引

余年已七十矣，旦暮死，皆不可知。然余四方之人也，无家属僮仆于此，所赖以供朝夕者，皆本院之僧，是故豫为之约。约曰：我在，则事体在我，人之敬慢亦在我。我若有德，人则敬我，汝等纵不德，人亦看不见也。我若

无德，人则我慢，纵汝等真实有德，人亦看不见也。所系皆在我，故我只管得我立身无愧耳。虽不能如古之高贤，但我青天白日心事，人亦难及，故此间大贤君子，皆能恕我而加礼我。若我死后，人皆唯尔辈之观矣，可复如今日乎？且汝等今日亦自不暇：终年修理佛殿，塑像请经，铸钟鞀鼓，并早晚服事老人。一动一息，恐不得所，固忙忙然无有暇刻矣。今幸诸事粗具，塔屋已成，若封塔之后，汝等早晚必然守塔，人不见我，只看见汝，则汝等一言一动可苟乎哉！汝等若能加谨僧律，则人因汝敬，并益敬我，反思我矣。不然，则岂但不汝敬，将我此龙湖上院即同兴溉寺应付僧一样看了也，其为辱门败种，宁空此院，置此塔，无人守护可矣。吾为此故，豫设戒约，付常融、常中、常守、怀捷、怀林、怀善、怀珠、怀玉等。若余几众，我死后无人管理，自宜遣之复还原处，不必强也。盖年幼人须有本师管辖，方可成器；又我死后势益淡薄，少年人或难当抵也。若能听约忍饥和众，则虽十方贤者，亦宜留与共聚，况此数众与下院之众乎？第恐其不肯或不能，是以趁早言之。一、早晚功课具上院《约束册》中，不复再列。

一、早晚山门

山门照旧关锁，非水火紧急，不得擅开，非熟客与檀樾为烧香礼拜来者，不得擅开。若为看境而来，境在湖上之山，潭下之水，尽在上院山门之外，任意请看，不劳敲门与开门也。

远者欲做饭吃，则过桥即是柳塘先生祠，看祠有僧，来客可办柴米，令跟随人役烧茶煮饭，彼中自有锅灶，亦不劳扣门矣。何也？山僧不知敬客礼数，恐致得罪耳。

一、早晚礼仪

除挑水舂米作务照常外，其徐非礼佛，即静坐也，非看经，即经行念佛也。公是整顿僧衣与接客等矣，岂可效乡间老以为无事，便纵意自在乎？与其嬉笑，无宁耻，此实言也。其坐如山，其行如蚁，其立如柱，其止如钉，则坐止行立如法矣。我既不自慢，人谁敢慢我？

有饭吃饭，无饭吃粥；有银则余，无银则化。化不出米，则化出饭；化不出饭，则化出粥；化不出粥，则化出菜；化不出菜，则端坐而饿死。此释迦律仪也。不法释迦而法积攒俗僧可乎？此时不肯饿死，后日又不饱死不病死乎？总有一日死，不必怕饿死也。

既不怕饿死，又胡为终日驰逐乎？是故不许轻易出门。除人家拜望礼节与僧家无干，不必出门往看外，若称要到某庵某处会我师父或师兄师弟者，皆不许，只许师父暂时到院相看，远者留一宿，近者一饭即请回。若俗家父母兄弟，非办斋不许轻易入门相见。若无故而时常请假，欲往黄柏山，欲往东山，欲

往维摩庵等处者，即时驱遣之去。宁可无人守塔，不可容一不守戒约之僧，宁可终身只四五众，不可妄添不受约一人。夫既不许到师父住处矣，况俗家乎？如此则终日锁门，出门亦自希矣。不但身心安闲，志意专一，久则自觉便宜，亦不耐烦见世上人矣。有何西方不可到，大事不可明乎？试反而视世间僧日日邀游街市，当自汗流羞耻之。化他日之钱米，养不惜羞之和尚，出入公私之门，妆饰狗脸之行，与衙门口积年奚殊也！彼为僧如是，我为僧不如是，不但修行所宜，体面亦自超越，起人敬畏，何苦而不肯闭门静坐乎？既终日闭门，亦自然无客，万一有仕人或乡先生来，不得不开门者，彼见我如此，亦自然生渴仰矣，虽相见何妨耶！接乡士夫则称老先生，接春元及文学则称先生，此其持之者重矣。若称之为老爹相公，反轻之耳。且既为佛子，又岂可与奴隶辈同口称声耶？我自重，人自重我；我自轻，人亦轻我：理之所必至也。闭门静坐，寂然无声，终年如此，神犹钦仰，何况于人？太上出世为真佛，其次亦不为世人轻贱，我愿足矣。区区藏尸塔屋，有守亦可，无守亦可，何足重乎！若本县经过有公务者，自有下院众人迎接，非守塔僧所当闻。

若其真实有高兴欲至塔前礼拜者，此佛子也，大圣人也，急宜开门延入，以圣人待之，烹茶而烧好香，与事佛等，始为相称。迎送务尽礼：谈佛者呼之为佛爷；讲道学者呼之为老先生；不讲学不谈佛，但其人有气概欲见我塔者，则呼之为老大人。五众齐出与施礼，三众即退而办茶，唯留常融、怀林二人安客坐而陪之：融隅坐，林傍坐，俱用漆椅，不可用凳陪客坐也。

有问乃答，不问即默，安闲自在，从容应对，不敢慢之，不可敬之。敬之则必以我为有所求，甚不可也。

一、早晚佛灯

夫灯者所以继明于昼夜，而并明于日月者也。故日能明于昼，而不能照重阴之下；月能明于夜，而不能照殿屋之中。所以继日月之不照者，非灯乎？故谓之曰日月灯明佛，盖以佛譬日月灯，称佛之如灯如日月也。日月有所不照，唯灯继之，然后无所不照，非谓日月可无而灯独不可无也。今事佛者相沿而不知其义，以为常明灯者，但是灯光，而不复论有日月，乃昼夜然灯不息，则日月俱废矣。盖但月为无用之光，而日亦为无益之明矣。故今只令然灯于夜，昼则不敢然，以佛常如日也。只令然灯于晦，望之前后十余夜即不敢然，以佛之常如月也。唯邻晦朔前后半余月，然灯彻旦，以佛之常如灯也。则允矣，足称日月灯明佛矣。

一、早晚钟鼓

夫山中之钟鼓，即军中之号令，天中之雷霆也，电雷一奋，则百谷草木皆甲坼；号令一宣，则百万齐声，山川震沸。山中钟鼓，亦犹是也。未鸣之前

，寂寥无声，万虑俱息；一鸣则蝶梦还周，耳目焕然，改观易听矣。纵有杂念，一击遂忘；纵有愁思，一捶便废；纵有狂志悦色，一闻音声，皆不知何处去矣。不但尔山寺僧众然也，远者近者孰不闻之？闻则自然悲仰，亦且回心易向，知身世之无几，悟劳攘之无由矣。然则山中钟鼓所系匪鲜浅也，可听小沙弥辈任意乱敲乎？轻重疾徐，自有尺度：轻则令人喜，重能令人惧，疾能令人趋，徐能令人息，直与军中号令、天中雷霆等耳，可轻乎哉！虽曰远近之所望而敬者，僧之律行，然声音之道原与心通，未有平素律行僧宝而钟鼓之音不清越而和平也。既以律行起人畏敬于先，又听钟鼓和鸣于清晨良霄（宵）之下。时时闻此，则时时熏心；朝朝暮暮闻此，则朝朝暮暮感悦。故有不待入门礼佛见僧而潜修顿改者，此钟鼓之音为之也，所系诚非细也。不然，我之撞钟击鼓，如同儿戏，彼反怒其惊我眠而聒我耳，反令其生噪心矣。

一、早晚守塔

封塔后即祀木主，以百日为度，早晚俱烧香，唯中午供饭一盂，清茶一瓯，豆豉少许，上悬琉璃。我平生不爱人哭哀哀，不爱人闭眼愁眉作妇人女子贱态。丈夫汉喜则清风朗月，跳跃歌舞，怒则迅雷呼风，鼓浪崩沙，加三军万马，声沸数里，安得有此俗气，况出家人哉！

且人生以在世为客，以死为归，归家则喜而相庆，亦自谓得所而自庆也，又况至七八十而后归，其为庆幸，益以无涯，若复有伤感者，是不欲我得所也，岂出家人之所宜乎？古有死而念佛相送，即今人出郭作歌送客之礼，生死一例。苟送客而哀兴，岂不重难为客耶？客既不乐，主人亦何好也？是以再四叮咛，非怕汝等哭也，恐伤我归客之心也。唯当思我所嗜者。

我爱书，四时祭祀必陈我所亲校正批点与纂集抄录之书于供卓之右，而置畅衣裳于供卓之左，早陈设，至晚便收。每年共十二次祭祀，虽名为祭祀，亦只是一饭一茶一少许豆豉耳。公我爱香，须烧好香；我爱钱，须烧好纸钱；我爱书，须牢收我书，一卷莫轻借人，时时搬出日头晒晒，干便收讫。虽庄纯甫近来以教子故，亦肯看书，要书，但决不可与之。且彼亦不知我死，纵或于别处闻知我死而来，亦不可与以我书。

李四官若来，叫他勿假哭作好看，汝等亦决不可遣人报我死，我死不在今日也。自我遣家眷回乡，独自在此落发为僧时，即是死人了也，已欲他辈皆以死人待我了也，是以我至今再不曾遣一力到家者，以谓已死无所用顾家也。故我尝自谓我能为忠臣者，以此能忘家忘身之念卜之也，非欺诞说大话也。不然，晋江虽远，不过三千余里，遣一僧持一金即到矣，余岂惜此小费哉？不过以死自待，又欲他辈以死待我，则彼此两无且：出家者安意出家，在家者安意做人家。免道途之劳费，省江湖之风波，不徒可以成就彼，是亦彼之所以成就我

也。

何也？彼劳苦则我心亦自愁苦，彼惊惧则我心亦自疑惧；彼不得安意做人家，我亦必以为使彼不得做人家者我陷之也。是以不愿遣人往问之。其不肯遣人往问之者，正以绝之而使之不来也。庄纯甫不晓我意，犹以世俗情礼待我，今已到此三次矣。其家既穷，来时必假借路费，借倩家人，非四十余日不得到此，非一月日不好遽回，又非四五十日未易抵家。审如此，则我只宜在家出家矣，何必如此以害庄纯甫乎？故每每到此，则我不乐甚也，亦以使之不敢复来故也。既不肯使之来此，又岂肯遣人往彼乎？一向既不肯遣人往彼，今日又岂可遣人往彼报死乎？何者？总之，我死不在今日也。我死既不在今日，何谓封塔而乃以死待我也？则汝等之当如平日又可知也，待我如平日，事我如生前，言语不苟，行事不苟，比旧更加谨慎，使人人咸曰龙湖僧之守禁戒也如此，龙湖僧之不谬为卓吾侍者也又如此，其为喜悦我也甚矣，又何必以不复见我而苦而生悲怆也？我之形虽不可复见，而我心则开卷即在矣。读其书，见其人，精神且千万倍，若彼形骸外矣，又何如我书乎？况读其豫约，守其戒禁，则卓吾老子终日对面，十目视之无有如其显，十手指之无有如其亲者，又何必悲恋此一具瘦骨柴头，以为能不忘老子也耶？勉之戒之！

我初至麻城，曾承庵创买县城下今添盖楼屋所谓维摩庵者，皆是周友山物，余已别有《维摩庵创建始末》一书寄北京与周友山矣。中间开载布施事颇详悉，其未悉者又开具缘簿中，先寄周友山于川中。二项兼查，则维摩庵布施功德主，亦昭昭可案覆而审，不得没其实也。《创建始末》尚有两册：一册留龙湖上院为照；一册以待笃实僧能坚守楼屋静室者，然后当友山面前给与之。世间风俗日以偷薄，不守本分，虽百姓亦难，何况出家之者。谨守清规，莫乱收徒众以为能！纵不能学我一分半分，亦当学我一厘两厘，何苦劳劳碌碌，日夜不止也。在家之人，尚为有妻儿亲眷等，衣食人情，逼迫无措，我出家人，一身亦不曾出一丁银米之差，若不知休，非但人祸，天必刑之，难逃免也。周友山既舍此庵，不是小事。此庵见交银七十二两与曾、刘二家矣，可轻视之欤！

夫友山之所以敬我者，以我稍成一个人也。我之所以不回家，不他往者，以友山之知我也。我自幼寡交，少知游。稍长，从薄宦于外，虽时时有敬我者，然亦皮肤粗浅视我耳；深知我者无如周友山。故我不还家，不复别往寻朋友也，想行遍天下，亦只如此已矣，且友山非但知我，亦甚重我。夫士为知己死，何也？知己之难遇也。今士子得一科第，便以所取座主为亲爷娘，终身不能忘；捉学官取之为案首，即以提学官为恩师，事之如事父兄：以其知己也。以文相知，犹然如此，况心相知哉！故天下未有人而不喜人知己者，则我之不

归家又可知矣。今世不察，既以不归家病我，家中乡里之人，又以不归家为我病。我心中只好自问自答，曰：“尔若知我，取我为案首，我自归矣，何必苦劝我归也。”然友山实是我师，匪但知我已也。此其退藏之密，实老子之后一人，我自望之若跂，尤不欲归也。尔等谨守我塔，长守清规，友山在世，定必护尔，尔等保无恐也。

刘近城是信爱我者，与杨凤里实等。梅澹然是出世丈夫，虽是女身，然男子未易及之，今既学道，有端的知见，我无忧矣。虽不曾拜我为师，——彼知我不肯为人师也——然已时时遣人走三十里问法，余虽欲不答得乎？彼以师礼默默事我，我纵不受半个徒弟于世间，亦难以不答其请，故凡答彼请教之书，彼以师称我，我亦以澹然师答其称，终不欲犯此不为人师之戒也。呜呼！不相见面相师，不独师而彼此皆以师称，亦异矣！

于澹然称师者，澹然已落发为佛子也，于众位称菩萨者，众位皆在家，故称菩萨也，然亦真正是菩萨。家殷而门户重，即亲戚往来常礼，亦自无闲旷之期，安得时时聚首共谈此事乎？不聚而谈，则退而看经教，时时问话，皆有的据，此岂可以好名称之！夫即使好名而后为，已是天下奇男子所希有之事，况实在为生死起念，早晚唯向佛门中勤渠拜请者乎？敬之敬之！亦以众菩萨女身也，又是有亲戚爱妒不等，生出闲言长语，不可耳闻也，犹然不一理会，只知埋头学佛道，作出世人，况尔等出家儿，并无一事，安可不究心，安可不念佛耶？

我有西方诀，最说得亲切，念佛求生西方者，须知此趣向，则有端的志气矣。不然，虽曰修西方，亦是一句见成语耳。故念佛者定须看通了西方诀，方为真修西方之人。夫念佛者，欲见西方弥陀佛也。见阿弥陀佛了，即是生西方了，无别有西方可生也。见性者，见自性阿弥陀佛也。见自性阿弥陀佛了，即是成佛了，亦无别有佛可成也。故修西方者，总为欲见佛耳，虽只得面见彼佛阿弥陀，然既常在佛之旁，又岂有不得见自己佛之理耶？时时目击，时时耳闻，时时心领而意会。无杂学，无杂事，一日听之，百日亦听之；一劫伴之，百万劫亦与之伴：心志纯一，再无别有往生之想矣，不成佛更何待耶？故凡成佛之路甚多，更无有念佛一件直截不磋者；是以大地众生，咸知修习此一念也。然问之最聪明灵利肯念佛者，竟无一人晓了此意，则虽念佛何益？既不以成佛为念，而妄谓佛是决不可成之物，则虽生西方，欲以奚为？纵得至彼，亦自不肯信佛言语，自然复生别想，欲往别处去矣，即见佛犹不见也。

故世之念佛修西方者可笑也，决万万无生西方之理也。纵一日百万声佛，百事不理，专一如此，然我知其非往生之路也，须是发愿欲求生西方见佛，而时时听其教旨，半言不敢不信，不敢不理，乃是求往生之本愿正经主意

耳。以上虽说守塔事，而终之以修净土要诀，盖皆前贤之所未发，故详列之，以为早晚念佛之因。

一、感慨平生

善因等众菩萨，见我涅槃，必定差人来看。夫诸菩萨甚难得，若善因者，以一手面综数产，纤悉无遗；以家妇而养诸姑，昏嫁尽礼。不但各无间言，亦且咸得欢心，非其本性和平，真心孝友，安能如此？我闻其才力、其识见大不寻常，而善因固自视若无有也。时时至绣佛精舍，与其妹澹师穷究真乘，必得见佛而后已。故我（犹）（尤）真心敬重之。此皆尔等所熟闻，非千里以外人，百年以远事，或出传说未可信也←等但说出家便是佛了，便过在家人了。今我亦出家，宁有过人者，盖大有不得已焉耳，非以出家为好而后出家也，亦非以必出家乃可修道然后出家也。在家不好修道乎？缘我平生不爱属人管。夫人生出世，此身便属人管了。幼时不必言；从训蒙师时又不必言，既长而入学，即属师父与提学宗师管矣；入官，即为官管矣。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其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苦矣。我是以宁飘流四外，不归家也。其访友朋求知己之心虽切，然已亮天下无有知我者；只以不愿属人管一节，既弃官，又不肯回家，乃其本心实意。特以世人难信，故一向不肯言之。然出家遨游，其所游之地，亦自有父母公祖可以管摄得我。故我于邓鼎石初履县时，虽身不敢到县庭，然彼以礼帖来，我可无名帖答之乎？是以书名帖不敢曰侍生，侍生则太尊己；不敢曰治生，治生则自受缚。寻思四字回答之，曰“流寓客子”。夫流寓则古今时时有之，目令郡邑志书，称名宦则必继之以流寓也。名宦者，贤公祖父母也；流寓者，贤隐逸名流也。有贤公祖父母，则必有贤隐逸名流，书流寓则与公祖父母等称贤矣。宦必有名乃纪，非名宦则不纪，故曰名宦。若流寓则不问可知其贤，故但曰流寓，盖世未有不是大贤高品而能流寓者。晦庵婺源人，而终身延平；苏子瞻兄弟俱眉州人，而一葬郟县，一葬颍州。不特是也，邵康节范阳人也，司马君实陕西夏县人也，而皆终身流寓洛阳，与白乐天本太原人而流寓居洛一矣。孰谓非大贤上圣而能随寓皆安者乎？是以不问而知其贤也。然既书流寓矣，又书客子，不已赘耶？盖流而寓矣，非筑室而居其地，则种地面食其毛，欲不受其管束又不可得也。故兼称客子，则知其为旅寓而非真寓，如司马公、邵康节之流也。去住时日久近，皆未可知，县公虽欲以父母临我，亦未可得。既未得以父母临我，则父母虽尊，其能管束得我乎？故兼书四字，而后作客之意与不属管束之情畅然明白，然终不如落发出家之为愈。盖落发则虽麻城本地之人亦自不受父母管束，况别省之人哉！或曰：“既如此，在本乡可以落发，又何必麻城

？”噫！我在此落发，犹必设尽计校，而后刀得临头。此鼎石见我落发，泣涕甚哀，又述其母之言曰：“尔若说我乍闻之，整一日不吃饭，饭来亦不下咽，李老伯决定留发也。且汝若能劝得李老伯蓄发，我便说尔是个真孝子，是个第一好官。”呜呼！余之落发，岂容易哉！余唯以不肯受人管束之故，然后落发，又岂容易哉！写至此，我自酸鼻，尔等切勿以落发为好事，而轻易受人布施也！

虽然，余之多事亦已极矣。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如秦，如陈，如潘，如吕，不一面足矣。司礼曹务，即与高尚书、殷尚书、王侍郎、万侍郎尽触也。高、殷皆入阁，潘、陈、吕皆入阁，高之扫除少年英俊名进士无数矣，独我以触迕得全，高亦人杰哉！最苦者，为员外郎，不得尚书谢、大理卿董并汪意。谢无足言矣，汪与董皆正人，不宜与余抵。然彼二人者皆急功名，清白未能过人，而自贤则十倍矣，余安得免触耶？又最苦而遇尚书赵。赵于道学有名。孰知道学益有名，而我之触益又甚也？最后为郡守，即与巡抚王触，与守道骆触。王本下流，不必道矣，骆最相知，其人最号有能有守，有文学，有实行，而终不免与之触，何耶？渠过于刻厉，故遂不免成触也。渠初以我为清苦敬我，终反以我为无用而作意害我，则知有己不知有人，今古之号为大贤君子，往往然也。记余尝苦劝骆曰：“边方杂夷，法难尽执，日过一日，与军与夷共享太平足矣。仕于此者，无家则难住；携家则万里崎岖而入，狼狈而去。尤不可不体念之！但有一能，即为贤者，岂容备责？但无人告发，即装聋哑，何须细问？盖清谨勇往，只可责己，不可责人，若尽责人，则我之清能亦不足为美矣，况天下事亦只宜如此耶！”嗟嗟！孰知余竟以此相触也哉！虽相触，然使余得以荐人，必以骆为荐首也。此余平生之大略也。上之不能如东方生之避世金马门，以万乘为僚友，含垢忍耻，游戏仕路；最上又不能如胡广之中庸，梁江总之头黑，冯道之五代。贪禄而不能忍诟，其得免于虎口，亦天之幸耳！既老而思胜算，就此一著，已非上策，尔等安得知耶！

故余尝谓世间有三种人决宜出家。盖三种而出家，非避难，即无计治生，利其闲散，可以成就吾之懒也，无足言也。三种者何？盖世有一种如梅福之徒，以生为我酷，形为我辱，智为我毒，身为我桎梏，的然见身世之为赘疣，不得不弃官而隐夫洪崖、玉笥之间者，一也。

又有一种，如严光、阮籍、陈抟、邵雍辈，苟不得比于吕尚之遇文王，管仲之遇齐桓，孔明之遇先主，傅说之遇高宗，则宁隐无出。故夫子曰：“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我，则何以哉？”又曰：“沽之哉！我待价者也。”是以

孔子终身不仕而隐也。其曰“有道则仕，无道则怀”，不过以赞伯王等云耳。若夫子苟不遇知己善价，则虽有道之世，不肯沽也。此又一种也。夫天下曷尝有知己之人哉？况真为天下知己之主欤！其不得不隐居于岩穴、钓台、苏门之山，固其所矣。又有一种，则陶渊明辈是也：亦贪富贵，亦苦贫穷。苦贫穷，故以乞食为耻，而曰“扣门拙言词”；爱富贵故求为彭泽令，因遣一力与儿，而曰“助汝薪水之劳”。

然无耐其不肯折腰何，是以八十日便赋《归去》也。此又一种也。适怀林在傍研墨，问曰：“不审和尚于此三种何居？”余曰：“卓哉！梅福、庄周之见，我无是也。必遇知己之主而后出，必有盖世真才，我无是才也，故亦无是见也。其唯陶公乎？”夫陶公清风千古，余又何人，敢称庶几，然其一念真实，受不得世间管束，则偶与同耳，敢附骥耶！

以上六条，未条复潦倒哀鸣，可知余言之不顾矣。劝尔等勿哭勿哀，而我复言之哀哀，真情实意，固自不可强也。我愿尔等勿哀，又愿尔等心哀，心哀是真哀也。真哀自难止，人安能止？

寒灯小话

九月十三夜，大人患气急，独坐更深，向某辈盲曰：“丘坦之此去不来矣。”言未竟，泪如雨下。某谓大人莫太感伤，因为鄙俚之语以劝大人。语曰：“这世界真可哀：乾坤如许大，好人难容载。我劝大人莫太伤怀。古来尽如此，今日安足怪！我量彼走尽天下无知己，必然有时还来。”乱曰：“此说不然。此人聪明大有才，到处逢人多相爱。只恨一去太无情，不念老人日夜难待。”十五夜，复闻人道有一老先生特地往丘家拜访荆州袁生，且亲下请书以邀之。袁生拜既不答，召又不应；丘生又系一老先生通家子，亦竟不与袁生商之。而人相视，莫不惊骇，以为此皆人世所未有者。大人谓：“袁生只为不省人间礼数，取怒于人，是以邀游至此，今又责之备，袁生安所逃死耶！嗟嗟！袁生之难也，乌得无罪乎！”怀林小沙弥从旁晒曰：“袁家、丘家决定是天上人初来下降人世者，是以不省人世事也。若是世间人，安有不省世间礼数之理？”某谓林言甚辩。大人曰：“林之言是也。夫唯真天上人，是以不知有人世事。故世间人之所能知者，天人不知；世间人之所能行者，天人不能：是以谓之天人也。夫世间人之所能知能行者，天人既已不知不能，则天人之所知者世间人亦决不知，天人之所能者世间人亦决不能。若慕天人以其所不知不能，而复责天人以世之所共知共能，是犹责人世以知能，而复求其如天人之不知与不能也，不亦难欤！则不惟天人失其为天人，将世间人亦失其为世间人矣，是责备之过也。吾谓不如取天人之所独知独能者而以与之好，而略其所不知不能之不如世间人者，而不为之求备焉，则善矣。”

因感而赋诗三章，以法责备者之惑：不是天人初下世，如何不省世人礼？省得世人礼不难，尔来我往知礼矣。既不能知人世礼，如何敢到人间世？任尔胸藏万斛珠，不如百拜头至地。去年曾有一新郎，两处奔波苦苦忙，粪扫堆边都是也，痴人却说郎非常。

是夜，怀林侍次，见有猫儿伏在禅椅之下。林曰：“这猫儿日间祇拾得几块带肉的骨头吃了，便知痛他者是和尚，每每伏在和尚座下而不去。”和尚叹曰：“人言最无义者是猫儿，今看养他顾他时，他即恋着不去。以此观之，猫儿义矣！”林曰：“今之骂人者动以禽兽奴狗骂人，强盗骂人，骂人者以为至重，故受骂者亦自为至重。吁！谁知此岂骂人语也！夫世间称有义者莫过于人。你看他威仪礼貌，出言吐气，好不和美！怜人爱人之状，好不切至！”

只是还有一件不如禽兽奴狗强盗之处。盖世上做强盗者有二：或被官司逼迫，怨气无伸，遂尔遁逃；或是盛有才力，不甘人下，倘有一个半个怜才者使之得以效用，彼必杀身图报，不肯忘恩矣。然则以强盗骂人，是不为骂人了，是反为赞叹称美其人了也。狗虽人奴，义性尤重，守护家主，逐亦不去，不与食吃，彼亦无嗔，自去吃屎，将就度日。所谓‘狗不厌家贫’是也。今以奴狗骂人，又岂当乎？吾恐不是以狗骂人，反是以人骂狗了也。至于奴之一字，但为人使而不足以使人者，咸谓之奴。世间曷尝有使人之人哉！为君者，汉唯有孝高、孝文、孝武、孝宣耳，余尽奴也，则以奴名人，乃其本等名号，而反怒人何也？”和尚谓：“禽兽畜生强盗奴狗，既不足以骂人，则当以何者骂人乃为恰当？”林遂引数十种如蛇如虎之类，俱是骂人不得者。直商量至夜分，亦竟不得。乃叹曰：“呜呼！好看者人也，好相处者人也，祇是一付肚肠甚不可看，不可处！”林曰：“果如此，则人真难形容哉！世谓人皮包倒狗骨头，我谓狗皮包倒人骨头。未审此骂何如？”和尚曰：“亦不足以骂人。”遂去睡。

守庵僧每日斋，皆取给于城内外人家供给盂饭，推其馀乃以饭往来方僧道侣。是日，道侣中有一人再来索食，守僧怒骂不已。大人闻之，谓某辈曰：“不与食亦罢，何太辱骂也？”

况又盂饭之馀乎！”因论及常志等，谓：“常志每借得银物，随手辄尽，此其视守僧之骂道人较胜矣。且常志等平日亦自谓能轻财好施，当过守僧十倍也。”某谓：“此说未当，要不过伯仲之间耳。此守僧之骂道人，伤于太俭者也。公知为施主惜馀饭，而不知为施主广积福；但知化饭之难，欲以饱其徒，不知受骂之苦，反以伤佛心：是太俭之故也。若常志辈，但见假借名色以得人之银，若甚容易，而不知屡借名色以要人之银，人实难堪。况慷他人之慨，费别姓之财，于人为不情，于己甚无谓乎？是太奢之过也。奢俭俱非，何以

称常志之胜。”

大人曰：“若如子言，则轻财之名不美乎？彼固慕轻财之名而后为之者也。”某曰：“嗟哉！”

是何言欤！夫古之言轻财者、必曰重义，未有无故而轻财者也。故重义者必轻财，而轻财者以重义故，是以有轻财重义之说，有散财结客之说。是故范纯佑麦舟之予，以石曼卿故；非石曼卿，则一麦不肯妄费矣。

鲁子敬有一困三千里之予，以周公瑾故，非公瑾则一梁肯妄费矣。为公瑾是以给客故散财，为石曼卿是以重义故轻财。今得人钱财，视同粪土，岂为谋王图伯，用之以结客乎？抑救灾恤患，而激于义之不能以己也？要不过纵酒色之欲，滋豪奴之贪，乱而不理，懦而不敢明耳，何曾有一文施及于大贤之待朝哺者。此为浪费纵欲，而借口轻财，是天下之浪子皆轻财之夫也，反不如太俭者之为得，故曰‘与其奢也宁俭’。”

九月二十七日，林随长者游至西城，发足欲往万寿寺。寺有僧，长者每游必至方丈。是日忽逢暴雨，势似天以同来，长者避雨于季士门下。不一盏茶，雨过，然平地皆水，可以行舟矣。林启长者曰：“此骤雨，水未退，不如升堂一坐，稍待水退乃往。”长者登堂，坐于中堂之上。时有老仆即欲入报，长者递止之曰：“勿报，我躲雨至此，权坐一时，切勿报！”

不报，我尚多坐一时；若报，主人出，我不过一茶即起矣。”偶宅中有老姆从内出，见是长者，不觉发声曰：“是卓吾老爹，何不速报！”便翻身入内，口中道：“卓吾老爹在堂，快报知！快报知！”于时主人出，安座已。坐未一茶，长者果起。至道中，问林曰：“何此家妇人女子尽识李卓吾耶？”林曰：“偏是妇人女子识得，具丈夫相者反不识也。此间男子见长者个个攒眉。”长者曰：“如尔言，反比不得妇人耶？”林曰：“不然。男子惯见长者，故作寻常看，此老妇人乍见耳，乍见是以生希有想、欢喜想也。长者但自念，果寻常乎，希有乎，不必问林也。若说男子不如妇人，非矣。”长者曰：“尔言是！尔言是！”疾行至万寿寺，会其僧。其僧索书。书数纸已，其徒又索联句。联句曰：“僧即俗，俗即僧，好个道场；尔为尔，我为我，大家游戏。”是夜雨不止，雨点大如车轮。长者肩舆淋漓带雨而归，大叫于舆上曰：“子看我与尔共作雨中游，何如？”林对曰：“真可谓游戏三昧，大神通自在长者矣！”

玉合

此记亦有许多曲折，但当要紧处却缓慢，却泛散，是以未尽其美，然亦不可不谓之不知趣矣。韩君平之遇柳姬，其事甚奇，设使不遇两奇人，虽曰奇，亦徒然耳。此昔人所以叹恨于无缘也。方君平之未得柳姬也，乃不费一毫力

气而遂得之，则李王孙之奇，千载无其匹也。

迨君平之既失柳姬也，乃不费一时力气而遂复得之，则许中丞之奇，唯有昆仑奴千载可相伯仲也。呜呼！世之遭遇奇事如君平者，亦岂少哉！唯不遇奇人，卒致两地含冤，抱恨以死，悲矣！然君平者唯得之太易，故失之亦易，非许俊奇杰，安得复哉？此许中丞所以更奇也。

昆仑奴

许中丞片時計取柳姬，使玉合重圆；昆仑奴当时力取红绡，使重关不阻：是皆天地间缓急有用人也，是以谓之侠耳。忠臣侠忠，则扶颠持危，九死不悔；志士侠义，则临难自奋，之死靡他。古今天下，苟不遇侠而妄委之，终不可用也。或不知其为侠而轻置之，则亦不肯为我死，为我用也。

侠士之所以贵者，才智兼资，不难于死事，而在于成事也。使死而可以成事，则死真无难矣！使死而不足以成事，则亦岂肯以轻死哉！贯高之必出张王，审出张王而后绝吭以死者是也。若昆仑奴既能成主之事，又能完主之身，则奴愿毕矣，纵死亦有何难，但郭家自无奈昆仑奴何耳。剑术纵精，初何足恃。设使无剑术，郭家四五十人亦能奈之何乎？观其酬对之语可见矣。况彼五十人者，自谓囊中之物，不料其能出此网矣。一夫敢死，千夫莫当，况仅仅五十人而肯以活命换死命乎？直溃围出，本自无阻，而奈何以剑术目之！谓之剑术且不可，而乃谓之剑侠，不益伤乎！讲得有侠也？人能侠剑，剑又安能侠人？人而侠剑，直匹夫之雄耳，西楚霸王所谓“学交成，去，学万人敌”者是也。夫万人之敌，岂一剑之任耶！彼以剑侠称烈士者，真可谓不识侠者矣。呜呼！侠之一字，岂易言哉！自古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同一侠耳。夫剑之有术，亦非真英雄者之所愿也。何也？天下无不破之术也。我以术自圣，彼亦必以术自神，术而逢术，则术穷矣。曾谓荆卿而未尝闻此乎？张良之击秦皇也，时无术士，故子房得以身免，使遇术者，立为齑粉矣。故黄石老大嗔怪于圯桥之下也。嗣后不用一术，只以无穷神妙不可测识之术应之。灭秦兴汉，灭项兴刘，韩、彭之俎醢不及，萧何之械系不及，吕后之妒悍不及，功成名遂而身退，堂堂大道，何神之有，何术之有，况剑术耶？

吾是以深悲鲁勾践之陋也，彼其区区，又何足以知荆卿哉！荆卿者，盖真侠者也，非以剑术侠也。

拜月

此记关目极好，说得好，曲亦好，真元人手笔也。首似散漫，终致奇绝，以配《西厢》，不妨相追逐也。自当与天地相终始，有此世界，即离不得此传奇。肯以为然否？纵不以为然，吾当自然其然。详试读之，当使人有兄姐妹妹，义夫节妇之思焉。兰比崔重名，尤为闲雅，事出无奈，犹必对天盟誓，愿

始终不相背负，可谓贞正之极矣。兴福投窜林莽，知恩报恩，自是常理。而卒结以良缘，许之归妹，兴福为妹夫，世隆为妻兄，无德不酬，无恩不答。天之报施善人，又何其巧欤！

红拂

此记关目好，曲好，白好，事好。乐昌破镜重合，红拂智眼无双，虬髯弃家入海，越公并遣双妓，皆可师可法，可敬可羨，孰谓传奇不可以兴，不可以观，不可以群，不可以怨乎？

饮食宴乐之间，起义动概多矣。今之乐犹古之乐，幸无差别视之其可！

卷五读史

曹公二首

曹公欲以爱女嫁丁仪，五官中郎将曰：“妇人观貌，而丁仪目眇，恐爱女不悦。”后公与仪会，因坐而剧谈，勃然起曰：“丁掾好士，即使其两目盲，犹当嫁女与之，何况但眇。

是儿误我！”呜呼！曹公爱才而忘其眇，爱才而忘其爱，爱才而忘其女之所不爱，若曹公真可谓爱才之极矣！然丁掾亦何可当也？夫人以目眇为病，而丁掾独以目眇见为奇，吾是以知曾公之具眼矣。是故独能以双眼视丁掾也。是故丁掾可以失爱女，而不可以失岳翁！纵可以不称岳翁，而不得不称以知己之主！

又

魏武病头风，方伏枕时，一见陈琳檄，即跃然起曰：“此愈我疾！此愈我疾！”夫文章可以起病，是天下之良药不从口入而从心授也。即起于见文章，是天下之真药不可以形求，而但可以神领也。夫天下之善文章，如良医之善用药，古今天下亦不少矣。故不难于有陈琳，而独难于有魏武。设使呈陈琳之檄于凡有目者之前，未必不皆以为好，然未必递皆能愈疾也。

唯愈疾，然后见魏武之爱才最笃，契慕独深也。故吾不喜陈琳之能文章，而喜陈琳之遇知己。

盖知己甚难，虽琳亦不容不怀知己之感矣。唐之明皇，岂不是能文章者？然杜甫《三大礼赋》，浩然“不才”诗，已弃之如秦、越人矣，况六朝之庸主哉！况沈、谢引短推长，僧虔秃笔自免，孝标空续《辨命》哉！

杨修

史称丞相主簿杨修谋立曾植为魏嗣，曹丕患之，以车载废麓，内吴质与之谋。修以白操，丕大惧，质曰：“无害也。”明日复以麓载绢而入，推验无人，操由是疑。又修每当就植，虑有关白，忖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馀条，敕门下随问应答。于是教裁出，答即入，操怪之，乃收杀修。此为实录矣。或以修聪敏

异常，又与袁氏为婚，故曹公忌之。夫曹公爱才，今古所推，虽称正平之无状，犹尔相容，陈孔璋之檄辱及父祖，且收以为记室，安得有此？且有此，安得兼群雄而并天下也？其欲谋立临淄，为丕等所潜是的，盖临淄本以才捷爱幸，秉意投修，故修亦自以植为知己。植既数与修书，无所避忌，修亦每于操前驰骋聪明，则修之不善韬晦，自宜取败。修与祢正平、孔北海俱相知，俱是一流人，故俱败。

反骚

朱子曰：“雄少好辞赋，慕司马相如之作，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槩流涕焉。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以吊屈原云。”李生曰：《离骚》离优也；《反骚》，反其辞，以甚忧也，正谓屈子翻愁结耳。此以世不足愤，其愤世也益甚；以俗为不足嫉，其嫉俗愈深。以神龙之渊潜为懿，则其卑鄙世人，驴骡下上，视屈子为何物，而视世为何等乎？盖深以为可惜，又深以可怜，痛原转加，而哭世转剧也。夫有伯夷之行，则以饿死为快；有士师之冲，则以不见羞汗为德：各从所好而已。若执夷之清而欲兼柳之和，有惠之和又欲并夷之清，则惠不成惠，夷不成夷，皆假焉耳。屈子者夷之伦，扬雄者惠之类，虽相反而实相知也，实未槩相痛念也。此假人者岂但不知雄，而亦岂知屈乎？庙柳柳州有云：“委故都以从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视其颠覆兮，又岂先生之所志？穷与达其不渝兮，夫唯服道而守义。吁嗟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犹仿佛其文章。托遗编而叹喟兮，涣予涕其盈眶”今之人兮，庸有虑时之否臧？退默然以自服兮，曰吾言之而不行！”其伤今念古，亦可感也！独太史公《屈原传》最得之。

史记屈原

夫为井者泄淤泥而莹清泉，可以汲矣，而乃不汲，真不能不令人心恻也。故知王明则臣主并受其福，不明则臣主并受其辱，又何福之能得乎？然则怀王客死于秦，屈原沉没于渊，正并受其辱者耳，曷足怪也！张仪侮弄楚怀，直似儿戏，屈原乃欲托之为元首，望之如尧、舜、三王，虽忠亦痴。观者但取其心可矣。昏庸庸主有何草制可定，左右近侍绝无与原同心者，则原亦太孤子而无助矣。且所草稿既未定，上官大夫等安得见之？既得而见，则是吾示天下以公也。公则无有我人，又何待夺，又何夺之而下与乎？即惟以为上官大夫之能可也，不待彼有夺意斯善矣。此以人事君之道，臣之所以广忠益者，真大忠也，甚不可以不察也。

渔父

细玩此篇，毕竟是有此渔父，非假设之辞也。观其鼓枻之歌，迥然清商

，绝不同调，末即顿显拒绝之迹，遂去不复与言，可以见矣。如原决有此见，肯沉汨罗乎？实相矛盾，各执一家言也。公为渔父则易，为屈于则难，屈子所谓邦无道则愚以犯难者也。谁不能智，唯愚不可及矣。渔父之见，原亦知之，原亦能言之，则谓为屈原假设之词亦可。

招魂

朱子曰：“古者人死，则以其上服升屋履危，北面而号曰‘皋某复’。遂以其衣三招之而下以覆尸。此礼所谓复也。说者以为招魂复魂，有祷祠之道，尽爱之心，盖犹冀其复生耳。

如是而不生，则不生矣，于是乃行死事。而峻之俗，乃或以施之生人，故宋玉哀闵屈原放逐，恐其魂魄离散，遂因国俗，托帝命，假巫语以招之。其尽爱致祷，犹古遗意。是以太史公读之而哀其志焉。”李生曰：上帝命巫阳占筮屈平所在，与之魂魄。巫阳谓屈原放逐江南，魂魄不复日久，不待占而后知，筮而后与也。公宜即差掌梦之官往招其魂，速之来归耳。夫返魂还魄，生死肉骨，天帝专之，乃使阳筮之，帝之不足为明矣。故阳谓帝命难从，而自以己情来招引之也。天帝亦遂辞巫阳，而谢不能复用屈原焉。盖玉自比巫阳，而以上官、子兰等比掌梦之官，以怀、襄比天帝，辞意隐矣。其招之辞，只述上下四方之不可久处，但道故国土地、饮食、宫室、声妓、宴游之乐，宗族之美，绝不言当日事，可谓至妙至妙。善哉招也！

痛哉招也！乐哉招也！同时景差亦有《大招辞》。至汉时淮南小山作《招隐士》。朱子曰：“淮南王安好招致宾客，客有‘八公’之徒，分造词赋，以类相从，或称大山，或称小山，汉《汉文志》有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是也。”王逸云：“小山之徒，闵伤屈原身虽沉没，名德显闻，与隐山泽无异，故作《招隐士》之赋以彰其志。”

诫子诗

“明者处世，莫尚于中。优哉游哉，于道相从。首阳为拙，柳惠为工。食安步，以仕代农；依隐玩世，诡谲不逢。古尽身危，好名得华。有群累生，孤贵失和。遗馀不匮，自尽无多。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见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卓吾子曰：既云随时之宜，则首阳非拙；既云无有常家，则何必柳下而后为工？班固赞曰：“刘向言少时，数问长老贤人通于事及朔时者，皆曰‘朔口谐倡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故令后世多传闻者。而扬雄亦以朔‘言不纯师，行不纯德，其流风遗书蔑如’也。然朔名过实者，以其诙达多端，不名一行，应谐似优，不穷似智，正谏似直，秽德似隐。盖夷、齐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其滑稽之雄乎！”卓吾子曰：向既称朔口谐辩倡，则是论胜也，而曰“不能持论”何哉？向之所谓论者，向去朔未远

，千载而上，恍然犹将见之，而问于长老之在朔时者，向可知也”朔时，朝野无半人知朔，唯武帝知朔，故朔有谏必听。此同时诸长老，谁是知朔者而问朔也？不见设客难乎？吁！“言不纯师，行不纯德，（其）流风遗书箴如”乎不也？雄之为人益可知矣。卑卑弄其唇吻，欲以博万世之名，视朔奚啻霄壤！予此参驳，当为朔、雄实录。

非有先生论

遇得其人，则一言以兴；遇不得其人，则一言遂死。千载遇少而不遇多，此志士所以在山，仁人所以尽养寿命也。唯其不忍为，是以莫肯为，歌咏弹琴，乐而忘死，宜矣。然则东方生盖亦幸而遭遇汉武帝也。人谓大隐居市朝，以东方生为朝隐。噫！使非武帝爱才知朔如此，敢一日而居市朝之间哉？最先避世而歌德衰者朔也。

子虚

子虚班固曰：“史迁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音，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余谓扬雄此言非但不知人，亦且不知文；非但不知文，亦且不知言，非但不知言，亦且不知讽矣。既不知讽，宜其剧秦而美新也。

贾谊

班固赞曰：“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尽（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要于事者著于《传》云。”

李卓吾曰：班氏文儒耳，只宜依司马氏例以成一代之史，不宜自立论也。立论则不免搀杂别项经史闻见，反成秽物矣。班氏文才甚美，其于孝武以前人物，尽依司马氏之旧，又甚有见，但不宜更添论赞于后也。何也？论赞须具旷古双眼，非区区有文才者所能措也。刘向亦文儒也，然筋骨胜，肝肠胜，人品不同，故见识亦不同，是儒而自文者也。虽不能超于文之外，然与固远矣。

汉之儒者咸以董仲舒为称首，今观仲舒不计功谋之云，似矣。而以明灾异下狱论死，何也？夫欲明灾异，是欲计利而避害也。今既不肯计功谋利矣，而欲明灾异者何也？既欲明灾异以求免于害，而又谓仁人不计利，谓越无一仁又何也？所言自相矛盾矣。且夫天下曷尝有不计功谋利之人哉！若不是真实知其

有利益于我，可以成吾之大功，则乌用正义明道为耶？

其视贾谊之通达国体，真实切用何如耶？班氏何知，知有旧时所闻耳，而欲以贬谊，岂不可笑！董氏章句之儒也，其腐固宜。虽然，董氏特腐耳，非诈也，直至今日，则为穿窬之盗矣。

其未得富贵也，养吾之声名以要朝廷之富贵，凡可以欺世盗名者，无所不至。其既得富贵也，复以朝廷之富贵养吾之声名，凡所以临难苟免者，无所不为。岂非真穿窬之人哉！是又仲舒之罪人，班固之罪人，而亦敢于随声雷同以议贾生，故余因读贾、晁二子经世论策，痛班氏之溺于闻见，敢于论议，遂为歌曰：驷不及舌，慎莫作孽！通达国体，刘向自别。三表五饵，非疏匪拙。此何人斯？千里之绝。汉廷诸子，谊实度越。利不可谋，何其迂阔！何以用之？蟠须鹤发。从容庙廊，冠冕佩袂。世儒拱手，不知何说。

晁错

班固赞曰：“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其父睹之，经于沟渎，亡益救败，不如赵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错虽不终，世哀其忠，故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

卓吾曰：晁错对策，直推汉文于五帝，非谀也，以其臣皆莫及也。故曰：“五帝神圣，其臣莫及，而自亲事。”亲事则不可不知术数矣。今观其时在廷诸臣，仅贾生耳。贾生虽千古之英，然与文帝远矣，是岂文帝咸有一德之臣乎？夫既不得如五伯之佐，贤于其主，又不得如三王之臣，复与主而俱贤，则孝文真孤立无辅者矣。是故晁错伤之，而推之以与五帝并也。然谓汉文无辅则可，谓其不知术数则不可。夫治国之术多矣，若谓人尽不知术数，必欲其皆就已之术数，则亦岂得谓之知术数哉？汉文有汉文之术数也，汉高有汉高之术数也，二五帝伯又自有二五帝霸之术数也。以至六家九流，凡有所挟以成大功者，未桀皆有真实一定之术数。唯儒者不知，故不可以语治。虽其间亦有一二偶合，然皆非性定神契，心融才会，真若执左券而后为之者也。是故因其时，用其术，世无定时，我无定术，是之谓与时消息而已不劳，上也。执其术，驭其时，时固无常，术则有定，是之谓执一定以应于无穷，次也，若夫不见其时，不知其术，时在则术在，而术不能违时；术在则时在，而时亦不能违术：此则管夷吾诸人能之，上之上也。若晁错者，不过刑名之一家，申、商之一术，反以文帝为不知学术，而欲牵使从己，惑矣！

夫申、商之术，非不可平均天下，而使人人视之尽如指掌也，然而祸患则自己当之矣。

故错以其残忍刻薄之术，辅成太子，而太子亦卒用彼残忍刻薄之术，还害其身。呜呼！孰知错伤文帝之无辅，而其父反以伤晁错之无父乎！是故国尔忘

家，错唯知日夜伤刘氏之不尊也。

公尔忘私，而其父又唯知日夜伤晁氏之不安矣。千载之下，真令人悲伤而不可已，乃班固反讥其父不能学赵母，谬哉！

绝交书

此书若出相知者代康而为之辞则可；若康自为此词，恐无此理。涛之举康，盖所谓真相知者；而康之才亦实称所举。康谓己之情性不堪做官，做官必取祸，是也；谓涛不知己，而故欲貽之祸，则不是。以己为鸳鸯，以涛为死鼠，又不是。以举我者为不相知，而直与之绝，又以己为真不爱官，以涛为爱官者，尊己卑人，不情实甚，则尤为不是矣。呜呼！如康之天才，稍加以学，抑又何当也，而肯袭前人之口吻，作不情之遁辞乎？然此书实峻绝可畏，千载之下，犹可想见其人。毋曰余贬康也，全为上上人说耳。

养生论

嵇、阮称同心，而阮则体妙心玄，一似有闻者，观其放言，与孙登之啸可睹也。若向秀注《庄子》，尤为已见大意之人，真可谓庄周之惠施矣。康与二子游，何不就彼问道？今读《养生论》全然不省神仙中事，非但不识真仙，亦且不识养生矣。何以当面蹉过如此耶？以此聪明出尘好汉，虽向、阮亦无如之何，真令人恨恨。虽然，若其人品之高，文辞之妙，则岂“七贤”之所可及哉！

琴赋

《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人邪恶，归于正道，故谓之琴。”余谓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人知口之吟，不知手之吟；知口之有声，而不知手亦有声也。如风撼树，但见树鸣，谓树不鸣不可也，谓树能鸣亦不可。此可以知手之有声矣。听者指谓琴声，是犹指树鸣也，不亦泥欤！尸子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因风而思民愠，此舜心也，舜之吟也。微子伤殷之将亡，见鸿雁高飞，援琴作操，不敢鸣之于口，而但鸣之于手，此微子心也，微子之吟也。文王既得后妃，则琴瑟以友之，钟鼓以乐之，向之展转反侧，寤寐思（复）者，遂不复有，故其琴为《关雎》。而孔子读而赞之曰：“《关雎》乐而不淫。”言虽乐之过矣，而不可以为过也。此非文王之心乎？非文王其谁能吟之？汉高祖以雄才大略取天下，喜仁柔之太子既有羽翼，可以安汉；又悲赵王母子属在吕后，无以自全。故其倚瑟而歌鸿鹄，虽泣下沾襟，而其声慷慨，实有慰藉之色，非汉高之心乎？非汉高又孰能吟之？

由此观之，同一心也，同一吟也，乃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夫心同吟同，则自然亦同，乃又谓“渐近自然”，又何也？岂非叔夜所谓未

达礼乐之情者耶！故曰：“言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康亦曰：“复之不足，则吟咏以肆志；吟咏之不足，则寄言以广意。”傅仲武《舞赋》云：“歌以咏言，舞以尽意。论其诗不如听其声，听其声不如察其形。”以意尽于舞，形察于声也。由此言之，有声之不如无声也审矣，尽言之不如尽意又审矣。然则谓手为无声，谓手为不能吟亦可。唯不能吟，故善听者独得其心而知其深也，其为自然何可加者，而孰云其不如肉也耶？吾又以是观之，同一琴也，以之弹于袁孝尼之前，声何夸也？以之弹于临绝之际，声何惨也？琴自一耳，心固殊也。心殊则手殊，手殊则声殊，何莫非自然者，而谓手不能二声可乎？而谓彼声自然，此声不出于自然可乎？故蔡邕闻弦而知杀心，钟子听弦而知流水，师旷听弦而识南风之不（兢），盖自然之道，得手应心。其妙固若此也。

幽愤诗

康诣狱明安无罪，此义之至难看也，诗中多自责之辞，何哉？若果当自责，此时而后自责，晚矣，是畏死也。既不畏死以明友之无罪，又复畏死而自责，吾不知之矣。夫天下固有不畏死而为义者，是故终其身乐义而忘死，则此死固康之所快也，何以自责为也？亦犹世人畏死而不敢为义者，终其身宁无义而自不肯以义而为朋友死也，则亦无自责时矣。朋友君臣，莫不皆然。世未有托孤寄命之臣，既许以死，乃临死而自责者。“好善暗人”之云，岂别有所指而非以指吕安乎否耶？当时太学生三千人，同日伏阙上书，以为康请，则康益可以死而无责矣。钟会以反虏乘机害康，岂康尚未之知，而犹欲颐性养寿，改弦易辙于山阿岩岫之间耶？此岂嵇康颐性养寿时也？余谓叔夜何如人也，临终奏《广陵散》，必无此纷坛自责，错谬幸生之贱态，或好事者增饰于其间耳，览者自能辩之。

酒德颂

《法言》曰：“螟蛉之子，蜾蠃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李轨曰：“螟蛉涉，蜾蠃峰虫’虫无子，取涉蔽而殪之，幽而养之，祝曰‘类我’，久则化成蜂虫矣。”此颂唯结语独新妙，非《法言》引用意，读者详之！今人言养子为螟蛉子即此。然则道学先生、礼法俗士，举皆蜂虫之螟蛉于哉！犹自谓二豪，悲欤！

思旧赋

向秀《思旧赋》只说康高才妙技而已。夫康之才之技，亦今古所有；但其人品气骨，则古今所希也。岂秀方图自全，不敢尽耶？则此赋可无作也，旧亦可无尔思矣。秀后康死，不知复活几年，今日俱安在也？康犹为千古豪人所叹，而秀则已矣，谁复更思秀者，而乃为此无尽算计也耶！且李斯叹东门，比拟

亦大不伦。“竹林七贤”，此为最无骨头者，莫曰先辈初无臧贬“七贤”者也。

杨升庵集

余读先生文集有感焉。夫古之圣贤，其生也不易，其死也不易。生不易，故生而人皆仰；死不易，故死而人尔思。于是乎前面生者，犹冀有待于后世；后而生者，又每叹恨于后时；同时而生者，又每每比之如附骥，比之如附青云。则圣贤之生死固大矣。

余读先生文集，欲求其生卒之年月而不得也。遍阅诸序文，而序文又不载。此盖以为序人之文，只宜称赞其文云耳，亦犹序学道者必大其道，叙功业者必大其功，叙人品者必表扬其古，而岂知其不然乎？盖所谓文集者，谓其人之文的然必可传于后世，然后集而传之也。

则其人之文当皎然如日星之炳焕，凡有目者能睹之矣，而又何籍于叙赞乎？彼叙赞不已赘乎？

况其人或未必能文，则又何以知其文之必可传，而遂赞而序之以传也？故愚尝谓世之叙文者多，其无识孙子欲借他人位望以光显其父祖耳。不然，则其势之不容以不请，而又不容以不文辞者也。夫文而待人以传，则其文可知也，将谁传之也？若其不敢不请，又不敢辞，则叙文者亦只宜直述其生卒之日，与生平之次第，使读者有考焉斯善矣。

吁！先生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而终身不得一试，故发之于文，无一体不备，亦无备不造，虽游其门者尚不能赞一辞，况后人哉！于是以窃附景仰之私，欲考其生卒始末，履历之详，如昔人所谓年谱者，时时置几案间，俨然如游其门，蹑而从之。而序集皆不载，以故恨也。况复有矮子者从风吠声，以先生但可谓之博学人焉，尤可笑矣！

蜻蛉谣

古今人情一也，古今天下事势亦一也。某也从少至老，原情论势，不见有一人同者，故余每每惊讶，以为天何生我不祥如此乎！夫人性不甚相远，而余独不同，非不祥而何？余初仕时，亲见南倭、北虏之乱矣；最后入滇，又熟闻土官徭僮之变矣。大概读书食禄之家，意见皆同，以余所见质之，不以为狂，则以为可杀也。今读先生集，记姜公事。姜公之心正与余合，而先生取之如此，则知先生唯不用，用必为姜公无疑矣。生虽后时，见符前哲，亦可以证余生之非不祥也。因喜录此。

唐贵梅传

升庵先生《孝烈妇唐贵梅传》曰：“烈妇姓唐，名贵梅，池州贵池人也。笄年适朱，夫贫且弱。有老姑者，悍而淫，少与徽州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

复至池，见妇悦之，密以金帛赂姑。姑利其有，诲妇淫者以百数，弗听；迫之，亦弗听，加以箠楚，又弗听；继以炮烙，体无完肤，终不听。姑乃以妇不孝讼于官。通判慈溪毛玉受贿，倍加刑焉。本几死，然终不听也。商犹慕其色，令姑宾之。亲党咸劝妇曰：“何不吐实？”妇曰：“若然，全吾名而污吾姑乎？”乃夕易褂襦，雉经于后园古梅树下：不知也。及旦，手持桑杖，将入室挺之。且骂且行，曰：“恶奴！早从我言，得金帛享快乐，今定何如也？”入室无见，寻至树下，乃知其死，因大恸哭。亲党咻曰：“生既以不孝讼，死乃称姬心，何以恸哭为？”姑曰：“妇在，吾犹有望；妇死，商人必倒赃。吾是以哭，非哭恶奴也。”尸悬于树三日，颜如生，樵夫牧儿见者咸堕泪。每岁梅月之下，隐隐见其形。有司以府官故，终不敢举节。余舅氏喻士积薄游至池，闻其事，作诗吊之，归，属慎为传其事。呜呼！妇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为名，死于梅之株。冰操霜清，梅乎何殊！既孝且烈，汗青宜书。有司失职，咄哉可吁！乃为作传，以附露筋碑之跗。”

卓吾子曰：先王教化，只可行于穷乡下邑，而不可行于冠裳济济之名区；只可行于三家村里不识字之女儿，而不可行于素读书而居民上者之君子。池州通判毛玉，非素读书而居民上之君子乎？慈溪为县，又非毛玉所产之巨邑名区乎？今通判贪贿而死逼孝烈以淫，素读书而沐教化者如此，孝烈唐贵梅宁死而不受辱，未曾读书而沐圣教者如彼：则先王之教化亦徒矣。“孝烈”二字，杨太史特笔也。夫贵梅之死烈矣，于孝何与？盖贵梅所以宁死而不自白者，以姑之故也。不然，岂其不切齿痛恨于贿嘱之商，而故忍死以为之讳哉？书曰“孝烈妇”，当矣。死三日而尸犹悬，颜如生，众人虽知而终不敢举，每岁之暮，白月照梅，隐隐如见，犹冀有知者乎？吁！今之官府，不但此等之死不肯代白，纵有别项容易表白者，亦必有势与力而后肯。孰知数千里之外，无干与之人，不用请求而遂以孝烈传其事也？杨太史当代名流，有力者百计欲借一言以为重而不得，今孝烈独能得太史之传以自昭明于百世，孝烈可以死矣。

设使当其时贵池有贤者果能慨然白之于当道，亦不过赐额挂匾，了一故事耳矣，其谁知重之乎？自此传出，而孝烈之形，吾知其不复重见于梅月之下也！升庵之闻，闻于舅喻士积。士积夙游贵池，亲见其事，曾为诗以吊之，故升庵作传，具载士积见闻始末，以上积可信也。

然则此传不但孝烈藉以章显，士积亦附以著名矣，传岂徒作耶！

嗟嗟！毛通判当日之为，亦只谓贪其贿而人莫知也——贵梅已死，而谁为白也。孰知不白于贵池而卒白于新都乎？今《升庵文集》盛行于世，夫谁不知传其事于此集之中者？贵池人士咸知有赃吏毛玉受贿而死逼孝烈以淫也，慈溪人士亦咸知有乡官毛玉受贿而死逼孝烈以淫也。毛玉唯无孙子则已，苟有子

，则必不敢认毛玉以为父；苟有孙，则必不敢认毛玉以为祖矣。盖同乡少年倾慕太史之日久矣，读其书，阅其事，则必私相告语。私相告语，未有不窃笑而背骂者。夫毛玉之心，本欲多积金钱以遗其孙子，使孙子感己也，又安知反使孙子不敢认己也哉！太史之传，严于先王之教化明矣。余谓此传有裨于世教者弘也，故复亟读而详录之，以为孝烈之外传云。

茶夹铭

唐右补阙綦毋旻著《代茶饮序》云：“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耗精，终身之苦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贻害则不谓茶灾。”余读而笑曰：“释滞消壅，清苦之益实多，瘠气耗精，情欲之害最大。获益则不谓茶力，自害则反谓茶殃。”吁！是恕己责人之论也。乃铭曰：我老无朋，朝夕唯汝。世间清苦，谁能及子？逐日子饭，不辨几钟，每夕余酌，不问几许。夙兴夜寐，我愿与子终始。子不姓汤，我不姓李，总之一味清苦到底。

李白诗题辞

升庵曰：“白慕谢东山，故自号东山李白。古子美云‘汝与东山李白好’是也。刘昫修《唐书》，乃以白为山东人、遂致纷纷耳。”因引曾子固称白蜀郡人，而取《成都志》谓白生彰明县之青莲乡以实之。卓吾曰：蜀人则以白为蜀产，陇西人则以白为陇西产，山东人又借此以为山东产，而修入《一统志》、盖自唐至今然矣。今王元美断以范传正《墓志》为是，曰：“白父客西域，逃居绵之巴西，而白生焉。是谓实示。”呜呼！一个李白，生时无所容入，死而千百余年，慕而争者无时而已。余谓李白无时不是其生之年，无处不是其生之地。

亦是天上星，亦是地上英。亦是巴西人，亦是陇西人，亦是山东人，亦是会稽人，亦是浔阳人，亦是夜郎人。死之处亦荣，生之处亦荣，流之处亦荣，囚之处亦荣，不游不囚不流不到之处，读其书，见其人，亦荣亦荣！莫争莫争！

伯夷传

真西山云：“此传姑以文取。”杨升庵曰：“此言甚谬。若道理有戾，即不成文，文与道岂二事乎？益见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补订《伯夷传》者，异哉！”又曰：“朱晦翁谓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太史公作《伯夷传》满腹是怨，此言殊不公也。”卓吾子曰：“何怨”是夫子说，“是怨”是司马子长说，翻不怨以为怨，文为至精至妙也。何以怨？怨以暴之易暴，怨虞、夏之不作，怨适归之无从，怨周土之蔽之不可食，遂含怨而饿死。此怨曷可少也？今学者唯不敢怨，故不成事。

岳王并施全

宋赠鄂王岳飞隘忠武，其文曰：“李将军口不出辞，闻者流涕；藁相如身虽已死，凛然犹生。”又曰：“易名之典虽行，议礼之言未一。始为忠愍之号，旋更武穆之称。获睹中兴之旧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实，仍采勘定祸乱之文。合此两言，节其一惠。

昔孔明之志兴汉室，子仪之光复唐都，虽计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异。垂之典册，何嫌今古之间辞；赖及子孙，将与山河而并久。”杨升庵曰：“今天下岳祠皆称武穆，此宋定之谥也”

称忠武为宜。 ” 又曰：“朱文公云：“举世无忠义，这些正气忽自施全身上发出来。”故《续纲目》书施全刺秦桧不克而死，亦文公遗意也。近有人云：“今之岳祠多铸贼桧像，跪缚门外”更铸施全像，立在左，持刀砍桧乃得。”李卓吾曰：此论甚当，甚有益风教。倘札官言官肯上一疏，则忠武之谥，晓然于百世；施全之忠，暴白于圣朝矣。不然，人人未得知也。

张千载

庐陵张千载，字毅甫，别号一鹗，文山之友也。文山贵时，屡辟不出。及文山自广败还，至吉州城下，千载潜出相见，曰：“丞相往燕，千载亦往。”往即寓文山囚所近侧，三年供送饮食无缺。又密造一椁，文山受命日，即藏其首，访知夫人欧阳氏在俘虏中，使火其尸，然后拾骨置囊，舁椁南归，付其家安葬。是日，文山之子梦其父怒曰：“绳钜未断！”其子惊觉，遽启视之，果有绳束其发。李卓吾既书其事，遂为之赞曰：不食其禄，肯受其缚！一绳未断，如锥刺腹。生当指冠，死当怒目。张氏何人，置囊舁椁。生死交情，千载一鹗！

李涉赠盗

唐李涉《赠盗》诗曰：“相逢不用相回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刘伯温《咏梁山泊分赃台》诗云：“突剡台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赢。饮泉清节今寥落，何但梁山独擅名！”《汉书》云：“吏皆虎而冠。”《史记》云：“此皆劫盗而不操戈矛者。”

李卓吾曰：此皆操戈矛而不畏官兵捕盗者。因记得盗赠官吏亦有诗一首，并录附之：未曾相见心相识，敢道相逢不识君？一切萧何今不用，有赃抬到后堂分。肯怜我等夜行苦，坐者十三行十五。若谓私行不是公，我道无私公奚取？君倚奉公戴虎冠，谁得似君来路宽？月有棒钱日有廩，我等衣食何盘桓！君若十五十三俱不许，我得持强分廩去，驱我为盗宁非汝！

封使君

古传记言汉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化为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即去不复来。其地谣曰：“莫学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张、禹有诗云：“昔

日封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吃人。”又曰：“昔日虎使君，呼之即惭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动牙齿。”

又曰：“昔时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则吞人畜，小不遗鱼虾。”或曰此诗太激。禺山曰：“我性然也。”升庵戏之曰：“东坡嬉笑怒骂皆成诗，公诗无嬉笑，但有怒骂耶？”李卓吾复谑之曰：果哉怒骂成诗也！升庵此言，甚于怒骂。

宋统似晋

先生谓宋统似晋，余谓宋多贤君，晋无一主，即宋艺祖以比司马炎何如也？唯其仁柔，是以怯弱，然爱民好士之报，天亦不爽矣。徽、钦虽北辕，与怀、愍青衣行酒，跳足执盖，实大迳庭。天之厚宋，亦可知也。唐虽稍得，然无主不乱，个个出走。自五丁开道以来，巴蜀遂为唐帝逃窜后户，与汉已大不侔矣。故谓宋比汉不得则可，谓比唐不得则不可，况比晋乎？晋之司马懿，一名柔奸家奴也，更加以司马师之强悍，马司昭之弑夺，而何可以比艺祖？

司马炎一名得志狭耶也，更济以贾南风之淫妒，问公私之虾蟆，而何可以比太宗？况仁宗四十年恭俭哉，神宗励精有为哉！所恨宋主无一刚耳。故余谓唐、宋一也，比之晋则已甚。若康节不答国祚之问，唯取架上《晋纪》以示，见徽、钦事符怀、愍，南渡事似江东，非以是遂为晋比也。

逸少经济

先生谓逸少“识虑精深，有经济才，而为书名所盖，后世但以翰墨称之，艺之为累大哉！”

卓吾子曰：艺又安能累人？凡艺之极精者，皆神人也，况翰墨之为艺哉！先生偏矣！或曰：先生盖自寓也。

孔北海

“北海大志直节，东汉名流，而与‘建安七子’并称；骆宾王劲辞忠愤，唐之义士，而与‘世拱四杰’为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闲，可惜也！”卓吾子曰：文章非末技，大闲岂容掩？先生差矣！或曰：先生皆自况也。

经史相为表里

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

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

故谓六经皆史可也。

钟馗即终葵

杨升庵曰：“《考工记》云：“大圭首终葵。”注：“终葵，椎也。齐人名椎曰终葵。”

盖言大圭之首似椎也。《金石录》以为晋、宋人名。夫以终葵为名矣，后又讹为钟馗。俗又画一神像帖于门首，执椎以击鬼。好怪者便傅会说钟馗能啖鬼。画士又作《钟馗元夕出游图》，又作《钟馗嫁妹图》。文士又戏作《钟馗传》，言钟馗为开元进士，明皇梦见，命工画之。

按孙逖、张说文集有《谢赐钟馗画表》，先于开元久矣，亦如石敢当，《急就章》中虚拟人名也。俗便立石于门，书‘太山石敢当’，文人亦作《石敢当传》。昧者相传，便谓真有其人矣。”卓吾子曰：莫怪他谓真有其人也，此物比真人还更长久也。且先生又安知不更有钟馗其人乎？终葵二字，亦是后人名之耳。后人可以名终葵，又后人独不可以名钟馗乎？假则皆假，真则皆真，先生勿太认真也！先生又曰：“苏易简作《文房四谱》云：“虢州岁贡钟馗二十枚。”慎按：硯以钟馗名，亦即《考工记》终葵大圭之义，盖硯形如大圭耳。”李卓吾曰：苏易简又以进士钟馗而讹呼石为钟馗矣。硯石为钟馗，钟馗为进士，进士为大圭首，大圭首为椎，总之一椎而已，先生勿劳也！

段善本琵琶

唐贞元中，长安大旱，诏移两地祈雨。街东有康昆仑，琵琶号为第一手，自谓街西无己敌也。盖楼弹新翻调《绿腰》。及度曲，街西亦出一女郎，抱乐器登楼弹之，移在枫香调中，妙技入神。昆仑大惊，请与相见，欲拜之为师。女郎更衣出，乃庄严寺段师善本也。德宗闻名，召加奖赏，即令昆仑弹一曲。参师曰：“本领何杂耶？兼带耶声。”昆仑拜曰：“段师神人也。”德宗诏授康昆仑。参师奏曰：“请昆仑不近乐器十数年，忘其本领，然后可授。”

卓吾子曰：至哉言乎！学道亦若此矣，凡百皆若此也。读书不若此，则不如不读；作文不若此，则不如不作；功业不若此，则未可言功业；人品不若此，亦安得谓之人品乎？总之鼠窃狗偷云耳。无佛处称尊，康昆仑之流也。何足道！何足道！

樊敏碑后

镌石，技也，亦道也。文惠君曰：“嘻！技益至此乎？”庖丁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是以道与技为二，非也。造圣则圣，入神则神，技即道耳。技至于神圣所在之处，必有神物护持，而况有识之人欤！且千载而后，人犹爱惜，岂有身亲为之而不自爱惜者？

石工书名，自爱惜也，不自知其为石工也，神圣在我，技不得轻矣。否则，读书作文亦贱也，宁独镌石之工乎？虽然，刘武良以精镌书名可也，今世镌

工，又皆一一书名碑阴何哉？学步失故，尽相习以谓当然，可笑矣！故雕镌者工，则书镌者姓名，碑盖藉镌而传也。镌者或未甚工，而所镌之字与其文，或其文之贤，的然必传于世，则镌石之工亦必镌石以附之。所谓交相附而交相传也。盖技巧神圣，人自重之。能为人重，则必借重于人。然元佑奸党碑，石工巢民乃恳求勿镌姓名于其后，又何耶？

诗画

东坡先生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升庵曰：“此言画贵神，诗贵韵也。然其言偏，未是至者。晁以道和之云：“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其论始定。”卓吾子谓改形不成画，得意非画外，因复和之曰：“画不徒写形，正要形神在；诗不在画外，正写画中态。”杜子美云：“花远重重树，云轻处处山。”此诗中画也，可以作画本矣。唐人画《桃源图》，舒元舆为之记云：“烟岚草木，如带香气。熟视详玩，自觉骨戛青玉，身入镜中。”此画中诗也，绝艺入神矣。吴道子始见张僧繇画，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座翼初不服逸少，有家鸡野鹜之论，后乃以为伯英再生。然则入眼便称好者，决非好也，决非物色之人也，况未必是吴之与庾，而何可以易识。噫！千百世之人物，其不易识，总若此矣。

党籍碑

“安石误国之罪，本不容诛；而安石无误国之心，天地可鉴。主意于误国而误国者，残贼之小人也，不待诛也。主意大利国而误国者，执拗之君子也，尚可怜也。”卓吾曰：“公但知小人之能误国，而不知君子之尤能误国也。小人误国犹可解救，若君子而误国，则未之何矣。何也？彼盖自以为君子而本心无愧也。故其胆益壮而志益决，孰能止之。如朱夫子亦犹是矣。故予每云贪官之害小，而清官之害大；贪官之害但及千百姓，清官之害并及于儿孙。

余每每细查之，百不失一也。

无所不佩

王逸曰：“行清洁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结者佩觿，能决疑者佩抉。故孔子无所不佩也。”李卓吾曰：道学原重外饰，盖自古然矣，而岂知圣人之不然乎？古者男子出行不离剑佩，远行不离弓矢，日逐不离觿抉。佩玉名为随身之用，事亲之物，其实思患豫防，文武兼设，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之道也，与丘田寓兵同括矣。意不在文饰，特假名为饰耳。后人昧其实也，以是为美饰而矜之。务内者从而生厌曰：“是皆欲为侈观者，何益之有！”故于今并不设备，而文武遂判。盖但文士不知武备，至于武人居常走謁，亦效文装矣：宽衣博带，雍雍如也，肃肃如也。一旦有警，岂特文人束手，武人亦宁可用耶？

荀卿李斯吴公

升庵先生曰：“以荀卿大儒，而弟子有焚书坑儒之李斯，以李斯为师，而弟子有治行第一之吴公。人之贤否，信在自立，不系师友也。”卓吾子曰：能自立者，必有骨也。有骨则可藉以行立。苟无骨，虽百师友左提右挈，其奈之何？一刻无人，一刻站不得矣。然既能行立，则自能奔走求师，如颜、曾辈之于孔子然，谓其不系师友，亦非也。

宋人讥荀卿

宋人谓卿之学不醇，故一传于李斯，即有坑儒焚书之祸。夫弟子为恶而罪及师，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则吴起亦可以累曾子矣。《盐铁论》曰：“李斯与苞丘子同事荀卿，而苞丘子修道白屋之下。”卓吾子曰：使李斯可以累荀卿，则苞丘子亦当请封荀子矣。

季文子三思

文子相三君，其卒也无衣帛之妾，食粟之马，无重器备，左氏侈然称之。黄东发曰：“行父怨归父谋去三家，至扫四大夫之兵以攻齐。方公子遂弑君立宣公，行父之不能讨，反为之再如齐纳赂焉。又帅师城莒之诸、郛二邑以自封殖，其为妾马金玉也多矣，是即王莽之谦恭也。时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夫子不然之，则曰‘再思可矣’。若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党篡而纳赂，专权而兴兵，封殖以肥己矣。文公不得其辞，乃云‘思至于三，则私意起而反感’。诚如其言，则《中庸》所谓‘思之不得弗措也’，管子所谓‘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吴臣劝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卓吾曰：周公之圣，唯在于思兼，思而不合，则夜以继日。一夜一日，思之又何止三也？朱子盖惑于圣人慎思之说，遂以三思为戒。唯其戒三思，是以终身不知圣人之慎思也。我愿学者千思万思，以思此“慎思”二字。苟能得慎思之旨于千思万思之中，则可以语思诚之道矣，区区一季文子，何足以烦思虑乎！

陈恒弑君

升庵先生曰：“孔子沐浴而朝，于义尽矣。胡氏乃云‘仲尼此举，先发后闻可也’。是病圣人之未尽也。果如胡氏之言，则不告于君而擅兴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讨人哉！胡氏释之于《春秋》，朱子引之于《论语》，皆未知此理也。岳飞金牌之召，或劝飞勿班师，飞曰‘此乃飞友，非桧友也。’始为当于义矣。”李卓吾曰：世固有有激而为者，不必问其为之果当也；有有激而言者，不必问其能践言与否也。其志可也，原其心可也，留之以为天下后世之乱臣贼子惧可也。何必说尽道理，以长养乱贼之心乎？若说非义，则孔子沐浴之请亦非义矣。何也？齐人弑君，与鲁何与也？鲁人尚无与，又何与于家居不

得与闻政事之孔子也？不得与而与，是出位之僭也。明知哀公三子皆不可与而言，是多言之穷也。总之为非义矣。总之为非义，然总之为出于义之有所激也，总之为能使乱臣贼子惧也，即孔子当日一大部《春秋》也，何待他日笔削《鲁史》而后谓之《春秋》哉！先正蔡虚斋有《岳飞班师》一论，至今读之，犹令人发指冠，目裂眦，欲代岳侯杀秦桧、灭金虏而后快也，何可无此议论也？明知是做不得，说不得，然安可无此议论乎？安得无此议论乎？

王半山

半山谓荆轲豢于燕，故为燕太子丹报秦。信斯言也，亦谓吕尚豢于周，故为周伐纣乎？

相知在心，岂在豢也，半山之见丑矣。且荆卿亦何曾识燕丹哉！只无奈相知如田光者荐之于先，又继以刎颈送之于后耳。荆卿至是，虽欲不死，不可得矣。故余有《咏荆卿》一首云：“荆卿原不识燕丹，祇为田光一死难。慷慨悲歌为击筑，萧萧易水至今寒。”又有《咏侯生》二首云：“夷门画策却秦兵，公子夺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死，千秋万岁有侯嬴。”又“晋鄙合符果自疑，挥锤运臂有屠儿。情知不是信陵客，刎颈迎风一送之。”盖朱亥于公子相知不深，又值侯生功成名立之际，遂以死送之耳。虽以死送公子，实以死送朱亥也。大哉宋儒之见，彼岂知英雄之心乎！盖古人贵成事，必杀身以成之；舍不得身，成不得事矣。

为赋而相灌输

“为赋”二字甚明，何说未明也？盖为赋而相灌输，非为商而相灌输也。为赋而相灌输，即如今计户纳粮运租之类；为商而相灌输，乃是驱农民以效商贾之为。夫既驱农民以效商矣，又将驱何民以事农乎？若农尽为商，则田尽不辟，又将以何物为赋而相灌输也？曷不若令商自为之，而征其税之为便乎？农有租赋之入，商有征税之益，两利兼收，愚人亦知，而谓武帝不知耶？盖当时霍子孟辈，已不晓审夫均输之法之善矣，何况班孟坚哉！俗士不可语于政，信矣。

文公著书

“朱文公谈道著书，百世宗之。然观其评论古今人品，诚有违公是而远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奸耶，倾覆宗社也，乃列之名臣录而称其道德文章，苏文忠道德文章，古今所共仰也，乃力诋之，谓得行其志，其祸又甚于安石。夫以安石之奸，则未减其已著之罪；以苏子之贤，则巧索其未形之短。此何心哉？”卓吾子曰：文公非不知坡公也。坡公好笑道学，文公恨之，直欲为洛党出气耳，岂其真无人心哉！若安石自宜取。先生又曰：“秦桧之奸，人皆欲食其肉，文公乃称其有骨力；岳飞之死，今古人心何如也，文公乃讥其横，讥其直

向前厮杀。汉儒如董如贾，皆一一议其言之疵，诸葛孔明名之为盗，又议其为申、韩；韩文公则文致其大颠往来之书，亶亶千余言，必使之不为全人而后已。盖自周、孔而下，无一人得免者。忆文公注《毁誉章》云：“圣人善善速，而恶恶则已缓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无预诋之恶。”信斯言也，文公于此，恶得为缓乎？无乃自蹈于预诋人之恶也？”卓吾子曰：此俱不妙，但要说得是耳。一苏文忠尚不知，而何以议天下之士乎？文忠困厄一生，尽心尽力干办国家事一生。据其生平，了无不干之事，亦了不见其有干事之名，但见有嬉笑游戏，翰墨满人间耳。而文不识，则文公亦不必论人矣。

闇然堂类纂引

《闇然堂类纂》者何？潘氏所纂以自为鉴戒之书也。余读而善之，而目力竭于既老，故复录其最者以自鉴戒焉。夫余之别潘氏多年矣，其初直为是木讷人耳，不意其能刚也。大抵二十馀年以来，海内之友寥落如辰星，其存者或年往志尽，则日暮自倒，非有道而塞变，则盖棺犹未定也。其行不掩言，往往与卓吾子相类，乃去华之于今日，其志益坚，其气益实，其学愈造而其行益修，断断乎可以托国托家而托身也。盖其暗室屋漏，暗然自修，不忘鉴戒，安能然乎？设余不见去华，几失去华也。余是以见面喜，去而思，思而不见则读其书以见之，且以示余之不忘鉴戒，亦愿如去华也。

夫鉴戒之书，自古有之，何独去华。盖去华此《纂》皆耳目近事，时日尚新，闻见罕接，非今世人士之所常谈。譬之时文，当时则趋，过（时）则顽。又譬之于曲则新腔，于词则别调，于律则切响，夫谁不侧耳而倾听乎？是故喜也。喜则必读，读则必鉴必戒。

朋友篇

去华友朋之义最笃，故是《纂》首纂笃友谊。夫天下无朋久矣。何也？举世皆嗜利，无嗜义者。嗜义则视死犹生，而况幼孤之托，身家之寄，（其又何辞也？）嗜利则虽生犹死，则凡攘臂而夺之食，下石以灭其口，皆其能事矣。今天下之所称友朋者，皆其生而犹死者也。

此无他，嗜利者也，非嗜友朋也。今天下曷尝有嗜友朋之义哉！既未尝有嗜义之友朋，则谓之曰无朋可也。以此事君，有何赖焉？

阿寄传

钱塘田豫阳汝成有《阿寄传》、寄者，淳安徐氏仆也。徐氏昆弟别产而居：伯得一马，仲得一牛，季寡妇得寄。寄年五十余矣，寡妇泣曰：“马则乘，牛则耕，踉跄老仆，乃费吾藜羹！”阿寄叹曰：“噫！主谓我力不牛马若耶！”乃画策营生，示可用状，寡妇悉簪珥之属，得金一十二两畀寄，寄则入山贩漆，期年而三其息，谓寡妇曰：“主无忧，富可立至矣。”

又二十年而致产数万金，为寡妇嫁三女，婚两郎，赍聘皆千金。又延师教两郎，皆输粟入大学，而寡妇阜然财雄一邑矣。顷之，阿寄病且革，谓寡妇曰：“老奴马牛之报尽矣。”出枕中二楮，则家计巨细悉均分之，曰：“以此遗两郎君！”言讫而终。徐氏诸孙或疑寄私蓄者，窃启其篋，无寸丝粒粟之储焉。一姬一儿，仅敝缊掩体而已。余盖闻之俞鸣和。又曰：“阿寄老矣，见徐氏之族，虽幼必拜，骑而遇诸途，必控勒将数百武以为常。见主母不睥视，女虽幼，必传言，不离立也。”若然，则缙绅读书明礼义者，何以加诸？以此心也，奉君亲，虽谓之大忠纯孝可也。

去华曰：“阿寄之事主母，与李元之报生父何以异？余尤嘉其终始以仆人自居也。三读斯传，起爱起敬，以为臣子而奉君亲者能如是，吾何忧哉？”李卓吾曰：父子天性也。子而逆天，天性何在？夫儿尚不知有父母，尚不念昔者乳哺顾复之恩矣，而奴反能致孝以事其主。

然则其天定者虽奴亦自可托，而况友朋；虽奴亦能致孝，而况父子。此所谓天性者，不过测度之语；所谓读书知孝弟者，不过一时无可奈何之辞耳。奴与主何亲也？奴于书何尝识一字也？是故吾独于奴焉三叹，是故不敢名之为奴，而直曰我以上人。且不但我以上人也，彼其视我正如奴矣。何也？彼之所为，我实不能也。

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

唐子西云：“人君不论拨乱守文，要以制略为贵。《六韬》述兵权，多奇计，《管子》慎权衡，贵轻重；《申》、《韩》核名实，攻事情。施之后主，正中其病。药无高下，要在对病。万全良药，与病不对，亦何补哉？”又观《古文苑》载先主临终敕后主之言曰：“申、韩之书，益人意智，可观诵之。”《三国志》载孟孝裕问却正太子，正以虔恭仁恕答。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门所有耳。吾今所问，欲知其权略知调何如也。”

由此观之，孔明之喜申、韩审矣，然谓其为对病之药，则未敢许。夫病可以用药，则用药以对病为功，苟其用药不得，则又何病之对也？刘禅之病，牙关紧闭，口噤不开，无所用药者也，而问对病与否可欤？且申、韩何如人也？彼等原与儒家分而为六。既分为六，则各自成家；各自成家，则各各有一定之学术，各各有必至之事功。举而措之，如印印泥，走作一点不得也。独儒家者流，泛滥而靡所适从，则以所欲者众耳。故汲长孺谓其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而论六家要指者，又以“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八字盖之，可谓至当不易之定论矣。

孔明之语后主曰：“苟不伐贼，工业亦亡。与其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孔明已知后主之必亡也，而又欲速战以幸其不亡，何哉？岂谓病虽进不

得药，而药终不可不进，以故犹欲侥幸于一逞乎？吾恐司马懿、曹真诸人尚在，未可以侥幸也。六出祁山，连年动众，驱无辜赤子转斗数千里之外，既欲爱民，又欲报主，自谓料敌之审，又不免幸胜之贪，卒之胜不可幸，而将星于此乎终陨矣，盖唯多欲，故欲兼施仁义；唯其博取，是以无功徒劳。此八字者，虽孔明大圣人不能免于此矣。

愚尝论之，成大功者必不顾后患，故功无不成，商君之于秦，吴起之于楚是矣。而儒者皆欲之，不知天下之大功，果可以顾后患之心成之乎否也，吾不得而知也。此后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庄周之徒是已。是以宁为曳尾之龟，而不肯受千金之弊；宁为濠上之乐，而不肯任楚国之忧。而儒者皆欲之，于是乎又有居朝廷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之论。不知天下果有两头马乎否也，吾又不得而知也。墨子之学术贵俭，虽天下以我为不拔一毛不恤也，商子之学术贵法，申子之学术贵术，韩非子之学术兼贵法、术，虽天下以我为残忍刻薄不恤也。曲逆之学术贵诈，仪、秦之学术员纵横，虽天下以我为反覆不信不恤也。不惮五就之劳，以成夏、殷之绩，虽天下后世以我为事两主而兼利，割烹要而试功，立太甲而复反可也。此又伊尹之学术以任，而直谓之能忍诟焉者也。以至譙周、冯道诸老宁受祭器归晋之谤，历事五季之耻，而不忍无辜之民日遭涂炭，要皆有一定之学术，非苟苟者。各周于用，总足办事，彼区区者欲选择其名实俱利者而兼之，得乎？此无他，名教累之也。以故瞻前虑后，左顾右盼（盼）。自己既无一定之学术，他日又安有必成之事功耶？而又好说“时中”之语以自文，又况依仿陈言，规迹往事，不敢出半步者哉！故因论申、韩而推言之，观者幸勿以为余之言皆经史之所未尝有者可也。

卷六

四言长篇

读书乐并引

曹公云：“老而能学，唯吾与袁伯业。”夫以四分五裂，横戈支戟，犹能手不释卷，况清远闲旷哉一老子耶！虽然，此亦难强。余盖有天幸焉。天幸生我目，虽古稀犹能视细书；天幸生我手，虽古稀犹能书细字。然此未为幸也。天幸生我性，平生不喜见俗人，故自壮至老，无有亲宾往来之扰，得以一意读书。天幸生我情，平生不爱近家人，故终老龙湖，幸免俯仰逼迫之苦，而又得以一意读书。然此亦未为幸也。天幸生我心眼，开卷便见人，便见其人终始之概。夫读书论世，古多有之，或见皮面，或见体肤，或见血脉，或见筋骨，然至骨极矣。纵自谓能洞五脏，其实尚未刺骨也。此余之自谓得天幸者一也。天幸生我大胆，凡昔人之所忻艳以为贤者，余多以为假，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弃者、唾且骂者，余皆的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其是非

大戾昔人如此，非大胆而何？此又余之自谓得天之幸者二也。有此二幸，是以老而乐学，故作《读书乐》以自乐焉。

天生龙湖，以待卓吾；天生卓吾，乃在龙湖。龙湖卓吾，其乐何如？四时读书，不知其余，读书伊何？会我者多。一与心会，自笑自歌；歌吟不已，继以呼呵。恸哭呼呵，涕泗滂沱。

哭匪无因，书中有人；我观其人，实获我心。哭匪无因，空潭无人；未见其人，实劳我心。

弃置莫读，束之高屋，怡性养神，辍歌送哭。何必读书，然后为乐？乍闻此言，若悯不谷。

束书不观，吾何以欢？怡性养神，正在此间。世界何窄，方册何宽！千圣万贤，与公何冤！

有身无家，有首无发，死者是身，朽者是骨。此独不朽，愿与偕歿，倚啸丛中，声震林鹘，歌哭相从，其乐无穷，寸阴可惜，曷敢从容！

五七言长篇

富莫富于常知足

富莫富于常知足，贵莫贵于能脱俗；贫莫贫于无见识，贱莫贱于无骨力。身无一贤曰穷，朋来四方曰达；百岁荣华曰夭，万世永赖曰寿。

解者曰：常知足则常足，故富；能脱俗则不俗，故贵。无见识则是非莫晓，贤否不分，黑漆漆之人耳，欲往何适，大类贫儿，非贫而何？无骨力则待人而行，倚势乃立，东西恃赖耳，依门傍户，真同仆妾，非贱而何？身无一贤，缓急何以，穷之极也。朋来四方，声应气求，达之至也。吾夫子之谓矣。旧以不知耻为贱亦好，以得志一时为夭尤好。然以流芳百世为寿，只可称前后烈烈诸名士耳，必如吾夫子，始可称万世永赖，无疆上寿也。

九日同袁中夫看菊寄谢主人

去年花比今年早，今年人比去年老。尽道人老不如旧，谁信旧人老亦好。秋菊总开旧岁花，人今但把新人夸。不见旧日龙山帽，至今犹共说孟嘉？去年我犹在阴山，今年尔复在江南。

而人错指前身是，一是文殊一瞿昙。花开于我复何有，人世那堪逢重九？举头望见钟山高，出门便欲跨牛首。袁生袁生携我手，欲往何之仍掣肘。虽有谢公墩，朝朝长在门。虽有阶前塔，高高未出云。褰裳缓步且相随，一任秋光更设施。天生我辈必有奇，感君雅意来相期。

入门秋色上高堂，烹茶为具呼儿郎。欢来不用登高去，扑鼻迎风尊酒香，子美空吟白发诗，渊明采采亦徒疲。何如今日逢故知，菊花共看未开时！

至日自讼谢主翁

明朝七十一，今朝是七十。长而无述焉，既老复何益！虽有读书乐，患失又患得。患失是伊何？去日已蹉跎。患得是伊何？来日苦无多。聪明虽不逮，精神未有害。故秃锋芒少，指柔龙蛇在。宛然一书生，可笑亦可爱！且将未死身，暂作不死人。所幸我刘友，供馈不停手。

从者五七人，素饱为日久。如此贤主人，何愁天数九！

朔风谣

南来北去何时了？为利为名无了时。为利为名满世间，南来北去正相宜。朔风三月衣裳单，塞上行人忍冻难。好笑山中观静者，无端绝塞受风寒。谓余为利不知余，谓渠为名岂识渠。

盖名非利一事无，奔走道路胡为乎？试问长者真良图，我愿与世名利徒，同歌帝力乐康衢。

题绣佛精舍

闻说澹然此日生，澹然此日却为僧。僧宝世间犹时有，佛宝今看绣佛灯。可笑成男月上女，大惊小怪称奇事。父然不见舍利佛，男身复隐知谁是。我劝世人莫浪猜，绣佛精舍是天台。

天欲散花愁汝著，龙女成佛今又来。

十八罗汉漂海偈

十八罗汉漂海，第一胖汉利害。失脚踏倒须弥，抛散酒肉布袋。犹然嗔怪同行，要吃诸人四大。咄！天无底，地无盖，好个极乐世界。

十八罗汉游戏偈

不去看经念偈，却来神通游戏。自夸能杀怨贼，好意翻成恶意。咦！南无阿弥陀佛，春夏秋冬四季。

哭耿子庸

楚国有一士，胸中无一字。令人读《汉书》，便道赖有此。盖世聪明者，非君竟谁与？

所以罗盱江，平生独推许。行年五十一，今朝真死矣。君生良不虚，君死何曾死！

其二

我是君之友，君是我之师。我年长于君，视君是先知。君言“吾少也”，如梦亦如痴。去去学神仙，中道复弃之。归来山中坐，静极心自怡。大事苟未明，兀坐空尔为。行行还出门，逝者在于斯。反照未生前，我心不动移。仰天一长啸，兹事何太奇！从此一声雷，平地任所施。开口向人难，谁是心相知？

其三

太真终日语，东方容易谈。本是闽越人，来此共闲闲。君子有德音，听之使人惭。白门追随后，万里走滇南。移家恨已满，敢曰青于蓝？志士苦妆饰，世儒乐苟安。谓君未免俗，令人坐长叹。

其四

君心未易知，吾言何恻恻！大言北海若，小言西河伯。缓言微风入，疾言养叔射。分言杂俚语，无不可思绎。和光混俗者，见之但争席。浩气满乾坤，收敛无遗迹。时来一鼓琴，与君共晨夕。已矣莫我知，虽生亦何益！

五言四句

宿吴门

秋深风落木，清水半池荷。驱马向何去？吴门客子多。

其二

屋有图书润，庭无秋菊鲜。应知彭泽令，一夜不曾眠。

同深有上人看梅

东阁观梅去，清尊怨未开。徘徊天际暮，独与老僧来。

又观梅

雷雨惊春候，寒梅次第开。金陵有逸客，特地看花来。

郑楼

谷口郑子真，栖迟市门里。小楼延上客，酒酣犹未已。

薙发

空潭一老丑，薙发便为僧。愿度恒沙众，长明日月灯。

其二

有家真是累，混俗亦招尤。去去山中卧，晨兴粥一瓯。

其三

为儒已半世，食禄又多年。欲证无生忍，尽抛妻子缘。

其四

大定非关隐，魂清自可人。而今应度者，不是宰官身。

哭贵儿

水深能杀人，胡为浴于此？欲眠眠不得，念子于兹死！

其二

不饮又不醉，子今有何罪？疾呼遂不应，痛恨此潭水！

其三

骨肉归故里，童仆皆我弃。汝我如形影，今朝唯我矣！

哭黄宜人

结发为夫妇，恩情两不牵。今朝闻汝死，不觉情凄然！

其二

不为恩情牵，含凄为汝贤。反目未曾有，齐眉四十年。

其三

中表皆称孝，舅姑慰汝劳。出朋日夜往，龟手事香醪。

其四

慈心能割有，约己善持家，缘余贪佛去，别汝在天涯。

其五

近水观鱼戏，春山独鸟啼。贫交犹不弃，何况糟糠妻！

其六

冀缺与梁鸿，何人可比踪？丈夫志四海，恨汝不能从！

夜半闻雁有引

改岁以来，老病日侵，计不久矣。夫余七十人也，追思五十以前，抱此粗疏，遨游四海，兼图升斗以瞻俯仰，凭尺寸以奉高尊。人人皆视为畏途，余独坦行阔步二十五载，不少一日，遍交当世名流，无空过者，直至今日，犹然念余不舍也。是世之所难者，余之所易也。及其解组入楚，身退矣，名且隐矣，可谓易而又易矣，乃行畏途觉平妥，逃空虚转颠蹶何耶？岂非理之不可晓者耶？夫余执此道以终始，未尝一毫改步也。今难者反易，易者反难，虽余亦自不知其故矣。内实自伤，故因闻雁而遂赋之。

孤鸿向北征，夜半犹哀鸣。哀鸣何所为？欲我如鸿冥。

其二

自有凌霄翮，高飞安不得。如何万里行，反作淹留客？

其三

独雁虽无依，群飞尚有伴。可怜何处翁，兀坐生忧患！

其四

日月湖中久，时闻冀北音。鸿飞如我待，鼓翼向山阴。

后数岁，余竟赴冀北，过山阴，其词卒验。

庄纯夫还闽有忆

乘龙人归去，谁复到吾门？薄暮多风雨，知子宿前村。

其二

海物多奇错，砺房味正清。夫妻共食啖，不得到麻城。

其三

三子皆聪明，必然早著声。若能举孝廉，取道过西陵！

其四

七十古来稀，知余能几时？君宜善自计，莫念出家儿！

岁暮过胡南老

胡床挂空壁，穷巷有深居。满目繁华在，先生独晏如。

其二

河内著碑铭，瞿塘流颂声。百年林下叟，隐隐作仪刑。

其三

四邻箫管沸，大都为岁除。君看五马贵，囊有一钱无？

其四

有席虽长穿，有朋亦喜欢，园蔬堪摘矣，不用一钱看。

山寺夜坐

松风已可哀，萝月复飞来。如何当此夜，万里独登台？

慰郑子玄

郑子玄不顾雨雪之难，走潞河，欲寻旧交，余惧其或有“嗟来”也，故作诗三章，以慰其行。

雨雪东南行，贫交家上京”时孔北海，极重郑康成。

右一章

四顾堪愁绝，连天一月雪。恐抵张家湾，难对贫交说。

右二章

贫贱少亲交，许由故弃瓢。许由千古少，蒙袂且相招。

右三章

（轶）

寓武昌郡寄真定刘晋川先生

密密梧桐树，亭亭相与许。中夜闻人声，疑是见君子。

其二

芒种在今朝，君行岂不遥！农夫欢倒极，雨立迓星轺。

其三

细问去来者，暮宿汉阳城。三日望京山，五日过西陵。

其四

青翠满池台，徒增静者哀。一步一回远，君今去不来。

其五

方我来归日，是君倾盖时。通玄信长者，北海好男儿！

其六

季心何意气，夜半犹开门。幸免穷途哭，能忘一饭恩！

其七

黄昏入夏口，无计问刘琦。假若不逢君，流落安所之！

其八

南国留棠阴，江城遗白叟。君思用赵人，犹忆江南否？

时有倭警

塞上吟

乘槎欲问天，只怕冲牛斗。此桴欲浮海，又道蛟龙吼。

赋松梅

二八谁家女，曲弹塞上声。且莫弹此曲，无家人难听。

其二

皎皎中秋月，无声谁论价。有色兼有声，松梅明月下。

赠何心隐高第弟子胡时中

三日三渡江，胡生何忙忙？师弟恩情重，不忍见武昌。

偈二首答梅中丞

本无家可归，原无路可走。若有路可走，还是大门口。

其二

莫夸家里富，家富令人丑。若实到家人，一毫亦无有。

怀林答偈附

亦知都府内，事事无不有。只是从外来，令人难长守。

六言四句

云中僧舍芍药

芍药庭开两朵，经僧阁里评论。木鱼暂且停手，风送花香有情。

其二

笑时倾城倾国，愁时倚树凭阑。尔但一开两朵，我来万水千山。

士龙携二孙同弱侯过余解粽

解粽正思端午，怀沙莫问汨罗！且喜六龙下食，因知二妙堪多。

其二

元方既难为弟，季方又难为兄。如此食糜自可，何必白日飞升！

其三

我本老而好学，故随真人东行。两家并生才子，自然常聚德星。

其四

泗州说有大圣，金陵亦有元城，何以维明与公，并称“二李先生”。

七言四句

南池

济漯相将日暮时，此间乃有杜陵池。三春花鸟犹堪赏，千古文章只自知。

其二

水入南池读古碑，任城为客此何时？从前祇为作诗苦，留得惊人杜甫诗。
太白楼

世事真同水上浮，金龟好换酒家愁。山东李白今何在？城下唯瞻太白楼。
其二

天宝年间事已非，先生不醉将安归？当时豪气三千丈，倾国名花赠玉妃。
恨菊

不是先生偏爱菊，清霜独有菊花开，满庭秋色无人见，敢望白衣送酒来。
哭陆仲鹤

二十年前此地分，孤帆万里出重云。滇南昔日君怜我，白下今朝我哭君。
其二

岁岁年年但寄书，草萍消息竟何如？巨卿未解山阳梦，垂老那堪策素车！
九日坪上

如鸟飞飞到处栖，今年九日在山西。太行正是登高处，无菊亦应有酒携。
其二

坪上无花有酒钱，慢将沽酒醉逃禅。若言不识酒中趣，可试登高一问天！
其三

身在他乡不望乡，闲云处处总凄凉。故人若问凉边事，日射坪田索酒尝。
除夕道场即事

众僧齐唱阿弥陀，人在天涯岁又过。公道明朝七十一，谁知七十已蹉跎！
其二

坪上相逢意气多，至人为我饭楼那。烧灯炽炭红如日，旅夕何愁不易过。
其三

白发催人无奈何，可怜除夕不除魔。春风十日冰开后，依旧长流沁水波。
闭关

闭关正尔为参禅，一任主人到客边。无奈尘心犹不了，依然出户拜新年。
元宵

元宵真是可怜宵，独对孤灯坐寂寥。不是斋居能养性，嗔心几被雪风摇。
哭怀林

南来消息不堪闻，肠断龙堆日暮云。当日虽然扶病去，来书已是细成文。
其二

年少才情亦可夸，暂时不见即天涯。何当弃我先归去，化作楚云散作霞。
其三

梦中相见语依依，忘却从前抱病归。四大皆随风火散，去书犹嘱寄秋衣。
其四

年在桑榆身大同，吾今哭子非龙钟。交情生死天来大，丝竹安能写此中！
晋阳怀古
水决汾河赵已分，孟谈潜出间三军。如何智伯破亡后，高赦无功独首论？
过雁门
尽道当关用一夫，昔人曾此扞匈奴。如今冒顿来稽颡，李牧如前不足都。
其二
千金一剑未曾磨，陡上关来感慨多。关下人称真意气，关头人说白头何！
渡桑间
逢人勿问我何方，信宿并州即我乡。明日桑间横渡去，两程又见梅衡湘。
初至云中
锡杖朝朝信老僧，苍茫山色树层层。出门只觉音声别，不审身真到白登。
赠两禅客
孟尝门下客三千，狗盗鸡鸣绝可怜。自脱秦关归去后，始知二子会参禅。
得上院信
世事由来不可论，波罗忍辱是玄门。今朝接得龙湖信，立唤沙弥取水焚。
重来山房赠马伯时
一别山房便十年，亲栽竹箨已参天。旧时年少唯君在，何处看山不可怜。
古道通三晋
黄河远缀白云间，我欲上天天不难。主三谁云通古道，人今唯见太行山。
中州第一程
程程物色使人羞，同上中原第一楼。太行虽有摧车路，千载人人到上头。
咏史
荆卿原不识燕丹，只为田光一死难。慷慨悲歌唯击筑，萧萧易水至今寒。
其二
夷门画策却秦兵，公子夺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死，千秋万岁有侯嬴。
其三
晋鄙合符果自疑，挥锤运臂有屠儿。情知不是信陵客，刎颈迎风一送之。
却寄
一回飞锡下江南，咫尺无由接笑谈。却羡婆须蜜氏女，发心犹愿见瞿昙。
其二
持钵来归不坐禅，遥闻高论却潸然。如今男子知多少，尽道官高即是仙。
其三
盈盈细抹随风雪，点点红妆带雨梅。莫道门前马车富，子规今已唤春回。
其四

声声唤出自家身，生死如山不动尘。欲见观音今汝是，莲花原属似花人。

喜杨凤里到摄山

千年相守似兄弟，一别三年如隔世。今日还从江上来，孤云野鹤在山寺。

其二

忆别龙湖才几时，天涯霜雪净须眉。君今复自龙湖至，鬓里有丝君自知。

山中得弱侯下第书

秣陵人去帝京游，可是隋珠复暗投。昨夜山前雷雨作，传君一字到黄州。

同周子观洞龙梅

一枝斜倚古垣东，白首逢君出洞龙，莫怪花神争笑语，周郎昨夜此山中。

湖上红白梅盛开戏题

始知春意属闲身，红白相将入望频。古到开时君又去，看花不是种花人。

赠周山人

漫道男儿四海身，百钱卖卜不愁贫。即今欲上黄梅路，谁把十金抛与人？

牡丹时

牡丹才记欲开时，芍药于今久离披。可是山中无人到，花开花谢总不知。

其二

忆昔长安看花时，牡丹独有醉西施。省中一树花无数，共计二百单八枝。

五言八句

初到石湖

皎皎空中石，结茅俯青溪。鱼游新月下，人在小桥西。人室呼尊酒，逢春信马蹄。

因依如可就，筇竹正堪携。

春宵燕集得空字

高馆张灯夜，清尊兴不空。故交来昨日，千里动春风。竹影寒塘下，歌声细雨中。

可怜新岁月，偏向旧衰翁。

中秋刘近城携酒湖上

举网澄潭下，凭阑看得鱼。谁将从事酒，一问子云庐？水白沙鸥净，天空木叶疏。

中秋今夜月，尔我独踌躇。

秋前约近城凤里到周子竹园

竹径来三友，清幽半在君。抛书为对客，把酒好论文。青苔过雨后，独鹤向人群。

携手欲同去，相看日未曛。

其二

暑在人还倦，竹深风自凉。茶来频我酌，酒到与君尝。徙倚窥驯鹿，闻呼过短墙。

沉吟秋日近，容易得相将。

环阳楼晚眺得棋字

不是环阳客，何来席上棋！推窗云亦去，俯槛月犹迟。水底鱼龙醒，花间鸟鹊饥。

眼看春又半，虽老亦忘疲。

重过曾家

冰肌仍带雪，霜鬓更逢梅。花是去年白，人知何日回？一杯临老客，三度隔墙开。

无计就君住，明朝还复来。

送郑子玄兼寄弱侯

我乃无归处，君胡为远游？穷途须痛哭，得意勿淹留！旅鬓迎霜日，诗囊带雨秋。

蓟门虽落莫，应念有焦侯。

丘长孺生日

似君初度日，不敢少年看。百岁人间易，逢君世上难。三杯生瑞气，一雨送春寒对客犹辞醉，尊前有老聃。

谒关圣祠

交契得如君，香烟可断云。既归第一义，宁复昔三分？金石有时敝，关张孰不闻！

我心无所似，只是敬将军。

观铸关圣提刀跃马像

英雄再出世，烈烈有晖光。火焰明初日，金精照十方。居然围白马，犹欲斩颜良。

岂料人千载，又得见关王。

秋怀

白尽余生发，单存不老心。栖栖非学楚，切切为交深。远梦悲风送，秋怀落木吟。

古来聪听者，或别有知音。

闲步

灌园看老圃，秋色似江南。畦沁蔬堪摘，霜红柿未甘。尔非陈仲子，我岂老瞿昙！

聊共班荆坐，凭君说两三。

立春喜常融二僧至

客久岁云暮，吾衰道自尊。时辰催短速，晷刻变寒温。人贱时争席，神伤早闭门。

新春看尔到，应念我犹存！

其二

正尔逢春日，到来两足尊。偷生长作客，僧腊始开门，淡淡梅初放，如如雪可吞。

千三四百里，又是一乾坤。

乾楼晚眺

呼朋万里外，拍手层霄间。塞晚浮烟重，天空岁月闲。断云迷古戍，落日照西山。

幸有声歌在，更残且未还。

其二

凭高一洒衣，望远此何时？正是中元节，兼听游女悲。杯干旋可酌，曲罢更题诗。

愿将北流水，弹与钟子期。

其三

中丞绥定后，携我共登临。所喜闻谣俗，非干怀壮心，山云低薄暮，楼日压重阴。

欲归犹未可，此地有知音。

赠利西泰

逍遥下北溟，迤俪向南征。刹利标名姓，仙山纪水程。回头十万里，举目九重城。

观国之光未？中天日正明。

六月访袁中夫摄山

怀人千佛岭，避暑碧霞颠。试问山中乐，何如品外泉？阴阴藤挂树，隐隐日为年。

坐觉凉风至，披襟共洒然。

薜萝园宴集赠鸥江词伯

为有玉田饭，任从金粟过。名园花树早，小径牛羊多。煮茗通玄理，焚香去染疴。

宗侯非旷荡，若意在烟萝。

望东平有感

我来齐境上，吊古问东平。雨细河鱼出，云收山鸟鸣。夭桃夹岸去，弱柳送春行。

最乐谁堪比？唯君悟此生。

过聊城

谁道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渤海新开府，中原尽点兵。倭夷两步卒，廊庙几公卿。

不见鲁连子，射书救聊城？

过武城

弦歌古渡口，经过欲停舟。世变人何往，神伤意不留。文章夸海岱，礼乐在春秋。

堪笑延陵札，同时失子游！

其二

先师无戏论，一笑定千秋。白雪难同调，青云谁见收。春风吹细草，明月照行舟。

鲁国多男子，几人居上头？

七言八句

自武昌渡江宿大别

疏钟夜半落云房，今夕何由见武昌？流水有情怜我老，秋风无恙断人肠。千年芳草题鹦鹉，万里长江入汉阳。大别原非分别者，登临不用更悲伤。

晓行逢征东将士却寄梅中丞

烽火城西百将屯，寒烟晓爨万家村。雄边子弟夸雕鞬，绝塞将军早闭门。而海何年知浪静，登坛空自拜君恩。云中今有真颇牧，安得移来覲至尊？

晚过居庸

重门天险设居庸，百二山河势转雄。关吏不闻占紫气，行人或共说非熊。湾环出水马蹄涩，回复穿云月露融。燕市即今休感慨，汉家封事已从容。

九日至极乐寺闻袁中郎且至因喜而赋

世道由来未可孤，百年端的是吾徒。时逢重九花应醉，人至论心病亦苏。老桧深枝喧暮鹊，西风落日下庭梧。黄金台上思千里，为报中郎速进途。

元日极乐寺大雨雪

万国衣冠共一新，婆娑独占上方春。谁知向阙山呼日，正是飞花极乐辰？寂寂僧归云际寺，溶溶月照陇头人。年来鬓发随刀落，欲脱尘劳却惹尘。

雨中塔寺和袁小修韵

无端滞落此江濒，雨湿征衫逢故人。公道三元犹浪迹，谁知深院有孤身？才倾八斗难留客，酒赋千钟不厌贫。自是仙郎佳况在，何妨老子倍精神。

读羊叔子劝伐吴表

三马同槽买邺都，转身卖与小羌胡。山涛不是私忧者，羊祜宁知非算无？天堑长江权入晋，地分左衽终输吴。当时王谢成何事？只好清谈对酒垆。

读刘禹锡金陵怀古

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怀古独称刘。千寻铁锁沉江底，百万龙骧上石头。赋就群公皆阁笔，功成二子莫为仇。钟山王气千年在，不见长江日夜浮！琉璃寺

琉璃道上日初西，马绕秋风万木低。僧舍不关从客去，田家有酒为谁携？篱边小雨催黄菊，山岫明星报晓鸡。自有深公为伴侣，何妨一笑过前溪！

赴京留别云松上人

支公遁妓此山居，深院巢云愧不如。自借松风一高枕，始知僧舍是吾庐。风吹竹柏袈裟破，月满池塘钟磬虚。独有宿缘酬未毕，临歧策马复踟躇。

望鲁台礼谒二程祠二程俱产于此

日暮西风江上台，森森古木使人哀。二云一夜真堪赋，鲁国何年入望来？千载推贤唯伯仲，百年想像见婴孩。翛然欲下门庭雪，知是先生爱不才。

增补一

答李如真

弟学佛人也，异端者流，圣门之所深辟。弟是以于孔氏之徒不敢轻易请教者，非一日矣。

盖恐其辟己也，谓其志不在于性命，恐其术业不同，未必能开我之眼，愈我之疾。我年衰老，又未敢泛泛然为无益之请，以虚度此有限时光，非敢忘旧日亲故之恩，如兄所云“亲者无失其为亲，故者无失其为故”之云也。念弟非薄人也，自己学问未曾明白，虽承朋友接引之恩，切欲报之而其道无由，非能报之而不为之报也。

承兄远教，感切难言。第弟禅学也，路径不同，可如之何！且如“亲民”之旨，“无恶”

之旨，种种“不厌”“不倦”之旨，非不亲切可听，的的可行。公念弟至今德尚未明，安能作亲民事乎？学尚未知所止，安敢自谓我不厌乎？既未能不厌，又安能为不倦事乎？切恐知学则自能不厌，如饥者之食必不厌饱，寒者之衣必不厌多。今于生死性命尚未如饥寒之甚，虽欲不厌，又可能耶？若不知学，而但取“不厌”者以为题目功夫，则恐学未几而厌自随之矣。欲能如颜子之好学，得欤？欲如夫子之忘食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又可得欤？况望其能不倦也乎哉！此盖或侗老足以当之，若弟则不敢以此自足而必欲人人同宗此学脉也。

何也？未能知学之故也，未能自明己德故也，未能成己、立己、尽己之性故也。惟德有未明，故凡能明我者则亲之；其不如己者，不敢亲也；便佞者、善柔者皆我之损，不敢亲也。

既不敢亲，则恶我者从生焉，我恶之者亦从生焉，亦自然之理耳。譬如父之于子然，子之贤不肖虽各不同，然为父者未尝不亲之也，未尝有恶之之心也。何也？父既有子，则田宅财帛欲将有托，功名事业欲将有寄，种种自大父来者，今皆于子乎授之，安能不以子为念也？今者自身朝餐未知何给，暮宿未知何处，寒衣未审谁授，日夕窃窃焉唯恐失所尚，无心于得子，又安知有子而欲付托此等事乎？正弟之谓也。此弟于侗老之言不敢遽聆者以此也。弟非薄于故旧之人也，虽欲厚之而其遭固无从也。吁！安得大事遂明，轮回永断，从此一听长者之教，一意亲民而宗“不厌”“不倦”学脉乎！

且兄祇欲为仁，不务识仁，又似于孔门明德致知之教远矣；今又专向文学之场，精研音释等事，似又以为仁为第二义矣。杂学如此，故弟犹不知所请教也，非薄之调也，念兄未必能并弟之眼，愈弟之疾也。大抵兄高明过于前人，德行欲列于颜、闵，文学欲高于游、夏，政事不数于求、由，此亦惟兄之多能自兼之，弟惟此一事犹惶惶然恐终身不得到手也。人之贤不肖悬绝且千万余里，真不可概论有如是哉！弟今惟自愧尔矣。（《李温陵集》卷一）

答何克斋尚书

某生于闽，长于海，丐食于卫，就学于燕，访友于白下，质正于四方。自是两都人物之渊，东南才富之产，阳明先生之徒若孙及临济的派、丹阳正脉，但有一言之几乎道者，皆某所参礼也，不扣尽底蕴固不止矣。五十而至滇，非谋道矣，直糊口万里之外耳。三年而出滇，复寓楚，今又移寓于楚之麻城矣。人今以某为麻城人，虽某亦自以为麻城人也。公百福具备，俗之人皆能颂公，某若加上辞，赘矣。故惟道其平生取友者如此。（《李温陵集》卷一）

与焦从吾

此间自楚倥去后，寥寥太甚，因思向日亲近善知识时，全不觉知身在何方，相看度日，真不知老之将至。盖真切友朋，死生在念，万分精进，亦自不知故耳。自今实难度日矣。去年十月曾一到亭州，以无处馆宿，不数日即回。今春三月复至此中，拟邀无念、曾承庵泛舟白下，与兄相从。夫兄以盖世聪明，而一生全力尽向诗花草圣场中，又不幸而得力，故于死生念头不过一分两分，微而又微也如此。且当处穷之日，未必能为地主，是以未敢决来。然念兄实不容不与弟会者。兄虽强壮，然亦儿于知命矣。此时不在念，他年功名到手，事势益忙，精力渐衰，求文字者造门日益众，恐益不暇为此矣。名富贵等，平生尽能道是身外物，到此反为主而性命反为宾，奈之何？我与兄相处，惟

此一事，故不觉如此。（《李温陵集》

卷二）

又与从吾

无念来归，得尊教，今三阅月矣，绝无音使，岂科场事忙不暇作字乎？抑湖中无鸿雁，江中少鲤鱼也？都院信使不断，亦可附之，难曰不便也。此中如坐井，舍无念无可谈者。虽时时对古人，终有眼昏气倦时。想白下一字如万金，兄何故靳不与耶？

念弟实当会兄。古人言语多有来历，或可通于古未必可通于今者，时时对书，则时时想兄，愿得侍兄之侧也，此弟之不可少兄者一也。学问一事，至今未了，此弟之不可少兄者二也。老虽无用，而时时疑著三圣人经纶大用，判若黑白，不啻千里万里，但均为至圣，未可轻议之，此又弟之不可少兄者三也。若夫目击在道，晤言消忧，则半刻离兄不得，此弟之所以日望兄往来佳信也。闻霍丘有高中门生，便一往贺，顺道至此，慰我渴怀，然后赴京，不亦可欤？万勿以多事自托也。

《福建录》《孝第策》冠绝，当与阳明《山东试录》并传。“朱紫阳断案”至引伯玉四十九、孔子七十从心，真大手段，大见识，弟向云“善作者纯贬而褒意自寓，纯褒而贬意自存”是也。兄于大文章殊佳，如碑记等作绝可。苏长公片言只字与金玉同声，虽千古未见其比，则以其胸中绝无俗气，下笔不作寻常语，不步人脚故耳。如大文章终未免有依仿在。后辈有志向者何人，暇中一一示我，我亦爱知之。世间无根器人莫引之谈学，彼不为名便是为利，无益也。

又与从吾孝廉

《经》云：“尘劳之俦，为如来种。”彼真正具五力者，向三界中作如意事，入魔王侣为魔王伴，全不觉知是魔与佛也。愿兄早了业缘，速登上第，完世间人，了出世法，乃见全力云。

近居龙湖，渐远城市，比旧更觉寂寞，更是弟之晚年便宜处耳、谓百姓生而六十，便免差役，盖朝廷亦知其精力既衰，放之闲食，全不以世间事责问之矣，而自不知暇逸，可乎！

《弘明集》无可观者，只有一件最得意事。昔时读《谢康乐》，自负慧业文人，颇疑其夸；日于集中见其辨学诸篇，乃甚精细。此其自志学之年即事远公，得会道生诸名侣，其自负固宜。然则陶公虽同时，亦实未知康乐，矧遗民诸贤哉！谢公实重远公，远公实雅爱谢公，彼谓嫌其心杂不许入社者，俗士之妄语耳。远公甚爱贤，所见亦高，观其与人书，委曲过细，唯恐或伤，况谢公聪悟如是，又以师道事远公，远公安忍拒之！千载高贤埋没至今，得我方尔出

见于世，此一喜也。主摩诘以诗名，论者虽谓其通于禅理，犹未遽以真禅归之，况知其文之妙乎！盖禅为诗所掩，而文章又为禅所掩，不欲观之矣。今观《六祖塔铭》等文章清妙，岂减诗才哉！此又一喜也。

意欲别集《儒禅》一书，凡说禅者依世次汇入，而苦无书；有者又多分散，如杨亿、张子韶、王精、文文山集皆分散无存。若《僧禅》则专集僧语，又另为一集，与《儒禅》并行，大约以精切简要为贵。使读者开卷了然，醍醐一味，入道更易耳。《华严合论》精妙不可当，一字不可改易，盖又一《华严》也。如向、郭注《庄子》，不可便以《庄子》为经，向、郭为注；如左丘明传《春秋》，不可便以《春秋》为经，左氏为传。何者？使无《春秋》，左氏自然流行，以左氏又一经也，使无《庄子》，向、郭自然流行，以向、郭又一经也。然则执向、郭以解《庄子》，据左氏以论《春秋》者，其人为不智矣。

（《李温陵集》卷二）

复耿中丞

四海虽大而朋友实难，豪士无多而好学者益鲜。若夫一往参诣，务于自得，直至不见是而无闷，不见知而不悔者，则令弟子庸一人实当之，而今不幸死矣！仆尚友四方，愿欲生死于友朋之手而不可得，故一见于庸，遂自谓可以死矣，而诂意子庸乃先我以死也耶！兴言及此，我怀何如也！公素笃于天伦，五内之割，不言可知。且不待远求而自得同志之朋于家庭之内，祝余之叹，岂虚也哉！屡欲附一书奉慰，第神绪忽忽，自心且不能平，而敢遽以世俗游词奉劝于公也耶？今已矣！惟念此问学一事，非小小根器者所能造诣耳。夫古人明以此学为大学，此人为大人矣。夫大人者，岂寻常人之所能识耶？当老子时，识老子者惟孔子一人；当孔子时，识孔子者又止颜子一人。盖知己之难如此。使令弟子庸在时，若再有一人能知之，则亦不足以为子庸矣。嗟嗟！勿言之矣！今所憾者，仆数千里之来，直为公兄弟二人耳。今公又在朝矣，旷然离索，其谁陶铸我也？夫为学而不求友与求友而不务胜己者，不能屈耻忍痛，甘受天下之大炉锤，虽曰好学，吾不信也。欲成大器，为大人，称大学，可得耶？（

《李温陵集》卷二）

答周二鲁

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适，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秕糠。此儒者之用，所以竟为蒙庄所排，青牛所诃，而以为不如良贾也。盖其朝闻夕可，虽无异路，至于用世处身之术，断断乎非儒者所能企及。后世稍有知其略者，犹能致清净宁一之化，如汉文帝、曹相国、汲长孺等，自利利他，同归于至顺极治，则亲当黄帝、老子时

又何如耶？仆实喜之而习气太重，不能庶几其万一，盖口说自适而终是好适人之适，口说为己而终是看得自己太轻故耳。

老子曰：“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处众人之所恶，则几于道矣。”卜在黄安时，终日杜门，不能与众同尘；到麻城，然后游戏三昧，出入于花街柳市之间，始能与众同尘矣，而又未能和光也。何也？以与中丞犹有辩学诸书也。自今恩之，辩有何益！祇见纷纷不解，彼此锋锐益甚，光芒愈炽，非但无益而反涉于吝骄，自蹈于宋儒攻新法之故辙而不自知矣。岂非以不知为己，不知自适，故不能和光，而务欲以自炫其光之故与！静言思之，实为可耻。故决意去发，欲以人山之深，免与世人争长较短。盖未能对面忘情，其势不得不复为闭户独处之计耳，虽生死大事不必如此，但自愧劳扰一生，年已六十二，风前之烛，曾无几时，祝自此以往，皆未死之年，待死之身，便宜岁月日时也乎！若又不知自适，更待何时乃得自适也耶？且游戏玩耍者，众人之所同，而儒者之所恶；若落发毁貌，则非但儒生恶之，虽众人亦恶之矣。和光之道，莫甚于此，仆又何惜此几茎毛而不处于众人之所恶耶？

非敢自谓庶几于道，特以居卑处辱，居退处下，居虚处独，水之为物，本自至善，人特不能似之耳。仆是以勉强为此举动，盖老而无用，尤相宜也。

白下此时，五台先生在刑曹，而近溪先生亦已到。仆愧老矣，不能匍匐趋侍，兄既同官于此，幸早发兴一会之，五台先生骨刚胆烈，更历已久，练熟世故，明解朝典、不假言矣。

至其出世之学，心领神解，又已多年，而绝口不谈，逢人但说因说果，令人鄙笑。遇真正儒者，如痴如梦，翻令见疑。则此老欺人太甚，自谓海内无人故耳。亦又以见此老之善藏其用，非人可及也。只有丈夫志愿，或用世，或出世，俱不宜磋过此老也。近老今年七十四矣，少而学道，盖真正英雄，真主侠客，而能回光敛焰，专精般若之门者，老而糟粕尽弃，秽恶聚躬、盖和光同尘之极，俗儒不知，尽道是实如此不肖。老子云：“天下谓我道大，似不肖。

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盖大之极则何所不有，其以为不肖也固宜。人尽以此老为不肖，则知此老者自希；知此老者既希，则此老益以贵矣。又何疑乎！仆实知此二老者，今天下之第一流也，后世之第一流也。用世处世，经世出世，俱已至到。风但细心听客，决知尺有大受用处也。然此言亦仆之不能自适处也，不真为己处也。何也？兄未尝问我此两人，又未尝欲会此两人者，我何故说此两人至此极也，岂非心肠太热之故欤！一笑！一笑！

（《李温陵集》卷四）

答周柳塘

耿老与周书云，“往见说卓吾狎妓事，其书尚存，而顷书来乃谓弟不能参

会卓吾禅机。

昔颜山农于讲学会中忽起就地打滚，曰：“试看我良知！”士友至今传为笑柄。卓吾种种作用，无非打滚意也。第惜其发之无当，机锋不妙耳。”又谓“鲁桥诸公之会宴邓令君也，卓吾将优旦调弄，此亦禅机也，打滚意也。盖彼谓鲁桥之学，随身规矩太严，欲解其枷锁耳。

然鲁桥之学，原以恭敬求仁，已成章矣。今见其举动如是，第益重其狎主辱客之憾耳。未信先横，安能悟之令解脱哉！”又谓“卓吾曾强其弟狎妓，此亦禅机也。”又谓“卓吾曾率众僧入一嫖妇之室乞斋，卒令此妇冒帷簿之羞，士绅多憾之，此亦禅机也。夫子见南子是也。

南子闻车声而知伯玉之贤，必其人可与言者。卓吾蔑视吾党无能解会其意，故求之妇人之中。

吾党不己之憾，而卓吾之憾，过矣。弟恐此妇聪明未及南子，则此机锋又发不当矣。”

余观侗老此书，无非为我掩丑，故作此极好名色以代我丑耳。不知我生平吃亏正在掩丑著好，掩不善以著善，堕在“小人闲居无所不至”之中，自谓人可得欺，而卒陷于自欺者。

幸赖真切友朋针膏肓，不少假借，始乃觉悟知非，痛憾追省，渐渐发露本真，不敢以丑名介意耳。在今日正恐犹在诈善掩恶途中，未得全真還元，而侗老乃直以我为丑，曲为我掩，甚非我之所以学于友朋者也，甚非我之所以千里相求意也。迹真用意，非不忠厚款至，而吾病不可瘳矣。

夫所谓丑者，亦据世俗眼目言之耳。俗人以为丑则人共丑之，俗人以为美则人共美之。

世俗非真能知丑美也，习见如是，习闻如是。闻见为主于内，而丑美遂定于外，坚于胶脂，密不可解，故虽有贤智者亦莫能出指非指，而况顽愚固执如不肖者哉！然世俗之人虽以是为定见，贤人君子虽以是为定论，而察其本心，有真不可欺者。既不可欺，故不能不发露于暗室屋漏之中，惟见以为丑，故不得不昭昭申明于大廷广众之下，亦其势然耳。夫子所谓独之不可不慎者，正此之谓也。故《大学》屡言慎独则毋自欺，毋自欺则能自谦，能自谦则能诚意。能诚意则出鬼门关矣。人鬼之分，实在于此，故我终不敢掩世俗之所谓丑者，而自沉于鬼窟之下也。使侗老而知此意，决不忍为我粉饰遮护至此矣。

中间所云“禅机”，亦大非是。夫祖师于四方学者初入门时，未辩深浅，顾以片言单词，或棒或喝试之，所谓探水竿也。学者不知，粘著竿头，不肯舍放，即以一棒趁出，如微有生意，然后略示鞭影，而虚实分矣。后学不知，指为机锋，已自可笑。况我则皆真正行事，非禅也；自取快乐，非机也。我

于丙戌之春，脾病载余，几成老废，百计调理，药转无效。及家属既归，独身在楚，时时出游，恣意所适。然后饱闷自消，不须山查导化之剂；郁火自降，不用参耆扶元之药；未及半载而故吾复矣。乃知真药非假金石，疾病多因牵强，则到处从众携手听歌，自是吾自取适，极乐真机，无一虚假掩覆之病，故假病自瘳耳。吾已吾病，何与禅机事乎？既在外，不得不用舍弟辈相随；弟以我故随我，我得所托矣。弟辈何故弃妻孥从我于数千里之外乎？心实怜之，故自体念之耳，又何禅机之有耶？

至于嫠妇，则兄所素知也。自我入邑中来，遣家属后，彼氏时时送茶馈果，供奉肉身菩萨，极其虔恪矣。我初不问，惟有等视十方诸供佛者，但有接而无答也。后因事闻县中，言语颇杂，我亦怪之，叱去不受彼供，此又邑中诸友所知也。然我心终有一点疑：以为其人既誓不嫁二宗，虽强亦誓不许，专心供佛，希图来报，如此诚笃，何缘更有如此传闻事，故与大众共一访之耳。此氏有嗣子三十余岁，请主陪客，自有主人，既一访问，乃知孤寡无聊，真实受人欺吓也。其氏年已不称天之外矣，老年嫠身，系秣陵人氏，亲属无堪倚者，子女俱无，其情何如？流言止于智者，故余更不信而反怜之耳。此又与学道何与乎？念我入麻城以来，三年所矣，除相爱数人外，谁肯以升合见遗者？氏既始终如一，敬礼不废，我自报德而重念之，有冤必代雪，有屈必代伸，亦其情然者，亦何禅机之有，而以见南子事相证也？大抵我一世俗庸众人心肠耳，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人皆见南子，吾亦可以见南子，何禅而何机乎？子路不知，无怪其弗悦夫子之见也，而况千载之下耶！人皆可见，而夫子不可见，是夫子有不可也。夫子无不可者，而何不可见之有？若曰礼，若曰禅机，皆子路等伦，可无辩也。

所云山农打滚事，则浅学未曾闻之；若果有之，则山农自得良知真趣，自打而自滚之，何与诸人事，而又以为禅机也？夫世间打滚人何限，日夜无休时，大廷广众之中，馅事权贵人以保一日之荣；暗室屋漏之内，为奴颜婢膝事以幸一时之宠。无人不然，无时不然，无一刻不打滚，而独山农一打滚便为笑柄也！侗老恐人效之，便日日滚将去。余谓山农亦一时打滚，向后绝不闻有道山农滚者，则虽山农亦不能终身滚，二况他人乎？即他人亦未有闻学山农滚者，而何必愁人之学山农滚也？此皆平日杞忧太重之故，吾独憾山农不能终身滚也”

滚时，内不见己，外不见人，无美于中，无丑于外，不背而身不获，行庭而人不见，内外两忘，身心如一，难矣，难矣。本知山农果有此乎，不知山农果能终身滚滚乎！吾恐亦未能到此耳。若果能到此，便是吾师，吾岂敢以他人笑故，而遂疑此老耶！若不以自考，而以他人笑，惑矣！非自得之学，实求之

志也。然此亦自山农自得处耳，与禅机总不相干也。山农为己之极，故能如是，倘有一毫为人之心，便做不成矣。为己便是为人，自得便能得人，非为己之外别有为人之学也。盖山农欲于大众之中试此机锋，欲人人信己也，不信亦何害！然果有上根大器，默会深契，山农亦未始不乐也。吾又安知其中无聪明善悟者如罗公其人，故作此丑态以相参乎？此皆不可知。然倘有如罗公其人者在，则一打滚而西来大意默默接受去矣，安得恐他人传笑而遂己也？笑者自笑，领者自领。幸有领者，即千笑方笑，百年笑，千年笑，山农不理也。何也？佛法原不为庸众人说也，原不为不可语上者说也，原不以恐人笑不敢说而止也。今切切于他人笑之恐，而不急急于一人领之喜，吾又不知其何说矣。其亦太徇外而为人矣。

至于以刘鲁桥为恭敬，又太悖谬”老之粗浮有可怜悯者，不妨饶舌重为注破，何如？夫恭敬岂易易耶！古人一笃恭而天下平，一恭己而南面正，是果鲁桥之恭乎？吾特恨鲁桥之未恭耳，何曾以恭为鲁桥病也。古人一修敬而百姓安，一居敬而南面可，是果鲁桥之敬乎？吾特憾鲁桥之未敬耳，问曾以敬为鲁桥病也。甚矣吾之痛苦也！若信如鲁桥便以为恭敬，则临朝端默如神者决不召祸败。卫士传餐，衡石程书，如此其敬且勤也，奈何一再世而遂亡也耶？

故知恭敬未易言也。非恭敬之未易言也，以恭敬之未易知也。知而言之则为圣人；不知而言之而学之，则为赵括读父书，优孟学孙叔，岂其真乎！岂得不谓之假乎！诚可笑也。

弟极知兄之痛我，侗老之念我，然终不敢以庸众人之心事兄与侗老者，亦其稟性如是；亦又以侗老既肯出此言以教我矣，我又安敢默默置可否于度外，而假为世间承奉之语以相奉承，取快于二公一时之忻悦已耶！（《李温陵集》卷四）

寄答留都

观兄所示彼书，凡百生事，皆是仰资于人者。此言谁欺乎！然其中字字句句皆切中我之病，非但我时时供状招称，虽与我相处者亦洞然知我所患之症候如此也。所以然者，我以自私自利之心，为自私自利之学，直取自己快当，不顾他人非刺。故虽屡承诸公之爱，诲谕之勤，而卒不能改者，惧其有碍于晚年快乐故也。自私自利则与一体万物者别矣，纵狂自恣则与谨言慎行者殊矣。万千丑态，其原皆从此出。此之责我是也。

然已无足责矣。何也？我以供招到官，问罪归结，容之为化外之民矣。若又责之无已，便为己甚，非“万物一体”之度也，非“无有作恶”也，非心肝五脏皆仁心之蕴蓄也，非爱人无己之圣贤也，非言为世法、行为世则、百世之师也。故余每从而反之曰：吾之所少者，万物一体之仁也，作恶也。今彼于我

一人尚不能体，安能体万物乎？于我一人尚恶之如是，安在其无作恶也？屡反责之而不知痛，安在其有惻隐之仁心也？彼责我者，我件件皆有，我反而责彼者亦件件皆有，而彼便断然以为妄，故我更不敢说耳。虽然，纵我所盲未必有当于彼心，然中间岂无一二之几乎道者？而皆目之为狂与妄，则以作恶在心，固结而难遽解，是以虽有中听之言，亦并弃置不理。则其病与我均也，其不为虚与我若也，其为有物与我类也；其为捷捷辩言，惟务己胜，欲以成全师道，则又我之所不屑矣。而乃以责我，故我不服之。

使建昌先生以此责我，我敢不受责乎？何也？彼真无作恶也，彼真万物一体也。今我未尝不言孝弟忠信也，而谓我以孝弟为剩语，何说乎？夫责人者必己无之而后可以责人之无，己有之而后可以责人之有也。今己无矣而反责人令有，己有矣而反责人令无，又何也？然此亦好意也。我但承彼好意，更不问彼之有无何如，我但虚己，勿管彼之不虚；我但受教，勿管彼之好臣所教；我但不敢害人，勿管彼之说我害人。则处己处彼，两得其当，纷纷之言，自然冰释。何如，何如？

然弟终有不容默者。兄固纯是仁体矣，合邑士大夫亦皆有仁体者也。今但以仁体称兄，恐合邑士大夫皆以我为麻痹不仁之人矣。此甚非长者之言“一体”之意也。分别太重，自视太高，于“亲民”“无作恶”之旨亦太有欠缺在矣。前与杨太史书亦有批评，倘一一寄去，乃足见兄与彼相处之厚也。不然，便是敬大官，非真彼之益友矣。且彼来书时时怨憾邓和尚，岂以彼所恶者必令人人皆恶之，有一人不恶，便时时仇憾此人乎？不然，何以千书万书骂邓和尚无时已也？即此一事，其作恶何如！其忌刻不仁何如！人有谓邓和尚未尝害得县中一个人，害县中人者彼也。今彼回矣，试虚心一看，一时前呼后拥，填门塞路，趋走奉承，称说老师不离口者，果皆邓和尚所教坏之人乎？若有一个肯依邓豁渠之教，则门前可张雀罗，谁肯趋炎附热，假托师弟名色以争奔竞耶？彼恶邓豁渠，豁渠决以此恶彼，此报施常理也。公不作恶，便无回礼。至嘱！至嘱！（《李温陵集》卷四）

书常顺手卷呈顾冲庵

无念归自京师，持顾冲庵书。余不见顾十年余矣，闻欲攀我于焦山之上。余不喜焦山，喜顾君为焦山主也。虽然，倘得从顾君游，即四方南北可耳，何必焦山？必焦山，则焦山重；若从顾君，则不复知有山，况焦山特江边一髻者哉！可不必也。

余有友在四方，无几人。老而无朋，终日读书，非老人事，今惟有等死耳。既不肯死于妻妾之手，又不肯死于假道学之手，则将死何手乎？顾君当知我矣，何必焦山之之也耶？

南北中边，随其所到，我能从焉，或执鞭，或随后乘，或持拜帖匣，或拿交床俱可，非戏论也。昔季子葬子于赢、博之间，子尚欲其死得所也，况其身乎？梁鸿欲埋于要离坟傍，死骨犹忻慕之。况人杰盖世，正当用世之人乎？吾志决矣。因无念高徒常顺执卷索书，余正欲其往见顾君以订此盟约也，即此是书，不必再写书也。（《李温陵集》卷四）

与管登之书

承远教，甚感。细读佳刻，字字句句皆从神识中模写，雄健博达，真足以超今绝古。其人品之高，心术之正，才力之杰，信足以自乐，信足以过人矣。虽数十年相别，宛然面对，令人庆快无量也。如弟者何足置齿牙间，烦千里在问哉？愧感！愧感！

第有所欲言者，幸兄勿谈及同学之事。说学问反埋却种种可喜可乐之趣。人生亦自有雄世之具，何必添此一种也？如空同先生与阳明先生同世同生，一为道德，一为文章，千万世后，两先生精光具在，何必更兼谈道德耶？人之敬服空同先生者岂减于阳明先生哉？愿兄已之！待十万劫之后，复与兄相见，再看何如，始与兄谈。笑笑。（《李温陵集》卷六）

增补二

复焦弱侯

无念回，甚悉近况。我之所以立计就兄者，以我年老，恐不能待也。既兄官身，日夜无闲空，则虽欲早晚不离左右请教，安能得？官身不妨，我能蓄发屈己相从，纵日间不闲，独无长夜乎？但闻兄身心俱不得闲，则我决不可往也无疑也。至于冲庵，方履南京任，当用才之时，值大用之人，南北中外尚未知税驾之处，而约我于焦山，尤为大谬。舍稳便，就跋涉，株守空山，为侍郎守院，则亦安用李卓老为哉？计且住此，与无念、凤里、近城数公朝夕龙湖之上，虽主人以我为臭秽不洁，不恤也。所望兄长尽心供职业！

弟尝谓世间有三等作怪人，致使世间不得太平，皆由于两头照管。第一等，怕居官束缚，而心中又舍不得官。既苦其外，又苦其内。此其人颇高，而其心最苦，直至舍了官方得自在，弟等是也。又有一等，本为富贵，而外矫词以为不愿，实欲托此以为荣身之梯，又兼采道德仁义之事以自盖。此其人身心俱劳，无足言者。独有一等，怕作官便舍官，喜讲学便讲学，不喜讲学便不肯讲学。此一等人，心身俱泰，手足轻安，既无两头照顾之患，又无掩盖表扬之丑，故可称也。赵文肃先生云：“我这个嘴，张子这个脸，也做了阁老，始信万事有前定。

只得心闲一日，便是便宜一日。”世间功名富贵，与夫道德性命，何曾束缚人，人自束缚耳。

狂言如此，有可采不？

无念得会顾冲庵，甚奇，而不得一会李渐庵，亦甚可憾！邹公有教赐我，杨公有俸及我，皆当谢之。然我老矣，伏枕待死，笔墨久废，且以衰朽田野之老，通刺上国，恐以我为不祥也。罢罢！自告免状，知不我怪。向邹公过古亭时，弟偶外出，不得扼趋侍从，悔者数日。

夫金马玉堂，所至蓬荜生光，既过三日，余香犹在，孰不争先快睹耶？鄙人独不得与，何缘之寡薄也！

有《出门如见大宾篇说书》，附往请教，尚有《精一》题、《圣贤所以尽其性》题，未写出、容后录奉。大抵圣言最切实，最有用，不是空头语。若如说者注解，则安用圣言为耶！

世间讲学诸书，明快透髓，自古至今未有如龙溪先生者。弟旧收得颇全，今俱为人取去，无一存者。诸朋友中读经既难，读大慧《法语》及中峰《广录》又难，惟读龙溪先生书，无不喜者。以此知先生之功在天下后世不浅矣。闻有《水浒传》，无念欲之，幸寄与之，虽非原本亦可；然非原本，真不中用矣。方庵至今在滇，何耶？安得与他一会面也！无念甚得意此行，以谓得遇诸老。闻山东李先生向往甚切，有绝类离群之意。审此，则令我寤寐尔思，展转反侧，曷其已耶！袁公果能枉驾过龙湖，明年夏初当扫馆烹茶以俟之，幸勿爽约也！杨复所憾与兄居住稍远，弟向与柳老处，见其《心如谷种论》及《惠迪从逆》作，是大作家。论首三五翻，透彻明甚，可惜末后作道理议论，稍不称耳。然今世要未能作此者，所谓学从信门入是也。自此有路径可行，有大门可启，堂堂正正，日以深造，近溪先生之望不孤，而兄等得良侣矣。弟虽衰朽，不堪雕琢，敢自外于法席之下耶？闻此老求友不止，决非肯以小成自安者，喜何如也！

我已主意在湖上，只欠五十金修理一小塔，冬尽即搬其中。祝无功过此一会，虽过此，亦不过使人道他好学、孳孳求友如此耳。大抵今之学道者，官重于名，名又重于学。以学起名，以名起官。使学不足以起名，名不足以起官，则视弃名如敝帚矣。无怪乎有志者多不肯学，多以我辈为真光棍也。于此有耻，则羞恶之心自在。今于言不顾行处不知羞恶，而恶人作耍游戏，所谓不能三年丧而小功是察也，悲夫！

近有《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说书》一篇。世间人谁不说我能知人，然夫子独以为患，而帝尧独以为难，则世间自说能知人者，皆妄也。于问学上亲切，则能知人；能知人则能自知。是知人为自知之要务，故曰“我知言”，又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于用世上亲切不虚，则自能知人；能知人由于能自知。是自知为知人之要务，故曰“知人则哲，能官人”，“尧、舜之知而不

偏物，急先务也”。先务者，亲贤之谓也。亲贤者，知贤之谓也。自古明君贤相，孰不欲得贤而亲之，而卒所亲者皆不贤，则以不知其人之为不贤而妄以为贤而亲之也。故又曰“不知其人，可乎”。知人则不失人，不失人则天下安矣。此尧之所难，夫子大圣人之所深患者，而世人乃易视之。呜呼！亦何其猖狂不思之甚也！况乎以一时之喜怒，以一人之爱惜，而欲视天下高蹈远引之士，混俗和光之徒，皮毛臭秽之夫，如周、丘其人者哉！

故得位非难，立位最难。若但取一概顺己之侣，尊己之辈，则天下之上不来矣。今诵诗读书者有矣，果知人论世否也？平日视孟轲若不足心服，及至临时，恐未如彼“尚论”切实可用也。极知世之学者以我此言为妄诞逆耳，然逆耳不受，将未免复蹈同心商证故辙矣，则亦安用此大官以诳朝廷，欺天下士为哉？毒药利病，刮骨刺血，非大勇如关云长者不能受也。不可以自负孔子、孟轲者而顾不如关义勇武安王者也。祇此一书耳，终身之交在此，半路绝交亦在此，莫以状元恐吓人也。世间友朋如我者绝无矣。

苏长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惊天动地。世人不知，祇以文章称之，不知文章直彼余事耳。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弟于全刻抄出作四册，俱世人所未尝取者。世人所取者，世人所知耳，亦长公俯就世人而作者也。至其真洪钟大吕，大扣大鸣，小扣小应，俱系彼精神髓骨所在，弟今尽数录出，间时一披阅，平生心事宛然如见，如对长公披襟面语，朝夕共游也。憾不得可写一部，呈去请教耳。倘印出，令学生子置在案头，初场二场三场毕具矣。龙溪先生全刻，千万记心遗我！若近溪先生刻，不足观也。盖《近溪语录》须领悟者乃能观于言语之外，不然未免反加绳束，非如王先生字字皆解脱门，得者读之足以印心，未得者读之足以证入也。

弟今年六十二矣，病又多，在世日少矣，故所言者皆直致不委曲。虽若倚恃年老无赖，然于相知之前，亦安用委曲为也！若说相知而又须委曲，则不得谓之相知矣。然则弟终无一相知乎？以今观之，当终吾身无一相知也。（《李温陵集》卷四）

寄答京友

“才难，不其然乎！”今人尽知才难，尽能言才难，然竟不知才之难，才到面前竟不知爱，幸而知爱，竟不见有若己有者，不见有称喜赞扬不啻若自其口出者，如孔北海之荐祢正平，跣足救杨彪也。何也？以其非真惜才也；虽惜才，亦以惜才之名好，以名好故而惜之耳。

则又安望其能若己有、不啻若口出如孔北海然也？呜呼！吾无望之矣！

举春秋之天下，无有一人能惜圣人之才者，故圣人特发此叹，而深羨于唐、虞之隆也。

然则才固难矣，犹时时有之；而惜才者则千古未见其人焉。孔子惜才矣，又知人之才矣，而不当其位。入齐而知晏平仲，居著知公孙子产，闻吴有季子，直往观其葬，其惜才也如此，使其得志，肯使之湮灭而不见哉！然则孔子之叹“才难”，非直叹才难也，直叹惜才者之难也。

夫才有巨细，巨才方可称才也。有巨才矣，而肯任事者为尤难。既有大才，又能不避祸害，身当其任，勇以行之，而不得一第，则无凭，虽惜才，其如之何！幸而登上第，有凭据，可藉手以荐之矣，而年已过时，则虽才如张襄阳，亦安知听者不以过时而遂弃，其受荐者又安知不以既老而自懈乎？夫凡有大才者，其可以小知处必寡，其瑕疵处必多，非真具眼者与之言必不信”此数者，则虽有大才，又安所施乎？故非自己德望过人，才学冠世，为当事者所倚信，未易使人信而用之也。然非委曲竭忠，真若自己有，真不啻若口出，纵人信我，亦未必能信我所信之人，憾不得与之并时，朝闻而夕用之也。呜呼！可叹也夫！（《李温陵集》

卷四）